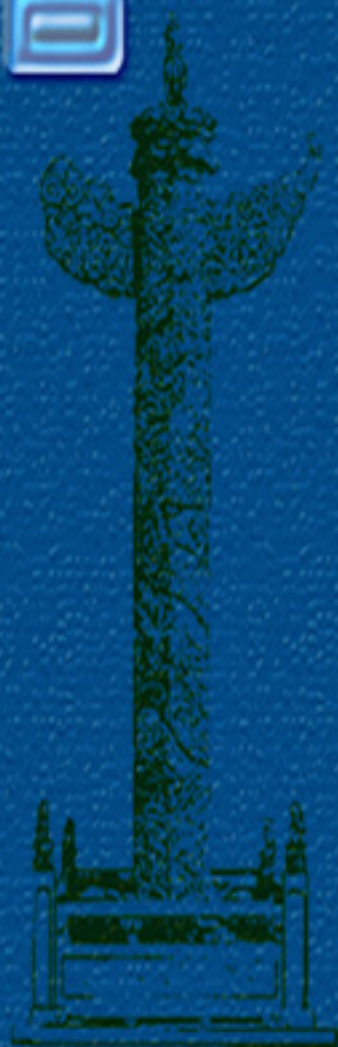


盛世危言

(上)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盛世危言

上

(清) 郑观应 著

目 录

《盛世危言》自序	(1)
《盛世危言》增订新编凡例	(1)
道 器	(1)
学校上	(5)
学校上	(11)
学校下	(15)
西 学	(19)
女 教	(26)
考试上	(30)
考试下	(35)
藏 书	(38)
议院上	(42)
议院下	(48)
公 举	(52)
原 君	(56)
自强论	(60)
日报上	(62)
日报下	(66)
吏治上	(70)
吏治下	(77)
典礼上	(87)
典礼下	(91)

游 历	(95)
公 法	(100)
通 使	(103)
禁烟上	(108)
禁烟下	(113)
传 教	(118)
传 教	(122)
贩 奴	(126)
交涉上	(129)
交涉下	(134)
条 约	(137)
入 籍	(141)
书 吏	(144)
阍 宦	(148)
廉 俸	(151)
限 仕	(153)
汰 冗	(157)
革 弊	(163)
建 都	(167)
户 口	(170)
旗 籍	(173)
教 养	(177)
训 俗	(180)
刑 法	(184)
狱 囚	(188)

巡 捕	(193)
罚 赎	(199)
医 道	(202)
善 举	(206)
僧 道	(214)
盗 工	(220)
税 则	(222)
厘 捐	(226)
捐 纳	(233)
停 漕	(236)
盐 务	(240)
度 支	(246)
国 债	(249)
商战上	(253)
商战下	(259)
商务一	(262)
商务二	(276)
商务三	(272)
商务四	(277)
商务五	(281)

《盛世危言》自序^①

《中庸》曰：“君子而时中。”孟子曰：“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时之义大矣哉！《易》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**鎡基**，不如待时。故中也者，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，成始而成终也；时也者，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，不遗而不过也。中，体也，本也，所谓不易者，圣之经也。时中，用也，末也，所谓变易者，圣之权也。无体何以立？无用何以行？无经何以安常？无权何以应变？

六十年来，万国通商，中外汲汲，然言维新，言守旧，言洋务，言海防，或是古而非今，或逐末而亡本，求其洞见本原、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？孙子曰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应虽不敏，幼猎书史，长业贸迁，愤彼族之要求，惜中朝之失策。于是学西文，涉重洋，日与彼都人士交接，察其习尚，访其政教，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。乃知其治乱之源，富强之本，不尽在船坚炮利，而在议院上下同心，教养得法。兴学校，广书院，重技艺，别考课，使人尽其才。讲农学，利水道，化瘠土为良田，使地尽其利。造铁路，设电线，薄税敛，保商务，使物畅其流。凡司其事者，必素精其事；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，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；有升迁而无更调，各擅所长，名副其实。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。善夫张靖达公云：“西人立国具有本末，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，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。育才于学堂，论

政于议院，君民一体，上下同心，务实而戒虚，谋定而后动，此其体也。轮船火炮，洋枪水雷，铁路电线，此其用也。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，无论竭蹶步趋，常不相及。就令铁舰成行，铁路四达，果足恃欤！”〔八卷本增：诚中的之论也。〕

然我国深仁厚泽，初定制度尽善尽美，不知今日海禁大开，势同列国，风气一变，以至于此。《易》曰：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”年来当道讲求洋务，亦尝造枪炮，设电线，建铁路，开矿、织布以起而应之矣。惟所用机器，所聘工师，皆来自外洋，上下因循，不知通变，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，不重艺学，不兴商务，尚未知富强之本，非虚言也。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，亦曾著《局外旁观》、〔十四卷本增：《变法自强》、〕《中西关系论略》、《中美关系续论》、《四大政》、《七国新学备要》、《自西徂东》等书。日本人论中外交涉，更有《隔靴搔痒论》十三篇。事杂言庞，莫甚于兹矣。

夫寰海既同，重译四至，缔构交错，日引月长，欲事无杂，不可得也；异族狎居，尊闻扭习，彼责此固，我笑子胶，欲言无庞，不可得也。虽然，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，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，泰、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。今使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凡有心者各竭其知，凡有口者各腾其说，以待輶轩之采。不必究其言出谁何，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，应亦盛世所弗禁也。

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，每于耳酣酒热之余，侧闻绪论，多关安危大计，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，有触于怀，随笔札记。历年既久，积若干篇，犹虑择焉不精，语焉未详，待质高明以定去取。而朋好见辄持去，猥付报馆及《中西闻见录》中。

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，不料竟为付梓，旋闻朝鲜、日本亦经重刊。窃惧丑不自匿，僭且招尤，复倩沈谷人太史、谢绥之直刺，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，仍其名曰《易言》，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，意期再见雍熙之世。迄今十有九年，时势又变：屏藩尽撤，强邻日逼，西藏、朝鲜危同累卵。而我国〔八卷本增：学校未兴，教育未备，〕工艺之精，商务之盛，瞠乎后于日本，感激时事，耿耿不能下脐。自顾年老才庸，粗知易理，亦急拟独善潜修，韬光养晦，爰检旧篋，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，请家玉轩京卿、陈次亮部郎、吴瀚涛大令、杨然青茂才，先后参定，付诸手民，定名曰《盛世危言》。

自知愤激之词，不免狂戇僭越之罪。且管窥蠡测，亦难免举长略短，蹈舍己芸人之讥。惟圣明在上，广开言路，登贤进良，直言无隐。窃愿比诸敢谏之木，进善之旌，俾人人洞达外情，事事讲求利病。如蒙当世巨公，曲谅杞人忧天之愚，正其编弊，因时而善用之，行睹积习渐去，风化大开，华夏有磐石之安，国祚衍无疆之庆，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，而牛溲马勃，母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！

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，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卷本将此题改为“《盛世危言》初刊自序”。

《盛世危言》增订新编凡例^①

一、书中专纪时务。凡中西利病情形，或得自阅历中来，或闻自中外友朋，或辑自近人论说，随手笔录，不暇修琢词句，故文气未能一律。惟求有益于国计民生，无论士农工商之言，悉为胪取编入，以备当道采择施行。彼西人笑我士大夫不识时务，凡创办一事属新法者，虽有利于国，往往阻于泥古之士似是而非之说，务虚名而不求实效。际此时会，旁观者已窥其隐，而当局抑何懵懵也。仗念圣朝深仁厚泽，我皇太后、皇上轸念民艰，宵旰不忘，且待大臣之宽，施远人之厚，为亘古所未有。当此危疑震撼之时，杞忧忠愤两不能禁，是以卅余年来，不憚心力交瘁，不顾忌讳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，勿为外人所侮耳。

一、古今崇论闳议，如煌煌经史，列朝名人奏议及近人经世文编，皆高文典册，治国良谟，奚俊鄙人饶舌。惟今昔殊形，远近异辙，海禁大开，梯航毕集，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。我君相同德，上下一心，亟宜善承其变而通之，仿泰西，复三代之法，广开民智，以御外侮。去秦以下弱民之政，勿羁縻英雄以愚黔首。昔时办理交涉者，畏蕙与激烈两失之，是以动辄得咎，渐至为所挟制，利权日失，莫可挽回。兹不揣弇陋，将中西利病情形，博采群言，掇拾成书。窃附古人谤木善旌之义，犹恐挂一漏万，尚冀有心世道之君子有以正之，幸甚！

一、是书随时增删，就正有道，分赠同志，以资磨励，本不欲出以问世。溯自同治元年，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正，即付手民，名曰《救时揭要》。先传至日本，即行翻刻。同治十年，又将续集分上、下本，名曰《易言》，寄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文参校，不期亦付手民，风行日、韩。光绪元年遂倩沈谷人太史、谢绥之直刺删定，亦名《易言》，印数百部，为赠诸友。光绪十九年续集尤多。迭请家玉轩京卿、陈次亮部郎、吴瀚涛大令、杨然青茂才同为参订，改名《盛世危言》。今中日战后，时势变迁，大局愈危，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。距作书仅年余耳，而事已迥异，故未言者再尽言之，已数易其稿。请王子潜广文、吴瀚涛大令，及深通时务者同心参订。以期草野咸知，及时兴起，免成风痹不治之证。或有见是说者乃比之贾长沙、陈同甫痛哭陈词，则吾岂敢。

一、是书遇事直言，动触忌讳，虽为忠愤所激，究属僭越狂戆，难免获罪当道，是以犹豫，未即付刊。不期孙尚书、邓方伯虚怀若谷，虽小善亦必率录，遂蒙进呈御览。旋奉上谕飭译署刷印，分散臣工阅看。仰见皇上圣神英武，察及迕言。〔八卷本增：草野微臣，荣幸何极！〕伏冀庶司百职，上体天心，下恤輿情，变法自强，百度俱举。除积习，戒因循，黜浮文，崇实学，大改上下蒙蔽泄沓之风。不限资格，因材器使，发愤为雄。则一得之刍蕘，未始无裨于郅治之隆规也。

一、原刊目录：《道器》、《学校》、《西学》、《考试》、《议院》、《日报》、《吏治》、《教养》、《游历》、《廉俸》、《通使》、《训俗》、《善举》、《藏书》、《公法》、《交涉》、《书吏》、《狱囚》、《女教》、《医道》、《税则》、《商务》、《商战》、《技艺》、《纺织》、

《农功》、《垦荒》、《旱潦》、《治河》、《赛会》、《铁路》、《电报》、《邮政》、《银行》、《开矿》、《铸银》、《禁烟》、《传教》、《贩奴》、《国债》、《建都》、《防海》、《防边》、《练兵》、《民团》、《水师》、《船政》、《火器》、《弭兵》，上下篇，共计五十七篇。并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明体达用、因时制宜、援古酌今、有益世道之文，共三十篇。两共八十七篇。今因时势迁变，复略为增订，推广其意。或问书中皆言时务，何以首列《道器》？余曰：道为本，器为末，器可变，道不可变，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，非孔孟之常经也。

一、续刊目录：《商务》二、三、四、五篇，《商船》上下篇，《保险》，《商战》下篇，《纳捐》，《议院》下篇，《公举》，《日报》下篇，《铁路》下篇，《修路》，《练将》，《练兵》下篇，《民团》下篇，《海防》下篇，《边防》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篇，《江防》，《间谍》，《巡捕》，《典礼》上下篇，《刑法》，《条约》，《交涉》下篇，《入籍》，《停漕》，《厘捐》，《盐务》，《旗籍》，《卫屯》，《驿站》，《限仕》，《汰冗》，《革弊》，《度支》，《僧道》，《盗工》，共计四十三篇，并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，两共百十三篇。统计二百篇。类分富国、强兵、开源、节源四大端，共十四卷，装成八本。虽文词浅陋，不足为引经据典之言，而各国政治大要，不外是矣。若求其详，则有洋务中翻译之专书在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是 1895 年《盛世危言》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的凡例。

道 器

《易·系辞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盖道自虚无，始生一气，凝成太极。太极判而阴阳分，天包地外，地处天中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。由是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宇宙间名物理气，无不罗括而包举。是故一者奇数也，二者偶数也，奇偶相乘，参伍错综，阴阳全而万物备矣。

故物由气生，即器由道出。《老子》云：“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”无名者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也；有名者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也。孔氏云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既曰物有本末，岂不以道为之本，器为之末乎？又曰：“事有终始。”岂不以道开其始，而器成其终乎？孔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良以握原者可以制化，大受者不可小知。昔轩辕访道于广成，孔子问礼于老氏，虞廷十六字之心传^①，圣门一贯之秘旨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天地有中，人亦同具。秦、汉以降，三教分途，均不识中为何说。《大学》云：“止至善。”止此中也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得一善则拳拳服膺。”服此中也。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。”存此中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此中国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，列圣相传之大道，而孔子述之以教天

下万世者也。

西人不知大道，囿于一偏。原耶稣传教之初心，亦何尝非因俗利导，劝人为善。惜其精义不传，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会，著书立说：托名耶稣，剿袭佛老之肤言，旁参番回之杂教，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，俚鄙固无足论，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。夫既无鬼神，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？矧别派分歧，自相矛盾，支离穿凿，聚讼至今，迄莫能折衷一是。究其流弊，皆好事者为之，有识者断弗为所炫惑也。夫道弥纶宇宙，涵盖古今，成人成物，生天生地，〔八卷本增：虽《中庸》、《周易》已详，要非俗儒所能知，〕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。然《易》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，非举小不足以见大，非践迹不足以穷神。自《大学》亡《格致》一篇，《周礼》阙《冬官》一册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，流徙而人于泰西，其工艺之精，遂远非中国所及。盖我务其本，彼逐其末；我晰其精，彼得其粗。我穷事物之理，彼研万物之质。秦、汉以还，中原板荡^②，文物无存，学人莫窥制作之原，循空文而空谈性理。于是我堕于虚，彼征诸实。不知虚中有实，实者道也；实中有虚，虚者器也。合之则本末兼赅，分之乃放卷无具。

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？夫博者何？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，如一切汽学、光学、化学、数学、重学、天学、地学、电学，而皆不能无所依据，器者是也。约者何？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，〔十四卷本增：而〕通天人之故，道者是也。今西人由外而归中，正所谓由博返约，五方俱入中土，斯即同轨、同文、同伦之见端也。由是本末具，虚实备，理与数合，物与理融，屈计数百年后，其分歧之教必寝衰，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；象数之学必研精，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，直可操券而卜之矣。《新序》曰：“强必以霸服，

霸必以王朝。”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馀耳。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，宅中驭外，守尧舜文武之法，绍危微精一之传^③，宪章王道，抚辑列邦，总揽政教之权衡，博采泰西之技艺。诚使设大、小学馆以育英才，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，精理商务，藉植富国之本；简练水陆，用伐强敌之谋。建皇极于黄、农、虞、夏，责臣工以稷、契、皋、夔。由强企霸，由霸图王，四海归仁，万物得所，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。猗欤体哉！拭目而俟之已。

观《易·系》下传第二章，包牺、神农、尧、舜诸帝，以及后世圣人之制器尚象，莫非斯道之流行，器固不能离乎道。又《阴符经》谓：“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。”则道又寓于器中矣。盖太极未判，形体未坏者，即乾坤成列，絪縕元气，而易立乎其中。乾坤毁即形体已坏，无以见易，是朴散而为器，不得谓之道矣。然道之见端不能不散而为器。凡天下有名相者，莫非道朴之所散。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，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。所谓物由气生，即器由道出。《中庸》曰：“率性之谓道。”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故天下无离性之道，亦天下无离阴阳之器。凡有性必有情，有体必有用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中即性也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 and 和，和即情也。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者，道之体；感而遂通有情有信者，道之用。欲澄其体妙其用，错综变化，必不外乎易道。故庄子《南华经·天地外篇》云：“以道观言，而天下之君正；以道观分，而君臣之义明；以道观能，而天下之官治；以道汎观，而万物之应备。通于天地者德也，行于万物者道也。”即形而上焉者也。“上治人者事也，能有所艺者技也。”即形而下焉者也。“技兼于事，事兼于义，义兼于德，德兼于道，道兼于

天。”兼者合而一之之义，分而两则道、器离矣。其所论精当，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矣。溯自三代以上，君师合一，政教并行。三代以降，君师判位，政教殊途，不讲精一执中之旨。名曰教师孔、孟，政法唐、虞，实则徒托空言，未能躬行实践，岂但失《周官·考工》之政而已哉！然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道，为万世不易之大经。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。惟愿我师彼法，必须守经固本；彼师我道，亦知王者法天。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几，形上形下之旨，无分畛域，永息兵戈，庶几一道同风之盛，不难复见于今日。余拭目而俟之矣。^⑤

【注释】

① 轩辕——黄帝。黄帝访道于广成子，《庄子·在宥》载之甚详。孔子问礼于老氏（老子），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虞廷，尧时王朝。十六字心传，即古文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十六字，宋代道学家将它视为尧、舜、禹一代一代相传的心学原则。

② 板荡——以《诗经·大雅》的《板》、《荡》二篇讽刺周厉王的政治无道，借指政治混乱、社会不安。

③ 绍危精——绍，继承。危微精一，是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十六字心传的省称。

④ 黄、农、虞、夏、契、皋、夔——黄，黄帝。农，神农。虞，舜。夏，夏朝。稷，后稷，周人始祖。契，商人始祖。皋，皋陶谟。稷、契、皋陶谟、夔，皆尧舜时官吏。

⑤ 从“观《易·系》下传第二章”到“余拭目而俟之矣”，系八卷本《道器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学校上^①

学校者，造就人才之地，治天下之大本也。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州有序，国有学，比年人学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而又教以弦诵，舒其性情。故其时博学者多，成材者众也。比及后世，学校之制废，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。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，目不识丁，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，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。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先王之意，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，而后所设学校非虚，其法始备，此学所以为养士之要，而上古人才所以出于学校者独感也。自后簿书、典例、钱谷、讼狱，一切委之俗吏，而六艺之学亦渐废而不讲。遂以学校为无当缓急，而其所谓学校者，科举嚣争，熏心富贵。上以势利诱之，下亦以势利应之。学校废而书院兴，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，使之明习当世之务，而为国家之用。今日虽有书院，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，绝少肄业其中；间或有之，亦无程范，听其来去自由。虽有山长，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，而无师表训导之责。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，尽一日之长。所作不过尘羹土饭，陈陈相因之语，于国家利病，政治得失，未尝一及。而天文、格致^②、历算等学，则又绝口不谈。其有讲实学，严课程，以文章砥砺，务为有用之学者，千不得一二。由是言之，书院之设，本所以育才，适所以锢才，虽多亦奚以为哉！〕

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，〔十四卷本增：礼失而求诸野，其信然欤！迹〕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，而德国尤为明备。学之大、小各有次

第。乡塾散置民间，由贫家子弟而设，由地方官集资经理。无论贵贱男女，自五岁后皆须入学，不入学者罪其父母。（即下至聋、瞽、暗、哑残疾之人，亦莫不有学，使习一艺以自养其天刑之躯。立学之法可谓无微不至矣。）初训以幼学，间附数学入门、本国地理等书。生徒百数以内者一师训之，百数以外至千数则分数班。每班必有一师。此班学满乃迁彼班，依次递升，不容躐等。^③察其贫者免出脩脯^①，稍贍者半之。郡院学者之脩脯，亦不过一钱至半元而止。院中生徒亦分数班。班有专师，有专教算学之师，有专教格物之师，有专教重学、理学、史鉴、舆地、绘画、各国语言文字之师。期满考列上等，则各就其艺能，或入实学院，或入技艺院。其实学分上下两院，皆以实学为主，约分十三班。初入院在末班，每班留学一年，阅十三年遍历诸班，方能出院。上院考出，入太学院，免三年军籍。下院虽列首班，仍充军籍，三年可入技艺等院。太学之掌教，必名望出众、才识兼优者，方膺此任。院中书籍、图画、仪器无一不备。

一经学、二法学、三智学、四医学。经学者，教中之学（即耶稣、天主之类）。法学者，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，及奉使外国，修辞通商，有关国例之事。智学者，格物、性理、文字语言之类。医学者，统核全身内、外诸部位经络表里功用、病源、制配药品、胎产接生诸法。技艺院者，汽机、电报、采矿、陶冶、制炼、织造等事。格物院与技艺院略同。大抵多原于数学，数学则以《几何原本》为宗。其次力学（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）。化学考核金石、植物、胎卵、湿化各物化生之理。其次为天学，测步、五星、七政之交会伏留。其次为航海之学，必娴于地理、测量、驾驶者，方能知船行何度，水性何宜，台颶、沙礁若何趋避。武学

院课与实学院同，但多武艺、兵法、御马诸务。通商院则以数学、银学、文字三者为宗，其于各国方言土产、水路陆程、税则和约，以及钱币银单、条规则例、公司保险各事，无不传习。农政院、丹青院、津乐院、师道院、宣道院、女学院、训警院、训聋喑院、训孤子院、训罪童院、养废疾院，更有文会、夜学、印书会、新闻馆。别有大书院九处，书籍甚富，听人观览借钞，但不能携之出院。每岁发国帑以贍生徒^⑤。其教法之详，教思之广如此。

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：曰学校，曰新闻报馆，曰书籍馆。而学校又有三等：一初学，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，求粗通文算，浅略地球史志为准，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；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，穷究各学，分门别类，无一不赅；上学以二十一岁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，至此则精益求精，每有由故得新，自创一事，为绝无仅有者。

夫欲制胜于人，必尽知其成法，而后能变通，而后能克敌。彼萃数十国人材，穷数百年智力，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之，勒为成书，公诸人而不私诸己，广其学而不秘其传者，何也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馀，精益求精，以还之中国。虽欲自私自秘焉，而天有所不许也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彼泥古不化，诋为异学，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者，皆未之思耳。今中国既设同文、方言各馆、水师、武备各堂，历有年所，而诸学尚未深通，制造率仗西匠，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，技艺未专，而授受之道未得也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尚冀深通中西文字兼精一艺者，〕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，条分缕晰，译出华文，颁行天下各书院，俾人人得而学之。〔十四卷本增：译书者不但深通中西文学，尤必于所译一门，精求博考，言之方能透达。若非融会其理，必至语多费解，仅称述皮毛而已。〕以

中国幅员之广，人材之众，竭其聪明才力，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！

客有问于林乐知曰：“日本全国土地仅抵中国三十分之一耳，人民止十分之一，何以和局一裂，寡反胜多？岂躯干巨伟者反逊于侏儒哉？”林曰：“子第知多寡之殊，而不知变通之故也。中日之战，人皆谓中可胜东。及其不胜，不但子不解其故，天下万国亦皆不解。然而静参默会，竟无一毫之可疑。试为之穷源竟委，以释疑团。日本欲与中国战，预备战具於二十年前，而无时或懈。其体国经野，兴利除弊，富国强兵，皆战胜之端也。而尤要者，莫如明治初年召卓有才识之亲王、大臣四十九人，分往泰西，且赐宴饯行而语之曰：‘余誓扫除旧弊，式焕新猷^⑥，俾吾国臣民无一不登诸衽席。夫古之泰西贫且弱也，今乃一变而富且强，必非无因。汝往哉！于其益国利民之政，细心考察，——一笔之于书，俾可采择施行，并聘奇才异能之士以来导余先路。且西国读书兼重女子，以其嫁后生育男女，幼时秉母教为多。汝其选聪慧女子挈往西国女塾，讲究学问课程，为吾国振兴女学之基。’诸王大臣奉命，于是遍游列国，考察技艺，观风问俗，且访延名师四百九十人回国，以设学校，以佐政治。迄今尚时选真才，分赴列国，精习语言文字、技艺制造。用是以一海岛而胜三十倍之大国，以四十兆之侏儒而胜四百兆之丈夫。不在城高池深、炮台坚、战舰利、大炮远也，亦不在将猛兵锐、粮饷富也，而在变通新政，游学用贤，效法泰西之学校、日报、书库三大端也。”

今盛杏荪观察知自强之道^⑦，以作育人材为本；求才之道，以设学堂为先，故在津仿西法创立博文书院，拟设头等、二等学堂各一所，以资造就人材。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

学堂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，不能躐等。现拟通融求速，二等学堂本年即由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，列作头班，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，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，来年再续招三十名列作四班，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。第二年起，每年即可拨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，其余以次递升，仍每年挑选三十名入堂补四班之额。源源不绝。此泰西所谓小学堂也。至头等学堂，本年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，列作末班，来年即可升列第三班，并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补头等第四班之缺。嗣后按年递升，亦以一百二十名为额。至第四年，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，挑选出堂，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，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。

按中国二十三行省，地土之大，人民之多，当此之时，需才之急，较泰西各国尤众。查欧、美两洲，英、俄、法、德、美大国，小学堂各有数万所，中学堂逾千所，大学堂数虽少，而规模广大，国家因设上中下学堂经费之巨，已于七国学校数目详言之矣。〔八卷本增：其工艺院分为数等：第一等教格致、机器、图绘、化学；第二等教贫民子女成就一艺，便于营生；第三等课习工艺，日夜无间；第四等不能尽教各艺，惟视学弊所学而后教之；第五等教习工艺中最要之件。英国有此等书院，故工艺日精，国势日盛。德国近造一院，费银至二十万，教人织布、造线、及辨珍珠、玉石、钻石、矿质等事。法之巴黎、荷兰之展华必士葛，亦皆仿建。德国更有第三等书院，专于夜间教机器、格致、制造之技，盖贫民日间操作，夜间则休息，可乘间而学耳。普国败于拿破仑第一，举国为其臣妾。其贤相施泰因曰：“欲雪此耻辱，非先教育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不可。”普王符里持力盛林曰：“虽国之面积缩小，对外之国威坠地，然吾等宜养内心之力，务发扬内心之光辉，今后尽力于国

民之教育，是朕所深望。”其将军毛奇曰：“普国制胜邻国之功，宜归之小学校教育。”诚哉此言！普为法败后六十余年，不独国能自立，且能胜法，实由于教育之普。此史家之所宜普知也。〕

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，衰弱之时痛除积痼，幡然一变，各省亦援照西法，广开学堂书院，认真讲求，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，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？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^⑧！

【注释】

①五卷本原题为《学校》，因八卷本增写《学校下》，并将《学校》改题为《学校上》，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。

②格致——出《礼记·大学》“格物”“致知”之省，清末指一切自然科学。

③躐（liè）等——逾越等级，语出《礼记·学记》。

④脩脯——脩与脯原都指干肉，此指学费，语出《礼记·少议》、《论语·述而》。

⑤国帑（tǎng）——国库，国库所藏金帛货币。

⑥式焕新猷——式，语词。焕，焕然、焕发。猷，谋划、策略。式焕新猷，推出、宏扬新的国策。

⑦盛杏蓀——即盛宣怀，江苏武进人，杏蓀为其字，又字幼勛，号愚斋、止叟。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，颇得李信任。1873年任轮船招商会办，后为督办。后又办电报局、华盛纺织总厂，为主办者。1879年，署天津河间兵备道、天津海关道。后又接办汉阳铁厂、萍乡煤矿等等，是李鸿章洋务运动最得力的干将之一，也是近代工商业的著名实业家。郑观应与盛的关系极好，是盛的得力助手之一。

⑧“客有问于林乐知曰”到“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”，系十四卷本《学校上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学校上^①

学校者，造就人才之地，治天下之大本也。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州有序，国有学。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，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；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故其时博学者多，成材者众也。比及后世，学校之制废，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，穷民之无力者荒嬉坐废，莫辨之无，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，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，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。（学校废而书院兴，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，使之明习世务，而为国用。乃今日虽有书院，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，绝少肄业其中；间或有之，亦无程范，听其来去自由。虽有山长，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，而无师表训导之责。届试期，则聚士子而课以文，尽一日之长。所作不过尘羹土饭，陈陈相因之语，于国家利病，政治得失，未尝一及。而天文、格致、历算等学，则又绝口不谈。其有讲实学，严课程，以文章砥砺^②，务为有用之学者，千不得一、二。书院虽多亦奚为哉！）

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，礼失而求诸野，其信然欤！迹其学校规制，大略相同，而德国尤为明备。学之大、小各有次第，乡塾散置民间，为贫家子弟而设，由地方官集资经理。无论贵贱男女，自六岁后皆须入学，不入学者罪其父母。先入小学堂，教以浅近文理、地图、算法、史事、格致之属。小学成后，选入中学堂。所学名类甚多，名曰普通学，如国教、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史事、绘图、体操、兵队操，本国行文法、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

习，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。无论大、小学堂，皆有讲国教一门，皆有学兵队之操场。

日本之教科名伦理科，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，其大义本教育敕语，旁参五经四书及泰西伦理。学生中学校毕业，则发给凭照，自此以后文、武分途，或文或武各听其便。习文事者，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。凡可称高等专门学校者，如高等师范、高等商业、高等工业、医学专门、东京美术（即绘画、雕刻、嵌钿、铸造之技）、东京外国语、东京音乐皆是（此外尚有女子高等师范，为女子专门学校）。若欲入分科大学，先入高等学校修预备科。科分三部：第一部为法科、文科，第二部为理（即格致）、农、工，第三部为医学。门径既识，然后入大学。校中分科专习，科分六门，即法、文、理、农、工、医六者，但较预备科为专精耳。分科毕业，发给凭照，略如中国举人。其愿再学者，入大学院以精究奥义。大学院毕业领照，则如进士翰林矣。凡习武备者，自幼年学校毕业入营，但学为弁半年。若从中学毕业，选拔入营，则须先学为兵半年，再学为弁半年，然后同升入士官学校，名为候补士官生。命名士官，盖取三代庠序之称曰士，卒伍之称亦曰士之遗意。教以战术（兼战史）、兵器（即军械）、地形（兼测绘）、筑城（即工程）、军制、卫生、马学（卫生与军医殊，马术与骑术殊）等事。一年毕业为试用士官，再入营练习士官之事半年，国家即用为各军少尉，位如中国千总。自少尉以上，曰中尉、大尉，如守备、都司。官至少尉后，可在本营叙劳升转（若充兵出身，非战时不得为士官，至特务曹长而止。特务曹长位如中国把总）。其自少尉、中尉之中入陆军大学校，以储参谋之资。自大尉而上，曰少佐、中佐、大佐，略如游击，参将、副将。再上曰少将、中将、大将，则位

如提、镇、总统矣。凡愿习水师者，先入海军兵学校，三年毕业为候补少尉，在舰练习一年，此一年中须远航一次。其隽秀者升入海军大学校。查海、陆大学校，其体制与文事大学校颇殊。

泰西各国学制不同，入学之岁亦不同，然其用意事事相同。故大中小学年限，无论文、武，大率三四年不等。等级渐深者，子目亦渐多。学生多则班数亦多，然每班不过数十人。此班学满即迁彼班，依次递升，不容躐等。小学堂于来学之生徒，察其贫者免取脩脯，稍贍者半之^③。中学堂（即普通学）之脩脯亦廉。

此外国学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。

中国亟宜参酌中、外成法教育人材，文、武并重，仿日本设文部大臣，并分司责任（一蒙学、一普通、一专门、一编译、一会计、一典试、一巡查）。聘中外专门名家，选择各国有用之书，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，颁行各省。并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，及慨捐钜资，相助者报部奖励。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、中学，各省设高等大学，一体认真，由浅入深，不容躐等。各州、县、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，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，专习一艺，回国者准给凭照，优奖录用，则人材日出，何患不能与东、西各国争胜乎？且中国向无工艺院，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。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，俾糊口有资，自不至流为盗贼。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，以工艺一事，非但有益商务，且有益人心。院中课习制造、机器、织布、造线、缝纫、攻玉，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，教分五等（事详篇末）。中国生齿日繁，生计日绌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此篇八卷本因基本是重新写的，故与五卷本的《学校》篇并列收编。
- ② 砥砺——磨刀石，又用为动词指磨炼、磨砺，此即是。
- ③ 贍（shàn）——宽裕、充足。

学校下^①

孔子论学道之功，循序而进，譬诸升堂入室。余谓读书之功，亦循序而进，譬诸自地登楼。中国师道日衰，教术日坏，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，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，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，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，帖括之艺。试问以五洲形势、列国政治、历朝史鉴、诸子百家、天算、动植、形声、格致之学，皆懵然漠然，不知所对。其课徒也，曰五经，曰古文。五经将以通圣人之道，古文将以开童子之智，斯固然矣。特是五经中有童子能解之篇，有童子不能解之篇。其述往事而无议论之文，童子所能解；其讲性理道德之学，童子所不能解。今乃取其难解，略其易解，以为圣人之道义尽在于此，童子虽不能解，必令读之。犹大言曰：士子读书所以通圣人之道。欲通圣人之道，须通圣人之经；欲通圣人之经，非童而习之不为功。是以黄口小童，人塾数月，先将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”之语腾跃于口，洋溢于耳；继而读《中庸》，读《论》、《孟》；四书读竣，又习五经。然膏继晷^②，朝夕从事于斯，彼其用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，制艺之取材耳，于义理无所讲究也，于文法无所留意也。故有读书六、七年徒以多记为功，不辨菽麦；故名为读圣人书，学圣人道，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迹，腹笥空虚毫无心得^③，岂非可笑耶？岂非可悲耶？

凡人之灵有悟性、有记性，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，强之以记性甚难。试观五尺之童，有人讲一笑谈故事，彼即入于耳，

会于心，牢记不忘，津津乐道。若课以数行《学》、《庸》，彼罔然不知所解，口吟终日尚难背诵，为之师者又从而殴之。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，就学校如就囹圄，对师长如对狱吏，恒思半途废业，弃文就武。

夫《大学》之道，至于平天下，《中庸》之德，至于无声臭，《论语》讲仁义道德之事，《孟子》言尽心养气之功，吾恐老儒经生亦难悉其底蕴。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，而教数龄之学童，知其必不能解也，而犹然授之，非天下至愚者不为也。况今之为师者，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，苟且塞责而已。设有颖慧子弟问先生，何谓明德，何谓至诚，何谓用力于仁，何谓浩然之气，将舌桥口怙^①，甚或恼羞为怒，斥子弟不敬而深责之，俾不敢复言。若此，非贼人子弟乎？非锢蔽智慧乎？

然则如何而可？曰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，逐字讲解意义，不防悉用土音，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。俟识二千余字，即选《二十四孝》、《二十四悌》、《学堂日记》、《感应篇图说》、《阴骘文图证》等书，先取目前有形之物、日用寻常之事，或俗语浅文，或韵言歌诀，使其易于索解，易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，配以石印绘图。每晚为讲一课，随令还讲，即加句读，作为次日之生书。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。每早仍添识新字，以满六千字而止。（由《说文》中挑出六千字，分别繁、要、简三种，均刻本板，用坚硬之洋纸刷印，切成方字，每生各给字一匣，务必读识二千余字方准读书。）此第一年功课也。次年，仍兼温字义，取《家语》、《国策》子史等书文义浅近者及地舆算法（孔教有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门，今之学校纵不能全授，而礼仪、体操、算法是人生日用必不可少者。盖不知礼无以立，不知体操无以卫生，不知算法无以谋生）、各国人物风俗诙

谐故事，编成三百课，仍随解随读，兼温旧课。此第二年功课也。再次年，择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文理稍深、篇幅较长者，仍选三百课，随讲随读，兼温字义。此第三年功课也。

合计三年后，有六千字义烂熟胸中，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，而谓不能融会义理乎？后授之以四书五经，有不声入心通乎？其开笔联句之法，或函牍，或故事，或新闻，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，扩充至数十句、数百句。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，即谓之作文。岂若世俗做破、承、起讲^⑤，方谓开笔耶？然做破、承、起讲，实亦基础于此矣。夫如是，教者不劳，而读者有味，愈读而愈有精神，愈有意味。何不仿而行之。

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：教分七班，每年历一班。学分十课：一曰经学，以中国十三经之大义，择其浅近而切于伦常日用者训之，以培其德行也；二曰读中国书，凡华人不能不通华文，上而章句，中而论说辩难，下而浅近往来书牍，虽文理有浅深，而学徒皆皆不可以不通也；三曰算学，以西算为主；四曰地舆，以中国地理为主，旁及各国之地舆；五曰史学，以中国史学及外国近百年之史学为主，其外国古史稍明大概足矣；六曰生物植物学；七曰格致学；八曰画图学；九曰体操；十曰习中国字。小学堂为本国通用之学而设，故不及外国文字功课。其欲子弟大成者，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^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

② 然膏继晷——膏，灯油灯烛，此指灯。晷(guǐ)，日影、白天。然，

通“燃”。然膏继晷，意为夜以继日，原作“焚膏继晷”，语出韩愈《进学解》。

③腹笥——笥，书箱。腹笥，指记诵的书籍。

④舌桥口怯——舌桥，舌头举起，但张口无语。口怯，说话结结巴巴，胆怯嗫嚅。舌桥口怯，犹言张口结舌。

⑤破、承、起讲——八股文的起首，即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。

⑥从“或谓中国小学堂”到“则有中学堂与溥通学在”，系八卷本《学校下》的附言。

西 学

今之自命正人者，动以不谈洋务为高，见有讲求西学者，则斥之曰名教罪人、士林败类。噫！今日之缅甸、越南，其高人亦岂少哉！其贤者蹈海而沉湘，不贤者覩颜而苟活耳^①。沟渎之谅^②，于天时人事何裨乎？且今日之洋务，〔十四卷本增：犹时务也，欲救时弊，自当对症以发药。〕如君父之有危疾也，为忠臣孝子者，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？抑痛诋医之不可恃，不求不学，誓以身殉，而坐视其死亡乎？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，亦可不烦言而解矣。

古曰：“通天地人之谓儒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儒者所耻。”今彼之所谓天学者，以天文为纲，而一切算法、历法、电学、光学诸艺，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。所谓地学者，以地輿为纲，而一切测量、经纬、种植、车舟、兵阵诸艺，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。〔十四卷本增：中国独京师有天文台，讲求者甚少。查西国无县不有天文台、地理会，讲求者甚多。日本亦有天文台二十处，地理会设已多年。法国之地理会岁铸金牌数枚，以赠各国测地之士。英京伦敦旧有地理会，纵论古今沿革，探讨輿地源流。入是会者，尤多学问渊博之士。近复辟会聚议，遣人分往各部探地者刻已陆续回英。其赴亚非利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，以栗味斯敦为首，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由伦敦起程，南往亚非利加。其领袖者道卒，有一弱冠少年起而代领，相率前进，至罢倍凹地方访寻金、银各矿，知前人传述不尽可信，而所过之处亦有前人所未至者，均笔之于书，泰西考核地理，不憚缁幽凿险^③，以资印证，宜其精辟罕俦也。亚墨利加洲之中境，近闻新立一格致会，其领袖者

名夏而纳，素精輿地之学，足迹所涉，遍跨数洲。其经费半由该处某富商捐助，半由法国公家核给。乃选人四出探索物产，详别道里，如其物能自取携者，则挈以归，否则，画图贴说，储诸夹袋，亦足以资考订，而勒之成书。章程极为尽善。我国亦当仿而行之，以资多识。〕所谓人学者，以方言文字为纲，而一切政教、刑法、食货、制造、商贾、工技诸艺，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。皆有益于国计民生，非奇技淫巧之谓也。此外，有剽窃皮毛、好名嗜利者，则震惊他人之强盛，而推崇过当，但供谈剧，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，此则无本之学，不足登大雅之林也。

夫所贵乎通儒者，博古通今，审时度势。不薄待他人，亦不至震骇他人；不务匿己长，亦不敢回护己短，而后能建非常之业，为非常之人。中外通商已数十载，事机迭出，肆应乏才，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，使练达西国制造、文字、朝章、政令、风化，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？且天下之事业、文章、学问、术艺，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，由浅近而臻深远者，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。〔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，皆浅尝辄止，有名无实。盖总其事者，不精其学，未识师授优劣，课艺高下，往往为人矇昧，所以学生〔十四卷本增：所习〕每况愈下，不如人。〔十四卷本增：西报云：日本幼孩已得教训，与泰西不甚相悬。其教习之法，仿照英国北省章程：男女皆分塾督教，穷究诸学，博考各国疆域甚详。其房屋亦高大爽垲，并令学徒通晓保养身体脏腑方法，虽英之伦敦、法之巴黎斯学校，亦无以复加云。〕〕

论泰西之学，派别条分，商政、兵法、造船、制器，以及农、渔、牧、矿诸务，实无一不精，而皆导其源于汽学、光学、化学、电学，以操御水、御火、御风、御电之权衡，故能凿混沌之窍，而夺造化之功。方其授学伊始，易知易能，不以粗浅为羞，反以

躡等为戒。迨年日长，学日深，层累而上，渐沈浸于史记、算法、格致、化学诸家，此力学者之所以多，而成名者亦弥众也。今人自居学者，而目不睹诸子之书，耳不闻列朝之史，以为西法创自西人，或诧为巧不可阶，或斥为卑无足道。噫！异矣！

昔大挠定甲子，神农造耒耜，史皇创文字，轩辕制衣冠，蚩尤作五兵，汤作飞车，挥作弓，夷牟作矢，当其创造之始，亦何尝不惊人耳目，各树神奇。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舆区，勾股之学始于隶首，地图之学始于髀盖^①，九章之术始于《周礼》^⑤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地圆之说创自管子。〕不仅如此也，浑天之制昉于玑衡，则测量有自来矣。公输子削木人为御，墨翟刻木鸢而飞，武侯作木牛流马，则机器有自来矣。〔十四卷本增：祖冲之之千里船，不因风水，施机自运，杨么之楼船，双轮激水，行驰如飞，则轮船有自来矣。〕秋官象胥，郑注译官，则翻译有自来矣。阳燧取明火于日，方诸取明水于月，则格物有自来矣。一则化学，古所载炼金腐水，离木同重，体合类异，二体不合不类。此化学之出于我也。一则重学，古所谓均发，均悬轻重而发绝，其不均也均，其绝也莫绝。此重学之出于我也。一则光学，古云“临鉴立影”：二光夹一光，足被下光，故成影于上，首被上光，故成影于下，近中所鉴大影亦大，远中所鉴小影亦小。此光学之出于我也。一则气学，《亢仓子》：“蛻地之谓水，蛻水之谓气”。此气学之出于我也。一则电学，《关尹子》：“石击石生光”，雷电缘气以生，亦可为之；《淮南子》：“阴阳相薄为雷，激扬为电。〔十四卷本增：磁石引针，琥珀拾芥。〕”此电学之出于我也。

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，曰形、曰象、曰数、曰器、曰物，皆实征诸事，非虚测其理也。童子就学，教以书数，穷理精艺，实

基于此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余见同乡幼童读书数年，非但不知地理、算学、应对礼节，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。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，惟专攻八股而已。且见读书久者，其背如驼，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，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，亦无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算六艺之学故也。）〕自学者骛虚而避实，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，汨没性灵，虚费时日，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，而中学日见其荒，西学遂莫窥其蕴矣。不知我所固有者，西人特踵而行之，运以精心，持以定力，造诣精深，渊乎莫测。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，此其时也。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^⑥，兼能制造奇器，尝制木牛以耕，造木驴代步，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，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？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，是犹取之外廐，纳之内廐，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^⑦，乃必归美于西人。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？

尤有进焉者，国于天地，必有与立，〔十四卷本增：究其〕盛衰兴废，〔十四卷本增：固〕各有所致此之由。学校者人才所由出，人才者国势所由强，故泰西之强强于学，非强于人也。然则欲与之争强，非徒在枪炮战舰也，强在学中国之学，而又学其所学也。今之学其学者，不过粗通文字语言，为一己谋衣食，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，何尝稍涉藩篱？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，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。以西学言之，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（各国最重格致之学，英国格致会颇多，获益甚大，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），语言文字其末也。合而言之，则中学其本也，西学其末也。主以中学，辅以西学。知其缓急，审其变通，操纵刚柔，洞达政体。教学之效，其在兹乎。

或者曰：“如子之言，其将废时文而以西学考试耶？必以西学为足以培植人材，是时文不足用也。然何以数百年来，科举之制未尝变易，而人材辈出？近时如林文忠、胡文忠、曾文正诸公^⑧，皆以词科出身，掌握兵权，平定发、捻、回、苗^⑨，功烈垂诸竹帛，声名播于寰区。此数公者，何尝从西学中一为考究耶？况今京师则有同文馆，各省则有广方言馆、水师武备学堂，以西学培植人材，可谓盛矣！然卒未闻有杰出之士，非常之才，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出乎其间。然则西学之效果何在欤？”余曰不然。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，实创千古未有之局。而一切交涉之事，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。而犹拘守旧法，蹈常习故，其将何以御外侮，固邦本哉？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，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。上之所重，下必有甚焉者矣；上之所轻，下必有不屑为者矣。若夫胡、曾诸巨公，皆少年登第，抛弃八股敲门砖，重研精于经济之学，故能出身加民，立功不朽。是科第以斯人重，非人材从八股出也。是以时文不废，则实学不兴；西学不重，则奇才不出。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，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。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，吾不信也。况向时发逆、回、苗，皆乌合之众，非比日本、泰西训练节制之师。使移胡、曾诸公于今日，亦必讲求西法乃足御外侮耳。至如广方言馆、同文馆，虽罗致英才，聘师教习，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，若夫天文、舆地、算学、化学，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。他如水师武备学堂，仅设于通商口岸，为数无多，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认真学习，不如科甲之重，轻视武员，良以上不重之，故下亦不好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，恒招募寒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^⑩。况督理非人，教习充数，专精研习，曾无一生，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？

呜呼，亚洲之事亟矣！强邻窥伺，祸患方萌，安可拘守成法哉^①？

【注释】

① 靦（tiǎn）颜——惭愧相，厚颜无耻相。

② 沟渎之谅——语出《论语·宪问》，意为遵守讲究小的礼义之节而在小沟渠中自杀。本文用指对那些“蹈海而沉湘”与“动以不谈洋务为高”的讽刺。

③ 不憚縋幽凿险——憚，惧怕、畏惧。縋，用绳系住放下去。幽，山谷、深沟。凿险，开凿险地。不憚縋幽凿险，指不怕危难而深入险地。

④ 髀盖——《周髀算经》记载的盖天说。此以前的“大挠定甲子”至“勾股之学始于隶首”，见于《世本·作篇》。

⑤ 九章之术——即算术、数学。

⑥ 江慎修——即江永，江西婺源人，清代著名经学家、音韵学家、科学家。在科学技术方面，尤长于天文、数学。

⑦ 鳏鳏（xī）——恐惧、自悲。

⑧ 林文忠，即林则徐，文忠为其死后谥号，下胡文忠之“文忠”与曾文正之“文正”亦皆为谥号。此下所言“平定发捻回苗”，指林则徐后任陕甘总督与云贵总督时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、任钦差大臣时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之事。胡文忠，即胡林翼，湖南益阳人，字贻生，号润芝，道光进士。其“平定……”事指：胡任贵州镇远知府时镇压苗民与湖南李元发起义及瓮安榔军，后又与曾国藩合兵镇压太平天国，史称“曾胡”。曾文正，即曾国藩，湖南湘乡人。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。道光进士。以镇压太平天国而出名。

⑨ 发、捻、回、苗……发，指太平天国起义。因太平天国不从清廷剃发之律，故清廷诬为“长毛”，此遂简称“发”。捻，捻军，是与太平天国同时的我国北方农民起义军。回，清代回民起义始终不断，此文所指盖是同治元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，坚持十二年才被镇压。苗，清代苗族人民起

义也甚多，此处所指盖是咸丰五年张秀眉领导的苗民大起义，至 1864 年才被镇压。

⑩ 娶人子，贫家子弟。舆、台，皆古代奴隶名称。舆台贱役，此指地位极其低下、生活极其贫困的劳动者。

⑪ 从“或者曰：如子之言”到“安可拘守成法哉”，系十四卷本《西学》后增写的附言。

女 教

中古〔八卷本增：古重胎教，盖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，大都瞻依慈母，跬步不离^①。此家有贤母，其子若女必多造就。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。中国〕女学诸书失传已久，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外，以班昭《女诫》为最先，刘向《列女传》，郑氏《女孝经》、《女训》、《阃范》、《女范》，各有发明。近世蓝鹿洲采辑经、史、子、集中为妇人法式者^②，谓之女学，颇称详赡。所惜者，朝野上下间拘于“无才便是德”之俗谚，女子独不就学，妇功亦无专师。其贤者稍讲求女红、中馈之间而已。于古人所为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者，有其名无其实。礼教之不讲，政化之所由日衰也。

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：人生八岁，无分男女，皆须入塾训以读书、识字、算数等事。塾规与男塾略同，有学实学者，有学师道者（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），有学仕学者，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。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，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，守规矩，达事情，参以书、数、绘画、纺织、烹调之事，而女工、中馈附之，乃能佐子相夫，为贤内助矣。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，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。而收生一端关系尤重。俄国特设教女收生院，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，必须明白透澈，体恤入微，既讲求妇科，即内、外各科亦可兼习也。

中国之人生齿繁昌，心思灵巧，女范虽肃，女学多疏。诚能广筹经费，增设女塾，参仿西法，译以华文，乃将中国诸经、列

传、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，因材施教，而女红、纺织、书、数各事继之。富者出资，贫者就学，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，奖其勤而惩其惰。美而贤者，官吏妥为择配，以示褒嘉。至于女塾章程，必须参仿泰西，整齐严肃。庶他日为贤女，为贤妇，为贤母，三从四德，童而习之，久而化之；纺织精妙，书算通明；复能相子佐夫，不致虚糜坐食。愚贱皆知礼义，教化具有本原。此文、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。

至妇女裹足，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，仅有中国而已。国朝功令已加禁革，而相沿既久，俗尚未移。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，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，独此事酷虐残忍，始无人理；或四五岁，或七八岁，严词厉色，陵逼百端，必使骨断筋摧，其心乃快。以为如此而后，他日适人可矜可贵；苟肤圆六寸，则戚里咸以为羞。此种浇风，城市倍于乡曲，世家巨室尤而效之。人生不幸作女子身，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，戕贼肢体，迫束筋骸，血肉淋漓，如膺大戮，如负重疾，如覩沈灾。〔十四卷本增：西人论女子裹足，男子宫刑，乃极弊之政，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无，宜为彼族嗤笑。革之者真为圣君贤相矣！〕稚年罹剥肤之凶，毕世婴刖足之罪。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，虽父母爱怜，而死者不可复生，断者不可复续矣！即幸全性命，而终日需人扶掖，并曰安克操持？偶有水火、盗贼之灾，则步履艰难，坐以待毙。戕伐生质以为美观，作无益以为有益，是为诲淫之尤。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，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，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，岂果出男子下哉？！所望有转移风化之责者，重申禁令，立限一年：已裹者姑仍其旧，而书“裹足”二字表其额，悬其门楣。嗣后一律禁止。故违者罪其家长，富贵者停给诰封。通飭各省广立女塾，使女子皆入塾读

书。其美而才者，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。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，卓有成效，咨请旌奖以劝将来。一转移间而道一风同，利兴弊去。成周之雅化，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休风，无难复见于今日矣！

天下事贵自然，不贵造作；人之情行其易，不行其难。惟裹足则反是，并无益于民生，实有关于世教。且稽之三代，考之经史，无有一言美之者，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：家家裹足，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，不可以为妇女者。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，亦惑之甚矣！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，古道犹存，其风足尚。庄子云：“天子之侍御，不爪揃，不穿耳。”耳尚不空，岂可裹足耶？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：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，俱遵王制；其倡、优、隶、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，听其自便。如以此法行之十年，则积习渐消，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。况妇女裹足，则两仪不完；两仪不完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；男女一柔弱，而万事隳矣^③！夫裹足为贱者之服，岂可以行之天下，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？予所以言之喋喋者，实有系于天下苍生，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。

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：“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。”顺治二年禁裹足。康熙三年又禁裹足。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，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：“顺治十八年以前，民间之女未禁裹足。康熙三年遵奉上谕，下议政王、贝勒、大臣、九卿、科道官员会议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。其禁止之法，该部议覆。等因，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，若有违法裹足者，其父有官者交吏、兵二部议处；兵、

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，流徙，家长不行稽察，枷一个月，责四十板。该管督、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，听吏、兵二部议处在案。”查立法大严，牵连无辜，以为无关紧要，事竟中止！第使当时禁不过急，持之以恒，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^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 跬（kuǐ）步——亦作“顷步”、“跣步”，半步。

② 蓝鹿洲——即蓝鼎元，漳浦人，字玉霖，号鹿洲。幼即父卒，由母亲授读成才。尝随从兄廷珍讨朱一贵，有书曰《平台纪略》。雍正时任普宁知县，断狱如神，后忤监司而削籍。有《鹿洲集》、《绵阳学准》、《女学》、《修史试律》《鹿洲公案》等著作。

③ 隳（huī）——毁坏。

④ 从“天下事贵自然”到“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”，系十四卷本《女教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考试上

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，无不先通文理算学，而后听其所好，各专一艺。武重于文，水师又重于陆路。考试之法，虽王子国戚亦等齐民。如欲为将帅者，必先入武备院、韬略馆读书，兼习天球、地舆、测量诸学。期满，由现任水陆提督偕各大臣亲到学院，与掌教鉴定，考取一等者即编入行伍，授以把总、千总之职，次第而升，以资历练，文件自理，枪炮自发，虽至贱至粗之事，亦不憚辛劳而尝试之。及功成名就，致仕闲居，犹不废立说著书以传后世。即矿师、医士，必须精于格物，通于化学。讼师尤须明律例，考取文凭方准用世。

无论一材一艺，总期实事求是，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。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，即本国之风土、人情、兵刑、钱谷等事亦非素习。功令所在，士之工此者得第，不工此者即不得第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夫以八股为正途，视别学为异端，其不重可知矣。人材焉能日出哉！如是，〕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，消磨于无用之时文。即使字字精工，句句纯熟，试问能以之安国家乎？不能也。能以之怀柔远人乎？不能也。一旦业成而仕，则又尽弃其所学。呜呼！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，天下之无谓，至斯极矣！

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，屡诏中外大臣保举人才。然所谓大臣者，分高位崇，与下民隔绝，虽有奇杰异能之士，安得而知？何从而友？日夕所接者，下僚狎客而已。僚客未必有才也。所习者，

私亲密友而已，亲友未必有才也。不得已而应诏，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，或庸懦无能之辈，以塞责而已，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真才哉！以中国天下之大，人文之盛，何在天才？或湮没不彰，〔十四卷本增：或市井潜藏，〕或名山终老，苟科名蹭蹬^①，则终不得一伸其志者，皆科目害之耳。

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，拟请分立两科，以广登进。一、考经史以规学识。二、策时事以征抱负。三、判例案以观吏治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原拟：一曰考证经史，疏通疑义，以规学识。二曰策论时事，昌言无讳，以征抱负。三曰审问疑难例案，以观吏治。四曰兼试文章诗赋，以验才华。）〕首科既毕，〔十四卷本增：凡海疆各省主试者，宜就地会同各西学大书院山长（如天津之水师学堂、博文书院、福州船政学堂、江南水陆军学堂、广东水师学堂诸山长）订期〕挂牌招考西学：一、试格致（化学、电学、重学、矿学新法。（西学虽多，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。）二、试畅发天文精蕴、五洲地舆水陆形势（知天文者必知算学）。三、试内外医科、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。该考官须素精其艺，系大书院出身有执照为凭者，方准奏派。取中之卷，皆呈主试者鉴定，论其艺而不论其文，量其才而不拘资格，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。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，亦须令于制艺之外，习一有用之学：或天文，或地理，或算法，或富强之事。苟能精通制艺，虽不甚佳，亦必取中。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，虽文字极优，亦置孙山之外。如此变通推广，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？并令内外臣工博访周咨，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、堪任将相者，立行表荐。聘岩穴之隐逸，举幕府之宾僚，参行古征辟荐举之法。得其人则荐主同膺懋赏^②。或怀私滥保，则举主坐罪。斯不敢徇情面，植党援，应故事矣^③。武生向以骑射技勇见长，而世之习

岁以下，已通中、外文理者，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，以三年为期。其膏火经费仿上海龙门书院章程，官为筹备。按月出题课试，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，如铁路之事、轮船之事、矿务之事、邮政之事，以及机器、商务、纺织、银行、格致、政事、农学、医学、钱法、钞法、测量、测候、地理、地舆、博物院、赛珍会、息兵会、派员游历、使臣出洋，与夫各国风土人情、文学武备皆可出题。令诸生详究利弊，择其文之佳者登诸日报，以广流传。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，考取后名曰艺生，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，（查各国京师俱有大学堂，各精一艺、各专一业者，非比我国同文馆教习只通算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各国言语文字而已。或谓同文馆如外国小、中学塾，非大学堂也。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，返国后，即广设大、小学堂。据日报云：现计其能当管驾轮船、机器、武备各员者，每业约有数千人。通化学、矿学、制造机器者，每业亦有数百人。我中国人民、土地十倍于日本，而所设西学堂，所育人材，尚未及其半，恐他日海军有事，人材不足耳。）准其一体乡试会试。其有独出心裁，能造各种汽机物件，及有著作者，准其随场呈验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，以凭命题考试。此于文、武正科外，特设专科以考西学，可与科目并行不悖，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，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。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、进士、翰林异试异榜，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，援例立科，必无扞格，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？

至于肄业之高才生，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，赴外国之大书院、武备院分门学习，拔置前列，回国后即授以官，优给薪资，以昭激劝。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，意美法良，特稚齿髫年^⑤，血气未定，沾染习气，乖僻性成，甚至有从教忘亲不愿回

国者，则就学诸生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。（全数遣回，甚为可惜。既已肄业八、九年，算学文理俱佳，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，分别入大学堂，各习一艺，不过加四年工夫，必有可观，何至浅尝辄止，贻讥中外。日本肄业英、美、德、俄之学生，至今尚络绎不绝。）欲救其弊，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识大体者，始遣出洋。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、武各生，择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（过稚则气质易染，过长则口音难调），厚给资装，出洋学习。如此分途资遣，庶事理通达，而各有成材，身列胶庠，而咸知自爱，功崇业广，体立用行。曾文正作育之苦心，不致因噎而废食，诸生之数奇不第者，亦得别出一途以自效（归后愿就职者听，愿就科举者亦听）。他日奇才硕彦，应运而生，天地无弃材，国家即永无外患，斯万变之权舆，及今为之，未为晚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或名山终老，苟科名蹭蹬——或名山终老，指一些有学问的隐士最终老死在名山大川之中，无人知晓。苟，如果。蹭蹬，艰难跋涉前进。苟科名蹭蹬，如果只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艰难爬行。

②膺懋赏——膺（yīng），受。懋（mào），同“茂”，盛隆、宏大。此言推荐人也受到重赏。

③植党援应故事——培植党羽，照应旧好同事。

④遴选——认真严格挑选。

⑤髻（tiào）——古时孩童发型下垂，又称“垂髻”。稚齿髻年，童年，此指孩童。

考试下

或谓：“〔八卷本增：中国仕宦首重科举，乡、会试取决于时文，京朝官挈长于小楷。自明至今五百余年，上以此求，下以此应。其由他途来者，不能得高官，膺重权。〕取士之法，上篇论文、武科外，另立一科专考西学，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，仍糜费而无实效。如能变通〔十四卷本增：成法〕，广科目以萃人材，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。然考试之法将若何？”

窃谓中国自州、县、省会、京师各有学宫书院，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，仿照泰西程式，稍为变通：文、武各分大、中、小三等，设于各州、县者为小学，设于各府、省会者为中学，设于〔八卷本增：省会〕京师者为大学。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：一为文学科，凡诗文、词赋、章奏、笺启之类皆属焉；一为政事科，凡吏治、兵刑、钱谷之类皆属焉；一为言语科，凡各国语言文字、律例、公法、条约、交涉、聘问之类皆属焉；一为格致科，凡声学、光学、电学、化学之类皆属焉；一为艺学科，凡天文、地理、测算、制造之类皆属焉；一为杂学科，凡商务、开矿、税则、农政、医学之类皆属焉。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：一曰陆军科，凡枪炮利器、兵律营制、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；一曰海军科，凡测量、测星、风涛、气候、海道、沙礁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。每科必分数班，岁加甄别以为升降。延聘精通中、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。详订课程，三年则拔其尤者，由小学而升

中学。又三年拔其尤者，由中学而升大学，然后分别任使进用之阶。文、武一律，无所轻重。各乡亦分设家塾、公塾，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。即不入小学肄业者，逢小学甄别之期，亦须赴试，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，三年后始准预试。人学之始，必令于文、武各科各择一科，专其心志，一其趋向。至于登进之阶级如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翰林之类一仍旧称，三年一试，由朝廷命该省督、抚、水陆提督，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阅，广其额，精其选，一反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。如此变通办理，约而计之有数善焉。

从前各州、县学官仅拥虚名，几同疣赘。若由各省督、抚改择通中、西实学者以为教习，且有已成之学宫、书院可以居住，无须另筹经费，另行建筑，一转移间，通国即可举行。一善也。

各分各科，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，或大成或小就，皆得蔚然兴起，为国家有用之材。二善也。

学中甄别，以三年为程。士之学问浅深，平时同业诸生共闻共见，期满考试，或优或绌，参考三年之学业，可得其详。其取人又不凭一日之短长，怀才者有必得之权，废学者无侥幸之望，考核明而人材出矣。三善也。

西法各种，西人藉以富强，已收实效，皆有程式，我步趋其后，较易见功。由西文译作中文，以西学化为中学，不及十年，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^①。四善也。

一科有一科之用，任使务尽其所长；一人有一人之能，驱策必久于其任。将见士气振作，人才奋兴。以之制物则物精，以之制器则器利，以之治国则国富，以之治兵则兵强，以之取财则财足，以之经商则商旺。政无不理，事无不举。五善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千古无不敝之政，亦

无不变之法。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，武试而不废弓矢，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学，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。及至外患循生，内忧叠起，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！以一人之身而终身三变，精乎不精乎？幼学壮行之谓何？而国家犹勉策驽骀^②，期以千里，株守成法，不思变通，以此而言富强，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，其何裨乎！

【注释】

① 颉颃 (Xié háng) —— 抗衡。

② 驽骀 (nú tái) —— 驽与骀都是质地较劣的马匹，此处用指庸劣的人才。

藏书

我朝稽古右文，尊贤礼士，车书一统，文轨大同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。然子孙未必能读，戚友无由借观，或鼠啮蠹蚀，厄于水火，则私而不公也。乾隆时特开四库，建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三阁，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，淹通博洽，蔚为有用之才，作人养士之心，至为优厚。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，宫墙美富，深秘藏度，寒士未由窥见，及寇乱洊经付之一炬^①。中兴将帅，每克复一省一郡，汲汲然设书局，复书院，建书楼。官价无多，尽人可购，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藉史^②，博览群书，堪为世用者。通商日久，西学流传，南、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。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，疆吏亦漠不关心，置之度外，则傲僻孤陋，故我依然，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，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也。

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、博物院，而英国之书籍尤多，自汉、唐以来，无书不备，本国书肆新刊一书，例以二分送院收贮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必膺朝廷重赏，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。〕咸丰四年间，于院中筑一大厦，名曰读书堂，可容三百人，中设几案笔墨。有志读书者，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，开列姓名住址，持送院中，董事换给执照，准其入院观书，限六个月更换一次。如欲看某书、某册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，交值堂者检出付阅。（就长案上静看，不许朗诵。阅毕签名书后，何日、何处、何人阅过，

缴还经手。该值堂年终查核，知何书最行。另有赁书楼，有股分者每年出书银四元，可常往看，各处新报俱全，只准借书两本，限两礼拜归还。如无股分者赁阅，每日计银两先付。）阅毕缴还，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。倘有损失，责令赔偿。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，执事数百人，每年经费三十万金。通国书楼共二百所，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。此外，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，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。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，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。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，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。意大里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，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。澳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，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。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，独藏书二百七万九千册。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。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，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，细若蝇头，珍如鸿宝，洵数典之钜观，博学之津梁也。

我中国自都中四库外，镇、扬、杭三阁早付劫灰。其家藏最富者，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、鄞县范氏之天一阁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、吴门黄氏之滂熹园、石塚严氏之芳茱堂、郭镇鲍氏之知不足斋、昭文张氏之爱日精庐、南浔刘氏之暝琴山馆^③，所藏古籍宏富异常，兵燹以来半归散佚^④。近日〔十四卷本增：则〕吴兴陆氏之皕宋楼^⑤，首屈一指，另建守先阁，请于大府，奏于朝廷，供一郡人士观览。其大公无我之心，方之古人亦何多让。独是中国幅员广大，人民众多，而藏书仅此数处，何以通惠士林。宜飭各直省督、抚，于各厅、州、县分设书院，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（凡外国未译之书，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贮），派员专管。无论寒儒博士，领凭入院，即可遍读群书。至于经费，或由官办，或出绅捐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比利时国届开国五十年之期，臣

民咸醵金上寿^⑥，王受而署诸外府，曰：“此众人之资，将为众人求益。”飭议院议之。下院拟以此款开设格致院一区，广购图书器皿，用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。英君主寿诞，臣民亦醵金筑一大博物馆，无物不备，为其君主寿，留名千古，与民同受其福，何乐如之。宜各国皆当仿行也），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。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^⑦，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。仍常年储备专款，分派员役管理，稽查所有新书，随时添购。果能认真经理，数十年后，贤哲挺生，兼文武之资，备将相之略，或钩元摘秘，著古今未有之奇书；或达化穷神，造中外所无之利器。于以范围天地，笼罩华夷，开一统之宏规，复三王之旧制，极巍焕信景铄^⑧，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。

今天下竞言洋学矣，其实彼之天算、地舆、数学、化学、重学、光学、汽学、电学、机器、兵法诸学，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，第中国渐失其传，而西域转存其旧，穷原竟委，未足深奇。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，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，标新领异，日就月将^⑨，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，必有夔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。苟强分畛域，墨守规为因陋昏蒙，甘受人制，则印度、琉球、越南、缅甸之续耳。前车已覆，来轸方道^⑩，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！

【注释】

① 洊经——洊（jian），一次又一次，洊次。洊经，屡经。

② 枕经藉史——藉（zuò），藉，枕。枕经藉史，指读书人睡觉时也枕着经史典籍，喻学习的用功。

③ 徐氏，徐乾学。范氏，范钦。汪氏，汪宪。吴氏，吴焯。黄氏，黄丕烈。但黄丕烈的藏书室名“百来一廛”、陶陶室、士礼居，而滂熹乃潘祖荫的书楼名，而且滂熹斋的藏书只有部分来自于黄丕烈的藏书，故此处可能有误记。严氏，严元照。鲍氏，鲍廷博。张氏，张金吾。刘氏，刘桐。

④兵燹——燹 (xiǎn)，火。兵燹，战火。

⑤皕宋楼——皕 (bì)，二百。皕宋楼，意谓藏有二百种宋刻本的书楼，是自诩藏书的精良。

⑥醵 (jù) 金——筹资、集资、凑钱。

⑦撙节——抑制。

⑧巍焕——亦作“巍奂”，高大辉煌、盛大光明。景铄，盛美，盛明。句意为达到最为辉煌的境地。

⑨日就月将——语出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，意谓日积月累。

⑩来軫方遒——軫，代车。遒，遒劲，强劲有力。

议院上^①

〔八卷本增：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；得众之要在乎见情。故夫子谓：人情者圣人之田，言理道所由生也。此其说谁能行之，其惟泰西之议院。〕
议院者，公议政事之院也。集众思，广众益，用人行政一秉至公，法诚良、意诚美矣。无议院，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，志必乖违。力以权分，权分而力弱，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，必至有公不公、法不法，环起交攻之势。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，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。

泰西各国咸设议院，每有举措，询谋僉同^②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，朝野上下，同德同心，此所以交际邻封，有我薄人，无人薄我。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、船炮之坚利、器用之新奇，用以雄视宇内，不知其折冲御侮，合众志以成城，制治固有本也。考议院各国微有不同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。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，取其近于君也。下院以绅耆、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，取其近于民也。选举之法惟从公众。遇有国事，先令下院议定，达之上院；上院议定奏闻国君，以决从违。如意见参差，则两院重议，务臻妥协而后从之。凡军国大政，君秉其权；转饷度支，民肩其任。无论筹费若干，议院定之，庶民从之，纵征赋过重，民无怨咨，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^③。设无议院，民志能如是乎？

然博采旁参，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，因其本民主也。法国议

院不免叫嚣之风，其人习气使然。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，则莫如英、德两国议院之制。英之上议院，人无定额，多寡之数因时损益，盖官不必备，惟其贤也。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，每七年逐渐更易，世爵则任之终身。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，举员之数，视地之大小、民之多寡。举而不公，亦可废其例，停其举，以示薄罚。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，其事最繁，员亦较多，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。惟礼拜日得告休沐^①，余日悉开院议事。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，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。议员无论早暮，皆得见君主：上议院人员独见，下议院人员旅见。议院坐次，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，不同心者居左，中立者则居前横坐。各国公使人听者皆坐楼上。德之规制大概亦同。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，而后君相、臣民之气通，上下堂廉之隔去，举国之心志如一，百端皆有条不紊，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。故自有议院，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，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，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，故断不至数代而亡，一朝而灭也。

中国历代帝王继统，分有常尊，然而明良喜起吁咈废歌^②，往往略分言情，各抒所见，所以《洪范》稽疑谋及庶人，盘庚迁都咨于有众。盖上下交则为泰，不交则为否^③。天生民而立之君，君犹舟也，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伊古以来，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。况今日中原大局，列国通商势难拒绝，则不得不律以公法。欲公法之足恃，必先立议院，达民情，而后能张国威，御外侮。孙子曰：“道者，使民与上同欲”，“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”。即英国而论，蕞尔三岛^④，地不足当中国数省

之大，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，而土宇日辟，威行四海，卓然为欧西首国者，岂有他哉？议院兴而民志合、民气强耳。

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，果能设立议院，联络众情，如身使臂，如臂使指，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，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。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，肆其非分之请，要以无礼之求，事无大小，一有齟齬动辄称戈，显违公法哉？故议院者，大用之则大效，小用之则小效者也。

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，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。议院为国人所设，议员即为国人所举。举自一人，贤否或有阿私；举自众人，贤否难逃公论。且选举虽曰从众，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，及年届三十，并有财产身家，善读书负名望者，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，其杜弊之严又如此。考泰西定例，议员之论刊布无隐，朝议一事，夕登日报，俾众咸知，论是则交誉之，论非则群毁之。本斯民直道之公，为一国取贤之准。人才辈出，国之兴也勃焉。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，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^⑧，以遴议员之才望，复于各省多设报馆，以昭议院之是非，则天下英奇之士、才智之民，皆得竭其忠诚，伸其抱负。君不至独任其劳，民不至偏居于逸，君民相洽，情谊交孚。天下有公是非，亦即有公赏罚，而四海之大，万民之众，同甘共苦，先忧后乐，若理一人，上下一心，君民一体，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？

或曰：“汉之议郎，唐、宋以来之台谏御史，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？”不知爵禄锡诸君上，则不能不顾私恩；品第出于高门，则不能悉通民隐。而籍贯不可分，素行不可考，智愚贤否不能一律，则营私植党，沽名罔利之弊生焉。何若议院官绅均匀，普遍举自民间，则草茅之疾苦周知，彼此之偏私悉泯；其情通而不郁，

其意公而无私，诸利皆兴，而诸弊皆去乎？故欲行公法，莫要于张国势；欲张国势，莫要于得民心；欲得民心，莫要于通下情；欲通下情，莫要于设议院。中国而终自安卑弱，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，苟欲安内攘外，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，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！

或谓：“议政院宜西不宜中，宜古不宜今。”此不识大局，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。余尝阅万国史鉴，考究各国得失盛衰，而深思其故。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，有民主之国，有君民共主之国。君主者权偏于上，民主者权偏于下，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。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，仍奏其君裁夺；君谓然，即签名准行；君谓否，则发下再议。其立法之善，思虑之密，无逾于此。此制既立，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。试观英国弹丸之地，女主当国，用人行政皆恃上、下院议员经理，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。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。所以君民共主之国，普天之下十居其六，君主之国十居一二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耳。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，步趋西国，陵侮中朝。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？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？噫！慎矣！^⑨

今之公卿大夫，墨守陈编，知古而不知今；游士后生，浪读西书，知今而不知古，二者偏执，交相弊也。夫中国生齿四百兆，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，统筹中外局势，思欲斟酌损益，为国家立富强之基？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^⑩，见用无由。即幸而事权在握，自谓可一展其才，然和衷少而掣肘多。往往创办一事，聚议盈廷，是非莫决；甚且谓其更张成法，蜚语中伤，谗书满筐。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，以求苟安，卒之豪杰灰心，

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。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，京官曰畏葸，曰琐屑，外官曰敷衍，曰颡顼^①。畏葸者，同官互相推诿，不肯任怨，遇事动辄请旨，不肯任咎是也。琐屑者，利折锱铢，察及毫末，自负精明，不顾大局是也。敷衍者，蒙头盖面，但计目前剜肉补疮，只贪小利是也。颡顼者，徒具外貌，实无把握，空言塞责，不切事情是也。夫畏葸也、琐屑也、敷衍也、颡顼也，皆弊之大甚而不可不去者也。去之之道奈何？请一言以蔽之曰：“是非设议院不为功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五卷本原题为《议院》，因十四卷本增写《议院下》，并将《议院》改题为《议院上》，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。

② 询谏金同——询，询问，求教。金（qiān），都。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，意为询问众人事谋时，都一致赞同。

③ 仔（zǐ）肩——担负任务，语出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。襄（xiāng），协助。

④ 休沐——字面意为休息沐浴，特指古代官吏的例假。

⑤ 吁咈——象声词，表示不满或不同意，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。赓（gēng），继续、连续。赓歌，语出《尚书·益稷》。明良，指贤明君王。

⑥ 否——音 pǐ（匹）。泰，否，为八卦中意义相对的二卦。

⑦ 蕞（zuì）尔——狭小。

⑧ 投匭——匭（guǐ），匣子，小箱子。即今言投票。

⑨ 从“或谓：‘议院宜西不宜中’”到“噫！慎矣”，系五卷本《议院》的附言。十四卷本将此附言删去，作为（议院下）的前段内容，但文字有所改动。

⑩ 斧柯莫假——斧柯，斧柄，引申为权柄。假，借。斧柯莫假，权

柄不可给别人。

⑪畏葸 (xǐ) —— 害怕、畏惧、不负责任。颡顼 (mǎn hān)，糊涂、昏庸。

议院下

甲午后续^①

或谓：“议议院宜西不宜中，宜古不宜今。”此不识大局，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。余尝阅万国史鉴，考究各国得失盛衰，而深思其故。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，有民主之国，有君民共主之国。君主者权偏于上，民主者权偏于下，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。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，仍奏其君裁夺：君谓然，即签名准行；君谓否，则发下再议。其立法之善，思虑之密，要皆由于上下相权，轻重得平，乃克臻此。此制既立，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。试观英国弹丸之地，女主当国，用人行政皆恃上、下院议员经理，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，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。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，步趋西国，陵侮中华，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？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，而非可即日图功也。何则？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，无人不学。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，妇孺皆知。凡有病于民者，如公稟政府改革，无不俯顺輿情^②，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，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。

英国马恩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，其民追求在上者改革易法，不许，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。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，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仑制其死命。普相赐德鹰伯爵忧之，以计笼络通国之人，使抗拿破仑，嘉庆十二年（即一千八百七年）特设一会，名曰良民会，未几，通国绅士皆

人其会。会中所订章程，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，任意议论政事，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。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，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，则终不轻泄于外也。普国既立良民会，嘉庆十八年（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）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，猝然合而为一，以逐拿破仑。日耳曼、奥斯马加、俄罗斯、波谰、希腊、法兰西、西班牙诸国人，皆苦人君治国，专恃权势，若不**改舊章**，不得不潜自立会，藉以整顿国家，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，会党即自然解散，匿迹销声。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，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。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，而在欧东，如俄罗斯一国，仍以权势治民，故有尼希利会党。十余年来，不但愚人入其会，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。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，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，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，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，俟其铲除净尽，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，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，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。其余则大半无异心，故能去其积习，不专恃权势，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，上下自胥安矣。

考之欧洲各国上、下议院，近年新订公举章程。法兰西上议院员，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，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；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所公举。比利时上议院员，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；下议院员同上议院。奥斯马加上议院员，有君所命者，有世袭者；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，皆可公举。恒加利上议院员，大半世袭；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，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，皆可公举。普鲁士上议院员，大半世袭，亦有君所命者；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，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

之员数。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，各小邦政府所举；下议院员比户可举。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，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；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。英吉利上议院员，有君命者，有世袭者；下议院员，凡民已纳赋赈贫者，比户可举。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；下议院员，凡民年二十岁以上，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。希腊仅有一议院，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。葡萄牙上议院员，有君命者，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；下议院员，凡民一年中入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，皆可举。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；下议院员，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，皆得举。俄罗斯无议院，大权皆操之于君。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，君与各大会馆所举；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。瑞士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；下议院员，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。璫威仅有一议院，其议员分作两班，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，皆可举。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；下议院员，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，皆可举。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；下议院员，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。罗美尼亚上议院员，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；下议院员，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。

议院之设，原以示大公无我，上下一体也。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，既有议院，君不得虐民，而民自忠于奉上。猗欤休哉^③，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系八卷本所加。

② 輿情——輿，众人的。輿情，民情、众情。

③猗欵休哉——猗(yī)，叹美之词。休，善、美。犹今言“好啊好啊”。

公 举

甲午后续^①

公举之法，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，汉代行之，得人称盛。盖使士崇秋实，不尚春华，人务经纶，不争词采，而化行俗美，端赖乎此。中国取士以科第，专尚时文，较所举贤良方正，孝弟力田，先器识而后文艺者，相去远矣。近代设官之意，惟重杜弊，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，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，似欲阴胁其人，使不能贍宗植党，以厚施要结民心，又欲明制其人，使不能泄怨报恩，借公事愉快己意。控驭之法似为得宜，不知朘剥百姓^②，贻误地方，呼吁无门，最为下策。何则？凡人性情，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，况言语殊异，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。人地既已生疏，情意不相联属，休戚无关，肥瘠莫问，充其量也，官见民而生憎，民见官而生畏。名为民之父母，实则民之寇仇。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，不计其至再、至三也；保民则始终膜视，不闻其兴利除弊也。夫设官所以安百姓，而非所以危百姓；所以利地方，而非所以害地方。今乃特设一法，必使易地服官，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，且变本加厉，则安在其为善法也。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，有利无害，众心共惬，人地相宜，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，其惟公举之一法乎！

查泰西公举之法，已详于议院论内，有一乡公举之人，有一

县公举之人，有一府公举之人，有一省公举之人。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，方可举人。今则无产业有俸糈^③，而确系土人、身家清白者，亦可举人。其预选举者，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，有产地于国中，品学兼优，操守廉洁者，方得被选。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，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。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，为民主、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，议员即民间之委员，由县而府，由府而国。而事之利弊，民之好恶，胥藉委员以达之。为委员者，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，而养民之和。凡军国大政，其权虽决于君上，而度支转饷，其权实操诸庶民。是君民相维，上下一德，皆此例为之。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，则尤为有理。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，然后能各供所知；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，然后能杜绝虚声也。至于陪审公正人员，亦向择于众百姓中，凡仕宦、教读、乡勇，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，皆不预其列。

虽然，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，亦由泰西学校多、教育人材之盛所致，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^④，无人不观日报，中外之事老少咸知。我国学校尚未振兴，日报仅有数处，公举议员之法，殆未可施诸今日也。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，非聚群器以成一哄之场。必民皆智慧，而后所举之员乃贤；议员贤，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。否则，徒滋乱萌，所谓欲知其利，当知其弊也。现我国无公举之法，有保举人才一途。惟保举人才之大员，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，才猷如何，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，才猷是否卓越。如其但有保举之权，而于时务一无所知，学识一无所长，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？况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^⑤。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，不失之伪，则失之诬。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，有德者未必有才。才德兼优之

士，必不肯轻易近人，不愿干谒当道^①，终身伏处草茅。富贵人罕识其面，则又何从而知之？即或知之，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。若夫奇才异能，专精于天文、地理、算学、格致、制造诸学者，皆属艺事，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，此诚显而易见者矣，然亦非督、抚所能定。盖督、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，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？况各部堂官，各省督、抚皆由科甲出身，其所识皆门生故吏，世好姻亲，无非名、利两途庸俗之人。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^②、延揽人材，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，苟且塞责而已。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、市井遗贤，岂今无傅说、孔明、侯生、景略其人者乎^③？（今国家既下诏求贤，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、封疆大帅，既遇此难得之遭，自必踊跃欢欣，各举所知，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。然荐贤者，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杰留意物色，则此时举以应诏，自难必果系千人之英，万人之杰，踌躇四顾，中选者颇难其人，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，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。其于体国经野之谋、拨乱反正之略，茫乎未有得也，曾何裨于实用乎？尤甚者，则以奔竞为能，以干求为事，或奔走王公之门，或夤缘津要之路^④，且有巧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。辟幸进之门，广苞苴之路，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！）亦求才者未能虚心，则人才不免裹足，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。故曰：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，当必自广开学校，教育人材，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② 骏（juān）剥——剥削、盘剥。

③ 俸糈——俸（fèng），俸禄、薪水。糈（xǔ），粮饷。俸精，俸禄、薪水。

④矧（shěn）——也，也是。

⑤子羽——孔子弟子澹台灭明，其貌极丑。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语出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。

⑥干谒——有所干求而请见。

⑦吐哺握发——又作“吐哺握发”，相传周公为培养人材而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”，真可谓是寝食不安。

⑧传说，殷高宗武丁的重要辅佐大臣。孔明，诸葛亮，三国时蜀主刘备的主要辅佐大臣。侯生，战国时人侯嬴，魏国隐士，信陵君闻其名而亲自用车去迎接。著名的“窃符救赵”（用计谋偷取魏王的兵符，然后调动军队击溃围困赵国的秦军）事件，即是侯生一手策划。景略，前秦名臣王猛的字。王猛隐居华山，桓温见之，后任符坚的丞相，使前秦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国家。临终时会告诫符坚不要轻举攻东晋，坚不听，遂有淝水之战的大败。

⑨夤（yìn）缘——通过攀附而求升迁。

原 君

甲午后续^①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，非以逸乐其身。”“神农憔悴，尧瘦矐，舜黥黑，禹胼胝。由此观之，圣人之君人也，勤民至矣。”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，后世沿袭，因有攘夺篡弑之害，乃以举国为私产，兆庶为奴隶。推原其故，良由名分太尊，堂廉太远，习惯自然，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，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。或借公而济私，或挟私而废公。为主者既各私其公，为臣者亦各私其私，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。而熙熙攘攘之民，遂交受其害，而不得复沾其利。然蕴利生孽，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。

昔泰西君主之国，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，于是议院不准立（国会中人，即下议院之人，法民创立行新政，除积弊，勃然振兴，各国闻风而起），新法不准行，乃愈压而民愈乱，因变君民平权之政，而国始救安。中国权操于上，冠履之辨最严。降及嬴秦，焚书坑儒以愚黔首，直欲锢天下之耳目，缚天下之手足，惟所欲为。呜呼酷矣！然再传而覆，所私之利，拱手让人，子孙且无噍类^②。征诸西史，罗马之提挈群豪，拿破仑之鞭笞宇宙，固已囊括欧洲，几成大一统之雄图。惟以兵力压人，不行仁政，或数传覆裂，或及身俘虏。使起数雄于九原而问之，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。

善夫！太公之言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。”孔子曰：“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。”又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”又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夫子值东周之衰，世变未极，故为此浑容之语。泊乎孟子^③，世变将极，上下之情愈离，故其言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又曰：“君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其悲天悯人，冀世主之一悟，不啻大声疾呼。卒之举世聋瞶，竟无用者，终成暴秦之祸，伤已！汉、唐以降，虽代有令辟，而要皆创业之始，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，以求遂其大欲。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，百计防维，全其权，固其私，为子孙谋。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。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。宋儒误引《春秋》之义，谓君虽至不仁，臣民必顺受无贰。呜呼！信如斯也，则是天之立君，专为鱼肉斯民，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。有是理乎？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，亦从而嘉许之，以布告四海。执持愈坚，缚束愈甚，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，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，郁久猝发，若决江河，不横溃四出，尽溃堤防而不止。嗟乎，孰使之然哉！

虽然，嬴秦之暴，罗马之强，拿破仑之悍鸷，其残民求逞，倏忽败亡，亦固其所。历代以来，亦有君非甚为昏暴，臣非尽属奸贪。善政亦复屡颁，而天下莫蒙其泽；自奉未闻极侈，而四海已极其财。如人之身外似无病，而脏腑败坏于无形。求其故而不得，则上下不相爱，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。何则？君之有民，犹人骨之有肉，体之有肢，动息痛痒，一气相通。若君则晏然于上，漠然于中，其视民之困厄，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。谓我万民之

主，食租衣税而已。百姓之贤愚，其父兄教之；闾阎之生聚^④，其土地养之；作奸犯科，有司执法惩之。如以天子之尊，日为万姓劬苦^⑤，吾何乐为君乎？如是积久，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，奇冤之屈鲜照覆盆^⑥。皆由此晏然之一念，而成此漠然之全体。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。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，以为兵戎兴败，司之者有武员；国社存亡，主之者有天意。其由民入仕，莫不曰：官有定价，吾多金则捐之；试有专科，吾能文则取之。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，奋忠义以济艰难。则九阍既远^⑦，莫鉴愚衷；四海殊宽，何难苟免。纵擲吾一人之身命，不足挽气运于将衰。积久而困兽铤险，显聚萑苻^⑧；外患纷乘，坐资奸利。亦由此冥然之一念，而成此忽然之全体^⑨。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。二者交弊，转而为交害，此必至之势，无幸免之理也。

难者曰：“如子言，苛刻既不可为，清静又不可尚，且为奈何？”则曰：无难也。有道以御之，则病不生；有德以濡之，则习可变，是非君民交泰不可。欲期交泰，非上下一心不可；欲求一心，非君民公利不可。语云：“风行则草偃，霜落而钟鸣。”感应之机，捷于影响^⑩。此其故毋遽责之民也，责之君而已。使为君者，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，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，予一人分而给之，总而理之斯可矣。勤勤恳恳焉，日不及餐，夜不及寐。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，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；尽地利，薄赋税以养之；设学校，择师傅以教之；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，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；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，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。必使天下无一饥民，无一寒民，无一愚民，无一莠民。否则，勤勤恳恳，日忘餐，夜废寝者如故。自能上合天心，下合民心，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。故知君

人者，皦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^⑪，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；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，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。噫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亦同时所加。

② 噍（jiào）类——活着的人，生存者。

③ 泊（jì）乎——到达，到了。

④ 阊阖——原指里巷之门，引申指里巷。

⑤ 劬（qù）苦——劳苦。

⑥ 覆盆——冤案。此句意谓冤案少见。

⑦ 九阊——原为九天之门，用以比喻帝王的宫门，此指帝王。

⑧ 萑（huán）符——春秋时郑国泽名，是盗贼的聚集处，后用为盗贼聚集地的专名。

⑨ 愒（jià）然——漫不经心，无动于衷。

⑩ 风行而草偃——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，意谓：君子之德如风，小人之德如草，小人之德必随君子之德所从。霜落而钟鸣，语出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“霜鸣”之郭璞注“霜降则钟鸣”，意为清晨霜降而钟鸣。感应，交感相应，是出于内在的自然相应关系，《周易》“咸”卦《彖》辞曰：“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”，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。”捷，快。

⑪ 皦（kǎn）然——自谦，不满足。

自强论

甲午后续^①

中国当此危极之时，而求安图治，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，而自强非变法不可。论者谓变法之易，莫如专制政治。所言不为未见，然蒙谓专制政治，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。何则？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，乾纲独断，令出而人莫敢违。是惟开创之君，圣神英武，知人善任，百官不敢舞弊，书吏不敢营私，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。若在守成之主，暴虐淫逸，昏昧无知，全恃威重，不顾是非，坐使奸蠹弄权，吏胥骹法^②，而天下大乱。观汉高祖之所以兴，秦二世之所以亡，可知治乱之原矣。立君政治者，即君民共主之国，政出议院，公是公非，朝野一心，君民同体，上无暴虐之政，下无篡逆之谋。英、德二国驯致富强，日本变法借材异域，比利士、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，遵斯道耳。古云：“有治人而后有治法。”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。惟纯常子《自强论》云^③：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”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。

今朝廷有更新之诏，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：亲贵游历；科举改章；广设学校；考取优生，肄业泰西，各专一艺；讲武备；开议院；改律例；定商律、报律；开报馆；译西书；改官制；设巡捕；广邮政；维持圉法；广开矿产；行印花；用民兵；重农工；保商务；开银行；行钞票等事。凡此皆二十年前余《易言》、《危言》中分类论及，惜守旧者恶谈西法，维新者不知纲领。而政府

志在敷衍，惮于改革，不求中外利病是非，只知安富尊荣，保其禄位。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，无论如何美政，由朝廷饬下督、抚，由督、抚饬下司、道，由司、道饬下府、县。府、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，略加新名饰耳目，此外寂无举动矣。甚或前任所为，后任裁撤。虽创之费巨，成之日久，皆所勿恤。此由于中国从无立君政治耳。夫立君政治，除俄、土二国外（专制政体，在今日称各国例外之政体，将来亦不得不变。俄早议有宪法，但未行耳），文明诸国无不从同（惟君主与民主之国，宪法微有不同）。查日本宪法，系本其国之成法，而参以西法，中国亟宜仿行，以期安攘。或谓恐失君权。不知君主之国，如英、德议院，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，可置不行。昔英儒矮利斯托路氏云：“政府之强大，古则尚力，今则尚德，反是则势涣国衰。”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。沪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。“中国欲拒外侮，务在合群。我国穷民少全得此益”中国不能自强，由于上下离心。篇中拟立宪法，冀当轴者合群图治，以顺人心，虽参用西法，实亦三代之遗规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亦同时所加。

② 吏胥骹法——骹，又作𩑦（wěi），弯曲的骨头。骹法，枉法，违法

③ 纯常子——即文廷式，江西萍乡人，字道希，号云（一作“芸”）阁，晚号知常子。光绪进士，京试时即负才名，与王懿荣、张謇、曾之撰被合称为“四大公车”。思想激进，反对西太后垂政，主张变法，力主抗击外辱，后与康有为等在京组织强学会。戊戌变法失败，遁迹日本，返国后病故。有《纯常子枝语》、《云起轩词钞》。

日报上^①

古之时，谤有木，谏有鼓，善有旌，太史采风，行人问俗，所以求通民隐，达民情者，如是其亟亟也。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，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、刑驱势迫之中，酷烈熏烁，天下并起而亡之。汉、魏而还，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，明诋其非，暗袭其利，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。唐、宋代有贤君，乃始设给谏、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，而清议始彰。然以云民隐悉通，民情悉达，则犹未也。欲通之达之，则莫如广设日报矣。

泰西各国上议院、下议院，各省、各府、各县议政局、商务局、各衙门大小案件，及分驻各国通使、领事，岁报新艺商务情形，凡献替之谋、兴革之事、其君相举动之是非、议员辩论之高下、内外工商之衰旺，悉听报馆照录登报。主笔者触类引伸，撰为论说，使知议员之优劣，政事之从违，故日报盛行，不胫而走。其名目有日报、月报、七日报、半月报之别。其体裁有新政异闻、近事告白之分。或一季一出，一年一出，迟速不一，种类攸分，如律家有律报，医家有医报，士农工商亦各有报。官绅士庶、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，以广见闻而资考证。甚至小儿亦有报纸，文义粗浅，取其易知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夫强民读书，而民莫之应；不劝民阅报，而民自乐观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，增人智慧，益人聪明，明义理以伸公论，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。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。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。〕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，法国报馆

一千二百三十余家，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，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，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。总各国计之，每一国有三四千种，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，多则数十万本。出报既多，阅报者亦广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大报馆为国家耳目，探访事情。每值他邦有事，与本国有关系者，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，亲往远方探访消息。官书未达，反藉日报得其先声。〕官家以其有益于民，助其成者厥有三事：一、免纸税，二、助送报，三、出本以资之。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。其销路之广，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，得失著而褒贬严。论政者之有所刺讥，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，是非众著，隐暗胥彰。一切不法之徒，亦不敢肆行无忌矣。中国通商各口，如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香港等处，开设报馆，主之者皆西人，每遇中外交涉，间有诋毁当轴，蛊惑民心者。近通商日久，华人主笔，议论持平。广州复有《广报》、《中西日报》之属。大抵皆西人为主，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。（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，〔十四卷本增：惟禁报馆妄言，以肃观听。英、美、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。〕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，设法保护，札饬有体面之绅士，倡办以开风气。如英国（泰晤士日报）馆主笔者，皆归田〔十四卷本增：之〕宰相名臣，自然无勒索人财，亦名驰中外矣。）

今宜于沿海各省，次第仿行，概用华人秉笔，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。无事之时，官吏设法保护，俾于劝善惩恶，兴利除弊；以及人才之盛衰、风俗之纯疵、制作之良窳^②、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、兵制有何变迁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，精心考核，列之报章。大、小官员苟有过失，必直言无讳，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。如有无端诋毁勒索财贿者，只准其禀明上司，委员公断，以存三代之公。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，暗托者则

婉谢之，纳贿者则峻拒之。胸中不染一尘，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，自抒伟论。倘有徇私受贿、颠倒是非、〔十四卷本增：借公事以报私仇，藉巧词以纾积忿，〕逞坚白异同之辩、乱斯民之视听者，则〔十四卷本增：迹同秽史，罪等莠民，可〕援例告官惩治。〔八卷本增：（中国现无报律，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，恐如以上所言，当道因噎废食，则外国报颠倒是非，任意毁谤，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。故将英国、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，奏请选定颁行，准人开设，俾官商各有所遵守。）〕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，准其登报以告天下，庶公论不稍宽假。有事之际，官吏立法稽查：于本国之兵机，不宜轻泄；于敌人之虚实，不厌详明。则常变经权，操纵在我。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，其是非是失损益为何如也！

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，约而举之，厥有数事：各省水旱灾区远隔，不免置之，膜视无动于中。自报纸风传，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。于是施衣捐赈，源源挹注，得保子遗，此有功于救荒也。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，报纸中历历详述，见之者胆落气沮，不敢恣意横行，而反侧渐平，闾阎安枕，此有功于除暴也。士君子读书立品，尤贵通达时务，卓为有用之才。自有日报，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，一旦假我斧柯，不致毫无把握，此有功于学业也。其余有益于国计、民情、边防、商务者，更仆数之未易终也。而奈何掩聪塞明，箝口结舌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，外人操笔削之权，泰然自安，庞然自大，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！

【注释】

① 五卷本的标题为《日报》，因十四卷本增写《日报下》，将《日报》

改题为《日报上》，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。

②窳(yǔ)——粗糙、低劣。

日报下①

〔八卷本增：上篇论中国沿海各省宜次第仿行日报，以通民隐，达民情。今观中、西名士所言，而叹日报之有关朝野，不独沿海各省亟行仿行。〕《新政论议》云：“宏日报以广言路。”是日报者，即古乡校之遗意、今西国议院之滥觞，为公是公非之所系，众好众恶之所彰。故西国日报之设，上则裨于军国，下则益于编氓。如一乡一邑，凡公约条议各节、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，皆列于报章，详其得失，而民隐无不通，民情无不达也。一案一讼，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，皆登诸报纸，记其精详，而民心无不惬，民志无不伸也。

若夫官家之嘲笑、京国之传闻、各国之约章、列邦之强弱、战守之情形、时务之缓急、物料之价值、市道之衰旺、股份之低昂、店铺之开歇、田宅之鬻售、创举之节略、生意之授受、学校之抡选、人材之兴举、民情之向背、船艘之往来、铁路之接续、邮寄之便捷、百工之处所、行客之姓名、官员之迁调、货物之出入、关税之征收、都邑之公项、司事之诚伪、医道之善法、药物之灵异、矿务之奇赢、格致之日进、植物之丰歉、杂技之优劣、陪员之轮值、水旱之灾祥、生死之报章、婚姻之纪事、案牒之消长、军政之筹画、公务之兴作、工作之需人、外国之时事、异邦之习尚、海外之奇谈、天气之寒暑、风汛之休咎、善士之品题、奇人之传记、书说之新奇，凡有益于国计民生、日用行为、性命

身心者，则无不录，录于不详。虽极之高人之片词只字，愚妄之荡检败行，足以寓劝惩，使人鼓舞而兴感者，无不罗布发明，俾阅者快焉劝焉。征信质疑，莫善于此。

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，据事直书，实事求是，而曲直自分，是非自见，必无妄言谰语、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，然后民信不疑。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，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，使大开日报之风，尽删浮伪，一秉真肫^②。主笔者、采访者，各得尽言无隐，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。英国议政者，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，而多所折衷。法国之从政者，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。若夫医学、化学、天学《即象纬历算》、海学（行舟测量之法）、电学、艺学、矿学，以及治兵课士、军装战舰，皆必另设一报。不惟详言其事，而且细绘其图，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人共趋于上理者也。

夫日报逐日阅之，殊不费时，随事求之，必有新获。中国泥守古法，多所忌讳。徇情面，行报复，深文曲笔，以逞其私图，与夫唯诺成风，噤嚅不出，知而不言，隐而不发，皆为旷职。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，即民情亦不能上达，告谕亦不得周知。若日报一行，则民之识见必扩，民之志量必高，以此愈进愈深，愈求愈上，吾知其正无止境也。今如欲变法自强，宜令国中各省、各府、各州、县俱设报馆。凡为主笔，必须明外国之事，达公法之情。地方有公事，如官绅会议、陪员审案等，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，援笔记录，务在真实详明。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，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皆须译录。至各省及都会之地，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，必以一纸邮寄京师，上呈御览。其有志切民生，不憚指陈，持论公平，言可施行者，天子则赐以

匾额，以旌直言。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，闭塞言路，偶摘细故，无端封禁。如主笔借此勒索，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，不论大小官绅，当控诸地方官审办，并准两造公举中、外陪员听讯^③。如果属实，则照西律，分别轻重，治以禁锢之罪，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。如是，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。夫如是，春秋之笔褒贬从心，南、董之风斧钺不惧^④，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。

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，非用压力不行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。当道于彼族律例风俗，强半未谙，应争而不争，应让而不让，卒为所算，悉数难终。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，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，意在激怒其民，以与中国为难耳。如中日之战，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。其所述凶暴情形，不啻为彼兵写照，乃反诬华兵所为。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。惩前毖后，或日报，或礼拜报，宜亟用西文，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。遇交涉不平之事，据理与争，俾天下共评曲直。东、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。凡政府所不便言者，授意报馆代为发挥，所以励一时之人心，探中外之向背，关系非浅。若我行我法，人言不恤，则沧海横流，伊于何底，非我侪所敢知矣^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真肫——肫(zhūn)，诚貌。真诚。

③ 两造——诉讼双方，即原告与被告。

④ 南、董之风——南，南史，春秋时齐国史官。前548年，大夫崔杼杀齐庄公，当时太史直书而被杼所杀，其弟继书而又被杀。南史闻知，

毅然前往，途中知已确凿记载此事而不改，才返回。董，董狐，春秋时晋国史官。前 607 年，赵穿杀晋灵公，他直书“赵盾（赵穿的宗族之主）弑其君”。史家以南、董二人并称，作为敢于秉笔直书的良史代表。

⑤ 从“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”到“非我侪所敢知矣”，系八卷本《日报下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侪，辈。我侪，我辈、我们。

吏治上

地方之治乱，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；朝廷求治，亦视用人何如耳。一县得人则一县治，一郡得人则一郡治，一省得人则一省治，天下得人则天下治。中枢之与督、抚，朝廷之腹心，官守之师帅，操用行政之大权者也。然国家设官，本以为民。其与民最亲，而贤否得失之间，动关国家之治乱者尤在州、县。何则？天下者，州、县之所积也，内而六部，外而两司、道、府诸官，皆考察此州、县者耳。伊古以来，未有民不聊生，而国家可以称治者；亦未有牧令非人，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。独奈何进身之始，科甲、保举、捐纳既已不一其途，而吏部铨选之章，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，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。及选补得缺，则需次日久，负债累累，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，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。不肖者恣睢暴戾^①，如蛇蝎，如虎狼。即上司风闻参撤，而乡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，断者已不可复续矣。

间有廉能之吏，一意兴利除弊，教养斯民，而知府之意见不同也，司道之威严可畏也，上官掎之，同寅笑之^②，众庶疑之，必溃其成而后已。故今之巧宦，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，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。上媵国计，下剥民生，但能博上宪之欢心，得同官之要誉，则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君恩不足念，民怨不足忧。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，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。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，同僚推之曰能吏，小民之受其鱼肉者，虽痛

心疾首，箝口側目，而无如何也。噫！上下之间相蒙相遁至于如此，而犹日日言自治，是犹南辕而北其辙也，其必无成耳。

〔十四卷本增：况上之任人也不专，用人也既不尽其才，又不问其能否。陆路之将可改水师，水师之将可调陆路；刑部之员可调工部，兵部之员可调吏部。强以所不能，而不专任其所以能，岂果有兼人之资，无事不精，故能随事胜任耶？正虑其所谓无不能者，乃竟无一能耳。徒伴食贻讥^③，一任颠倒于胥吏之手为可叹也。溯唐、虞之世，设官分职，各有专司，不相兼统，如契为司徒、皋陶为司寇、伯夷作秩宗、夔典乐之类^④，皆以其所优者为任之。未闻以敷教之事强皋陶，以刑名之事强伯夷，以典礼之事强夔也。是以百职庶司，皆能各称其职。〕

泰西官制与中国名异事同，惟户部之外有农部，专考树艺之经；外部之外有商部，专讲贸易之道；工部之外有邮政部，专管驿递之往来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其〕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，陆路提镇不能调水师。学古人官，量才授职，自何部何署出身，日久升迁，终于为此部之首领而已。爵可崇，俸可增，而官不迁移，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，任愈久而识更精深。富强之原，实基于此。独无吏部之设，无铨选之条，百僚升降权归议院，期会之令出自君主，选举之政操自民间。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，无回避本省之例。〔十四卷本增：盖既洞悉其风土人情，自收驾轻就熟之效也。〕（西人云：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，非土人不举者，恐其不能尽知风土人情利弊。凡属身家清白有产业者，均许保举人材，考察录用，与中国上古行乡举里选之例无异。俞荫甫太史云：今州、县吏乃若佣力者然，计一岁之利，任一岁之事。其地诚肥饶耶，上之人不欲使久擅其利，满一岁率去之；其地诚瘠薄耶，其人又不待一岁而亟亟以求去。以故贤者莫能有所施設，而不肖者惟知饱其私囊。官与民漠不相习。一旦有急，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兵甲非不坚利也，委而去之，疾视其长上之死而莫之救。

然而曰吾将自强，正不知果在何日也^⑤。)]

听讼之事，派以陪审，而肆威作福之弊祛；列以见证，而妄指诬隐之弊绝。所谓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，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者，昔闻其语，今见其事。而且，俸糈优厚，人无内顾之忧；职任精专，事有难宽之责。君民一体，上下一心，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，有益于国。否则，议院排之，国君斥之，不能一日居其位。此泰西诸国所以不言吏治，而吏治自蒸蒸日臻于上理者，彼此之情通，声名之念重，而壅蔽之患除也。（尝阅西报云：泰西自设议院、日报馆，各处声气相通，上下无壅蔽之患。其西例，武员升降皆由兵部，水陆提督黜陟，以其部下畅晓戎机，迭获胜仗之武员升任。从无文职大僚，不知武备，而权能举错武员，及委任军事等局总办者。今中国各省督抚、将军、都统，皆有统兵守土之权，既素未孜孜讲求武备，何从知其偏裨优劣，而遽委以举错升调，虽无私心，亦恐难期尽善。昔丰顺丁中丞办事精明^⑥，闻某以贿赂而得管驾，故亲坐该船验其能否。该管驾与司舵说通，视司舵者之烟筒嘴所向为的，指东则曰东，指西则曰西，丁中丞不知其暗号，竟为蒙蔽也。）

夫中国自秦、汉以来，以文法治天下，科条非不密也。其奉行而持守之者，非不严且明也。及其既也，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，而便利天下之小人。官司益多，否塞益甚，堂廉益远^⑦，积弊益深。欲一扫而空之，诚非开设议院不可。即势殊地限，久而难变，亦当裁汰冗员，酌增廉俸，以渐通其隔阂，而渐化其贪婪。此自治之初基，亦即自强之本计也。夫天下虽大，其州、县不过千余，〔八卷本增：所〕属牧令不过千余人，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^⑧，以慎选之，以严核之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^⑨，赏必当功，罚必当罪，循名责实，至正大公，则吏治日清，民生日遂，国本日固，国势日强，而何畏乎英、俄？何优乎船炮？何患乎各国之

协以谋我哉？故曰：国以民为本。而致治之道，莫切于亲民之官；生乱之原，莫急于病民之政。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，此之谓也。

英国授职之官，无论充兵官、议员、刑员，以及内政、外政衙门，大小臣工，皆须在众人前向天发誓，谓以后当忠心为国，笃爱朝廷，身许驰驱，为国家效力。发誓后方能任事。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皆用此例。西俗：国家凡有兵祸，或匪人谋叛，或敌国来攻，朝廷志在安民，兴师戡暴，必令兵官誓众以安民心。其或官民谋逆，则令彼处地方官民皆对天矢誓。其内忤者立时可睹见于颜色。朝廷即知为某也忠，某也奸，某也曲，某也直，有诸中而形诸外，自无所逃遁。然亦有刚愎不仁，强项不驯，不知敬畏帝天，虽有别谋，亦复当众同誓，以为口头言语，无足重轻。此等人为众所不齿，乃桀骜之尤之者也。

王爵棠星使云：法国政治以大统小，以内控外，体制与中夏略同。州、郡、邑、乡分设专官以理民事，而其权操之于上，成遵一律，罔或违异。每一干端则设一官，若中国之州、县^⑩。凡膺是职者，必考授律例师，凡民间琐案，悉由其剖断。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平允者，则代为申详，上宪据法研鞫，俾成信谳^⑪。各乡、镇则另设甘门一员，如中国巡检之类。凡其所设各署，俱有专职，从不兼摄数事。大抵理地方民情者，统称刑讼衙门。而官有崇卑，如州、县、乡、镇等官其小者也，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。如有事控于地方官，悬案不断或剖断不公，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，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。然此尚系琐细案件也。若值重大之事，其上另有专断之官，其职分约同中国按察使。各府中均设

是署一所，凡有冤抑，听其赴诉，每年四期，每三月一集，开堂会鞫。并许被控者自选秉公耆十有二人，届时质证剖理，惟毋得徇私偏袒。然后鞫者听两造之辞，以辨直枉，舍寡从众，期无诬屈，以为惩劝。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负，则有钱债衙门。其官由州、县百姓公举，三年一任，期满再举。但推选虽由民庶，而俞允仍归国主。凡乡民因索逋涉讼者，其数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，即由州、县上司判决；若一千五百福兰以上之案，乃控于钱债衙门，为之比追。每府皆有驻防水陆兵丁，苟有犯案，统归所主办理。至于巴黎所有衙署不可胜数，凡国中官吏所断一切词讼，均必上闻。其有悬拟未决者，亦皆关白以定是非。其中办事人员均系著名律师。除上、下议院外，有参赞机密大臣，有执国政大臣，有总理度支者，有专司出纳者，有主军旅者，有榷税饷者，有专理户婚田土事者，有专理商贾事者，有治盗贼斗殴事者，有治列邦事者，有管属国地方事者。观其分职建官，颇能尊卑相御，内外相维，无畸重畸轻之患。其为部十二：曰内部，总理庶政兼摄群司，职同中国之首辅，本国事件咸听裁决。曰户部，专司出纳，国中一切财赋税饷皆其主持。曰商部，管通商事务。曰农部，管民间一切种植。曰工部，凡军械、火药、修治、建筑皆其经理。曰文部，掌管学校。曰兵部，主治军旅，凡调遣一切，皆其主政。曰海部，修战舰、治水师。曰藩部，管理各处属地。曰刑部，主持律例，兼理教案。曰创例院，筹议军饷，增改律法，皆其专政。以上皆以勋爵大员为之。国有大政，国主与此数人谋之，有机要事，皆得参谋议。同治十一年，国会别设军机一职，由上、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，伯理玺天德亦简派十五人。凡下诏谕、上笺奏，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。据其报册，每年建官计文员约二十万人，

可谓繁矣。欧洲各国度支往往出多入寡，皆因设官繁密，事不兼摄之故，而又给禄丰盈，食浮于人，以致经费常患不足。然秩虽崇而事克举，国中大小臣工，无不守法尚廉，不懈厥职。其在官者皆民之望，即贵至执政大臣，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。又其徭征税饷具有常度，涓滴必归公款，不得朘民为生。其所谓库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。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。而所谓因循蒙蔽，侵冒剥蚀，乾没克扣之弊，彼反无之。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，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。

按泰西民主之国，君民共主之国，各部长归宰相自择其人。如宰相一换，而各部长虽才德素优，与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组赋闲。我国家时艰孔亟，万难苟且姑安，急欲补救，量为变通。惟恐为不洞识时务或未经历练者所误，而反归咎于变法之人，故前篇有拟请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一说。今时不可缓，亟宜简派亲信之王公大臣（能通西国言语文字者更妙），随带翻译，游历各国。丰其经费，宽其岁月，考究各国水陆军事、炮台、战舰、学校、商务、刑律。如有才德兼优之老臣宿将，当奏请朝廷重聘回国，以其所长分派各部佐理（如素当户部大臣归户部，素当兵部者归兵部，素当农部者归农部，万不可以户部人员当兵部。去年以陆军兵官汉纳根当水师副统领已为外人所笑，且中国政教所学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，已素为各国轻侮），不致为官商所愚，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^②！

【注释】

① 恣睢暴戾——恣睢（suī），放纵，暴戾。又作“暴戾恣睢”，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

② 同寅——同僚，同处为官者。

③伴食贻讥——伴食，白吃饭、尸位素餐式的官员。贻讥，留下讥笑，亦犹贻笑大方。全句意为：只会白吃饭不干事（或干错事）而留下无数可讥笑的笑柄。

④契（xiè）、皋陶（gāo yáo）伯夷、夔（kuí）——任官之事，见《尚书·尧典》。

⑤俞荫甫——即俞樾，清代著名学者，道光进士，学宗王念孙父子，著作总为《春在堂全集》二百五十卷。

⑥丰顺丁中丞——即出身于广东丰顺的丁日昌，字禹生《或作“雨生”》，曾任万安知县，后人曾国藩幕府。曾协助曾国藩与李鸿章兴办洋务。后又任江苏巡抚与福建巡抚。1880年会办南洋海防，节度水师，并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。

⑦否塞——隔绝阻塞，此指官僚机构与官员间的隔绝不通。堂廉，喻君臣关系，堂高廉远，离心更甚。

⑧枢垣（shū yuán）——中央核心机构，时为军机处，亦称枢府。

⑨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——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，意谓从言语到行动进行全面考察，犹俗言“察其言，观其行”。

⑩王爵堂——即郑观应曾经共事有年的王之春。王之春，湖南清泉人《今衡阳》，字爵堂。曾任浙江、广东按察使、湖北布政使、四川布政使、山西巡抚、安徽巡抚、广西巡抚。1902年，在广西巡抚职上，因与法国军、商有染，激起国内拒法运动，遂被解职。

⑪研鞫（jū）——研究审讯。讞（yàn），定案，结案。信讞，可靠的定案，铁案。

⑫从“英国授职之官”到“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”，系十四卷本《吏治上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吏治下

上篇论州、县为亲民之官，而贤否得失关乎国家治乱，然督、抚为朝廷之腹心，官守之师帅，统属之贤否，全在督、抚公正廉明，平日留心察视，不为人所蒙蔽，然后能甄别确当。一有偏私，则所贤、所否者皆不当矣。一省之司、道，佐督、抚以出治者也，而用人理财尤为藩司之专责。藩司之贤否得失，督、抚居其半。若督、抚大公无我，严加举劾，朝廷察其好恶以定黜陟，人皆有自爱之心，敢不称其职守乎？首府者，又督、抚、两司所寄为耳目，而藉以进退州、县，其责亦綦重矣^①。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条量移州、县，而后各省为人择地者十之八九，为地择人者十无二三。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，驾庸竞进，以事贪婪，孰能尽心于民事哉？而以民事为事者，又每拙于逢迎，故黜陟不公则奔竞不息，源浊而流清，未之或有也。守牧有表率之责，大省不过十数州、郡，以督、抚、司、道之长才，鉴别十数员知府、直州之贤否何难？大郡不过十数州、县，小郡亦不过数州、县，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数州、县之贤否何难？

愚以为甄别府、厅、州、县，必须分别等差。平素具有灼见真知，临时乃能因材施教，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，可大受不可小知也。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；廉明诚静，有守有为，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；贤能出众，著有劳绩，可理烦难之地者为一等；复将通省、府、厅、州、县，查明肥瘠难易之区，一一

分别注明，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之员，选以优缺，俾知瘠区不可规避，而美缺之不待钻营，则朴实者安分，而贤能者奋兴。吏治转移或在于此。〔十四卷本增：要之州、县为亲民之宜，与州、县切近而实临其上者是为知府。〕州、县之功过知府得〔十四卷本增：以〕详之，司、道、督、抚而察其可否，以定其优劣。上之视知府重，则知府自视亦不轻，使州、县有所敬畏，而不敢不为好官。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，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。至于关差厘局每一缺出，百计营谋，幸进之徒往往〔十四卷本增：有〕三、五年不更替者。否则交卸彼局，而又接管此局。托词事关重大，非〔十四卷本增：资〕熟手不能胜任，其实无地方之责，不过收支银钱耳，一谨愿之吏已足为之。乃有徇情市恩不畏物议，巧者获利，拙者向隅，以致关税厘金日形短绌，己则饱填欲壑，惟利是图。若以治地方，宰百姓，安望其为廉吏乎？〔十四卷本增：黜贪崇廉，任贤而斥不肖，〕是又在督、抚破除情面，一秉至公也。或云：朝廷下诏求贤，十数年来各督、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，无一山林隐逸之士，负奇才而励品行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。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，惟知削下媚上，不问民生休戚，以讳言有事为解事，以苟且了事为能事，因循玩愒，相习成见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广东贿赂公行、赌劫之风甚炽。被劫者多不报案，因破案者百不得一，徒耗禀费、差费、勘验夫马费耳。官之为民亦可知己。）〕间有〔十四卷本增：洞识时务才德兼优者率皆秉性忠正，不善逢迎，虽欲兴利除弊，往往事多掣肘，不克举行，亦有〕学西法〔十四卷本增：而〕图自强者，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，不能集思广益，多为洋人所愚，安得不为各国〔十四卷本增：所〕欺侮乎？

〔十四卷本增：善夫剑华氏^②之言曰：“今之督、抚才德兼优而洞识时务者鲜，类皆尸居暮气，非病于才力不足、精神过短，即病于情面太重、以公济私。有识见浅陋不识时务者，只知偏听节费以博虚名，往往前任遗政虽将来大有益于国计民生，惟尚未见其效者，无论其糜费几何，亦即裁撤，以致功败垂成，临时需用重新复议，非独缓不济急，而糜费反多矣。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者，虽知时务，任性妄为，既不能知人善任，又不能量材器使：或采文字虚声，或重师弟年谊〔八卷本增：无论能否胜任〕。（有一人而兼数事者，因无阅历，以致为人所愚。迹其所为，皆糜费多而成功少，制造不及洋人之精，价值不如外来之廉，而旁观月旦多属庸中之佼佼者矣^③。至如平日官声本属平常，及晚年循资例进，游升督、抚，暮气已重，遇事粉饰因循，只知饬其囊橐为子孙计，初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。论者金谓：近日宦途风气，每以省事为老成，而甘于因循弛堕；苟勤于厥职，不憚烦劳，类招多事之嫌，执其一节之失，而并没其他事之长，坐令勇于任事者不若尸位之辈转足苟安。）〔八卷本增：而〕无恙也。悲夫！人材之绌岂非由于不能造就人材之过哉！造就人材之权上在元首，下在枢廷。（查泰西各国凡新任宰相视事之始，必自择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诸朝廷，以为心腹，庶几议事和衷，办事无棘手也。故何律师《新政论议》谓复古之要有七，首择百揆以协同寅^④。并吏、礼二部而为一，名曰内部，宜添商部、学部、外部，合户、兵、刑、工而为八部。以一人之为宰相，而八部之长使宰相自择其人。夫政者各有专司，不能越俎。政既为某部之政，则官必为某部之官，故升降黜陟必由该部定义，方能允当。繁文末节治体无关，于有谓之事而加之意，先于无谓之事而省其烦，故拜跪趋跽必概行除免，而杰士始来。故并吏、礼两部而为一，所以专责成而大得士也。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，故加立商部。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，故加立学部。〕〔八卷本增：（农事不讲则种植畜牧不旺，故加立农部。）〕

今强邻日逼，时事多艰，正宜澄叙官方，安内而后可以攘外，亟当力为整顿，剔弊除奸，为百姓求贤父母，培养元气。督、抚、

司、道以民事为重，府、厅、州、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？州、县不称其职，知府揭之于上司；司、道不称其职，督、抚立上弹章；督、抚不称其职，朝廷立于罢斥。整纲饬纪，除恶择贤，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。故正本清源必自慎用督、抚始。

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泥古不通今，所学非所用，偏重科甲，上下相蒙，植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不能量材器使，有一人而兼数任者。吏治不讲，流弊甚多，惟身家念重，畏难苟安，以聚敛为才能，以废弛为节俭，以因循为镇静，以退缩为慎重，以调停掩饰为熟谙夷情。凡事皆有名无实。所用刑具过于残忍，所学西法亦仅得皮毛。能洞识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无几。岂非教化未敷，尚未处处创立中西大、小义学所致？若不通权达变，因时制宜，终难富强，〔十四卷本增：无异土耳其风俗政治委靡不振。〕等语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查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英报论土耳其大、小官员贿赂公行，曲直颠倒，有朝绶符而夕摘印者。苞苴竞进^⑤，贿多者得善地，若贫而有才者，终不得预选。土王暨部臣明知，亦拘守成见，委靡不振。谓小亚西亚如此办理，恐难富强。何不通国更张？于是议论纷纷，渐有因循推诿，久之并前议亦不提。土国之病在于不迅断，欲振不振，非一次矣！所以然者，世官爵裔生长纨绔，未尝出国门一步，如井底蛙，何尝见一善政？民之颠连呼号如无闻见，即亲睹之而以为于我无涉，欲其保全疆土难矣！按中国未必如土耳其弊政之甚，清廉之官尚多，惟惜不洞识外国利弊情形，拘守成例，因循苟且，但顾身家性命耳。〕〕

噫！此皆道听涂说，未读列朝圣训及名臣奏疏之故。今姑举一二为阅洋报而随声附和者览焉。恭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

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曰：“封疆大吏关系国家隆替，若得有猷、有为、有守者二十余人，分布寰区之内，俾各莅临民敷宣教化，则天下大治计日可期矣。无如英髦罕觐^⑥，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获。朕只得随材器使，量能授职，徐观后效耳。”雍正十二年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疏曰：“身膺封疆要任，当远大是务，不宜见识浅狭^⑦。公、私界限只在几微念虑之间，一涉瞻徇^⑧，即为负国溺职：重则貽累功名事业，轻亦难免物议于己，毫无裨益。无如烛理不明者比比皆然，每争趋些少光荣，以图目前快志，遂置日后无限悔吝于不计也。”此谕亦使抚臣、两司观之，且谕群臣尽力屏除科甲因循委靡沽誉诸陋习，虽司、道、府、厅亦有准其具折奏事者。仰见圣明虚怀集益，洞悉吏治利弊，知人善任，不拘定格，不主故常。

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一疏，其中论用人之道，保举一端种种流弊，略曰：婪财纳贿，卖官鬻爵，其所恃结纳廷臣，年送规例。故穷奢极欲，毫无忌憚。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门客帮闲，则光棍蠹吏，以至微极贱、寡廉鲜耻之徒。不行夤缘钻刺之路，尚有何事不可为！甚至道、厅与堂官结国兄弟，微员认为假子。是以卖官惟论管钱粮之多寡，以定价值之高低。且题补多系除帐，止须印领一纸补后方勾遍开销，果能照领全楚，则为廉干之员，再有美缺复又题升。用人如此，凡有才能而顾品行者，不惟无人援引，率皆怀抱羞恶，奉身而退。又谓用人之道所关甚大，我皇上拔擢出于宸衷，摈斥裁于乾断^⑨，寸长不遗，匪材必黜，臣何敢置喙？然保举一端似宜详慎也。凡大臣举荐一官，纵不敢欺皇上，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？臣以举大吏不徒论其操守，更当考其经猷；不徒贵乎意见之不徇，尤当求其执持之

无偏。且封疆重任，有统兵守土之权，若高言淡漠，必致武备不修；有察吏安民之责，倘激扬失当，必致人心不服。即有好官，用非其地，不惟不见其长，而适以彰其短，欲其胜任而愉快也难矣！若人、地不相宜，虽清官尚至流弊，况其节操未优者乎？此举大吏之不可不详慎也。至于保举有司，若不考其实验，而但录其才，则轻浮躁率、挪移科敛之弊即出其中。且仅采其声名，粉饰沽誉、钻营欺蔽之端亦寓其内。惟操守一节实心为难，然犹昭然于人耳目之事，真伪可以立见，止在保举者之公私耳。臣自履任至今，每细心阅历各属员，其庸碌无长、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。观其颇有声名，素称才能之员，一一考其实迹：有差委奔走之事，则长于办理，而抚字催科无一可取者；有长于吏治，而疏于出纳，以致钱粮亏空者；有利口捷给，论事多中，而于职守事务全无实济者；又有一等巧于钻营，专工窥探上司之性情嗜好，曲意迎合，甚而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，以求酷肖，遂致彼此投机，一遇保举舍此而谁？岂知图得保举则从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锋芒者，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，此又才用于诈伪，而其患尤烈者也。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，循良之吏反滋弊窦。凡此数等，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。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，鲜有不贻害者。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，必令注明所长，不必讳其所短。验过成效，确有实迹，以备简用，必求人、地相宜，方有裨益也。既尽力任事，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，遂为称职，当思培植地方元气，作何未雨绸缪？整饬通省属员，作何宽严并济？务期上有益于国计，下有利于民生。凡用人理财，经画久远，化导积习，惩创愚顽，稍为皇上分劳宣力，方不愧于此心。且身为封疆大吏，必有经文纬武之才，博古通今之识，庶能不动声色，措置咸宜。

又鄂文端公疏曰：“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，田赋、兵车、刑名、教化均待理于此财，不得财则诸事不振^⑩。故孔子不讳言财，曰：‘有大道本诸絜矩^⑪，而财非人不理，人非用不得理。故为政在人，人存政举，归诸一身。’是用人一事，自大吏以至于一命，皆有其责，而一身之分量等级，庶政之兴废优劣，胥视乎此，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。独是政有缓急难易，人有强柔短长，用违其才，虽能者亦难以自效，虽贤者亦或致误公；用当其才，即中人亦可以有为，即小人亦每能济事。因材、因地、因事、因时，必官无弃人，斯政无废事。朝廷设官分职，原以济事，非为众人藏身地。但能济事俱属可用，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；但不能济事，俱属无用，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。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，可信而不可用；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，可用而不可信也。”又云：“诸国各种蛮贼凭陵江外，忽出忽没，并无定所，肆其凶残莫可踪迹，不独劫人烧寨视为泛常，杀兵伤官亦目为故事。而文、武专司，儒者托言羁縻，巧者熟筹利害，纵报知督、抚、提、镇，率皆互相隐讳以为妥协。间有建议征剿者，非以为好事即指为喜功。此数百年相延宕习，即近十余年来亦不无瞻顾者也。”

又史文靖公疏曰：“督、抚为特简之大员^⑫，信任专而委畀重，一切兴利除弊整纲肃纪之事，尤当不避嫌怨，不憚勤劳，不博长厚虚声，不踵因循陋习，事事凛遵训旨，实力奉行。庶几民可以安，吏可以察，政可以举，教可以兴，贪墨知惩，豪强敛迹，盗风止息，国赋阜盈，文武协和，兵民辑睦，方无忝节制之重任，方无负简畀之殊恩^⑬。今试问心自揣，果能如此奉行尽善、经理咸宜乎？夫督、抚者，群吏之表率也。政治者，斯民之观化也。若大臣身任封疆，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，风俗日见淳熙，其何以

膺节钺而无愧乎？故必行之一年则有一年之成效，行之数载又有数载之规模。而悠忽从事，苟且自安，皆当深戒也。虽才具或有短长，智虑或有深浅，而有志自励者无不可学习而至。试观今日督、抚，事事悉能仰遵圣训，而又克尽抚绥封疆之职，其吏治民风实有可观者，非仅行一文、张一示遂可为遵行不怠也，亦非举一吏、劾一官遂可为奉职无欺也。即不然，或奉谕旨勉行数事，凛皇上之天威，矫饰一时者，皆不可为。臣心已殚，臣力已尽也。大凡人臣事君，此心惟知有君，而不知有人，不知有己，欺可以任封疆之重矣。盖心者身之主，此心既肯许国，自然公忠自矢至诚无欺，不必有意迎合，而办理之事协于至当不易之理，自能上契圣心矣。”

可见当时君明臣良，民康物阜，政治之隆非无故也。何西报尚谓我国君臣偏重科甲，用非所长，因循粉饰，不能虚心讲求吏治耶？然历观古今中外各国，无不有君子、小人。是在朝廷一秉至公，无分畛域，知人善任耳。今我皇太后、皇上圣哲天亶，明同日月，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纵有奸邪，终难掩饰。凡属臣工遭逢圣主，皆当共矢公忠，必须博古通今，讲求中外利弊。官无大小，事无巨细，同心协力，无怠无荒，思有以利益社稷，救济苍生。苟有一夫不得其所，一事一物偶有乖违，莫非我责。办理中外交涉案件，悉照公法和约，准情度理，秉公判断，虽百般恫喝，不为所摇。若蒙特达之知，列百僚之首，尤当公忠体国，至诚无私；兴大利，除大弊，为百姓图富教，为国家谋久长。毋瞻徇私情，毋拘泥资格，毋党同伐异，毋泥古昧今，毋钓誉沽名，毋模棱两可，毋舍本求末，毋畏难苟安，置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于度外，斯即所以善保其身家性命功名富贵者矣。否则纵不遭斧钺

于生前，亦岂能洗污名于青史？况先人一意贪吝，后嗣必百般挥霍，悖入悖出，天理循环。何如积福德以遗子孙，长绵世泽之为善耶？

【注释】

① 綦 (qí) —— 极，甚。

② 剑华氏 —— 即吴广霈，字瀚涛，本书后又称剑华道人、吴剑华、吴剑华道人、剑华堂。吴广霈为招商局文案，颇得盛宣怀赏识，与郑观应极善，曾与郑同巡长江各埠分局，并为本书题跋。

③ 月旦 —— 人员优劣的品评。

④ 百揆 —— 最高官员，即冢宰、宰相、首相等。

⑤ 苞苴 (jū) —— 原意为蒲包，后引申指礼物及贿赂，此指贿赂。

⑥ 英髦 —— 杰出的英才。觐，遇见，发现。全句意为：无奈英才难遇。

⑦ 鄂文恭 —— 即鄂尔达（或作鄂弥达），满州正白旗人，姓鄂济氏。雍正间由笔贴式官至广东总督，后又迁川陕总督，坐事革职，再起以协办大学士终。卒谥文恭。

⑧ 瞻徇 —— 徇顾私情。

⑨ 宸 (chén) —— 皇宫，此指皇上。乾 (qián)，八卦之首，《易·说卦》：“乾为天，为圆，为君，为父”，故此亦指皇上。全句意为：百官的提拔与裁斥都出于帝王一人意志的决定。

⑩ 鄂文端 —— 即鄂尔泰，满州镶兰旗人，姓西林觉罗氏，字毅庵。康熙举人，雍正时累官三省总督，平云贵苗民起义。后进保和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封襄勤伯，卒谥文端。

⑪ 絜 (xié) —— 用绳测量圆体周长，引申为衡量。矩，测绘方形的尺具。絜矩，指儒家道德的规范与示范。

⑫ 史文靖公 —— 即史贻直，溧阳人，字儼弦，号铁崖。康熙进士，乾隆间累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坐事夺职，寻复相，前后居相位达二

十年。卒謚文靖。

⑬简畀（bì）——选择授予。

典礼上^①

礼之兴也，其在中古乎？当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、涿鹿之间，方耀武功，未遑文教。及尧、舜继统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于是乎礼文备具中天之世，号为文明。逮至周末文胜，威仪三百，礼仪三千。礼文之详备，莫过于周，是故夫子曰“周尚文”而又有“郁郁乎”之叹也。然礼与其繁也宁简。至于今日，繁已极矣！返璞还醇，其在兹乎。溯自元黄剖判以来，始而衣皮饮血，其简陋无仪礼可知。及制衣裳，造宫室，作礼乐，而威仪品节次第毕备。自来踵事者必增华，变本者必加厉。万物之数，其始由简而日趋于繁，繁至于极无可加，则又一变而日趋于简，简亦必至于极而后乃复为繁。其气机之旋转，犹夫阴极阳生，阳极阴生，若循环之无端，莫能穷之也。

夫五帝不相师，三王不相袭，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涂山之会^②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变而为春秋列国。列国又变为七国。七国并于秦，又变为郡县一统。凡周先王之衣冠、典制、文物、仪器，莫不荡然无存。盖周为文之极繁，繁极而至秦乃一大变。中间复更数大变以至于今，则日趋于简，日还乎质之时也。何则？吾盖尝微窥乎历代变革之故而知之矣。衮冕也，一变而为通天冠矣；上衣下裾也，一变而为通袍矣；佩玉佩觿种种之修饰也，一变而若存若亡矣；广裾也，一变而为箭袖矣；束发也，一变而为修发矣。衣冠如此，礼节可知。礼节者，随衣冠制度而相

为损益变通者也。孔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又曰：“殷尚质，周尚文。”又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”又曰：“麻冕礼也，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”合数语以体察之，盖可知夫子之右质而左文也。夫质者朴也，有崇尚太璞之意；文者彰也，有粉饰虚华之意。公孙子阳坐据西蜀天府之国，而不能当汉兵一战者^③，亦以烦礼多仪失之也。刘景升当汉末之乱，方且招名士，标厨俊，駸駸乎讲求虚礼，曾何救于荆州之覆乎^④？善夫夫子之美仲雍也，曰：“雍也简，可使南面。”然则吾谓夫子之贵质，非虚语也。

夫自秦、汉以来，一代各有一代之典礼，由博返约，一言可断，即吾所谓由繁而趋于简也。今中国之制度礼节，盖已简于前代矣，抑犹未也，虽日趋于简，而犹未简至于极，则迁流正复无已。譬如立版走丸，丸不坠至于地，则流转正无一息之停，惟细心人乃能体会之耳。三代以上，揖让而已，今则有登降跪拜，且极至于九叩之烦文矣；三代以上，三公常坐而论道，今则由坐而立班列侍者，且变为长跽敷陈矣。然此犹曰尊君父之礼也。至于卑幼之于长上，属僚之于上官，小民之于官长，僮仆之于主人，皆动辄跪拜，罕复答礼。夫不论其中藏诚敬之实意，而徒责其外貌卑抑之虚文，是相率而以伪接也。故上以此求，即下以此应；或面呈巧令，转背即肆讪谤；或外作足恭腹诽，甚于轻侮，则亦何益之有哉？

今如泰西各国通行之礼节盖亦简矣，臣下之见君上，不过三鞠躬而已，免冠握手而已，上下皆立见，无所谓一坐一跪也。古之时诸侯朝天子亦然，天子南面而立，诸侯北面而朝是也。此即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也。至其僚属相见，友朋相晤，

长幼官民之相接，皆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。说者谓：“中烦而外简，中礼难学，而外礼易为。”是亦不然。设纯尚虚文，而罕实意以将之，譬如作傀儡戏，其跪拜揖让，盍尝不彬彬可观，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，一无真意存其间，何以异是。若夫西礼虽脱略乎形迹，有类乎据放，然去其虚文之伪，则必流露其真诚，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，殊不知心意一有怠傲，则声音笑貌立著，其非不可以虚文掩饰也。此吾所谓真难而伪易也。夫堂廉之交接，上下之会同，亲友之结纳，畴不欲其相待以诚，乃不求其中心之自然，而徒责其外貌之当然。自然者无有不简，所以然者之根也；所以然者亦无有不简，当然之本也。止求其当然，则枝叶盛而渐离本根，浸假而至于世风日漓，诈伪相寻，皆肇于此，非细故也。更如迎送宴会年节之仪，婚丧寿庆之事，亦恒喜耀其外观，有一不臻华美者，则歉然哗然，自尤而人非之，至于精意之存亡，真诚之有无，乃相与置诸勿论。孔子曰：“礼，与其奢也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宁戚。”亦可深长思矣。呜呼！此我中国上下四万万人相见以伪，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。与其悦典礼之繁，共成一伪，何如从典礼之简，犹得一真。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。”是可为今日主典礼者当头之棒喝也已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涂山之会——指禹在涂山大会天下诸侯，但地点说在会稽之山者尤多。

③ 公孙子阳——公孙述，王莽时自立为蜀王，东汉建武初又自立为天子，后为吴汉、臧宫攻杀。

④刘景升——刘表，汉鲁恭王之后，初平中任荆州刺史，后病死，荆州亦终成蜀、吴二家争夺的对象。厨俊，俊杰侠义之士，为八厨、八俊的并称（东汉时认为当时最杰出的人士有三君、八俊、八顾、八及、八厨，具体为哪些人员，则各说不同）。

典礼下^①

《传》曰：“礼，所以安国家，宣社稷。”《记》曰：“礼，所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”古人之于礼也其重如此。古者礼从宜，事从俗，入境而问禁，入国而问俗。先王之治民也，因其政不异其宜，齐其教不易其俗，是以有古礼，有今礼，有世俗所谓之礼。吉凶、军宾、嘉晏、享朝、会盟，皆国家之大礼也。古人于行礼之时，或有愆仪失节者，皆知其为咎征之先现，祸机之将发。如临食而叹，闻乐而忧，执玉之俯仰高卑，趋走之视流行速，皆是也。自后世礼教失传，礼意寢衰，徒见之于虚文外貌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。呜呼！此礼之变也，非礼之常也。夫毋不敬之谓礼。今之胁肩谄笑，喜怒逢迎，以为智效一官，能效一职者，问犹敢有责难交徼，陈善闭邪于主上上司者耶？今之顺旨面谀，请托干谒，以图办一公事、讨一优差者，问犹得有殚心竭虑，尽瘁鞠躬，以措办得宜者耶？夫地地之声音颜色^②，已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而犹曰士相见也礼在则然；赫赫之喝道鸣驺，已辟人于咫尺之间，而犹曰官淑问也礼在则然。故自有此烦文，是以卑躬屈节以为礼，而抗直之士断不收；自有此末节，是以有厚贿重赂而谓礼，而刚介之夫断不取。国家社稷之危危在此，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！

夫礼者理也。行乎礼之真者，国之兴也不难；行乎礼之伪者，国之亡也亦易。高丽之属中国也，有虚名而无实利。中国为高丽

而与日本战者，徒为虚名。虚名者即今之所谓礼也。是故明乎礼之真者，不慕虚名而忘实利，不残民命以作战功。晋不争继文之霸业而争狄土，秦不争东周之王号而争蜀疆，俄于近日不西争土耳其而东争高丽，皆此意也。所望我国崇实事，去浮文，除礼之伪而得礼之真。譬如为子者温清定省，其于父母也，问安无缺，而乃情其四肢，不顾父母之养，滥交匪类，反贻父母之忧；何如勤工作，谨交游，而以至亲无文为孝也。如为臣者跪拜趋承，其于君上也仪注无失，而乃授之以事，则有旷职之讥，托之以财，则有欺蒙之弊；何如供厥职，慎厥操，而以至敬无词为忠也。忠、孝，礼之大端，其余可以推类矣。

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，大都任事者权尊，位高者望重，此亦与中国不相殊异。惟其出入起居，一切规模，往往乔野无文，简朴不饰，旁人见之不知其为官也。迨各事其事，各在其位，则出一令也，无不应之如响；创一举也，无不从之如流。至其衣冠服御，或者亦有区别，我辈异邦人不能深知而详辨，然较之中国，则华实之间大相径庭。故泰西各官，其于民间之情形，民事之底蕴，皆莫不了然若观火，而无簾远堂高之虑。虽以一国之主，皆得与齐民相晤谈，初无赫声濯灵^③，难于一见，此其风气直与古人无异。自昔我中国何尝不如此，三代以上君与民近，天子犹一方之吏，茅茨之阶不以为陋，沾体涂足之伦，时接于目。其为君者，或遁于荒野，或学于儒臣，如商王武丁，谅阴不言，梦赉良弼，求传说于版筑之间，而举之相位。说者谓其求贤之诚，感格苍昊，而不知其实由高宗遁荒之时，早知传说之贤，特恐来自田间，举登于位，朝臣或有所疑，故托为应梦旁求之事耳。迨至秦、汉而后，此等异闻，犹或有之，然君之体则渐尊矣。至于官，则

犹未若今日之倨贵也。夫人主一身，岂能综理庶务，势不得不委任臣下；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，亦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属僚。内而宰相部臣，外而督、抚大员，皆其位尊而权重者也。惟其位尊，故其威仪礼节皆与人不同；惟其权重，故其下亦莫不尊之敬之。而体势之崇高，仪度之尊严，与人迥异。自是而大员之一出一入，仪制繁盛，随从众多，伺候其门者咸伛偻足恭，有不敢仰视者。一轿马也，绿呢绚烂，舁者少则四人多则八人^①。顶马跟马，前后拥护，肃静回避，除道清尘。（今当道前后拥护，手举清道旗、肃静牌者，皆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，无论停足何处，即解衣扞虱，非但不能壮观瞻，反为西人诋笑。）其体统有如此者。一舟车也，或乘轮船，或坐兵舰。舟中则不敢搭客，不敢装货，开轮系缆必升炮，隆隆然络绎不绝。骡车套车，极其高大，前扈后从。其尊崇有如此者。夫体统尊崇至于如此，则凡民间有冤抑苦情，欲赴诉于前者，谁不有所畏缩？求其下情得以上达也，乌可得哉？且不独大员为然也，即州、县各官，亦莫不自张其威，一州一县彼独称尊，除见上司时不敢不致敬尽礼外，若在衙署，或下乡催科、踏勘相验等事，亦复扈从如云，威仪煊赫。以州、县亲民之官，且不能俯察下情，躬问疾苦，则封疆大员，更无论矣。即如各镇分司巡检，亦且夜郎自大，不肯纡尊降贵。中国之官，体制如此，则其异于西国者远矣。西国虽以将相大员握重权，掌兵柄，指挥如意，措置裕如，而其出入之间，坐不过马车轮船。而轮船除水师提督等官自有坐船外，往往附坐公司商家之船。即挈眷同行，亦与诸客杂坐。随行之人亦不甚众，护从之辈益复寥寥。即有德政及人，或当临行之时纷纷饯送者，亦初无中国之所谓万民衣伞，及一切匾额、衔牌之类，但以杯酒为酬，并致祝词而已。

〔八卷本增：前篇所论迎送宴会年节之仪、婚丧寿庆之事，恒喜耀其外观，尤未详官场之迎送、馈赠、供给诸事，为害非浅。夫衙门、营伍、公所之中，如阅公文，审狱犯，勘田亩，修刑政，勤操演，严监察，无一日得暇。今乃因迎送而各事俱废矣。查例：凡邻省督、抚及本省上司过境，擅动驿马，分投探报降二级；远迎远送降一级；乘便营求革职提问。是宜申明禁绝，庶不致以迎送误公矣。至如寿礼陋规杂款，例有明禁，今乃公分公宴，炭敬冰敬，以乃贽敬干脩^⑤，不一而足。当官之所入几何，乃甘借债应酬，致人疑其营求；而上司亦实有因其厚礼，委以美缺优差者。惟一律禁止，庶不致以馈赠而招疑谤矣。又如大员过境，办公馆，送筵席，与夫种种供应，地方官无从开支，非苛派民间，势必赔累。然律载：藉供应科敛百姓者，州、县革职提问；安设公馆，呈送下程者同；督、抚上司勒索及不拒绝者，亦革职提问。定律何等森严！此禁止供给，州、县可免赔累矣。凡此皆澄叙官方之要，较诸课吏馆、停捐纳，收效非尤速乎？〕

夫中国之官场，其繁重也如此；泰西之官场，其简捷也如彼。以此见中外之所由分，而中国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质者矣，中国之华有不如泰西之实者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诋（yí）——高傲自满。

③ 赫声濯灵——语出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“赫赫厥声，濯濯厥灵”。赫赫，宏大。濯濯，明朗。语意形容具有极高的威望尊严。

④ 舁（yú）者——抬轿之人。

⑤ 干脩——干薪，即不工作空挂名而领取薪金。

游 历

今之谈富强者，动曰军火宜备也，铁路宜开也，制造与工艺宜兴，矿产与商务宜振也。庸詎知居今之时，处今之势，所以为致富之本、自强之基者，莫如上下一心。方今朝廷创办一事，聚讼盈庭，非无深达时务之臣，而每建一言，辄多格于群议，诚如总署所谓同心少，异议多者。洋务之兴垂六十载矣，求其知彼知己，不随不激，能为国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几人哉？夫民心不一，则国势日衰。而交涉之难调，由于意向之不定；意向之不定，由于主议之无人。欲求主议得人，非王公大臣游历外洋不可。

夫游历之法，昉于中国古时輶轩使者遍历四方^①，问俗采风，详察民间疾苦。此实游历之权舆。孔子一车两马，历聘诸侯，遂成素王之业。战国时，仪、秦之辈朝秦暮楚^②，掉三寸不烂之舌，声动侯王。当其周游各国，而山川之险易、政事之纯疵、兵力之孰弱孰强、人情之何爱何忌，无不揣摩简练，熟烂胸中。因得以审其机而投其间，虽纵横排阖^③，圣哲羞称，而其颠倒是非，运天下于掌上者，非假游历亦何由自成其才也。

降至今日，泰西各国尤重游历，尊如世子王孙，贵如世爵将相，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。虽道路崎岖，风波险恶，经年累岁，皆所不辞。经过之处，观其朝章得失，询其俗尚美恶，察其物产多寡，究其贸易盛衰，访其制作精粗，探其武备强弱。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，山川之险夷，出入之难易，路径之远近，江河海

口之浅深，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，刊诸日报，纸贵一时。无事则彼此传闻，以资谈助，一旦有事，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，不难驾轻就熟，乘胜长驱。道里关山，画沙聚米。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，明日辟若干地，以为用兵之神速，而不知兵皆素习，谋皆豫定，无一不从游历得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

考二百年前，俄亦积弱之国。自其先君〔十四卷本增：（彼得）〕见欧洲各国互长争雄，恐内治不修，外患将日亟，乃效赵武灵微服过秦之术，遍游诸国，访问利弊，延揽人才^①。归国后变通法治，振作工商，不二十年虎视一方，吞并弱小诸国，土地日大，兵备日强，卓然为欧西首国，游历之效如此。

比年，我中国亦知其益，故有派员游历之举。但闻每员薪水月仅二百金，以外洋用度之繁，应酬之巨，安得敷用？亦只深居简出，翻译几种书籍，以期尽职而已，未能日向各处探访，时与土人谘询也。且承命而往者，皆微员末秩，回国以后即使确有所见，亦安能大展其才。中国体制所关，经费有限，纵不能如西例尽人皆可出游，莫如选择王公大臣〔十四卷本增：（贝子贝勒及其）〕子弟，通古今，识大体，〔十四卷本增：晓西文（不晓西文即先令其学习），〕年少而未当国者，派往各国考求利弊，探访情形。丰其资装，宽其岁月，与我国使臣相助为理。夫今日之少年，皆他年老成谋国之良佐也。一旦躬膺重任，建议兴事，皆有真知灼见，自决从违，不致畏葸无能，亦不致拘牵债事矣^②。

抑更有说者，自设海军以来，所备大、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，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。何如派往各国游历，藉以保华民，张国势，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、岛屿之萦回、沙线之浅深、潮汛之长落、地势之要害、咽喉防务之布置疏密。并定以游历限

期，或半年而瓜代^⑥，或一年而瓜代。既回国后，由当道面询外洋情形，并观其日记，实有心得，即照军营立功例奏奖。果如此讲求研练，十年以后，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，决不致有乏才之患，亦何庸楚材晋用，雇募洋师，岁掷百万金钱，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！

我国近年讲求时务，亦尝选派各部司员游历各邦，期明外事。然苦于所派颇多滥竽，俗士陋儒，未明政教之大体，只震惊于西人之宫室车马一切外物之美观，敌情未谙，而习气已重，将焉用之？是宜推广游历章程，无论京外职官，举监生员，但取素日谙悉洋务之员，发为著作，洞见大体，有志康济者，报名使往。国家厚资薪水，令轮班出洋游历，军制、机器、商务、地輿各讲专门，或三年或五年，考究而归。验其日记功课，考以当面问答，切实不虚，而后用为总署司员，或储为使才之选。其王公世爵出洋游历者亦同此。考察务裨实济，切戒虚声，藉兹捷径，庶可得游历之效也。既得其才，当厚其禄，勿致置散投闲。今总署堂官之王大臣，虽公忠爱国，而苦多未明洋务，则遇事不免扞格。章京又必由科甲进身，罕习外情承办先无主见，交涉何得公平。是宜选王大臣及部曹等官之年力富强者（泰西近放公使、领事，及探路游历之员，皆世家饱学年富力强者）游历泰西各国，悉心考究其政教、风俗、军政、邦交，归而著书立说。确有见地者，乃作总署堂官，或择出使多年之公使，声望素优者佐之，俾合署有同心，庶得众论交孚，遇事确有把握，不致异议横生，因循延误也。

中日战后，时事亟矣，强邻环伺，岌岌可危。而不知时势者

动辄拘文牵义，无论事关远大，必以成法相绳。凡创办一事，往往聚议盈廷，议论多而成功少。当道诸公以为老成持重，由渐而进，或惜经费，徒袭皮毛，粉饰因循，恐无及矣。（近日非但内而政府，外而督、抚，下及道、府、州、县，当求通才，要知时务。至考取御史，亦须知古知今，知中知外，人能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洞烛成败之本原，考究治乱之至理者，而后立言有典，则敷布非空谈也。）大抵君相英明，方不为腐儒所摇惑，庶能变法自强，鄙人窃抱杞忧。去腊曾致书军机处行走陈次亮部郎云：宜简懿亲重臣，素有识见者，借贺俄君加冕为词，顺道周游列国，物色人才，遍访各国退位之大臣。凡素有声望品行端方者，勿论其廉俸之重，订以年限，每部聘请一人回华，各司厥事。并向各国借款数百兆。百废俱举，凡学校、开矿、铁路、制造、枪炮厂、船坞不拘，各省均准中西人合力为之，不准西人独办。如华人无力，则许给本地绅商乾股，以充善举，或仿照西例抽还入息，捐税报效国家。

或谓：“如此行之，是开门揖盗，令人启其争心，土客不和，乱之道也。”不知中国各省地势险要，地土肥瘠，矿产丰歉，西人早已探明，绘有图说，莫不垂涎。今同沾利益，于地方百姓亦有利可获，何乱之有？如是，则群雄虎视之心可以稍息，我国富强指日可卜，而人才亦日出矣。或虑用夷变夏。不知我变者乃富强之术，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也。或云：“权自外操。”独不思各海关俱归总税务司赫德委西人经理，且海关清册刊有英文布告各国。其大权不已重乎？既凡事须请旨允准而后行，何虑之有？或闻成例有不准亲王出外之条。然年来变通者甚多，既云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，则创新即所以存旧。此周公之所夙夜思兼三王者

也^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輶轩(yōu xuān)——古代一种轻车。輶轩使者，相传古代帝王每年都派使者乘坐輶轩轻车到民间采集文化风俗。

②仪、秦——仪，张仪。秦，苏秦。此二者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游说政客，史称“纵横家”。

③纵横排阖——纵，合纵。横，连横。这是战国时秦国与其他六国分别采取的相对抗的外交策略。排阖，原作“捭阖”，开合，指当时外交上的不同态度与策略，当时著名学者鬼谷子的书中有《捭阖》一篇专论，后人有所说张仪、苏秦曾往学习，但实际二人并不同时。

④赵武灵微服过秦之术——指战国时赵武灵王让位于其子后，自号主父，欲图从云中、九原一带南袭秦国，于是就亲自扮成使者进入秦国侦察地形与政治情况。彼得，即俄国沙皇彼得一世。1697年，他化名秘访欧洲它国之科学、技术、文化，因国内有变而于1698年回国。回国后即大力改革，发展工商，扩充军力，使得俄国成为一个强国。

⑤债事——败事。

⑥瓜代——语出《左传》庄公八年文，原谓到明年瓜熟时派人替代，后用指任期届满而由另人替继。

⑦从“我国家近年讲求时务”到“此周公之所夙夜思兼三王者也”，系十四卷本《游历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公 法

公法者，万国之大和约也。中国为五洲冠冕，开辟最先。唐、虞、三代，相承为封建之天下；秦并六国，改为郡县，历汉、唐以迄今，莫之或易。其间可得而变易者，宗子之封藩，疆域之分合也。其虽变而莫之或易者，概不得专礼乐征伐之权也。然均有相维根系之势，而统属于天子则一也。统属于天子一，故内外之辨，夷夏之防，亦不能不一。其名曰有天下，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，夫固天下之一国耳。知此乃可与言公法。

公法者，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，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。可相维系者何？合性法例法言之谓。夫语言文字、政教风俗固难强同，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，故有通使之法，有通商之法，有合盟合会之法。俗有殊尚，非法不联。不能相统属者何？专主性法言之谓。夫各国之权利，无论为君主，为民主，为君民共主，皆其所自有，他人不得侵夺。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，故有均势之法，有互相保护之法。国无大小非法不立。《尔雅·释训》云：“法，常也”，可常守也。《释名》曰：“法，逼也，逼之使有所限也。”列邦雄长，各君其国，各子其民，不有常法以范围之，其何以大小相维，永敦辑睦？彼遵此例以待我，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。且以天下之公好恶为衡，而事之曲直登诸日报，载之史鉴，以褒贬为荣辱，亦拥护公法之于城。故曰：公法者，万国一大和约也。

今泰西各国兵日强，技日巧，争雄海陆，将环地球九万里，莫不有火轮舟车。我中国海禁大开，讲信修睦，使命往来，历有年所。又开同文馆，习西学，译公法，博考而切究之，如此详且备矣。然所立之约，就通商一端而言，何其矛盾之多也？如一国有利，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？烟台之约，强减中国税则，英外部从而助之，何所仿也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，数倍于他国，何据而区别也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，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，何出纳之吝也？（闻鸦片在孟加拉每箱征银六十磅，中国税银十磅，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银百元之七五，不足一成，至英人人口所征不下四五成，即茶与鸦片较之，其公道为何如？）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，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。今英、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，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，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，何相待之苛也？种种不合情理，公于何有？法于何有？而公法家犹大书特书曰：“一千八百五十八年，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国与中国立约，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。”又加注而申明之曰，谓得共享公法之利益。嘻，甚矣欺也！

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：约之专为通商者，本可随时修改，以图两益，非一成不变者也。税饷则例，本由各国自定，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。宜明告各国曰：某约不便吾民，某税不合吾例，约期满时，应即停止重议。其不专为通商者，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，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两比较：同者彼此通行，异者各行其是，无庸越俎代谋。其介在异同之间者，则参稽互考，折衷至当。勒为通商条例，会立盟约，世世恪守，有渝此盟，各国同声其罪。视其悔祸之迟速，援赔偿兵费例，罚醵以分劳各国。若必怙恶不悛，然后共灭其国，存其祀，疆理其地，择贤者以嗣

统焉。庶公法可以盛行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。

虽然，公法一书久共遵守，乃仍有不可尽守者。盖国之强弱相等，则藉公法相维持，若太强太弱，公法未必能行也。太强者，如古之罗马，近之拿破仑第一，虽有成有败，而当其盛时，力足以囊括宇宙，震慑群雄，横肆鲸吞，显违公法，谁敢执其咎？太弱者，如今之琉球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，千年旧国，一旦见灭于强邻，诸大国咸抱不平，谁肯以局外代援公法，致启兵端？不特是也，法为德蹶^①，俄人遽改黑海之盟，法无如之何也。土被俄残，柏林不改瓜分之约，各国无如之何也。然则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者也。且公法所论，本亦游移两可，其条例有云：倘立约之一国，明犯约内一款，其所行者与和约之义大相悖谬，则约虽未废已有可废之势。然废与不废，惟在受屈者主之。倘不欲失和，其约仍在两国，当照常遵守，至所犯之事，或置而不论，或谅而概免，或执义讨索赔偿，均无不可。由是观之，公法仍凭虚理，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，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。是故有国者，惟有发愤自强，方可得公法之益。倘积弱不振，虽有百公法何补哉？噫！

【注释】

①蹶（jué）——践踏。

通 使

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，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。诚以出使之选，与将相并重，折冲樽俎^①，赞美皇华，胥于是乎赖。一不得人，则辱君命，损国威，所关非细故也。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，和谊日敦，设无使臣联络声气，则彼此之情终虞隔阂，虽有和约何足恃，虽有公法何足凭哉？〔十四卷本增：使臣者，国家之耳目也，所驻之国，必知该国之情形，凡陆兵之数、水师之数、库款之所入所出、交涉之何亲何疏、商工船械如何，精细讲求。〕按泰西公例：凡通商各国，必有公使以总其纲，有领事以分其任，又虑威权之不振，简兵舶往来游历，以资镇抚，而备缓急，事或未协，彼此悉心公议，或请各国官绅裁断，以期必协而后已。其慎重也如此。

迺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，年多一年，不可胜计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中国之人经营出洋者，为天下之至众，故钦差领事等官，比天下各国更宜加隆。顾中国未设钦差以前，外邦政府尚知爱护华民，多方招致；既设钦差领事之后，外邦设法竟抽华民身税，极力驱除。或疑中国到彼争食，今其见逐，情理使然。夫争食者，岂止华民，何以不逐他国，而独逐中国？是其薄华民者乃所以薄钦差，薄钦差所以薄中国。薄钦差者何？为其不知西国之例，而动多可嗤也。薄中国者何？为其不行富强之法，而徒夸其大也。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，必须全用深通西学、深明西例之士，则庶乎其得矣。〕〕洋人每肆欺凌，无由伸理，乃仿西例，于各国设公使，于华民寄居之埠设领事，遇事往来照会，按公法以审其是非，援和约以判其曲直，保吾民，御外侮，维和局，伸国权，使

臣之所系不綦重欤！夫通使者，中古邦交之道也。春秋时，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、民情之向背、俗尚之好恶、国势之盛衰（探听各国军务消息人员，某国现用何样新式轮船、铁舰、炮台、枪炮？炮台形势如何？兵官才能如何？或探访不全，必能得其大概，虽糜费亦有所不惜。所派侦探之员，概须武员知兵事者，或随同公使前去，或另派游历，总之无处不有。平日洞知各国强弱盛衰之故，如有战事，则措施自中机宜矣），用能事大字小，各协其宜。今泰西数十国，叩关互市，聚族来居，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，于此而犹不亟讲外交之道，遴公使之才，乌乎可哉！华民之出洋者，就南洋之西班牙、荷兰、英、美各属考之，岁输税银自一二元至百数十元不等。暹罗本我旧属，乃亦仿西法，岁征我民身税，否则拘作苦工。虽有公使、领事，其如鞭长莫及何。

曩者，法、越多事，彭刚直公檄委潜赴越南、金边、暹罗、新加坡等处^②，侦探敌情，返粤后上书当道，略谓：法兰西侵占越南，其国危亡，已同朝露。然越南亡而暹罗、缅甸未即亡也。现在缅王暴虐，昆弟失和，英萌废立之心，缅不自安，转倚法援，为英所忌，恐逾速其亡。向闻暹、缅二国素称恭顺，附近各岛如英、法、荷、西等国之属土，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。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，所有南洋各国，如越南、缅甸、暹罗、小吕宋，及英、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。即选各埠殷商，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者为领事，联络声气，力求自强。仍仿西人在华训练民团，以资保护，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，公使乘之出巡各埠，庶信息灵通，邦交益固。声威既壮，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。以兵卫民，即以民养兵，一举两得，无逾于此。

或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，董事亦各树党援，不肯受约

束于华官，持节南行，动多掣肘^③，可奈何？此则兵力之不逮，而权势所由不行也。非有水师兵舰出洋巡缉，不能折外人陵侮之心，非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之才，难以胜公使、领事之任。夫各国广招华工，美国独限制华工前往。外人之虐待，应如何设法保全？与国之苛条，应如何峻词拒驳，是非使臣之责欤？

使臣简在帝心，朝廷用人自有权衡，固非卮言所敢论。至若每届使臣持节奏调人员，如参赞、领事、翻译、随员等官，尤当格外慎选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使臣、参赞、领事，识其国言语文字、律例，遇事可以立谈，情意必然相孚。）〕盖参赞为使臣之副，凡交涉大事，彼之请于我者，或从或违，我之求于彼者，或可或否，皆赖参赞与使臣商定而行。使参赞毫无才猷，则使臣可者亦可之，使臣否者亦否之，亦安用此参赞为？故必熟悉情形，洞明利弊，始能匡使臣之不逮，而措置不至失宜。翻译随员，则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。凡事之大者，由使臣亲裁，小者必令其代理，或办署中案件，或与洋人周旋。至辩论公事，惟翻译是赖，曲直所关，轻重皆须得体。苟喉舌手足运掉不灵，必于全身有碍矣。若夫领事一官，关系尤重。华民百万，良莠不齐，小而钱债纷争，大而命盗案件，使臣之不暇兼顾者，调停审断，皆于领事是资。领事贤，则商民既安，邦交亦日睦；不肖，则矜情任情，不但流寓华民失其庇护，而且外人轻藐，口舌滋多，彼此往来必多扞格，难免不因此失和。所谓参赞、领事、随员、翻译，尤当格外慎选者此也。

似宜明定章程，毋得滥徇情面，援引私亲，必须以公法、条约，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、史记、政教、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，以定去取。就所取中明分甲乙，以定参赞、随员、领事之等差，不足乃旁加辟举，有余则储候续调。倘出洋多次，办事勤劳，

允符人望者，即可由翻译、随员荐升领事，参赞备历各国，荐升公使。如有始勤终惰，或沾染洋习，措置乖方者，上则由公使特参，下则许同僚公揭，咨明总署，覆核得实，奏请除名。夫予以可进之阶，则群才思奋；课以难宽之罚，则不肖怀刑。庶外可为四国之羽仪，内可塞《终南》之捷径矣^①。自使臣以下各官，无论出洋久暂，务将所办各事，以及地方风土人情、国政、商务、工艺、土产，随笔登记，回国进呈，择要刊刻，以示天下。庶知彼知己，决胜无形。此三代询事考言之成法也。戊子岁曾遣京曹分往各邦游历，〔十四卷本增：惜非王公大臣，又不晓该国语言文字，虽略知中外利弊，著述等身，不能坐言起行，亦与翻译西书者无异耳。〕不负所举者亦间有人，闻见所资，编为著述，言中外情形者采焉。惜良法美意，未几中止，良可慨也。

抑更有进焉者。〔十四卷本增：泰西各国，无论国之大小，公使皆以等第分班次。头等可随时入见，君主请茶会面商要事，不致隔膜。二等先期约定，止能接见外部，君主茶会势分不及。今土耳其、希腊、日本各小国，皆遣头等公使，分驻各邦，而中土堂堂大国，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后，于体统有关碍，于交涉亦动多掣肘。拟请嗣后驻劄英、俄两国使臣，均以头等派充，增费无多，而收效甚远，国体亦因之而尊矣。〕凡吾国出使官员，亦宜酌增公费，使之足用。〔昔总署所定出洋各员薪水，数本不多，今复经屡次核减，则各员必有以简陋贻讥外国者，惜小失大，甚无谓也。〕一切车马服饰，皆不可过事寒俭，以壮观瞻，〔十四卷本增：而〕尊国体。所驻之国，其官吏有应接见者，固宜交相拜访，询悉情形，其不应接见者，断不可率意往来，俾知使臣之尊贵，国制之严明。如是，则华洋之人见而敬服，专对有才，贤于十万师远矣。至如胆识兼优，声望夙著，当净则净，当从则从，当行则

行，当止则止，迴积议如转环，化巨祸为细事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如汉之苏子卿、傅介子、唐之颜真卿、宋之富弼，炳炳诸贤，至今不朽^⑤。英风亮节，今岂无人，有志之士所为奋然而兴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折冲樽俎——语出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，原意为不用战斗而在宴会上折服对方，引申为通过外交谈判而取胜。后《边防九》中“所谓樽俎之间，折冲千里者是也”之文，即此折冲樽俎的活用。

② 彭刚直公——即彭玉麟（或作麐），湖南衡阳人，字雪琴，自号退省庵主人，湘军名将。后官至兵部尚书，又受命主持广东军防，时郑观应曾受其命而赴西南邻国侦察。卒谥刚直。

③ 掣（chè）肘——牵制。

④ 羽仪——表率。《终南》之捷径，《终南》为《诗经·秦风》中一篇，赞美秦国国君，此用指靠拍马阿谀而求得升迁的途径。

⑤ 汉之苏子卿——即苏武，汉武帝天汉初年出使匈奴，因不肯降服而被扣，后又被拘于北海牧羊，仍受尽折磨而持节不改，在匈奴十九年而始得归汉，汉宣帝赐爵关内侯，成为坚持民族气节的万世表率。傅介子，汉昭帝时出使大宛，又亲往楼兰而杀其王，携其首而归，后封为义阳侯。唐之颜真卿，唐德宗时，李希烈叛乱，颜奉命前往劝谕，在李的威胁之下坚持不屈而被谥死，后谥号文忠。宋之富弼，在宋仁宗庆历中出使契丹，完成了不割地而签订和约的艰巨任务，使天下安宁数十年，后赐封郑国公，卒谥文忠。此四位都是模范使节的杰出代表。

禁烟上

〔八卷本增：天祸中国，使土不能食旧德，农不能服先畴，工不能守矩矱，商不能勤懋迁^①，其洋烟乎？自嘉庆季年以迄于今，每岁有增而无减。顾〕烟之为害深矣，禁烟之议亦夥矣。始也操之过急，继又失之过宽，遂使痼疾缠绵，充塞宇宙，凌迟^②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日也。

当议和定约之时，若乃坚持前议：商埠可开，兵费可增，而鸦片必不许入境，当亦唯命是从。何则？彼时出产无多，运售中国者，岁不过二千余石，彼因易于改图也。吸食尚少，各省仿种者未致蔓延，我亦易于查禁也。此机一失，吸食日众，贩运日多，遂为进口大宗之巨款。〔查洋烟先到香港，转达各口，岁计约大土五万箱，小土四万箱。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处华人所销者，不在数内。〕岁约十万箱以为常矣。每箱价约五百余两，除关税捐款外，洋商约得四百两左右，统计每岁出口银四千余万两。今直省相率仿种，甚如川、黔全境皆是，岁约十二万箱，箱重百二十斤，合计烟土约二千六百四十万斤。以每人岁食六斤计之（以土十灰六熬膏，土约五成，灰约七成，层层折算，实每人日食四钱七分零），当得四千四百万人。而佣工小贩之依此为生者约十之一。其余自种自吸者，或相倍蓰^③。年年坐困于此，犯法伤生，废时失业者，不下千百万人。于是中国之智士，莫不痛海从前之失计，而思有以禁绝之。

〔十四卷本增：尝考日本与英国立约，鸦片土不得入境，例止三斤以

配药之需。如违约，关口拿获全数充公，或竟抛弃于海。有闯关者，每斤鸦片罚洋十五元。我国亦宜设法严禁吸食，并仿日本条约，请各国劝英国一律行之。〕即英国好义之士，亦深以流毒中国违背公法为耻，立会议禁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英国禁烟会董事亚力山打，自伦敦来游印度、中国，查探洋烟是否有害华人，曾偕广学会董李提摩太、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，到招商局与余一谈，问有无良策。余即将所拟禁烟论告之。）〕谒我使臣，陈说利害，而英之政府终持疑不决者，盖数十年来恃此以致富强，而本国煤铁矿产之饶，渐非昔比，印度兵饷赖此支持。苟我能借箸代筹^①，使无大损，则彼亦何乐而不为也。然即禁洋土之来，而不能禁内地之种，亦非正本清源之法也。

夫每岁四千余万金之漏卮，千万余口之鸩毒，洵非一朝一夕之故^②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迄今痼疾日深，疗救猝难奏效；症候多变，换方亦少成功。闻印度岁出鸦片烟，英国官为之经理，召商贩运，以时消息之。我中国不禁则已，苟欲禁矣，即宜破除成见，不分内外，一体严禁。

欲禁于外，不防招商集股创设公司。吴瀚涛大令曾偕马观察奉檄赴印度^③，与英督商办此事，再三辩论，始允将印度所出之鸦片，尽归我华商公司承办，逐年递减，以五十载为期，即行截止。惜总署批驳，谓招商承办，明设公司，殊于国体有碍，而此议遂停，天下有心人均为叹息。独不思广东筹防捐，炮台捐，闹姓赌捐，皆系招商承办者乎？果能与印督商办，并可责其担保，如有偷捐从重罚赔，省内地无数缉私经费，五十年后烟不禁而自绝矣。便孰便于此者。

至民间吸食，亦宜逐渐严禁，以绝萌芽。内禁之法有二：

一曰定限期。由各处地方官出示晓谕吸烟之人，限四个月内

一律报明，报后以一年为限，一体戒绝。如逾限未戒，官则削职，士则褫衿^⑦，吏则革役，商则罚鍰，兵则除名，一切下等之人则治其罪。既经严办，仍予半年展限，改过自新。倘再届期不改，立发边远充军，以儆效尤而除积弊。风行雷厉，孰复甘蹈刑章哉？然而立法虽善，奉行尤在得人。否则，适启官府之苛求，吏役之需索，捕快地棍之讹诈。鱼肉乡愚，欺压良懦，而于禁烟之事，仍无实效可观耳。此急以驭之之法也。

二曰编籍贯。通飭天下，将食烟人户逐一查明，无论官商军民，编成烟籍，谓之烟民，照差役例，不准应试，不准当兵，不准捐纳职衔，不准充当绅士，平民不准与婚。其有秀才、举人、进士词林及现任官，已吸烟者限三年戒清，由族长或同乡官具禀地方官注销烟籍之名。如逾限尚未戒清，立即革职，不稍宽假。如此明示区别，严定科条，一挂烟籍，即不得侪伍平民。庶父勉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妻勉其夫，既吸者将痛改前非，未吸者亦不敢再沾陋习。是乃攻心之法，王道之功，较之势迫刑驱，徒滋纷扰者大不同矣。此缓以治之之法也。

然而草偃必风行，上行则下效。要必政府左右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部寺；京朝左右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外省；疆臣左右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僚属；将帅左右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弁兵；现任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候补；幕府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师儒；职官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士庶；胥役无吸食之人，然后可禁平民。故欲禁烟，必自上始。若为上者吸烟，而欲禁群下之不吸，虽朝申一令焉曰禁烟馆，暮申一令焉曰禁土栈，而民将嗤嗤然笑之以鼻也。呜呼！如是而曰禁，何惑乎终不能禁！

泰西烟酒之税最重，至有值百抽六十者。夫以中国人民四百兆论，即有不嗜烟酒者牵扯合算，每人日费烟酒三文，一日需钱二百二十万缗，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，即需钱四万三千二百万缗。倘援古人什一之法，以征其税，通盘等算，一岁可得四千余万缗。且所加之数，合则见多，分则见少。以每斤每两节节摊匀，渐渐加贵，在吸食者不觉，而国家得此饷源，当亦不无裨益。然此犹不过就中国之烟酒言也。若外洋进口之烟酒，亦宜加重其税，如纸烟、雪茄烟、麦酒、葡萄酒之类，当通商立约时，以为西人食物例不征税，嗣因西人之寓华者众，而洋酒之进口日多，于是稍加捐税。查今通商则内载：进口洋酒装玻璃瓶，大者每百瓶输税银一两，小者每百瓶输银五钱，其装桶则每百斤输银五钱。至外国烟则并无进口税。然查洋酒之贵者，每百瓶价值洋三四百元不等，而收税止银一两，于值百抽五之例未免相去太远。若烟则非特西人嗜吸，即华人与彼族往来，亦不免沾染习气，以外国烟携带轻便，而吸者渐多。今中国政府若遇修约之期，据理直争，使二物亦照值百抽五完纳，一岁税项，当亦颇巨。

顾或谓：加中国之税，其权在我；加外国之税，其权在彼。洋人以钱财为性命，此说恐不能行。则尚有一妙法在。如鸦片为进口大宗，今已厘税并征，每箱收银一百十两，核与英国常税值百抽二十之数相等，似无可再加。然可照香港、西贡、新加坡例，俟其熬膏后再议抽厘，设官膏局于通商口岸，招商承充，认定缴数，准其将生土熬成熟膏，分运各处销售。凡嗜鸦片者，只准买熟膏吸食，不许购生土自煎，违者律以私铸之罪。如是，则洋土可全数归公，私土并无处可买，而中国各省所出之土药，亦照此法办理，则岁赢银钱何止数百万。

闻官膏之例，西贡最严，虽为数一二钱亦必给以凭印纸据。每日按户稽查，必使所吸烟数与凭印纸据相符，方得无事。否则有罚。凡入境商贾，有私带烟膏者，不但充公，并议罚鍰。闻近日新旧金山、香港、南洋各埠，亦有是例。每岁输饷多者百余万，少者亦数十万。今中国若行此法，以生土熬成熟膏，犹以洋货变成华货，权自我操，利不外散，虽英廷不得挠我自主。况鸦片系害民之物，虽横征暴敛，亦不为苛，与治乱民用重典之意相同，又谁得议其后哉？^⑧

【注释】

① 懋迁——同“贸迁”，货物贩售。

② 凌迟——亦作“陵迟”，肢解处死大罪之人。此处用指极坏的状况，但并不贴切，故十四卷本改作“败坏”。

③ 倍蓰——蓰，五倍。指成倍大量增加。

④ 借箸代筹——或单作“借箸”，意为代人策划、谋划。

⑤ 洵——实在，确实。

⑥ 马观察——即马建忠，江苏丹徒人，字眉叔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被派赴法国留学并任使馆翻译。回国后，入李鸿章幕府协办洋务，曾去印度、朝鲜处理外交事务。又著有《马氏文通》，为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言学体系研究汉语语法的名著。

⑦ 褫衿——褫（chǐ），剥衣。衿（jīn），衣领，此指学士所著衣服。褫衿，意谓革去学子士籍，亦即下《革弊》中言“褫其衣领，永不许登诸士籍”之意。

⑧ 从“泰西烟酒之税最重，至有值百抽六十者”到“又谁得议其后哉”，系十四卷本《禁烟上》篇后增加的附言。

禁烟下

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戒其渐也。盖当事机初萌，挽回原易，及乎积重难返，则虽有圣哲，亦将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。天下事大抵然矣。禁烟之策，固今日所宜行，然而立法尤贵得人，无人不得行法，言之似易而行之实难。欲筹简易之方，则不必议禁于今兹，而徐图禁之于日后。且使漏卮不致外溢，西贾不能居奇，莫如广种罌粟之一法也。

顾或犹不能无疑者，谓：种者既多，吸者必广，举世皆人陷阱，他日安有禁绝之时，其害一。中国人口繁庶。若准种罌粟，小民必相率效尤，弃嘉禾而植毒草，不特粮食日贵，一遇荒歉，何以堪之，其害二。洋药流毒，几遍天下，然犹曰来自外洋也，今弛禁自种，其价渐低，人人喜吸，使文明文物之国，转为烟熏雾塞之区，大伤国体，其害三。印度之烟土宜味厚，中国自造质味既薄，掺杂尤多，以伪乱真，何能与洋药相敌？其害四。今人喜吸洋土，然内地少而海疆多，自种既多，反使洋药不能到之地，土药起而乘之，是不啻添薪而助焰也，其害五。印度种烟，有种植法，有刮浆法，有砖制法，中国既不谙其法，必不及其佳，徒增一害人之物，何能塞洋药之源乎？其害六。洋药税厘并征，日有起色，每岁收数至八百余万，土药盛行，洋药锐减，收数必疲，于国课不无窒碍，其害七。此数害者，骤而听之，似皆可虞；切而按之，则皆不明时势者也。

夫洋药之所由不能禁者，半以英人阻挠耳。今自种罌粟以杜来源，英人岂能责问？且洋药味厚，土药味薄，厚则瘾重，薄则瘾轻，重则难禁，轻则易戒，此自然之理也。他日土药日多，洋药日少，英人自顾获利无几，徒招与国讥评，必将与中国会商禁烟，以博高名而洗前耻。日前禁贩黑奴，英人不憚费千万金钱以成义举，何独于禁烟之事而疑之。其不必虑者一也。

种田粪壅多费人工，一夫之力不逾二亩，而一亩罌粟可抵十亩稻粱。农民可以余资转购粮食，如西贡、暹罗一岁三熟，今闽、粤等处多贩运其米。苟铁路已成，轮船火车水陆飞挽，乞余邻境速于置邮，但使小民有买米之钱，何虑地球无买米之处？其不必虑者二也。

土药价值虽廉，较他物犹昂十倍，吸不吸自关天性，岂以贵贱而分？况吸之与种，其有伤国体均也，何如姑纵之而他日尚有可禁之望也。其不必虑者三也。

天下有用之物，恐其搀杂以致害人。若烟固害人之物也，惟恐其不搀伪；愈伪则其毒愈轻，愈轻则其瘾愈薄；其价愈贱，人贪省费。积弊渐以挽回。其不必虑者四也。

自云土、川土、西土、关东土，及鄂、皖、江、浙之土盛行，藉分洋药之利；而清江、汉口以上，更赖土浆御诸门外。否则，洋药毒如水银，无孔不入，内地元气剥削尽矣。所憾者未得印度秘制之法耳。将来大弛禁令，广种而精制之，不出十年，利权可以尽复。其不必虑者五矣。

印度种烟制浆之书，栽花结实，取胶拔本，莫不有法。本年所收之浆，必待隔年出售，气味乃厚。如派人学制，复储一年，则物美价廉，争先乐购，畴复办洋土哉？欲塞洋药之源，莫善于

此。其不必虑者六矣。

至如第七害固非害也。洋药之税厘入于中国者日旺，即中国之金银流行外洋者日多。若恋区区税厘，而忍听斯民之腴削，是犹鬻产于人，而扣其中资小费，诩诩然自鸣得意，有不貽识者讪笑乎？况乎洋药照约征税，土浆亦可加征，何必胶柱刻舟，鳃鳃过计？其不必虑者七矣。

总而论之，以为罂粟不当种者，皆务袒英人者也，皆欲贫中国者也。各关税务司，或谓阳为中国，阴助西人，故税厘并征之第一年，人口洋药之数短至四千箱左右。赫德皇皇然条呈总署，请加抽土药厘金，数年以来，土药加增，洋药复有起色，其孳孳为利，并无竭诚中国之心亦略可见矣。于此有三策焉：无论洋药、土药，严定限期，一律申禁，中、外之吸食者绳以重法，一体戒除，策之上也。广种土药，以杜洋药之来源，目前既塞漏卮，日后徐申厉禁，策之中也。既不能禁洋药之来，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，吸者、种者，洋药、土药，一任其自生自灭，自去自来，惟图多收税厘，稍济然眉之急用，是为下策，所谓止沸扬汤，抱薪救火者耳。公忠体国之君子，其将何去而何从乎？

戒烟方药颇多，惟不费钱而又简捷者，乃李云山所传之方。据云，假如烟瘾三钱分三次而食者，则未食烟之前，先食盐汤一茶盅，约食盐二钱，不宜太多，每日减烟二分。以三钱烟瘾计之，四十五天可戒绝矣。

尝考土耳其受神豆汤之祸，较中国受鸦片之祸尤烈。当百年前，南极南冰洋产一种小黑豆，名曰冰豆，土人煎取其汁以代茶，其味嗅之颇腥，饮之却甘。犹太人游历至其地，撷而给病者服之，

病立愈，然愈后即成癮，几于不可一日无，服之愈久，其体愈弱，国家知其有损，严行禁止，惟药肆中准存些少，必俟购者觅有保人方许出售。犹太人知其地已禁，改而运往他国，亦率闭关不纳。乃运至土耳其，适国中瘟疫盛行，服此者皆立效，好事者因锡以嘉名曰神豆。其价遂因而翔贵。民间无论男女，嗜此者几至十分之二。追数十年后，虽无病者亦甘之如饴：偶向街市游行，必腰佩神豆一小罐，居家客座中，必列神豆几瓶，豆汤几碗，煮豆器一分，一若不如是不足以示豪富也者。客至有不饮主人家所备豆汤，而取自佩者饮之。市廛设有豆汤局、神豆馆，各种豆瓶汤罐，每枚有价值银饼数十元者，杂嵌金银珠宝象牙，甚为美丽。斯时人民之被神豆所害者，多至十之五六。神豆每两值一元，豆汤每两贵至一元而二三元，由是富贵者忽焉贫贱，贫贱者至于流亡。国家虽每年增入神豆税数万金，而所得究不偿所失。久之而上自官僚，下逮兵勇，亦无不嗜此。每至阅伍之期，时刻不齐，队伍不整。有明理者面斥犹太人仁，犹太人曰：“凡人谋生总以获利为重。贵国人如不嗜此豆，则我等自然无法运售矣。”明理人不能答。直至数十年之后，有贤王名亮连者即位，始谕令朝臣会议禁饮豆汤之法。有言禁止彼国贩卖者，有言本国应自往收买者，而绝无一人言及禁止。盖当时不惟王家子弟嗜此，即秉钧各大臣亦无不饮之成癖，故朝臣多畏而不敢言也。王意已决，乃不待议成即手书严例八条，誓必禁绝。各处建造戒豆院，限六阅月一律告成。官治戒豆药材，雇用男女婢仆，制备床榻、器具、饮食、水火，下令各地方禀报饮神豆汤人数，无论官民，有妄报及知而隐匿不报者斩。自入院戒除后，各处神豆局及器皿铺一律禁止。再有出售者，经官查出，货物入官，人则严行治罪。戒豆之

人入院调治一个半月。放出后，仍不自愧而饮豆汤者，经官收入再为疗治。愈后官则革职，永不叙用，民则发往边境做苦工，妇女下狱，半年再犯则一律斩首。此令一下，一年之后，通国男女之饮神豆汤者绝无一人，而犹太人之贩运神豆者可不禁而自绝矣。夫土耳其曾以鸦片害人，而在已先受害于神豆，犹幸其主能力图整顿，国中大患得以顷刻洗除。奈何我堂堂大一统之中华，而禁令难申，竟出土耳其之下哉^①？

【注释】

①从“戒烟方药颇多”到“而禁令难申，竟出土耳其之下哉”，系十四卷本《禁烟下》篇后增加的附言。

传 教

嗟乎！中西和局之不能长保者，其必阶于入内地传教乎！何则？西人之要求中国者，通商、传教两端而已。通商虽夺吾民之利，苟能发愤为雄，如日本重订税则，振兴商务，仿西法，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，不准入内地夺吾民之利，何虑人心不服？惟传教之牧师必入内地，内地入教之民，良莠不齐，往往因此滋事，且动以兵力相胁。民之受屈愈甚，则衔恨愈深，而教堂之案迭起矣。

泰西基督一教，流派分而为三：一曰耶稣教，日耳曼国之所演也，英吉利、德意志、美利坚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顿、瑙威、瑞士等国从之；一曰天主教，传自犹太，盛行于罗马，意大利、奥斯玛加、比非利亚、法兰西、日斯巴尼亚、葡萄牙、比利时等国从之；一曰希腊教，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，亦缘饰基督教之说，别树一帜，小亚细亚、欧罗巴之东、俄罗斯、希腊等国从之。其教或分或合，有盛有衰，名目不同，源流则一，略本《摩西十城》。耶稣基督自命为上帝之子，创立新约，以罪福之说劝人为善，其初意未必遽非，而千百年来，党同伐异，仇敌相寻，人民苦锋镝，原野厌膏血，别分门户，遂酿干戈，变本加厉，实非教主始念所及。俄、土之战，其尤著者也。

西字日报论教士之擅权、教民之梗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，意大利尊之而国库匱，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，法兰西尊之而党祸

起。西人之有识者，虑其为变，思有以裁制之，故意乘法人兵败，教王失援，遂据罗马都城，收教堂产业，而吞并之机动矣。布鲁斯绳以新法，废其教堂；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，停其公费，而排斥之令严矣；荷兰则更改书院章程，不受教士约束，不读教书；德意志则致书教王，以监督为煽惑人心，违背国法，其国儒士鲁所及浮特勤耳，皆著书数万言，痛诋教士。特以积习相沿，无术以善其后。将来英之于意，意之于法，法之于意，德之于俄，俄之于奥，必有因此而失欢者。（尝闻《瀛海论》云：同治时普法之战，教人实启其端，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，国破身俘，为天下笑。奥相安得拉议法人甘为教奴；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，受其灾祸；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，死亡数百万，职此之由。是教又法国之蠹贼也。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，德国逐耶稣会，葡萄牙、西班牙皆藉教党财产入官，意大利封国堂七十余间，簿录其产。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，国人殴之，法国无如何也。录之以备参考。）

自此教蔓延中土，各国立约首载盟书，准其周游，加以保护。我中国圣人之道，广大精微，既无畛域之分，亦无教门名目，其劝善成化，如回、佛诸家，亦在包容之列。而独至西教一兴，美与法合举国之权力以袒庇之（美多耶稣教，法多天主教），莠民以入教为护符。尝闻作奸犯科，讹诈乡愚，欺凌孤弱，占人妻，侵入产，负租项，欠钱粮，包揽官事，击毙平民。种种妄为，擢发难数^①。是故传教者，若存心公正，自不容其所为，间有刚愎之徒，私心偏袒，紊我王章，差提则匿之堂中，罪定则纵之海外。地方官虑开大衅，先存畏惧之心，又不知外国律例，无辞以折服之，则往往迁就定讞。平民受屈，申理无从，众怒滋深，群思报复，遂至拆教堂，辱教士，民教斗殴之案，层见叠出。平心而论，彼

教士亦当自愧，岂止非上帝之心，亦大悖交邻之道矣。然犹不自悔祸，文过饰非，每遇大臣查办，或以相距太远，未悉案情，或以律例不同，各执一是。定讞偶致稽延，彼即借端要挟；有司既经革职，复请惋惜之国书；首犯既已伏辜，更索赔偿之恤款。朝廷大度优容，小忿必忍；百姓天良尚在，尝胆知仇。溯自顺治年间，始许荷兰通市，洋舶遂辐辏粤东，垂二百年，初无设领事、兵船保护者，亦未闻华洋仇杀之端。推原中西齟齬之由，实出于贩烟、传教。此二事开自英、法。英、法恃其火器兵船，挟官吏以制商民，积怨愈深，禁令愈烈，致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，闻声相恶，职此之由。两国稍有违言，均虑变生不测，是非徒中国殷忧，抑将碍西国通商之大局矣。

诚欲民教相安，必须妥筹良法。夫入教之民，固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，劝民为善，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。若纵教民为奸恶，倚教士为护符，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左袒，以屈抑良民，是非劝人为善，直助人为恶，既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，抑亦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。（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，可以娶妻，可以为书院掌教，近有久于中国者，不忍坐视其困，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，如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傅兰雅、艾约瑟、花之安等辈是也。）是宜与之剴切辨明^②，改修条约，载明华民入教，开列姓名籍贯，报明地方官，查无过犯之人，方准注册照约保护。遇有事故，仍依华例惩办。既系中国人民，不得因入教遂分轻重，飭令地方官公平处断，亦不得因恶其入教，颠倒是非。总之，民教一律，务持其平，此本中国自有之权，教士何劳过问？至教士所至之处，亦应归华官约束，有干预公事，挟诈侵权者，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飭遣回国，以儆效尤。如此，则民虽入教，于利害无关，国家无所不容，良民何至仇视

哉？

夫彼洋人之入中国者，亦多习华语，读华书，讲伦常，明礼义。其国中书院，且广储中国书籍，聘请华儒教习国中子弟，无异归吾儒教矣，较之奉彼教者动辄作威，怙势欺压平民，其贤不肖何如也？如改约而彼不肯从，则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，子孙世世永为庶人，不许娶妾，不许应试，不许捐纳，不许充兵，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，以其矛刺其盾，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。夫贬异端，即所以崇政体；泯嫌疑，即所以重邦交。秉国钧者，其熟思而审处之！

【注释】

①擢（zhuó）发难数（shǔ）——意谓罪行多得象头发那样无法数清。

②剖（kǎi）切——切实，真切。

传 教^①

嗟乎！中西和局之动多翻复者，其必阶于内地传教乎！何则？昔年各国立约，载在盟书者，通商、传教两端而已。通商为各洲通例，实关富强大局，而于贸易之法，不能讲求尽善，则其利必为外人所夺。苟能发愤为雄，如日本重订税则，振兴商务，仿西法，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，不准入内地夺我民之利，何虑人心不服？惟传教士必入内地，内地入教之民，良莠不齐，往往因此滋事。及至患成，彼以我中国不谙西例，酌议稍迟，动以兵力相胁。如曲从其请，则民之受屈愈多，衔恨愈甚，而教堂之案迭起矣。

案泰西基督之教，流派分而为三：一曰天主教，传自犹太，盛行于罗马，意大利、奥斯马加、比非利亚、法兰西、日斯巴尼亚、葡萄牙、比利时等国从之；一曰耶稣教，日耳曼国之所分也，英吉利、德意志、美利坚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及瑙威、瑞士等国从之；一曰希腊教，希腊为西人文字之祖，亦衍基督教之说，别树一帜，小亚细亚、欧罗巴之东、俄罗斯、希腊等国从之。其教或分或合，有盛有衰，名目不同，源流则一，皆本于向传之新、旧约两书。《新约》载耶稣降生为上帝子，以福罪之说劝人为善。是时泰西纷乱如战国，立教者深具苦心。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，仇敌相寻，人民苦锋镝，原野厌膏血，别分门户，遂酿干戈，以至变本加厉，实非教主始念所及。十字架之役，俄土之战，其尤著者也。迨后道术修明，已异于古，故今耶稣教之在欧、美两洲

者，英、美两主实称教中监督，为一会之领袖，尊为国教，未可厚非。盖人生于世，不能逸居无教。如有僻在遐方，礼教未行，狃獠未变者^②，耶稣教士遍至其地而化导之，地球各国现已一律相安。

自传入中国内地，未尝习见习闻，动辄齟齬，英、美、法等国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，然而庇之愈甚，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。何则？传教先贵乎化导，化导在身心，不在乎势力也。在教中诸人，诚信教旨，恪遵教规，安分守业者，本不乏人。特莠民借入教为护符，每有作奸犯科，为种种不法事，其病在教士以招致人多为一己声名起见，遂至泾渭莫分，品类淆混。每有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，不能灼知其奸伪，专为护持彼教计，因此偏袒，以至紊我王章。在教士存心本亦公正，若能洞烛其奸，自不容其所为，且为彼教十条诫所见斥，应按籍除名。所惜者，地方有司鲜知此例，惟虑开边衅，先存畏惧之心，并不知西国律法，折服无从（光绪元年《新报》谓：中国既无治西人之律，何不仿照英于印度各族类通商之律，参酌行之），往往迁就定讞。平民受屈，申理末由，众怒滋深，群思报复。又有藐视教民，断案不能平允，因此教士出为诉说，酿成其祸。是故拆教堂，辱教士，民教斗殴之案，层见叠出。平心而论，彼教士及华官，苟有自知之明，应同此愧悔，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。

曾闻耶稣教士，有教案伤人不愿惩办，为体上帝好生之心者，惜难多者其人。夫教士以身卫道，虽死亦所甘心，即无端受辱，如耶稣所云：“披左颊，转右颊向之可也。”苟能含忍包容，人心自服，又何必力为较量？然余亦未之见。至每遇大臣查办，或以相距太远，未悉案情，或以律例不同，各执一是。定案稍缓，

彼即横生枝节。有司既经革职，复请惋惜之国书；首犯即已伏辜，重索赔偿之恤款。朝廷怀柔交至，优待有加；百姓闻见各殊，寻仇无已。于是儿童、妇女未能辨其种类，闻声相恶；加以匪徒煽惑，变故迭乘，果谁贻伊戚欤？

虽然，教士来华各循其教书之旨，传教济人，出自公心，费用捐自民间，非支国帑。如传教别存邪僻私见，各国先不能容，又何能流行一千八百余年而愈盛？明季利马窦东来，徐光启舍宅为堂，有奏留其教之疏，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，而明史称其清介，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。所惜者，传教于华人出于勉强者多，每与时人多所辨驳，与孔教较量多所毁斥，以自见其高大，以至忿争启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。夫信从者，在乎心不在乎迹，苟有不信不从，置之可也。耶稣之书不云乎，苟有不接受尔者去之，日拂去足尘可见。保罗传教至一处，以人不之信，谓其时未至，转往他所。进华之教士如是以行，又何齟齬之有？今在亚洲教民既多，权势亦大。其设义塾，施医药，育婴孩，著论说，无分畛域，一视同仁，救人之心不可谓不切。独是以救人之婆心，因容纳中国之莠民入教，遂启争端，动成大案，此诚天下有心人所共惋惜者也。

今欲民教相安，必须广求良法。与其补苴在后^③，不如筹度在先。先令华民入教者，开列姓名、籍贯，报明地方官，查无过犯奸恶之人，方准收入。而又编清册以备查究，揭实情以释疑惑，明大义以肃观听，别各教以免蔓延。嗣后我国有司，凡遇教案秉公查办，勿延宕，勿推诿，勿畏葸，勿袒护。不必问其为民为教，必先辨其孰曲孰直，一以公平之心处之，斯远人无所藉口。其维持调护，实出苦心。再或会同驻京公使，剴切妥议，须保传教出

入内地，各友必确守教规始准。为神甫有干预公事，挟权诈者，立请之公使，飭遣回国，以免贻害。如华官断案不公，亦即由各公使商请总署严查参革，藉昭平允，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。有案则依西例，延律师到堂，约期互辩。大率以无故干犯教堂，有司官按例惩办，责成赔修。若与百姓为仇者，但照案情轻重处理，不得托词赔修，以相诘难。此实欲保护教堂、劝善防恶之心，使民教无诈无虞，不生嫌怨，非论教之是非也。不然，竟效日本近年办理，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，无须西人。彼本自有此教规，则教士踵迹即不绝而亦稀少。我孔孟之道，精微广大，如回、佛、老诸家，亦在包容之列，何必断断争辩，独拒彼教乎？

况入教之民，犹是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，劝民为善，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。若纵民为奸恶，倚教势以祸人，非摩西立诫之旨，教士传教之心，抑亦为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。尝见敦品之教士，其心能克己爱人，颇近我儒家者流，亦有颇知读我孔孟之书者。吾人幸勿动相轻藐妄肆诋谰，反为外人讥笑其量之不广，致无端肇事，转贻君国之忧，则尤当鉴戒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卷本《传教》与五卷本《传教》有很多不同。除因有些段落基本上是重写外，还有些段落的行文也有不少区别，故将十四卷本《传教》与五卷本《传教》并列。

②狉獠——上古尚未开化之时。

③补苴（jū）——缝补，补缀，修补，补救。

贩 奴^①

粤东澳门、香港、汕头等处，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，名其馆曰招工，称其人为猪仔。猪仔一名载至西洋，身价五六十元，税银一元，澳门议事番官收费二元。其党与洋人勾通，散走四方，投人所好，或炫以资财，或诱以游博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，被拘出洋，不能自主。或于滨海通衢歧路，突出不意，指为负欠，逼迫登舟。官既置若罔闻，民亦何由申诉？初则省城外黄埔等处皆已蔓延，嗣被大员访惩，甫能封闭，而澳、港外埠之根株犹未绝也。盖美、阿两洲及南洋各岛日汲汲然开矿、垦荒，土著寥寥不能集事，故不得不招工，但工资过微，人谁乐往？于是招之不来，出之以诱；诱之不能，出之以掠。

计每年被掠卖者累万盈千，其中途病亡自经者不知凡几！幸而抵埠，即充极苦之工。倦即加以鞭捶，病亦不许告假。日出而作，牵以铁练；日入而息，横受拘囚。逃走则有连坐之严法，处死则有水火之毒刑。求死不能，逃生无路。其中不乏右族名门单丁爱子，误罹陷阱，望断家乡，一线宗祧于焉中绝。言之酸鼻，闻者伤心。英人华利言：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，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。其中有少壮者，有中年者，俱由中国口岸诱出洋。其至新加坡、庇能等埠者尚不至过于困苦，若至秘鲁、渣华般鸟、昆士兰、岑勿他刺、租阿或东海各小埠，则备受酷虐，呼吁无门。谁非人子？能不为之流

涕而太息哉！

或谓：“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，不愿者遣回，其飘然长往，绝无顾虑者，皆自愿出洋者耳。”不知拐匪奸谋百出，上下交通，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，并非本人，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，亦系有意装点，欺饰庸愚，鬼蜮心肠险幻至此！华官、番官纵公正明察，亦安能不堕其术中。

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，今则名为招工，实与贩奴无异，原西律所不容。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，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，出资千百万赎还遣释，严申条约。诸国至今称之。美国南北之战，其始亦以贩奴而起，后乃设法禁绝，一视同仁。今中外辑睦有年，无分畛域，而竟任彼勾串奸商为此违例害人之举，出入各口漫不稽查，其玩视中国也甚矣！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，招中国工人开垦，遂成富庶之邦。徒以华工佣价廉而效职勤，土人以为夺其大利，焚劫驱逐，无毒不施。土人倡之，议院和之，苛待之条，闻者发指。其薄视吾民又如此！澳门虽有严禁拐贩之议，而积久弊生，奸民诡计多端，有防不胜防之虑。勾通洋舶，诡称某岛某埠有地待辟，有事可图，及至中途，易船他适，愚氓入其网罗，永堕地狱。西士之明理者亦闻而嫉之。今巴西又欲招工，难免不蹈故辙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查巴西土产以茄非、树胶为大宗，昔日所用黑奴，待之寡恩。自前巴西王下令赦黑奴后，黑奴逃入深山变为野人，不愿傭工于寮，以致年来所产茄非无人摘采，需工孔急。巴西政府招徕德、义两国之民前往，其应招而来者亦不愿作工，另谋生计。又有美籍之犹太人应巴西之招而往者，困苦不堪，因求美驻巴领事为之措资载回美国。据出使者云：询诸载回之人，则谓巴西之待工人至为苛虐，所作之事如伐木、掘土诸工，最劳苦者，每日工价不过银二钱，黑人尚不堪焉，可使华民轻往乎？）〕

似宜查照公法与各国明订章程，如某地需工若干，必先报知中国公使、领事，查核所需人数，转报总理衙门，行知地方官，照章招致。中国派员驻香港、澳门及各要口。华工出洋先由船主开单具报，请华官登舟查验盖印，申报本省大吏，知照出使大臣，俟船到彼国之时，船主呈请华官照单覆验，然后发与工主具领雇用，毋许虐待欺凌。或其地未驻华官，向有中国殷商为甲必丹者，或各会馆董事主之，覆验后报明存案。本省大吏亦给发谕帖，予以经理之权。最要者宜由政府照会招工之国，事前不许苛虐，事后尤宜善待；华工之久历辛勤者，倘自愿旅于其地，准其入籍与土著同，不得如美国之无端逐客。庶乎民命可保，而国体亦稍尊矣！至华商贸易出洋与华工稍有区别，亦应先期报明，给凭查验，以免奸民假托，仍成拐贩影射之端，免彼族轻藐华民，有失中朝大体。

惟主其事者，须知此举为保护华民而设，亦非禁阻华人出洋，不得婪索资财，徒貽讪笑。是又在当局之慎选其人耳。泰西事例：领事之权本属有限，降而至于董事，更无论矣。南洋各岛栉比星罗，势难处处设官经理，必须知照各国：准由华商董事综其事权。庶华人所到之区，皆我保护所及之处矣。东南数省生齿日繁，既不能概禁贫民之出洋，又不能坐视华工之受害，如此因势利导，立法维持。救之于已然，不如保之于未然也；争之于事后，不如察之于事先也。斯古帝王民胞物与之本怀，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策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卷本将标题改为《招工》。

交涉上^①

中外通商日久，交涉之案层见迭出，卒未有办理公平，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气者，何也？以不得办理之法，未用度外之才也。

夫洋务交涉之事甚繁，约其大纲：君民两大端而已。如杀伤、斗殴、焚毁、抢劫、占产、拐贩、债务、辛工以及碰船、碰车诸案，皆事之小者，关华民生计者也；侵越疆界，偷漏税款，违例便已，辟埠通商，以及传教建堂，游历杀伤诸案，皆事之大者，关君国安危者也。西人舟车所至，每以语言互异，律法不同，利己损人，任情蔑理。入国不问禁例，入乡不知土俗，在租界外创办之事，亦不禀准当道而后行。惯以恫喝之词，势迫力成，否则勒赔巨款。是以猜嫌易启，动至激成巨案。我中国顾全大局，忌开边衅，官长多从迁就，士民谁敢抗衡？如吴淞铁路电线、四川彝陵轮船等案，虽然无理，尚赔巨款。洋船撞毁华船，反咎以不谙趋避，或诬其桅灯不明，改重就轻，含糊了结。马车碾伤华人，反谓不知让道，祸由自取，扭赴公堂亦仅薄罚。又如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，往往借端扣减工资，甚或殴辱毙命。西人之狡黠者，更串通地棍拐贩乡愚，冤惨尤无天日。他若华商负欠洋商，一经控告，追封产业，扰及亲朋。西人负欠华债，虽饶私蓄，循例报穷，便自逍遥事外。外国税华货进口，务从其重；中国税洋华进口，务取其轻。华人商于西国者，按名纳税，岁有常规；洋

人商于中国者，北突南奔，绝无所费。我招商局“和众”轮船曩年开抵美国金山，关官执意重征船钞，冀不复来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美之商船至华，所征税额较诸英、法商船，无畸轻畸重，亦系一律征收。美国何得歧视？）〕凡寓居新、旧金山之华工、华商，有回国后不准重到之例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查从前美国甚恶黑人，时时群议驱逐。自南北花旗之战，美廷立例：准黑人入籍，与操保举总统议绅地方官之权，遂无议驱逐者。然则华人之不容于美者，乃以不入美籍之故欤。英国、丹国均与美有准客民入籍之约。我国如与各国重订和约之时，亦宜仿行，以顾国体保护商民。）〕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，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。天理何存？人心何在？夫轮船飞驰于港汊，马车冲突于通衢，无事而带持军器，用人而刻扣工资，空盘倒账，袒庇教民，包揽关捐，掠贩人口，凡此种种妄为，亦西律所必禁，公法所不容，只以中、西刑法不同，彼族反能趋避。遇有杀伤交涉事件，华官以华法治华人，抵命之外，更断偿银；西官以西法治西人，罚锾之数且从轻减。如华官稍持公论，执公法条约以争，西官即回护故纵，并薄罚而不加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上海及各处租界之地，华人不能买。如要买，须出外国人之名。华人所住房屋，工部局估值租银，每百两岁捐十两，洋人所住房屋，每百两岁捐银八两。且准其在内地买地造屋，契虽写“永远出租”字样，仍与卖无异。所以有福州乌石山、九江庐山盗卖官地之案。日本国例不然，非土人或入籍者，不准买其本国之地。中国宜仿行之。）〕此尤事之大不平者也。

近有俄都书院生马尔丹著论云：“中英出入口华约值四千五百万磅。英国获利可知。然驻华英商犹时时播弄是非，屡请英廷力胁中国。幸执政者洞悉情形，顾全大局，凡遇不平之事，概行批驳，并禁止领事、武官非奉本国或公使之谕，不得擅调兵船。”云云。前英人额尔金奉使驻华，亦尝函致其妻云：“抵华后，日

见英民在华地恣意横行，实出情理之外，皆因华民过于循顺，不敢抗拒，又过于愚蒙，不知控诉，以致时遭凌辱。”云云。不知华民纵极循顺，岂难抗拒西人，实因彼动挟全力以争，故我每曲法相就。华民之忍辱由于畏官长；官长之曲法，由于畏朝廷也。若公使能持平识大体，不肯偏袒己民，则我民伸诉有门，又谁肯横受其辱乎？曾文正言：“方今中国好言势者，专事羁縻^②，幸免开衅。然习于畏蕙，难期振作。好言理者，又激于忠义，鹵莽从事。然操纵无术，决裂堪虞。皆非万全之策也。”旨哉斯言！诚老成谋国之笃论也。故洋务交涉非不可办，特患向之办交涉者，非畏蕙即鹵莽。畏洋人而希图省事，即为多事之阶；愤洋人而务求取胜，反为取败之渐。间有熟读条约、稍谙公法者，又辄欲舞文弄墨，仗笔舌之小巧，以折其猛鸷凭陵之气，抑又可怜可笑，多见其〔十四卷本增：徒〕劳而鲜功矣。〔十四卷本增：且也鄙夷洋人，谓为“非我族类”，几欲不与之同日月，而于其制器精巧，作事实践，亦一概抹煞。是为愤时。愤时者不可以办交涉。重视洋人，炫其所长，平日誉之不容口，临事不加揣度，更欲借《终南》为捷径。是为趋时。趋时者不可以办交涉。〕

然则洋务交涉之事，竟无善法以处之耶？曰：何为其然也。是宜先储善办交涉之才，次定专办交涉之法。取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诣端正，大节无亏（入教籍及沾染嗜好者万不可取），熟史书，谙政体，洞悉中外律例，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字、政教、风俗，著论确有见地，存心公正，无抑中扬西之习，并无我中彼西之见者，则根抵既真，措施自当。南、北洋特辟一洋务馆以收储之。然后集群策群力，兼延西国著名状师，遍考中、西律例及条约公法诸书，据理持平，定为《中西交涉则例》一书。盖中西律例迥

然不同：中国有斩罪，有仗罪，西国无此例；西国有缢首罪，罚作苦工罪，中国亦无此例。西例听讼有公堂费，不论原告、被告，案定后责由曲者出费，直者不需分文，中国亦无此例也。中国办理命案，误伤从轻，故杀从重；乃西人于故杀，亦有从轻者。如往岁英牢头哈金击伤中国细蕙，状师照轻打人例罚缓释放。夫击人至死尚谓轻罪，试问以何者为重？而讼师受贿即为开脱，揆诸情理，岂得为平。此皆办理者不知西律，未能与争耳。是以西律诸书亟宜考订，择其通行者照会各国，商同外部，彼此盖印颁行，勒为通商交涉则例。凡有交涉案件，须委深通西律之员申办：合于律例者，立即办结，不必羁延，上下推诿，致滋口实，转启罚赔开埠之端；其不合乎律例者，彼公使、领事纵百计恃强要挟，官可罢，头可断，铁案终不可移。彼虽狡悍，其奈我何？且以西例治西人，则彼无可规避；以西例治华人，则我亦免偏枯。每届年终，将交涉各案如何起衅，如何定讞，删繁就简，勒为全编，分送各国使臣及彼外部公览，兼发各省刑司，互相考证，庶枉直是非无能遁饰，洋人无故纵，中国亦少冤民矣！虽然知之匪艰，行之维艰。近各省偶有要案，疆吏据理而争，彼辄嗾其公使与总署为难，甚或百端恫喝。故必当轴者洞知外事，上下一心，操纵刚柔，曲中窍要，始克收政道刑齐之实效耳。

溯日本初与泰西通商，西人以其刑罚严酷，凡有词讼仍由驻日西官质讯科断。强邻压主，与中国同受其欺。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，痛革积习，更定刑章，仿行西例，遂改由日官审判，彼此均无枉纵，而邦交亦由此日亲。噫！今日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，堂堂大国顾犹不如日本焉，可耻孰甚！苟能毅然改图，一切与之更始，于治军、经武、行政、理财、通商、惠工诸大政破除成见，

舍旧谋新，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，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，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，〔十四卷本增：力矫不慎不公之弊，以服其心。有时争所必争，执以西国之法，不敢稍宽；让所应让，给以格外之恩，不必过泥。临时勿使我受其愚，事后勿使彼蓄其怨。〕庶大权不致旁落，而强邻弗敢覬觎。不然，遇事曲从，过为迁就。我以为怀柔，彼以为尊奉也；我以为优容，彼以为畏缩也。交涉之事日益多，办交涉之法日益绌，能办交涉之人日益少，忍辱含垢，民气日靡，丛雀渊鱼^③，民心渐去，其流祸将有不忍言者，是所望于识时务之俊杰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五卷本原题为《交涉》，因十四卷本增写《交涉下》，并将《交涉》改题为《交涉上》，故本篇从改动后篇名。

② 羈縻（jī mí）——牵系，笼络。

③ 丛雀渊鱼——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上》“故为渊驱鱼者，獭也；为丛驱爵（雀）者，鸢也；为汤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”，意谓为政不善而将自己的百姓驱赶到别方去。

交涉下

甲午后续^①

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之缺，实为洋务之枢纽，未可泛视，宜委道员与总领事品级相当又素有声望谙悉中西律例者，方可胜任。

查租界四至，因当年未划沟立界为限，致为外人侵占不少。如上海之新闸、老闸、虹口等处地方，曾闻本地人云：“昔年租界无如此之远，至前年始定界限，已被侵占不少矣。”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国例，一经勘定，即划沟为限，方可杜侵占滋事之虞。然与泰西通商数十年来，华人遇事隐忍，而洋人则遇事欺凌。非但上篇所论上海华人房租较洋人多二成，中国内地洋人可租九百九十九年，而租界之地华人反不能买等事而已。

尤有不平之事数端，今列于后：上海杨树浦、新闸及泥城外等处不入租界之地，亦归英工部局照其向章办理。地方官竟置之不辩，且遇有是处讼事反听领事判断。不平者一。洋人马车行祇纳一总捐，而华人马车必须逐一纳捐领牌。如与洋人马车同行，不准赶在洋人马车之先，违则拘罚。不平者二。西人打猎，例有时候，违例者罚之。去冬有乡人不知西例，猎有山鸡、水鸭携至上海出售，被巡捕拘获，押至公堂，罚银四十元。有被累至倾家荡产者。不平者三。西例猎地有税，猎狗、猎枪皆有税，中国一无所税，随处可猎。故寓华之西人往往好猎，虽华人禁猎之地，彼亦往猎，无所顾忌。纵然肇事，地方官只谓其不知俗例了事，

无所谓罚也。不平者四。又冬间西人游戏于郊外，有一艺西名曰啤把亨，华名曰跑纸。其散纸于田中，随者百十成群，骑马追之，田中所种棉花皆为践踏。地方官畏事不理，乡人苦之，无从控诉，徒有赔补之名，无赔补之实。不平者五。西例巡捕出票拿人须随时稟请领事签字。如例不应拿而巡捕与原告请之甚坚，领事须令巡捕当堂发誓必无弊窦乃允签名出票。今会审公堂不能援照西例，所出空白拘人票百数十张交华捕与包探，任其随时填注拿人。故闻有藉此拘人私刑拷打之弊，勒索不遂，然后押至捕房，转解公堂。往往小民无辜受累、含冤怀怨而不敢言。不平者六。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举有七人，皆西籍也，我国之人无一得预其列。所以华人吃亏被累，无一为之分辨者。按租界房捐岁入之数华人十居其八，况华人房产多于西人，竟不使华商与闻其事，殊所未解。反不如香港、南洋各埠尚选华商为董事，或以议员，若伍秩庸、黄平甫、何沃生前后得举。虽盈廷之议，华人或唯诺成风，未能力为伸辩，而究之有胜于无。噫！此殆由西人藐视华人，因华人愚昧无知者多，各自为计，不知顾全大体，故易为西人所欺也。然西报尝论“中国士大夫虚怯气重，不可以言理，只可以言势。历观交涉之事，地方官初时持之甚严，互相推诿，继以势挟持，即任我所求”云云，可知我国情形已为彼窥透，即与中国两次立约，皆得之于兵戎，而非得之于玉帛。年来交涉之案，动以兵船恫喝，要求非分，职此故耳。今因日本一役更为彼族所轻视。当轴者必能洞明时局，知屈伸进退之机，有负重致远之量。凡事筹之于先，使人由之而不知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国家阴受其福。一己之祸在所勿计，况千秋自有公论也。

从来各国交涉之案，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。我国亟宜变

法，破格用人，幸勿拘文牵义，顾虑繁多，驯至一筹莫展也。英国数十年来政治最得民心，且各国外部公使及各处商务局有心世道之正人君子不少，何不闻与译署大臣会议，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，不偏不倚，遇事持平办理，庶毋尔虞我诈。而胥吏、差役、巡捕、包探皆无从舞弊，自能交欢于无间，弭衅于未萌矣！所有中、外教士，东、西商贾，均得安居乐业矣！若动以势力服人，非理陵铄^②，势必至逼迫愈甚，而华民之私愤愈深，恐他日群起而攻，酿成巨祸。斯时玉石不分，贤愚莫辩，祸起仓卒，地方官亦救御无及。语云：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”中、西士夫不乏忧深虑远之君子，曷弗详思而善处之也耶？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篇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② 非理陵铄——非理，无理。陵铄（shuò），亦作“凌铄”，欺凌，欺压。

条 约

甲午后续^①

各国初订通商条约，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，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，骤观之几莫能辨。惟强与强遇，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，而后允准，否则不从。若一强一弱，则利必归强，而害则归弱。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，而误以弱为强，甘受其制，而因受其害者。故洋务不可不明也，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，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。

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，受害甚深，事事悉为人所掣肘。同治八年总署与英、法更修条约各节，所论洋华入内地税单一事，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，沿途免征税厘，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，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。厘捐一事，中国既为自主之国，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，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，实不能谓之公允。管辖一事，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，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鞠之权，则应委派实授官员充当此职，不应以商人代充。均沾一节，此国请沾彼国所得之益，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。教务一节，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，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。按总署所论五端，事属平常，乃如进口各物，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，而彼不计也。烟、酒害我民者也，即使重征其税，彼应无辞。而今不然也，我国之货到彼国，则任彼重征；我国之

人到彼国，则任彼抽税。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，而彼尚云万难照允，往来辩论久无成说。诚如崔星使所论，两强相遇，其国势稍有等差，即其存心隐有区别。如畏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，而归害于我。一时让而时时如斯，一事让而事事如斯，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，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。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，所以兢兢相持者，恐利源之耗于外国，而欲自保其利源也。入口免税之物，皆本国所急需，故以此招徕，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。若酒、若烟，非民生之所恃以养者，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，则亦自保其利源也。（抵制之税，防他国之税吾民之利。如他国重征我国土产入口之税，则土产无所销，而产于天者失其利，成于人者失其业，则我国亦必以重税报之，使不致独擅利权。）

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，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，概不征税。烟、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，而今亦免之，则籍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。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、药材、衣服凡入美国口者，其征税过于成本。类此者甚多。不平之事令人为之气塞，已于《交涉》、《税则》篇中论之详矣。尝闻西人云：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，一言以蔽之曰，抵制而已。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。今益于人而损于我，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。其人如愿，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；其人如不愿，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我之税。必使持平，方不至损我而肥彼也。（今各国薄待我中国者，如人则抽税、货则重征之类，可援例争之。或谓：“强国之于入口税，议加、议禁，他国不敢置喙。”而不知非也。日弱于法，何以加法货入口之税；墨弱于美，何以加美货入口之税；欧洲小国多禁鸦片入口者，非强于英也。盖税则者，国之内政，议加、议禁固可以自主焉。）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，我国宜加意也。

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，所陈条约四端，确中亚洲之弊。今录之以备参考。其略云：“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：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，大权旁落，外侮沓来，遂致有城下之盟，立此不公条约。藩王逞雄海内，强邻逼迫境中。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。所可惜者，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。查我国有自主之权，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，税务亦应在我权衡。今为条约所限，不可措手，殊失国威。臣等每一思维，歔歔欲绝。外人在我国旅居，不隶我国治下，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，一如在本国然。我日人往被国，何以须遵彼之管束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，不得我行我法。我国货物至彼入口，则任彼重税。是我有权彼则夺之，是彼重征我则依之。此我商务、技艺之难以振兴，国库之所以日削者，职是故也。虽皇上深宫劼愆^②、励精图治，亦末由振发矣。推其初与外国订约，不深虑于日后，而苟安于目前。相当日秉钧大员，未深谙外国情形，率尔立约，致有此掣肘之患。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，宜为弥缝补苴之计，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。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：一、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，必须由日国管辖。二、税务如何征收，皆系我朝自立主意，外国不得预闻，条约不能限制。三、有约之国通商口岸，我国均沾其利，不得畸轻畸重。四、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。以上四款，伏求皇上睿智如神，俯加俞允。他年条约更换之期，望将四款增入”云。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。按中国受病之重，岂止四款，亦望我国变法自强，亟宜尽为修改，以保利源，国体幸甚！生民幸甚！

崔星使日记云中、美两国税则：美收中国入口米税，每包二角二分，

每年五十万包，计税银已百馀万两。而美之麦粉入中国口者，竟不纳税。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，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。丝绸美收百之五十，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，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。烟、酒美收税极重，而中国不收税。外国药材如屈臣氏、德记各号分布各省，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，一概无税；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，其数甚微，金山入口收税极重。中国入口衣服、烟、酒、蜜饯，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，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。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，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，何其锱铢必较，一至于斯！鸦片一物，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，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。昔年风气未开，通商条约粗具，所定各货税则，我国大受其损。岂可因仍隐忍，虚与委蛇！

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、灼知洋华价值之人，并由商务大臣通飭商务局董，各将税则详细考究：何者我亏？何者彼利？何者应加？何者应改？一一核定，草本呈上总署，集议酌定。俟届修约之期，照会各国，指明应改条约，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，会议妥订，以期彼此有益，而交谊可以永久。然必当讲求于平日，非可取用于临时。若平日绝不讲求，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，则遗漏罅误之处必多，一经修定，后悔何及？将年复一年，坐受亏耗，利权不可为矣^③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② 劬（jié）愆——语出《尚书·酒诰》，此处用指皇上勤勉劳心。

③ 从“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”到“利权不可为矣”，系十四卷本《条约》篇的附言。

入 籍

甲午后续^①

地球九万里，日月所照，眡域无分^②，凡有道之君莫不体上天公溥无私之意以为心，乐得人民而抚有之。所谓王者有分土，无分民也。我朝怀柔远人，无论入籍与否，均有宾至如归之乐。

查各国皆准华人入籍，有准其随时入籍者，有要常居其属地若干年方可入籍者，有须生长其地乃准入籍者。美国定例亦有准各国人入籍之条，自埃利士人入籍日多，遂订新例不准华人入籍。

英国民籍最重，外国、本国各有分别。父母为英国之人，其子生于他国者仍可隶入本籍，即其母为他国之人，而父为英国之人，仍可隶入英籍。惟英人之赴他邦大有分别。倘为军流犯罪出外，则所生之子不能仍作英人。其余出外为商、为官，皆在收回之例。然外产虽可收回，只作平人看视，不能在本国作官及为议员，且更不能承本国人所有基业，亦不能以基业授本国之人，但可自创成家，将基业传其亲子。其欲与英人一律沾恩者，当于回国时为国家办公三年，或当兵，或作工，三年期满方准真为英人，与本国所生者无异。

上古风气未开，各国闭关自守。罗马国例，每见外来之人视若眼中之刺，以为外邦之人非窥伺国家，即来牟利，于是多方嫉妒，必下逐客之令而后快。元泰定二年（即西历一千三百二十五

年），英人犹仇视外人，不令留踪境内，迨至元元年（即西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）始垂禁令，不准将外人嫉害，且有延请外人在本国教习工艺者，如外国优待本国之人，而本国人亦推情相待。虽然英国近时政令较前宽大，惟于外生之人，虽父母隶籍于英，而其子归来终与生长英邦者有间。此例相沿已久，未能易辙改弦。

独荷兰国则广被怀柔，一洗各邦陋习，凡本为他国之人来入本籍，或本籍之人生子在外，其子重回本国，可以承产，可以作官，并无歧视之意。

今四处通商，无远弗届^③，各国怀柔之道迥非昔比，独我华人流寓外国，为人所欺。其故初因不愿入籍，我水师又不足以卫商；继苦于不能入籍，而通商条约又未论及入籍之人。

或谓：“中国刑律太严，必无外人入中国籍，况其所获利益更胜于中国之人，亟宜设法维持，庶免为丛驱爵。现在已准外人在苏、杭内地纺织，继必借端要求准其买地开矿、设厂、耕植，由渐而进，握我利权，非但于地丁钱粮有损，犹恐民生计绌，势致主客不和，变故愈多。否则借此挹注，固结民心，以我之矛刺我之盾，关系尤非浅鲜。”

鄙见：外国人须入中国籍者，方准其在内地买地建屋，庶免滋事。如不入籍，除租界外概不准在内地置产（闻日本例如此）。或有借游内地为名，或籍传教为说，买地置产，购货屯货，建造一切者，所置之业既在内地，即与入我籍之民相同，准其落户，惟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，不得再远藉领事为词。如不愿入籍受辖治者，则可任其自去，不得购置产业。传教者自教堂住屋外，亦不得借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，兼并民地，致损碍于中国地方丁赋。此系我国家本有自主之权，当详载和约，布告天下，庶彼族无从

置喙，而各国有道之君亦咸当体上天覆载无私之心，一视同仁，准人入籍也可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- ② 畛域——界限、区域、范围。
- ③ 无远弗届——届，到，临。没有一个再远的地方而不到的。

书吏

天下人之所断断而争者^①，名利而已矣。名重于利者，奉公而守法；利重于名者，舞弊而营私。今各署书吏既无名之可言，则不得不专趋于利，徒欲以法惧之，盖亦难矣。故朱子襄曰：欲作廉吏，勿靠书吏。必先熟律，方不为其朦蔽。胡文忠办理鄂省军务所设厘局，悉屏书吏而任官绅，寄以腹心臂指，用赖以足，兵赖以强。伊昔名贤未有不畏书吏，而慎防书吏者。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，内而六部衙门，外而督、抚、司、道，下而府、厅、州、县，以及盐务、税关皆有缺主。每缺或万余金，或数千金不等，营私卖缺，与本官无须见面，署中惟觅一办事者潜通声气，朋比为奸。同一律也，有律中之例；同一例也，有例外之案。其间影射百端，瞬息千变。犹是一事，有贿者从，无贿者驳。混淆黑白，颠倒是非，惟所欲为，莫之能制。即使上司觉察，按法严惩，亦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，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。而官之接任视事，多则四五年，少则一二年，其于治内之利弊，俗尚之美恶，或未及周知，即已更调而去。若书吏则世代相传，专门学习，兵、农、刑、礼各有专司。官有升迁，吏无更换，况既授以事权，又复限以资格，虽有才艺，荐达无由，而月得工食纸张之费，为数甚微，若洁己奉公亦实无以自给。

考泰西有大、小律师，无书吏之弊。律师者曾在大书院读律例，取列一等，国家给以凭照，准其为民诉冤代官诘问。凡正副

臬司，必由律师出身。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。公选廉正绅士陪听，首曰公民，余曰议长。如案中人与绅士有一不合，尽可指名更调。律师互相论驳，以词穷者负。官得其情遂告公民，曰：“此案本官已审得应犯某律，尔等秉公定之。”公民退议，各书其罪申覆，所见皆同即为判断；否则再审，以尽其辞。凡陪审、人证，皆先誓不左袒而后入，两造俱服则有司申送上院定讞。所有案词，岁刊成书，引以为例，嗣后皆可据以为断。

今为中国筹交通之法，请将律例专设一科，每年一考，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，然后准充书吏，锡以虚衔，厚其薪资。倘有颡顽不堪任事者，立予斥革；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，则期满之日，本官加结保举，然后录用；若服官后有贪赃不法者，保举者坐罪。各予以出身之路，庶咸知自爱，不敢弄弊舞文。书吏之权既轻，本官之职乃举，似亦正本清源之道也。今书吏五年期满，例有考试，列一等者用府经、县丞，二等者用从九、未入，以文通字佳者为优，鲜不倩枪顶替入场^②，所取既非真才，服官更难期清正矣。

恭读仁宗睿皇帝谕曰：“君临天下，敕政治民，仔肩至重，奚能独任？我朝特设内阁总理枢机，六卿分职，各司其属，即古之四岳九官，辅弼匡襄之职也。朕德薄才疏，寅承大统，惟求天下乂安，兆民蒙福，孜孜图治，不敢暇逸。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，为国除弊者少；苟且塞责者多，直言陈事者少；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，自言堂官不如司官，司官不如书吏。实不能除弊去害，是甘于旅进旅退，忘职思其居之义。诸臣自为计则可矣，何以报皇考数十年之恩遇乎？自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及百司尹唯诺成风，皆听命于书吏。举一例则牢不可破，出一言则惟令是从。今吏部

京兆相争一事，任书吏之颠倒是非，变幻例案，各堂官受其愚弄，冥然罔觉。所争之情节与所为之弊窦毫无干涉，良可慨叹！一部如此，推而至于五部，若堂司如此庸碌，书吏如此狡猾，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太阿倒持^③，群小放肆，国事尚可问乎？经朕训谕之后，尚不知悛改，是激朕之怒，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。朕宁受此名，曷敢废法？必挽回乃止。其无悔。钦此！”仰见我仁宗立法剔弊，谆谆告诫之至意，宜如何敬谨遵守。

乃今日各部书吏，其舞弊较外间尤甚，其弄权较外间尤专。如欲设法挽回，除考试选充外，并宜夺其权。夺之奈何？曰：此其道在乎使司员熟悉律例。盖司员不熟公事，书吏遂得上下其手，因缘为奸。诚使严定章程，凡司员到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，熟读例案。一俟有缺，由堂官面考，择其律例精通、档案熟习、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。然后一司之员必熟一司之例。遇书吏呈办案件，严加覆核，合则呈诸堂官，不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，即行斥革，不准再充，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矣。（下自州、县，上至督、抚，旁及海关、房科、胥差皆以重资承充，与本地劣绅、痞棍串通作弊，恐吓乡愚，勒索无辜，被累者竟致无门可诉。其刑、名、钱、谷幕友中劣多佳少，往往亦把持公事，串通差吏，挟制居停，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。吾粤劫风甚炽，多有不报案者。因报案亦不能破，徒为胥差勒索禀费验费故也。）况司员既熟律例，一旦外迁亦能洞悉情形，不至为书吏朦蔽。至于外官督、抚、司、道、府、厅、州、县衙门，既予以甄别之条，官又熟于律例，如此内外合力办理，自可杜无穷之弊也。愿与当世贤豪借箸筹之，取怨于若辈弗遑恤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 𪔐𪔐 (yín) —— 忿嫉貌、愤愤然。

② 倩枪—— 请人代替。

③ 太阿—— 古宝剑名，相传为春秋时铸剑名师欧冶子、干将所制。太阿倒持，亦即下《银行上》之“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”，意谓将权柄、主动权交给别人。

阉宦^①

今中国有一极弊之政，为合地球所共无者。其法虽传之往古，然其所以用法之意，则非若后世之所为。师其法而不原其立法之始，意识久而愈失，弊变本而加厉。于是百患丛生，寸效无闻，为宇内所同笑，则中国之阉宦是也。

阉宦肇于古，五刑中淫刑用宫。其人既绝生育，屏室家，将无以为养，故收而纳诸宫廷，备扫除之役。然则入宫之举，实为恤刑余而开其生路，非概取不犯淫刑之人，而残其人道，以供我给事也。故春秋之世，竖刁、开方、寺人披辈偶见记载。可知阉人犹不夥，而败国乱法作奸致祸已往往闻矣。暴秦灭六国而一统，用赵高为中车令，遂杀扶苏，弑望夷，而墟秦社^②。汉则家法坏自高祖：病不见大臣，独枕一宦者卧。厥后子孙效法，至呼宦者为阿父。桓、灵之际，遂有十常侍之乱。操贼奸凶亦起于阉。腾余孽，尤可叹惜而痛恨者也。六朝重女乐、声伎，宦官不甚假权，故寂然无闻。唐自元宗信任高力士，遂启祸窳，至子孙不免于阉人之手。有宋家法稍严，初亦静溢。至徽宗宠高俅，王童贯^③，而北宋亡矣。明太祖深恫前辙，不许宦者衣褐帛，不许宦者干朝政，宫中至立铁碑以垂训。乃子孙不能绳祖武，始刘瑾，继王振，数传而至魏忠贤^④，屠剑天下忠臣义士，若刳犬豕，致罹天厌，猝覆其邦。虽思宗之英武，不能挽朱明之末运。此后世所为流涕三叹。而推原祸水，实由数阉人剥其元气耳。

国朝惩明鉴重，以圣祖仁皇帝之英明神武，遂尽削中官之权：不得干预外事，章服不得逾四品。立法超迈前古矣。而近时法戒稍宽：除例准贫民多子之家自幼净身报名内务府外，往往有中途自阉，投入官名下，希图富贵。剥天地之元气，绝祖宗之系统，诚非细故。夫刑余之人，实为不祥。仅供廷苑扫除，已乖太和之气，况趋走御前，伺近禁蹕！此五大洲各国所无也。即日本近在东邻，同文二千余祀，其国政教往往效法中华，而独于阉宦一事，则绝不趋步。其宫廷禁门以内，皆用女官承职，例取世家子年十六以上，入宫承值，有月禄之给。年二十以上则出而嫁之。禁门以外则用侍卫、羽林，类皆良家子承充，职同下士。故历久无宦寺之祸，此其立法之善，未容以外邦而轻视之也。他如安南、暹罗、缅甸，亚洲各小国，虽皆有宦官，然其人不多，其名不著，权不属，而祸不彰。至若高丽之宦者，亦犹日本之宫女，而数复寥寥。

窃以为上天之大德曰好生，人情之所重曰后嗣。今既全革肉刑，奈何无罪之人，反听其绝人道，灭天纪，受蚕室之苦，为刀锯之余！是犹草木未甲而坼之，昆虫方蛰而杀之，毋乃为盛世之累耶？纵彼自愿净身，非官司程迫，然应此役者多畿辅之民^⑤，类于十一二岁之时，愚顽父母贪他日之富贵，不惜一子，忍情为之。童子何知，而谓其心所甘欤？若夫中年自行净身者，虽似出于中忱之所愿，然此辈多非良善。或以淫毒残形，或以盗贼漏网，或犯命案而希图免死，或有仇衅而隐思报复，故忍痛奏刀。其心之险毒凶狠已不可问，而可任其入厕掖廷，引为心膂耶？

是故古今异势，治乱异法，古虽有之，今亦宜绝。况古为未绝肉刑而设，今肉刑悉绝，而独留此惨酷之端，取四海五洲之笑，

亦何必墨守而不变哉？倘能举数千年痼疾弊政一旦廓清，如幽都之忽睹日月，如旱苗之忽逢时雨，天下苍生咸颙首而上圣神之颂^⑥，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，亦弥征其绵延无疆矣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

② 扶苏——秦始皇长子。秦始皇死，赵高、李斯佐胡亥谋夺王位后，又赐死扶苏。望夷，秦宫名。秦二世胡亥因梦斋于望夷宫，赵高与其婿咸阳令阎乐、其弟赵成密谋后，由阎乐率兵攻打望夷宫，逼使秦二世胡亥自尽。以墟秦社，使秦国社稷变为废墟，亦即使秦国灭亡。

③ 高俅、童贯——皆宋徽宗之宠倖，童贯曾被封为广阳郡王，故此云“王童贯”。

④ 刘瑾、王振、魏忠贤——为明代三大权宦。刘瑾，明孝宗、武宗时宦官，因曾遭罪而嫉恨诸官，得势后就大肆杀害异己官员，终因另一宦官张永告发其欲图谋反叛而被杀。王振，明英宗时宦官。时有瓦剌边乱，王振唆挟英宗亲征，使英宗在土木堡死于乱军之中。魏忠贤，明神宗、熹宗时宦官，因得宠而擅国柄，在天启年间大杀东林党人。崇祯继位后革去其职，后自杀，尸体被赐磔。

⑤ 畿辅——京都附近的地区。

⑥ 颙——“俯”的异体字。

廉 俸

《管子》有言：“仓禀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天下之人未有饥寒切体内顾增忧，而能致其身为国家用者。

西国定制：人非本籍不能为官。选举之权操于议院。一县之中，有知县，有律司，有管库，有考帐，有查街，有捕头，执事人役除优给俸钱外，复有公费以给应酬，事无陋规，物无官价。即巡捕、下役每月工资亦数十金，余可概见。倘有玩忽章程，贻误政事，徇情受贿，越理取财，一经讦发^①，从严查办。其人多羞忿伏罪自裁，否亦为国人所不齿。故贪污坐赃之风，不禁自绝。惟其有司养廉之款则较中国为倍优，国家课吏之条亦较中国为倍肃，是以俸薪外一介不取，而簠簋不饬之患寂尔无闻。

我朝建官设禄，正俸之外，加以恩俸，常支而外，复给养廉，体恤臣工，无微不至。无如俗尚奢靡，物价腾踊，京外各官之廉俸入不敷出，数本无多，而又以丁耗划为军漕，絀于转输，扣俸折廉，所得无几。其能洁己奉公，见利思义者贤人也。否则上焉者或借夤缘馈赠节礼堂规，克减军饷，侵蚀钱粮为津帖；下焉者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，诈索乡民，欺瞞长官为得计。探其原，实由支用不给，极其弊遂至流毒无穷。恐非古圣王重禄劝士，庶人在官者禄足代耕之本意矣。

今欲整饬吏治，軫念民艰，当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《新政论议》云：“宜下令国中，自今以往，在内为相臣者年俸三

万两，所属递趋递降，以是为差。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两，提督、将军年俸一万五千两，所属送趋递降，各以是为差。至兵丁、水手，月俸八两至十两，月终颁俸，分毫不得扣减。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。历官十年而归田者，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，以其仕二十年、三十年者递加之。终于王事者，功大则以其恩俸之数酌给其孙终身，功小则给其子之成人而止。文员、武员有受民间一钱、一物，或擅支国库一毫、一厘者，立行革职，永不再用，恩俸尽削。如此而贿赂之风未有不绝者也。或嫌此议不无过重。我纵不与，彼亦必取，与其私取而败公，曷若公与而杜私？重禄所以劝士，古之大、小臣工身名俱泰，无他，此法行耳。”〕所有文、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，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，使无支绌之虞。若复有罔上营私，受贿枉法者，按法重绳之。一切陋规悉为裁撤，或相沿已久、碍难骤革者，全数充公。如此，则民困纾而官方肃矣^②。或疑国用未足，一旦遽增巨款，费无所筹。则莫如裁汰冗官，将其额禄并归必不可少之员，则廉俸裕而操守自端，积习除而国帑自足。尸位既少，循吏必多；循吏既多，民生必遂。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又何虑官谤之或速，经费之不敷哉？若更能通堂廉之分际，祛隔膜之偷风，上下一心，实事求是，则唐虞三代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矣！

【注释】

① 讦（jié）发——告发，揭发。

② 纾（shū）——宽舒，解除。肃，严整，肃净。

限 仕^①

《礼》：“大夫七十而致仕。”所以示优礼老臣也。古之人三十而室，四十而仕，五十强仕，六十而老，七十而悬车，三代以还之通例也。四十曰壮，学问既成，阅历既深，故可以出而任事。七十曰耄，精力就衰，艰巨难胜，恐有时因而误事，故奉身以退，避贤路，戒素餐也^②。汉世二疏，止足告归，形诸歌咏，传为美谈，此足为士夫法式者也。后世此风稍不逮古，洊至恋栈者多，悬车者少^③。伏查乾隆二十二年定部员五十五岁宜详加甄别，三十三年又改定六十五岁，但实力行之，毋少瞻徇。夫甄别者，即恐其衰耄不能任事而罢之，故有予告之条，有原品休致之例，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也。高庙之治隆媲唐、虞道固若是欤^④！中兴以来，保举之途杂而渐滥，捐例既开^⑤，仕进之门路愈多而且歧，比至今日，有积薪之势焉。虽内、外臣工屡有疏通之奏，而究无疏通之良法，未力行疏通之实政，则疏通之实效亦终不可睹也。

然则良法维何？仍不外乎斟酌限年之典，恪遵祖宗详甄别、戒瞻徇之圣训，而以实力奉行之斯可已。四十始仕，三代下殆未可拘。顾亭林尝有“二十应试，三十服官”之议。是说也，酌中无弊，颇可参行。今之仕进本不仅应试一途，窃以为应试之年可以二十为准，则服官之岁要当以三十为定衡。其保举、捐纳两途亦当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，以三十五为服官之准。其列保之岁与

夫捐纳之年，亦必以二十为限。保捐之后加以十余年阅历，而后任之以事，庶可有功。至致仕之年，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岁为度。其不及限者，当于任满之日甄别去留。国朝定制：甄别岁行，比及三年，则又有内而京察，外而大计。所以慎名器、戒窃位者既已至详至严，特患奉行故事未能认真办理耳。今请详致仕之条，除世爵、宗亲不计外，其有成大勋、据高位者，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，朝廷赐金赏荫，准为予告老臣。或给全俸家居，岁时奉朝，请备顾问。若有军国大事，亦可酌量垂问，准其与闻参议，余事概不必劳其身，所以示国家养老尊贤之意也。下此则六部、卿、寺及内阁部属等官，及岁限则罢之。外而疆臣、司、道及府、厅、州、县各亲民之官，责任烦剧，尤不宜以衰暮之年为乾没之计。夜行不休，古人深戒，亦当定从严限。督、抚以年七十为度，赐金趣休。司、道以下亲民之吏，则当以六十五为限。及限不告退者，则请罢之，准其原品家居，或退为乡三老之类，稍给津帖以示体恤。其文理优长或聘长书院，或提调书局，投闲置散，斯无不宜。夫士人少而家修，壮而延献，既无致君泽民之伟抱宏才，则非朝廷必不可少之臣工，即非地方必不可去之官吏。抚心自问：窃位苟禄，徒为子孙之计；印官衙署，非养老院堂也。乃如之人固安之乎？然而竟有巍然安之，而举世莫相非，亲友不相劝者，则由于仕途之滥，庸吏之多，恒产之乏也。

夫古昔之官或起自田间，或升自学校，或举自货殖。其人皆有故乡游钓之所，生产之计，罢官而归，林泉养望，不失为耆民硕望也。今也不然。幸进多门，以仕代贾，出本无山，归则壁立，积弊至以官为家，群相尤效，而仕途始不堪问矣！矧国朝用人，首重资格，绝少破格超迁之举，故宦成显达，强半在老大之时。

彼以积劳有年，甫得循资登进，甯有不自视其位甚重者！重之，则欲退之心减，欲进之心盛矣。又其人初居下位，奔走艰辛，迟之又久，一旦得膺高爵，亲故阿谀，百僚趋奉，苞苴日进于门，声色竞起于后，甯有不自顾甚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者！贪之，斯患得之念重，而患失之念愈重矣。此所以二疏之高风，竟成千古绝调也。虽然，其人之自为计，则诚工矣、得矣。

若夫国家之仰望臣邻百职，固欲与此贤士大夫共治域中者也，今乃以敕绶之荣为斯人娱老之具。任官惟贤之谓何！则莫如定年限，严甄别。官人既自昧廉耻，国家要不得不全其廉耻，及年而罢，满任而归，示与屏黜不同。非予之以难堪，斯受之者无愧色。虽门堪罗雀，迟暮可伤，要亦无足惜耳。

若夫武员，无论水师、陆军，其将领年过五十者概须退职归田。军士年届五十者亦罢遣不用。此泰西之通例，实军政之要图，我所急宜整顿者。

更有出使一途，向来赋《皇华》之选者颇多^⑥，景逼桑榆，纵令精神尚形矍铄，然数万里重洋之风涛，瘴雨蛮烟之水土，残年风烛岂能堪之？故往往有归即乞休者。况长征三载，甫得洞明洋务，而日暮途远，亦难再矢驰驱，国家仍不能得其大用，则何如加慎于选派之初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素餐——白吃饭不干事的官员。

③ 恋栈——贪恋禄位，不肯离去。悬车，辞官退位。

④ 高庙——指乾隆（清高宗）。

⑤ 捐例——亦称“事例”。明景泰时开捐官之先河，乾隆十年（1745）定为常制（具体分为暂行事例及现行常例两种），京官自郎中以下，外官自道台以下，都有捐买的规定价格，而且在鸦片战争以后把捐纳的款项作为国家正项的财政收入。

⑥ 《皇华》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的简称。《诗序》谓此诗为“君遣使臣”，勉其“不辱使命”。此谓以此诗作为选择使官的标准，结果年龄都偏大、偏老。

汰 冗^①

今日度支告绌，库藏空虚，欲减糜费而归撙节，必自汰冗员始。夫内、外各员，其所谓枝官备位、闲曹冷署者^②，屈指数之，实繁有徒。国家设官分职，原所以治民保国，使各有所职，而百事具举。如事足以一人了之，复何取乎多人？《书》曰：“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”自捐纳一开，而冗员愈众，候补拥挤，大员调剂维艰，势不得不多列名目，是皆冗员也。国家多一冗员，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，即多一朘民膏之人，甚且多一债国是之人^③。夫今之冗员，非犹古之散秩已也。所谓汰者，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，亦使幸位之流、素餐之辈，无所托足耳。不然，徒耗俸糈，无所短长。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！

冯氏曰：今冗员不冗于小^④，冗于大；不冗于闲，冗于要；不冗于一二，冗于什百。请得而备言之：

一、漕督以下各官。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，曩年行漕运之时，所有漕米经过之地，有郡县，有营汛，有河员^⑤，皆可为助，何需乎多人？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，开府握兵符，控制七行省，岂不巍然大官哉！夷考其职，不知何所为也。漕督所辖卫弁三百，标兵三千，暖衣饱食，安坐无事。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，而自糜费国帑，需索漕船之外，无余事矣。漕标除盐城、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，余皆可裁，岁省廉俸、兵饷、工食约银数十万两。粮道一官不过岁一临仓，贵州、县陋规，取盈而去。州县倚

为护符，弹压生监，恫喝平民，以为陋规之酬。所谓公事者，助旗丁勒索州、县，助州、县鱼肉小民而已。今河运不可复，漕督、粮道更无所用。此外又有督粮同知，管粮通判、主簿之类，皆坐食漕规，不与漕务。又验仓收米者亦数十百人。如天庾正供招商承办^⑥，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，省费尤巨。

一、河务。两河岁修五百万，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，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。河督之驯谨者，常以十之三办公；贪冒者递减其实，非抢险不使一钱。窃以为不如归并地方，俾专责成。河兵饱食而嬉，办公仍调民夫，毫无所用，运河既免挑浚，所设闸官、闸夫纵不全撤，亦可裁减大半。

一、各关监督体统与督、抚埒。糜费繁多，故视道、府兼管之关，征收倍绌。织造公事更简，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。各口监督税课更少，不如尽裁关差，归并地方官兼理。各海关道事颇清简，亦可裁撤，而以深识中外文字，长于推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，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，既可省费，又免漏卮。

一、盐务。盐铁置使，由来已久。运使固不可省，至盐政领之督、抚已足，至运同、运副、提举、知事等官，或有或无，毫无深意。大使似州、县非州、县，亦出两歧。惟各场辽阔，不可无官，可移主簿、巡检驻劄兼理盐事，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，驱策奔走可矣。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。

一、督、抚、司、道。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，亦皆可省。考总督、巡抚昉自前明，因事设官，事定则罢，中叶始为定额。国朝因之，督、抚或并设，或偏设。并设者不必治，偏设者不必不治。惟督、抚权位相埒，和衷固不乏人，而同城者议论意见每多不协。同一事也，或此是而彼非；同一人也，或此好而彼恶。两

姑之间难为妇，属吏亦几无所适从。应请将湖北、广东、福建、云南四巡抚裁并，而各以总督兼之，以一事权。盖大省则督兼抚，小省则抚兼督，岁可节省廉俸、兵饷、役食银元算。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，又设按察司掌刑名、按劾之事，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，按劾久无其实，可并之布政。各道本布、按之副，兵、巡、盐、粮各分一职，无非赘疣。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设一员，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、抚。至郡、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。此督、抚、司、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。

京官自六卿、九列而外，亦有应行裁减者。如东宫不设，安用官属？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，以副名实。科道为耳目之官，今设员八十，不为不多，然半皆仗马寒蝉^⑦，曾何取乎具臣？不如减额之半，而以内官之科甲，外官之司、道许其言事，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，未始非拾遗、补阙、询事、考言之一助也。他若内务府糜帑更多，必当大减。编检在二十名外者，部曹五年外不能补阙者，概令回籍充山长^⑧，一以广教化，一以示体恤，事为两得。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。

至于内外武职，王公、将军、都统之外，提督十三人，总兵六十二人，亦大官太多。又如准部、回部官亦太多，新疆、奉天近日增设督抚，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，恶劳好逸，能糜帑不能杀贼。直无论大小，皆减其半。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。

儒学一官，大县设教谕，小县设训导足矣。何必正、副兼设，府学诸生仍归诸县，府学教授可裁也。

迨来自厘局一开，所有捐班候补人员，悉举而纳之其中。故刘岷帅甫莅两江，凡道、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，兼差不领薪水，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。今之局务可裁者尚

多，以支应、采办、转运、牙厘而论^⑨，皆理财之类，应归藩司所管，今则采办有局，支应有局，转运、牙厘又有局。即云藩司事繁责重，不暇兼顾，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，亦可措置裕如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，又有会办，以及委员、司事，少则数十人，多则数百人，至于保甲、清讼、巡防，本臬司之专责，郡、县相与为治者也。今乃省有局，郡有局，县有局，甚至有东局、西局之判，南局、北局之分。道府衙门又有春、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、班馆等事，每次至少十余人，多至二三十人。所以然者，非一人之才力不足，必须分任于众人，不过捐员日众，不得不多添差事，位置闲员。虽然为闲员，计则得矣，其如库款日绌何？要宜力加整顿，可裁则裁，可并则并，非特可省经费，并杜幸进之阶。

至于京官则自枢垣、台谏以外^⑩，皆为闲散。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，徒糜廪禄。堂官则每署四员，而兼差者尤多，文书则每日数尺，而例案极其繁琐。至于鬻爵竟及监司，而吏治坏滥极矣。

今请首停捐纳，乃改官制，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，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。每道设一巡抚，上通章奏，下领知县，以四、五品京堂及藩、臬之才望者充之。其知县升为四品，以给御、编检、郎员及道、府之爱民者授之。巡抚以下增置参议、参军、判官等员，以道、府、同、通改授。知县以下分设功曹、刑曹、户曹，而亦以州、县进士分补其缺。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，渐拔曹、长行取郎官。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，各因都会以为重镇，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，各由民举，整顿疏通乃可为治。其京官则太常、光禄、鸿胪可统于礼部，大理可并于刑部，太仆可并于兵部，通政可并于察院，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。裁老弱

之兵以加饷，汰闲冗之员以加俸，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？

夫国家之蠹中饱而已矣！冗员愈众，侵蚀愈多。一盐务计养闲数百。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。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。甚至持一荐书，大者可得一二百金，小者可得数十金。以一省计之，所费已属不资；以二十一行省计，所费愈觉无穷。应令各督、抚查有此等人员，毋徇情面，一概屏黜。且闻各省台、局，实在坐办者无须多员。事务减少者归并兼办，凡挂名及差遣者均应裁撤，以除酬应、虚糜之费。其余京内、外各衙门丁书，亦宜一概逐去，另雇诚谨有余者专给奔走，不得与闻公事。如是则中饱之风自绝。且也，大官多则取之于民也愈厚。国家当鼎盛之时，物力丰盈，无形之弊人所不觉；今则自微而著，有不能不大加芟薙〔八卷本增：者，〕节费尚其小焉者也^①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校官、闲曹——皆为冗员。备位，充斥、满府。冷署，闲置机构。

③ 债国——祸国，败国。

④ 冯氏——即冯桂芬，江苏吴县人，字林一，号景亭。道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曾任团练右中允，后入李鸿章幕府，协办洋务，主张甚多，是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之一。著作有《校邠庐抗议》（本书简称《抗议》）、《显志堂集》、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》等。

⑤ 郡县——此指郡县官员。营，指军队及驻地。清代称绿营兵为汛。营汛，意指军队官兵。河员，主管河道的官员。

⑥ 天庾——国家仓廩、粮库。

⑦ 仗马寒蝉——仗马，帝王出行及朝庙大事的仪仗用马。寒蝉，冬天的蝉。比喻那些官员多如同仗马寒蝉一样不言不语，根本不能胜任耳目之

官。

⑧ 山长——书院之长。

⑨ 支应——晚清时期各省督、抚有权就地筹款以付特用，并专设有支应局主持业务。采办，又称“采买”。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向皇帝进贡土特产而不足（或不合要求）的部分，由官府出钱给商人采购，即称“采办”。由于官府所给之钱实际不足，就成为变相的赋役，清初干脆并入田赋征收。牙厘，即牙税，是政府向牙行或牙商（牙商类似于今之中间商、经纪人）所征收的税。

⑩ 台谏——国家监察官员。

⑪ 芟薶（shān tì）——除草，此用为删除之意。

革 弊^①

凡事有利即有弊，有弊即有利，利与弊如影之随形。惟善用者则弊亦利，不善用者虽利亦弊。所谓为政贵在得人，其人存，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其政息者，此也。慨自礼教衰微，人心陷溺，上下、内外、大小一切往来惟利是尚。有事至公庭，未有不索贿赂行苞苴者。诚如冯氏《抗议》曰：今天下利而已矣！百弊丛生皆由于此。

一、士流之弊。士子身入庠序，宜守卧碑^②。乃幸得一衿，即尔作横乡曲，鱼肉良善，抗粮不完，结党恃私，出入衙署，交通官吏，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。差役恃为护符，张其牙爪，联作腹心。有利则瓜分，藉以讹诈乡愚。聚赌抽头，视为常事。浸假而为举人焉，浸假而为进士焉^③，所作所为亦复如是。名分愈高，声势愈大，贪吻亦愈张。〔八卷本增：动恃其律例之熟，笔锋之利，颠倒是非。〕士为四民之表率，今若是又奚赖焉？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！革之之道奈何？以一字概之，曰“杀”而已矣。非过严也，当此纲纪宽弛，非用重典不足以儆众。杀一以儆百，士风庶几稍肃乎，士习庶几稍正乎。其次则褫其衣领，永不许登诸士籍。

一、官员之弊。今之大、小官员，其出身而登仕版也，岂为朝廷乎？只为一己耳。每得一官，惟量缺分之肥瘠，计班资之崇卑，每岁可获利若干。抚字则拙，催科则勤^④，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：“好官不过多得钱耳！”甚至与丁书、胥役互相狼狈，倚为

耳目，托为股肱、心膂。为上者且如此，为下之势更肆矣！民其聊生乎？何法以处之？亦惟轻者斥，重者戮而已矣。

一、吏胥之弊。贱等于奴隶，而权驾乎公卿，流品甚杂，心术最坏，良由积习使然，莫之能返也。江苏州、县、漕书胥人得持其短长，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。其缺可纳资为之，传之子孙。官易而吏不易，公革而私不革，权势之盛莫盛于今日。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。每有事，州县曰：“可”，吏曰：“不可。”斯不可矣。推而上之，卿贰督抚曰：“可”，吏部曰：“不可。”斯不可矣。此犹其小焉者也。天子曰：“可”，吏部曰：“不可。”其不可者亦半焉。其权直出于宰臣大臣之上。究其所谓可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。上下其手，生死系乎一字。利之所在，其弊如此。今计每部不下〔八卷本增：数〕千人。其渠数十人，车马、宫室、衣服、妻妾之奉埒于王侯，内外交结，隐语邮书，疾驰旁午，犴金暮夜^⑤，踪迹诡秘，莫能得其赃私。计吏、兵、户、工四部，岁不下千数百万。

其次则曰差役之弊。差役素无工食，专倚讼事以为生。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，小者亦数百人。有十总，有六十总。魁其党者曰管班，出入裘马，僭侈无度。此外所有图甲庄书，皆适以追呼扰民。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诘，婪赃更多，不啻千万。究其银所从来：国家之帑藏居其三，斯民之脂膏居其七。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，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。正名定罪，非尽杀不可。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，则惟有永易其人。内官所用，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；外官可并其事于幕，名之曰幕职，可以为入仕之途，重其责成，彼亦不敢侈然自放，以贪墨败名。夫吏之得以弄权，其弊皆由于则例之繁，用以上下其手。惟吏挟例

以牟利，混淆黑白，颠倒是非，循至于天下大乱。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，而其流弊之极至于如此。其例条目繁多，细如牛毛，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。选人万不得已，一切以欺应之。国家设例本以防欺，今乃适以导欺，甚且逼之使出于欺。惟胥吏则以为大利之所在，例愈繁弊愈甚，徒足为吏胥浚其利源而已。今欲革其弊，莫如悉付之祖龙一炬^⑥，但取简要明易者数万言足矣！旧例既废，重颁新例。凡事以简驭之。一事两可者，大官断之以理足矣。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，是疑大官而信吏也，慎孰甚焉^⑦。

一、杜漕粮浮收之弊。今之《赋役全书》款项繁多，名目猥琐，分合杂糅，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。必宜改定体例，但著某县田若干亩，一亩之税米若干，银若干，主于大目通晓。吏即欲舞弊，已自无权。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，揭之大堂，俾众咸知。漕事既完，刷印《征信录》分送上司、各图绅士惟遍，如有不符，许其上揭。如是而不弊绝风清者，未之有也！

一、杜赋税不均之弊。赋税不均，由于经界不正。欲正经界，须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，而增减其赋。吴田一亩不敷二百四十步，甚有七折、八折者。林文忠疏稿所谓“南方田亩狭于北方”者，此也。今拟先绘图，然后明定亩数。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，按亩均收，自泯偏颇，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。如是则豪强无欺隐，良懦无贻累矣。

一、徭役差费之弊。内地各省徭役之苦，民不聊生，历经督、抚奏疏言之矣。海疆各省差役之费骇人听闻：不论有理无理，原告被告，做禀有费，代书有费，入禀有费，差役有费，甚至被劫者投禀被押，候批准勘验而后释放，复索勘验夫马费。既受拘押之苦，又耗许多费用，鲜有破案人赃并获者。故广东被劫之家，

多不稟追。劫盜之风益炽。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，殊可概也。查欧西平常之案，衙署上、下巡捕均无费，惟大案有公堂费，归输者出，如输者无力，归胜者垫。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，鲜有因讼倾家荡产，卖妻鬻子者。宜参酌除之。

一曰州、县亏空之弊宜除也。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。天下之害大抵上、下两损，而归于中饱，以至于蠹国而病民。凡事一经官吏之手，无不浮开价值，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。〔虽洋关办事之认真，亦有弊。各商谓轮船码头验货，洋人杆子手与秤手通同作弊。如有请验之货，有贿即放行，无贿必为留难阻滞。洋关之听差与报关行亦通同作弊。报关者短报斤两，少付水脚，轮船行欲吊卷查看，皆为听差所搁，或埋没也。西报谓：中国弊政颇多，莫基于八股取士，阉人作宦，女子裹足，为各国所无，至今未除，甚以为奇。〕即一极琐屑事，亦必欺罔贿赂，无所不至，则大者远者可知已。天下事尚可问乎！今莫若亟为变通一切蠲除之^⑧，以培国脉，以厚民生，岂不幸甚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卧碑——明洪武十五年颁学规及禁例，并刻于卧碑之上。此文“卧碑”即指学规与禁例。

③ 浸假——逐渐，进而。

④ 抚字——抚养子女。催科，亦名“催征”，催收赋税。

⑤ 旁午——纵横交错。犂，运送。犂金暮夜，夜幕之中进行金钱贿赂。

⑥ 祖龙——秦始皇。祖龙一炬，指秦始皇焚书之火。

⑦ 僣(diān)——同“颠”，颠倒错乱。

⑧ 蠲(juān)除——免除。

建 都

有客问于杞忧生曰：“自海疆有事以来，议战者有人，议和者有人，议守者有人，独不闻有议迁都者，何也？”

杞忧生曰：“我朝定鼎燕京，而长白一山，地居艮维扶舆钟毓之灵^①，笃生圣哲，龙兴胜地，距京师千里，据上游而驭六合，天下全势如在掌中，所以奠亿万年有道之基，而世世守之者也。安土重迁，谁敢轻议及此？藉曰有之，亦必枢密嘉谋，草野恶得而妄参耶！”

客曰：“世变靡常，今昔异势。燕京自辽、金、元、明以迄本朝，建都旧地，西、南、北面三垂高山，东面距海，膏腴上壤，形势天然，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。而中国自开海禁，尽撤藩篱。法国侵占越南，与云南之蒙自、开化、广西之镇安、左江，处处毗连。英国据五印度，由暹罗、缅甸以入滇，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、入陇。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，其南鄙包络黑龙江、蒙古、新疆以至西藏，袤延三万里，皆与中国接壤。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，自奉天金州、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，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里。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，急于水者缓于陆。今则水陆交迫，防不胜防。而燕京距海仅三百里，中国都会距海最近者莫若京师。前代虽有海防，未闻海战。今日轮舟、电线绝迹飞行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。况俄人鲸吞蚕食，战兵数万，距吉林才隔一山，战船泊于东洋，互为声援者又数十

号，近复与日本同谋，结约吞并朝鲜，逼处凭陵，有日辟百里之势，与各国意主通商者迥不相侔。万一卷甲长驱，径趋东省，势或不敌，必且震动神京，而宿卫雄师又不必皆能出奇制胜。庚申之变且北狩以避其锋^②，兹则卧榻之旁先已有人鼾睡。前车是鉴，覆辙岂可循哉！”

杞忧生曰：“〔十四卷本增：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〕敌国外患，何代蔑有？惟当内修政事，外固封圻，亟择蒙古王公中之智略者，秣马厉兵于关外要口，严为戒备，以纾北顾之忧。而于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山、陕等省，简派知兵重臣练兵屯营，与京师声势联络，以为犄角之势。敌人虽强，亦不敢扣关而牧马矣！若遽望风怯敌，而惟迁都是谋，历观往古以来，畏敌偷安未有能复振者。无已，则以亲王监国，留守燕京，而用成王营洛、盘庚迁殷、唐建东都、元立上京故事，另辟一地以维根本大计。〔十四卷本增：或以为行宫如前代之有南京、北京、东京、西京之设，遇有外警即入内地巡幸，敌人不注意于北京，则动辄要挟恫喝之事鲜矣。欲〕求今日之地势，可以居中驭外、雄长天下者，其惟关中乎？〔十四卷本增：（英人戈登于法人之役献策傅相，曾主迁陕。楚南王子寿比部曾主迁晋。）〕关中形胜，沃野千里，沟渠四达，耕、渔、畜牧可以广事屯田。又有河东花马盐池以为民利。天府陆海，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。又况山河四塞，海外诸国舟楫不通，即陆路之铁路、火车亦未能遽到。重重关键，〔十四卷本增：以守则固，自可深闭而固拒，长驾而远驭，〕汽毓真王，南北东西无思不服。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，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，虽时会使然，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。方今四郊多垒，而天下人心固结，未有闻海氛而动摇者。朝廷正宜示以镇静，多购坚船利炮，令四海倍道勤王。俟他日无事之时，别筹专款，

宅镐卜洛，建设陪都，为进战退守之至计。果能君臣同德，上下一心，立政任人，励精图治，坚忍十数年，无难转弱为强，易贫而富，不战而自服，不守而自安，不言和而海外诸邦无不怀德畏威，同风向化。迁都何为哉？”客闻之唯唯而退。

【注释】

①艮——八卦之一，属位东北，此谓长白山居我国东北方位。扶輿，扶摇直上。钟毓之灵，亦作“钟灵毓秀”，简称“钟秀”，指天地间灵气所聚。全句形容长白山为我国东北天地灵秀之气的凝聚地。

②庚申之变——指咸丰十年(1860)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火烧圆明园。

户 口

甲午后续^①

圣贤论政，首重民数，曰：“有人此有土。”又曰：“得众则得国。”诚以民为邦本。邦者民之所积也，故抚民而不知其数，则一切政事无从藉手。譬如一家之中，为父兄者，子弟之多寡尚不能了然于胸，安问优劣。然则居今日而谈变法，其必自清查户口始乎？夫知县、知府之官，顾名思义，官为知县应知一县之事，官为知府应知一府之事。租税营业事虽至蹟^②，莫非出于户口，则户口之数更应知之。乃问今之府、县，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，类皆瞠目而不知。非不悬保甲之牌，非不造鱼鳞之册。乃户非其户，丁非其丁，生者不增，死者不减，流亡者不知其去，逃匿者不知其来，上下胥祖为具文，牌册有名而无实。

查东、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，有生死婚姻注册官，无丁税、徭役。（汉武时有人税，贫者子多溺毙。况此时衣价昂，如抽丁税，人民必减。东、西各国不抽人税，所抽者客民，恐夺其土人工业耳。）有征进款多者，亦有抽丁练兵者，由地方有司或飭警察署（即巡捕房）总巡，逐户稽查、编立号数。日本章程首将烟户编号，次及资产有无、衣食丰歉。自城镇以至乡村，其户主家族、姓名、阶级、职业、生计、年貌、行状、男女老幼、生死出入，与夫同居、寄寓、乡贯、往来，莫不部分而籍记之，随时阅视。而于家无恒产，以及娼馆、旅店，巡视加密。若博徒、刑余、私窠子等类，则尤平

常加意察其举动。所以无赖之徒，既不得朋比为奸，又苦于避匿无地，改过自新比比皆是。遂能以三岛之地，雄视五洲。顾其章程亦与中国初无大异，何于彼则效，于此则否乎？无他，彼践其实，责成巡捕逐日稽查；此存其名，但凭文告，终年不问耳。

中国自丁粮摊入地亩，永不加赋，非若前代之丁口有赋，隐漏有罚，因此而户口之数视为无足重轻。大吏之考核，牧令之报最，胥不在此。其申报督、抚，咨达户部者，不过虚应故事耳。

今宜设生死注册官，并仿照日本警察之法，招募壮丁以为巡捕。城镇各设警察署。一二百户之乡村各设巡捕房。畸零村户就近编附。地方官会同警察署，将辖境之内男女若干，出仕者几何，充兵者几何，为农者几何，为工者几何，为商者几何，谁为家主，谁为佣人，谁为土著，谁为寄寓，年貌老幼，逐一详记。其有产无产，有业无业，亦载册中。每月、日有生死婚嫁、产业卖买、远路往返、人口增减，责令屋主告知。所司登记于册。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勒之法，编号给牌；客栈旅馆则用循环之簿，详细注明。至于乞丐另为编册，酌给庙宇或公所，责令丐甲查点。日间任其行乞，夜必一律归宿。如不归宿，即行驱逐。丐甲不察，有事连坐。以上分为稽核，而总其成于警察署。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，或按月，或按季递申疆吏，而达之政府。

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，亲自抽查，以期于事核实，于民不扰。抽查无定期，亦无定处，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。如是则若网在网，有条不紊，然后征兵、劝学诸政可以次第施行。天下虽大，不难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矣。当此群雄环伺中国，沿海口岸及边徼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，时虑为人侵占。若能自治其民，则百废可兴，庶政可举，而一切皆自户口

清厘始。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亦同时所加。

② 瞖（zé）——隐密。

旗 籍^①

窃尝思古之王者，居中国为一人，合天下为一家，甚盛轨也。溯我朝龙兴辽沈，入关平祸乱，天下生民皆仰赖焉。二百余年来，久应畛域全销矣，顾满、汉之名犹别，旗籍之生未遂，甚非所以示宽大图久远也。

考旗籍有三：上则天潢之贵胄，中则勋戚之世裔，下则甲士之子孙。国初生息无多，原可人给廩饩^②。迨中叶后生齿日繁，户口滋盛，廩给钱米何足以济其事畜。除汉军旗已于乾隆初年奏准出旗自便外，尚有满、蒙二籍闲散无所事事。置产营建有禁，出京四十里有禁，局促一城，俨同党锢，日臻贫乏，乃失恒心。作奸犯科者有之，窝赌包讼者有之，此强有力者所为也。弱者则变易姓名，冒汉产，赴各外省谋生者有之，甚至服役执鞭亦所不辞，其贫瘠莫能谋生之苦已可概见。是非有善法以疏通而安插之不可。其疏通安插之法，似应酌量内外情形，分别而调济之。

凡在京城内外旗籍，除世爵有世禄，得俸较丰，足贍身家，及各参领佐领本有职事俸禄，编入羽林军籍不计外，其余应请飭下九门提督照领粮户口，查明档册。先稽核其户口人口实数，而后下一明诏，许其解散旗籍，悉听自便谋生，农商百业任其他出经营，则十分中可去其一二矣。继乃查验其无业营运、无技操作者，悉计其户口，发就直隶本省及直隶边近地方屯田为农。其说亦有二：查天津小战（即新农镇）海边旷地不下数十万亩，向年周

武壮暨周刚敏总统盛军驻屯于此，约计马步炮队十三四营，每营开水田不下七八千亩，一营每年收稻米不下万石，杂粮在外。总核全屯当在十万亩有奇。每年收谷亦即有十余万石，合之杂粮盖不下二十万石矣。今盛军裁撤，小站屯田已墟，岂宜再令败将家属、散勇余丁私利其地？计莫如即以分授旗民，以一户授田百亩计之，即可容插一千数百户。此十成中又去其四五矣。再查直隶就近边外热河朝阳之地，本亦膏腴，奈力田者少耳。前岁土民之乱，十户九空，死亡无数，其地必更形荒废。签旗籍以实之，当可容插一二千户。则京师旗籍之游闲可以扫数安顿矣。惟津、沽最近，朝阳较远，遣屯者不免有苦乐之分，是则在上者设法以均平之，或于屯田津、沽者，每户预发五年应领米粮，折实钱以给之，俾为耕种资本。其就热河朝阳屯垦者，则发十年廩粮，倍于津屯，折实银以资其行，再饬都统将军妥为调护之，又永免其丁粮、赋税，则自有愿往者矣。至小站屯田每年出米十万石，皆上等白米，较之漕运南米尤佳，与其国家每岁费无数帑项以转运南漕，何如遣旗民授亩耕屯后，每年所出之米即以折漕粮之价收之，是旗民与天庾两有利益，下可资耕凿之计，上可省转运之劳。抑亦更有关要图者，如一旦海疆有事，南北漕运不通，有此十万石粮米岁入仓场，亦可稍补万一，免立时为庚癸之呼^③。际此铁路未成，南北道路修阻，尤为有裨于大局也。若夫小站屯田本为成熟之地，并无开垦之劳，惟赋税须先准免十年，俟旗籍力田得利后，乃可徐议升科。况小站军屯十数年来，从未有一粒一钱完粮解部者，则免赋十年未为过也。此酌量安顿京城内外旗民之法也。

至如外省驻防，计陕西之西安、四川之成都、湖北之荆州、岭南之广州、江苏之南京、镇江、浙之杭州、闽之福州，各处旗营户口乱后生息又复日多。是宜飭下各省将军按籍重查户口，编造清册，挑其壮丁年三十以上、五十以下者，验明身体坚强气力足用，即编选入营。每将军以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营为度，认真操练，另扎营盘，不得日至夜归。每月只许甯家四次，余日概归伍在营，厚给月粮，以代绿营孱弱老兵之额。其少年子弟（年十余至二十余岁者），则挑选其聪敏强健者派入学堂，或入方言馆，或入水师学堂，或入武备学堂，或入技艺学堂，虽世家不得规免，贫者亦不可遗漏。不但教育成材，可备干城象胥之用^①，亦可令其技艺通习，资生有路也。若夫开烟馆，设赌场，游手无赖，好斗生事，则严禁之。其有读书成名、早习商贾、营运为生、自有作业者，亦悉任其呈明自便，不在选练营兵及入学堂之数。如是而再游惰自甘暴弃废业，则是咎由自取，穷苦再无所怨尤矣。此酌量安置各省驻防旗籍之法也。

夫有恒产斯有恒心，三代以下之生民孰是能甘心冻馁而死守道义者？况皇仁广布，必使一夫皆得其所。今独于旗籍之万众不加优恤，俨同禁锢，是直以汉、宋党人之法治从龙之勋裔也，岂祖宗立法之初意哉？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及今而泥守成规，则窒碍难行者众矣，又岂仅旗籍之一端已耶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廩饩——由国家发给粮食。

③庚癸——古语，指军粮。

④干城——干，盾。喻守卫者，本文借指武将。象胥，古代接待外来使者的官员，此借指文官。

教 养

太古之世浑浑噩噩，民生其间，穴居野处，饮血茹毛，饥起倦息，安然无为，不异禽兽。迨世代叠累，而人民滋息，境内之物不足供，则必迁地就食，弋猎为粮，先从其易者取之，至易者尽，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。由是而智巧出矣，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，必用法以助之。兽之猛者，用金革以杀之；鸟之飞者，用弓矢以射之；鱼之潜者，用网罟以罗之。其金革、弓矢、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，愈用而愈密，则少者、愚者必不如老者、智者焉。于是老者、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、愚者，以为觅食之具矣。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藁莽之世也。及其后生齿日繁，物类渐少，猎食不易，奔驰艰苦，时则有智者出焉，因天地生息之理，而教民以稼穡、畜牧之事。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，遂无弋猎奔逐之劳，少迁徙流离之苦。始得族聚而群居，日渐积而成国。由此人事日增，交际日广，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，为之草创经营，衣食、宫室、人伦、政治日臻美备。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。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。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，唐、虞之时已臻盛治。迄乎三代，文化尤隆，设学校以教士，授井田以养民。其时庶物咸熙，人怀帝德，猗欤盛哉！夫天生民以教养，托之于君，故有国家天下者，其责无过于教养。降及春秋，群雄竞伯，人各自私，生民涂炭，教养之道荡然无余。然而去古未远，遗风尚在，教养虽失于君师，而民间犹能自教自

养也。暴秦崛起，焚书坑儒，务愚黔首。明季制艺之科，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。后世因之，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。迨至蚩蚩失教，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。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，皆豪杰为之也。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，庶我之大业可世守，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，悉欲抑而屏之。此三代以下，人材不世出，民生所以日促也，悲乎！

横览环球各邦，其国运之隆替，莫不系乎人材，而人材之盛衰，莫不关乎教化。其教养有道者，勃然以兴；教养失道者，忽然以亡。试观英、德、法、美诸邦崛起近世，深得三代之遗风，庠序学校遍布国中〔十四卷本增：（读书则智，不读书则愚；智则强，愚则弱。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，美国之民无不读书，宜其富强如是之速。阿洲之民未闻读书，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）〕，人无贵贱皆有所教。凡天地万物之理，人生日用之事，皆列于学校之中。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，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。又各设有专师，循循指导，虽理至幽微，事至奥妙，皆能有法以晓喻之，有器以窥测之。其所教由浅而深，自简及繁，故人之灵明日后，智慧日积，而人材济济，国势以强也。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，举凡机器、制造、轮船、火车皆巧夺天工，日新月盛，而农政、商务亦日增新法，日为推广。市无游民，廛皆食力，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。甚至疲癃残疾、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。无一夫不得其所。此教养有道，而英、德、法、美诸邦勃然隆盛也。

又观印度、安南、缅甸、暹罗诸国，上失教养之方，下无奋兴之士，繁法严刑，横征暴敛，无异虐秦。贿赂公行，买官鬻爵，奸恶诈伪，上下相蒙，加之河渠不治，田畴日芜，士无所学，民多好闲，农工废业，商贾乏资，百姓流离，盗贼遍野。此其教养

失道，国势陵替，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。

谚曰：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戒。”我中国教养之道，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，政治民风江河日下。方今时事日非，国势益促，外有强邻环视，内有伏莽堪虞。倘仍因循苟且，粉饰欺蒙，而不上下一心，力为图治，亟行教养，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！夫以上古游猎之时，耕牧之世，犹尚教养，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，弋猎固无以为粮，而耕牧犹虞不给，教养讵可废乎？故西人广求格致，以为教养之方。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，耕牧变而为格致，此固世运之迁移，而天地自然之理也。顾格致为何？穷天地之化机，阐万物之元理，以人事补天工，役天工于人事。能明其理，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，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。我中国生齿四万万，人民甲于五大洲，子此元元，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？今日之计，宜废八股之科，兴格致之学，多设学校，广植人材，〔十四卷本增：遍兴工艺厂，收养穷民（学校者人才之本，格致者学问之本。中国士子于诗文小楷而外，罕所讲求。一旦得中科甲，遂目空一切，其实不知国家利弊如何，格致工夫如何，徒有虚骄之气：贱视工商，鄙视武夫，傲视西人。纵见西人教养普法心悦诚服，亦不肯悉心仿办，必改头换面，以为因地制宜。其实吝惜小费，或经办从中渔利，以致所授不全，所学不精也）〕，开诚布公，与民更始。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，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。不然，则天生斯民而托以教养之责，不独不能行，反暴敛以困之，势利以诱之，而犹欲以空名自跻于三代之隆，则吾谁欺？

训 俗

天下之治乱孰为之？民心之善恶为之也。民性本善也，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，非生而恶也，生长乡闾不闻教化，耳目所蔽，习与性成矣。户口蕃衍，俯仰无资，饥寒所驱，铤而走险矣。承平之日，上下断断然日俱以桁杨刀锯^①，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。其或上失其道，则揭竿斩木，弄兵潢池之中^②。幸而将帅得人，士卒选练，萃群策群力，不分首从，草薶而禽猕之^③。而此伏尸流血绝胫陷脰者，皆国家不教之愚民也，反之仁爱之天心，忍乎不忍？

古者悬书读法，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。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者，皆有实心实政以诱掖斯民，所由俗美化行，而乱萌潜杜^④。秦汉以还，以文法治天下，欲尽愚黔首，以惟所欲为，古意荡然一无存者！〔八卷本增：是故士农工商，教失宗旨，风俗日偷。〕我有民而不能自教，彼佛、老二氏乃得恃其天堂、地狱、修斋、忏悔之说乘隙而入之。其本意固亦劝人为善也，而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。二千年来之君若相，亦自以为国家之教化未足以遍及斯民，姑听客所为，而淫祀之兴遂盈于天下。自有明万历以后，彼天主耶稣之教亦得以势胁利诱，肆其簧鼓而眈我空虚。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，阴谋诡计，四海皆知。既已诱致南交，取越南如反掌矣！中国之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，〔八卷本增：为丛驱雀，〕听外人取而教之，恐祸患之乘，更有非意

料所及者。然则有民而不能自教，其病之中于内者，推原祸本，则粤、捻诸乱所由生。此前事之不可不惩也。（昔年发逆、外夷之祸皆起自东南，今广东赌博之盛、盗贼之多，甲于天下。若无教化，甚为杞忧。）其忧之伏于外者，环顾中区，则俄、法诸邦所同觊。此后患之不可不虑也。〔八卷本增：夫内讧外侮之源，由于民心不固；民心不固，由于风俗不善；风俗不善，由于教化不敷。士无真实之学，农乏耕植之能，工鲜精巧之艺，商昧懋迁之机，当道无奖励之方而有剥削之政，无怪民生日偷，国势日蹙矣。〕

我朝圣圣相承，追踪三古，特颁《圣谕广训》，令官吏岁时宣讲，以劝化愚民。今上复颁雍正时钦定《劝善要言》一书，用扶世而翼教，所以为斯民计者，周且挚矣。惟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，置之高阁，则考察未及，经费未筹之所致也。今各州、县教官几同赘瘤，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，而府、县就近稽查。仍筹经费，听讲者款以饗飧。劝化若干，记以簿籍，岁由学政综核其成。著有成效者，保升知县。此城邑宣讲之法也。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，由教官遴造公平之生监绅耆，亦筹经费置立公所，按期宣讲，听讲者授以餐。劝化若干，籍而记之，以申于教官，转详学政，移咨吏部，三年有效，量予出身。此乡镇宣讲之法也。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，而以孔孟之道、程朱之学旁通曲畅，务求有当于人心。行之二十年，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丕变者未之有也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我国朔望讲乡约、讲圣谕于矮屋之下，或庙宇檐前，何如西人按七日一聚会于大庙堂中，列椅而坐，肃然静听。讲经者皆饱学宿儒，非华人之讲乡约者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。我国无知者多，宜飭各省教谕认真宣讲圣训。尤望官绅集资，请黉门秀士科甲人员^⑤，如泰西之牧师，于各州、县按旬宣讲圣教于学宫，或庙宇客堂之中。不论士、农、工、商皆可入听，以正人心。大抵人心不正，由于风俗不善；风俗不善，

由于教化未敷耳。〕〕

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数千百万，五方杂处，良莠不齐，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。其性情良懦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，夏而尽变于夷。蚩蚩者氓莫非天朝之赤子^⑥，愀然竟置之度外，岂圣仁怙冒之心？今既于通商各埠专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，似宜就地筹捐，建立书院，以教聪颖子弟。仍广筹经费置备公所，按时宣讲《圣谕广训》、《劝善要言》，或由领事延聘达人，或由领事自莅，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，遂条宣讲。听讲者亦记以籍、授以餐。岁申出使大臣稽其功过，勤者优奖，违者扣除，并于摺内声叙。

至中外宣讲之人固须品学端粹，亦必辩才无碍，始足动人听闻。有一华人入西教充牧师，在教堂宣讲，听者甚众。嗣因与其师不合，出堂下乡宣讲孔孟之教，听者益众。可知口给之所关为至巨也。彼佛、老浮游之论，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，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？果得认真经理，他日太阳首出，燭火皆消^⑦；洪钟一鸣，万声皆寂。万姓既改恶从善，永无犯上作乱之萌，万邦亦一道同风，咸知学圣尊王之义，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，此其权舆要领矣！高见远识之君子慎勿以为迂也！

【注释】

①承平——社会维持较长时期平安。桁（háng）杨，古代加在脖项或脚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。

②潢池——天潢，星名，后引申指天子之池，此指帝王朝廷。弄兵潢池，语出《汉书·龚遂传》，意谓造反。

③草薶而禽猕之——薶（tì），除草。猕（xiǎn），秋天打猎的专名。此用指平灭造反。

④乱萌潜杜——乱萌，暴乱的萌芽。潜杜，悄悄地、无声无息地杜绝了。

⑤黉（hóng）门——古代学校。

⑥蚩蚩者氓——淳厚的普通百姓。

⑦爝（jué 或 jiào）火——小火把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“日日出矣，而爝火不息”，此云“太阳首出，爝火皆消”，是反其意而用之，意谓太阳一出，小火把也就自然无光了。

刑法^①

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故有其人，然后有法；有其法，尤贵有人。中西律例不同，必深知其意者，始能参用其法而无弊。惟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，苟能参酌而行之，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。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，所设不过五刑。读《吕刑》一篇，虽在衰世，犹有哀矜惻怛之意。自后一坏于暴秦，再坏于炎汉。有罪动至夷三族。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，大失古人清问之意。使不返本寻源，何以服外人心志，而追盛世之休风耶？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，不若外国宽严有制，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，取外而酌中。（泰西有《律学大同》一书，为欧、美二洲各国素所遵行，近数十年来又概从轻减，所以各有不同。日本维新后刑律大旨改宗于法，而参以英、德，凡重刑九：曰死刑，以铤杀之；曰无期流刑；曰有期流刑；曰无期徒刑；曰有期徒刑；曰重惩役，入狱做苦工，极少九年，极多十一年；曰轻惩役，但服役而已，极少六年，极多八年；曰重禁狱，不做苦工，极少九年，极多十一年；曰轻禁狱，收禁而已，极少六年，极多八年。轻刑二：曰重禁锢，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；曰轻禁锢，但收禁十一日以上，而不做工之谓也。加刑六：曰削去权柄；曰削去官位；曰停止权柄；曰禁止治产；曰监视收禁，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；曰充公入官。此外尚有罚刑，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。惟我国尚守成法，有重无轻，故西人谓各国刑罚之惨，无有过于中国者。如不改革，与外国一律，则终不得列于教化之邦，为守礼之国，不能入万国公法，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云。）

夫天地生人，原无厚薄也，何以案情讯鞠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？夫三木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，而我国之人独凶恶，必须施以毒刑，而后可得其情欤？讼之为字从言从公，谓言于公庭，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。案既未定，何遂用刑？则问时要无打法。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云：两造之中，必有曲直。曲者直罚，多此一打是谓滥刑；直者求伸，被此一打，是谓枉法。使曲者不畏打，而故逞其凶，不挠之状，其情有似乎直；使直者畏打，而甘受其屈，战栗之状，其情有似乎曲。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，一有此打，则冤抑愈加；讼所以剖民之是非，一有此打，则是非转昧。故打之一法，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；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，则决乎不可。今夫言由心发者，情也；言多遁饰者，伪也。问官以忠恕待人，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，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，则谓之直可也。问官以公明断事，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，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，则谓之曲可也。果其有罪，自招者罪固在；即不自招，其罪仍在。果其无罪，用刑而招，其枉愈甚；用刑而不招，是谓刑非其罪。此理易明，人所同晓。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，由朝廷不信问官也。夫不信问官，岂独中国为然，即外国亦然。乃中国不信问官，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，必求犯人之自招，以图塞责。而自此冤狱多矣。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，秉正人员佐官判案，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，而于是真情出矣。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，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，自问可对青天，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，不询于众也，况健讼之流涛张为幻^②，狱成之后，虽问官亦不无自疑。则何如询谋僉同、輿情允洽之为愈也。

今宜令各省、府、县选立秉公人员，或数十人，或数百人，

每遇重案，轮班赴署。少者数人，多者十余人，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，以及律师之辩驳。审毕，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，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，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，以定从违。孟子曰：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”即西国公举议员之意也。“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；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”即西国陪员议判之意也。若夫人非险狠，则公堂对质每多噤嚅；人若奸顽，则虽三尺当前，犹能诡辩。使无律师以代伸委曲，则审官每为所愚。中国之问官，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嫻，而所用之刑名幕友，又于律学不轻传授。生死系其只字，枉直视其片词。稍有依违，则官司之前程难保；若无贿赂，则在讼之受屈必多。（律之深文，例之繁重，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。非破其趋避之巧及舞弄之奸不可！案值百变，申详之成格牢不可破，以罪就律例，非按律例以定罪犯也。故谓律必改简明，例必废成格。）则何如明张其词，按律辩论之为得也。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，代为剖析，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。至若刑者类夫秋之肃，犹赏者类夫春之温。故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无，然而中国繁刑严法，未免失之于酷。特以刑莫重乎死，缢首与斩首均死也，而肢体之全缺判焉。刑莫辱于撻，挥鞭与施杖均撻也，而受辱之轩轾攸分矣^③。故知弼教端在明刑。今欲明刑，须除苛法。试将刑之制约而计之：缢首致死，系狱苦工，监作官奴，罚醵赎罪，鞭捶示辱，充发出境。之数者，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矣，毋或滥也。

至于通商交涉之件，则宜全依西例。今海禁大开，外国之人无处不至，凡属口岸无不通商，交涉之案无日无之。若仍执中国

律例，则中外异法，必致龃龉。不如改用外国刑律，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，一视同仁，无分畛域。且日本东瀛一小国耳，改用西法，西人亦归其审理，此时和约已有成言，非其明验耶！去岁特设新例，凡为官者必须通晓英文，凡外国人俱准游历内地。其独重英文，是志在推广商务；其许入内地，则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。何中国犹远不及日本哉？往者中国不肯改用西法，嫌其宽待狱囚耳。乃遇交涉之案，为外人则照外国之例而从宽，为华人反依中国之例而从猛。是华人之生于中国，反不及洋人之来自外邦也。然中外一体，为政无事偏私，但执公平，则无思不服。是故以德报怨，圣人不与；伤己徇物，贤哲所讥。况生于其地者，又有土著之利权，非外来者所能夺也。泰西国内都会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鞠事。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，专设刑司以主中、外上控之案。此其人必须深明中、外律例，经考超等而多所历练者，方膺是选。其审案俱以陪员主判。如外国人有久居中国行事和平者，可与中国人一律得选为陪员。遇交涉之案令其厕名主判，则外国人心必无不服。怀柔之道其在斯乎！

【注释】

① 本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八卷本将标题必为《律法》。

② 诌（zhōu）张为幻——语出《尚书·无逸》，意为欺诈。

③ 轩轻（xuān zhì）——车顶前高后低曰轩，前低后高曰轻，二字连用引申为高低、轻重。攸，迅捷。

狱 囚

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哀痛惻怛，诚仁人之用心也。盖人生不幸，父母失教，既无恒产以资事畜，复无技艺以给饔飧。贫困无聊，流入匪类；致罹法网，横被官刑；土室棘垣，暗无天日；赭衣黑索，惨受拘挛。禁卒毒若虎狼，秽气积成疠疫。自斩、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，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，其冤惨可胜言哉？

近闻各直省州、县多设有自新所，以处轻犯，法诚善矣。倘更能参用西法以推广之，使军、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赎，则保全必多，办理亦易。全政体而广积阴功，当亦仁人所深许也。

以西例较之中国，虽法有轻重，律有宽严，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今日刑书之阙。（考西国罪犯工作亦有数等，有狱中之工，有狱外之工。狱外之工，男则制造百货，女则纺织、刺绣等事。凡一犯入狱皆须习学一业。素有业者即于狱中执其本业。所获工资半给犯人私用，半归狱中公用。其有禁拘暗室，独作无用之苦工者，则罪情重大，务以劳苦之而已。狱外之工，如建炮台、筑监狱、开荒地，皆可由狱官监督而为之。）如汉时城旦鬼薪之类^①，古意之未尽亡也，实本于《周礼》，而推究其原，《周礼》“以圜土聚教罢民”。圜土，狱城也，有罪者入之，令其工作，俟其能改而舍之。夫莠民犯法，半迫饥寒，拘禁而生理益穷，释放而依然赤手，欲须臾缓死，必故态复萌。若不预为代筹，罪满仍无生路。故西人之治狱也，谋杀叛逆则缢杀之，余多

罚鍰。无力罚缴则系于狱，与凡已定军、流等犯，依律所限年份，稽其工作，如捆屨织席等事。其有素习工艺者，使各理旧业；顽蠢罪重者，则充一切卑贱劳苦之役，如除秽、砌路、修桥、筑垒之类。皆酌给辛工，派董经理，所食每日足敷糊口，留其所余，于罚满发放日，按名计数发给，俾得谋生。始治以应得之罪，终予以迁善之资。谁无天良？能不激励？至于牢狱拘禁之所，葺其房屋，勤其扫除，不使湿蒸破漏，以免受病而便作工。再设有浴室、病馆，使医士掌之，地方清洁，饮食适口，其曲体人情若此。

或谓：“中国罪犯险诈，监狱辽阔，严为防范，尚虑脱逃，安能仿行西法乎？”不知泰西犯人在内执业，仍高其墉垣，严其约束；即在外为工者，亦伍耦有数，出入有节，稽查督责，健役相随。但于法外施仁，原不因仁废法，正无庸鳃鳃过虑也。

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，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。今中国道途崎岖破碎，多未兴修。就近者言之，则一邑有一邑应修之路，一郡有一郡应修之路。就远者言之，则津、京一带为南、北孔道通衢，官宦绅商士庶必由之路，乃或凸或凹，或窄或斜，平日两马一车已极迟缓，一遇霖雨则道途泞滑，时有倾覆之虞，诚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，遣令流徒各犯兴修，酌给微资，代为收存，俟罪满之时发给，俾日后得以作本谋生。则必不致恣意妄为，复罹法网，而从此周道坦坦，履险如夷矣。惟修路宜仿西法，西人修路下皆平铺石块为基，或立或侧，或阔或狭，再以碎石及泥土平敷其上，用人、马、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，压之愈重，则路愈整平。其路中高旁低可免积水，广阔以五尺为率，而城市繁庶之处则有阔二三丈，四五丈者。要皆平整坚固，所用之石以文理细密、质刚性韧者为佳。中国可用砂石、花刚石、青石，质虽不

硬而性粘，其屑末著水与灰同功，用以铺路亦为合用。所铺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，极重之车悉可通行无阻。

今果仿其法而行之，不惟无反无侧，正直荡平，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，调其气血，励其精神，不致常处覆盆，易生疾病，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！

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。凡被人控告无钱清还者，虽贵如总统，亦可将其存欠帐目呈官报穷，摊数了结。如其所报帐目不符，查确有钱银寄顿别处实据者，即治以棍骗人财之罪。若不报穷，论欠数之多寡，定监期之短长。大抵至多监禁一年而已。其伙食银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。倘逾期一日不送，狱官即将监禁者释放。或有不愿食监中之伙食者，准其在外自办，早晚送入。

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，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。其屋宇宽敞，楼窗高朗。每人铁床一张，毡褥、被单、棉枕，无不洁净齐整。按七日一换，任人互相过谈，看书、写字、作文，惟不许高声大叫耳。正、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，如有地方不洁等物，当饬洗刷，若有病即饬送官医调理。病人各寓一室。按月，官、绅士数人随同正、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，如有巡丁勒索等情，准其告诉绅士，交狱官申办也。

我国如重商务，钱债与别案，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！

晁错云：“人情一日不再食，则饥；终岁不再〔制〕衣，则寒^②。”饥寒并至而犹不为非者，寡矣！然人之初生，性无不善，特失于教养，甘为莠民，即孟子所谓“无恒产因无恒心，放僻邪侈无不为之！”牧民者亟宜教养并施，以格其往日之非，予以谋

生之路。若徒绳之以法律，窘之以囹圄，谁非赤子，而忍令其性命身家轻于一掷？且惩者自惩，犯者自犯，此与仁者立人达人之意，非大相背谬哉！

今为化莠起见，莫如于监狱之外，另设工艺学堂。凡犯罪监禁之人，教以学习工艺：上焉者雕刻、绘写、制造钟表一切器用；次者缝纫、纺织、刺绣、编制衣巾、冠带、袜履等物；下至搓绳、制线、绩麻、编竹各技。因材施教，曲予裁成。其本有技能，如成衣、髹漆、削木等工，仍听其执业。严为督察，每日限令作工若干，不许偷闲畏懒。而又悬定赏罚：勤者稍减其罪，惰者加禁其时。每晚请通达事理善于辞令之人讲学劝导，或举昔时故事，或将往哲格言，反复敷陈，罕譬曲喻，作其忠义之气，格其嚣鹜之心，务使悔悟前非，释回增美。其所作之工，给予俸值，代为存留，俟罪满释出之时，全行给算。则蚩蚩之氓计工得值，技以精而可恃，心以感而知新。是被禁之时不啻代为造福，予以业而立基也。

或谓：“在禁囚徒，理应受苦，若令从事工艺，非惟监屋不敷，中国亦从无此政。”不知古来在狱著书者殊不乏人。如文王之演《易》，韩非之《孤愤》，后赵中书令徐光在襄国狱注解经史十余万言。以近者而言，皖省赵廉访于自新所创工艺学堂，处置轻犯。苏州彦太守将所获流氓押入清道局，督令扫街。上海淫伶高彩云被禁后押令修筑马路。此皆近日之事，人尽知之。若能推广章程，实心办理，则化桀骜为善良，国无游民，人无废事，将见百艺蒸蒸。民之幸，亦国之福焉^③！

【注释】

①城旦——秦汉时刑罚之一，刑期四年，罚作筑城苦役。鬼薪，秦汉时刑罚之一，刑期三年，罚为宗庙伐柴之役。

②晁错——西汉文帝时重臣，在任御史大夫时，主张大兴农业、富国强兵，对内削夺诸侯，对外加强边防，也是历史上的名臣。

③从“晁错云：‘人情一日不再食，则饥’”到“民之幸，亦国之福焉”，是八卷本在《狱囚》篇后增写的附言。

巡 捕^①

上古之世民风敦朴，浑浑噩噩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后世则生齿日繁，品类不一，非有诘奸之善法、缉暴之良规，不能安善良而除莠恶。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巡捕之设也。考西法通都大邑，俱设巡捕房，分别日班、夜班，派巡捕站立街道，按段稽查。遇有形迹可疑及斗殴、拐骗、盗劫等情，立即拘往捕房，送官究办。故流氓不敢滋事，宵小无隙生心。即有睚眦小忿，口舌纷争，一见巡捕当前，亦各释忿罢争，不致酿成命案。而其禁止犯法，保护居民，实于地方民生大有裨益，诚泰西善政之一端也。

我中国自通商以来，渐知西法之善，独巡捕之设从无人创议施行。岂以祖宗成法具在，不可一旦而更欤？抑以声明文物之邦，不屑行西国政治欤？虽天津设有看街巡丁，然似是而非，名实不符，有其外观无其实效也。今中国各省奸民布满市廛，或名青皮，或名光棍，或名混混，或名流氓，总而言之皆莠民也。此辈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游手好闲，毫无恒业，挟其欺诈伎俩，横行市肆之间，遇事生风，无恶不作，不啻以拆梢为秘诀，以敲诈为薪传^②，皆因内地城乡无巡捕往来弹压，故敢肆无忌惮，愍不畏法。又甚者为哥老会匪，其党羽众多，布满长江一带，肆其肱腋之能^③，而犯案者绝少。盖不肖绅士往往为之庇护，差役更勾通一气，坐地分赃，或以局赌为生，或以扒拐为事。语云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”粤匪之肇乱可为殷鉴，当轴者犹蹈习故常，不

思除其根本，后患尚可言哉！除根之道莫要于仿照西法，设立巡捕。何则？从来国家所以御外侮者，在乎水师之精、陆军之勇；而所以遏内乱者，在乎巡差之密，捕役之勤。乃中国南、北水师，内、外陆军，训练不精，老弱不汰。敌至则望风先溃，固已有名无实。而于巡差、捕役竟至绝无其人。迨有盗劫等案，先事不能预防，事后但悬赏格出花红。耗费既多，仍难破案。盖所恃以缉犯者，专在差役，而差役之弊积重难返，民受其害，官被所蒙，举世如一邱之貉。平日欺压良懦，倚势作威，一切窃盗萎民反与之同声相应。所以地方不靖，败类日多。若一旦衅起萧墙^①，揭竿为乱，必须征兵剿捕，纵能殄灭，伤害已多。则何如广设巡捕于平时，藉以防患于未然，杜乱于无形也。

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，变通办理。每县设一总巡捕官，每一墟场、市镇、村乡、河泊俱设巡查帮办，少者一人，多者二三人。每一帮办所统巡捕，皆以地方大小为定：小则十人，大则三四十人，县城内、外则须五六十人，方数按段梭巡。其巡捕听命于帮办，帮办听命于总巡，总巡之署宜设于县署之侧。各帮办驻扎之处，必设电线或德律风以达总巡官署，俾消息之传递灵通，不难随机应变也。地方无事则帮办督令巡捕巡查街道，遇有违法犯禁扰及地方者，则谆谆劝谕，使民有所趋避；如固执不听，乃拘获究办。遇有整顿地方之事，可会同县官照理预先告诫详明，使民知所趋向，如古之司市、司暴等职是也^②。若地方有变，如劫掠、斗殴之事，巡捕须严密查拿，设法弹压，以免酿成事端。如不能止，则帮办以电报达诸总巡，总巡则一面申报县官，一面发电附近各处帮办，督同协助，必使安靖而后已。若不幸有匪徒倡乱，非一二帮办巡捕所能弹压，则总巡可尽调合邑巡捕，仍申请县官

联衔飞请近处军营调兵协助。如此，则揭竿之变，乌合之徒，未有不立地肃清者也。

独是平日约束巡捕，宜严而不宜宽。盖舞弊营私乃胥役之长技，非大惩小戒、雷厉风行，不能绝欺蔽之端，而收振作之效。是当严定条规，每日应行事件必有一定时刻，违者必罚。巡捕未到差之前，须由总巡或帮办逐一点名，然后分派各处地方，认真办事，专为保护良民，查拿痞棍。其有性情凶暴，办事怠惰，以及私受贿赂，勒索平民，窝盗庇赌等弊，许民间据实指控，查明有据，立予重惩。庶几戢其狐威，穷其鬻技^⑥，防闲既密，弊窦可除也。然既有严罚以儆其心，尤当设重赏以励其志。巡捕如有奉公守法，不憚勤劳，由总巡随时记功。凡记功三次者削除差籍，赏给功牌。如果益加奋勉，不至始勤终怠，记功至于六次，作为异常劳绩，立即升迁帮办。其或终身当差，无功而亦无过，殁后察核事绩亦准削去差籍，其子孙应试、捐官与平民一体，藉资激励。若帮办有功，则升总巡；总巡有功，则升州、县。如此赏罚严明，不难收得人之效矣。

难者曰：“中国幅员孔长，如是举办，需费浩繁，款将何出？”则应之曰：是无难也。筹款之法有二：一曰用罚款。凡州、县衙门遇有案件，无关风化者，如田产、斗殴等案，一概准其赎罪。视犯罪之重、轻，定罚醵之多寡，均充开销巡捕等费。每至月杪，将收赎之数、支销之数，按款列明，登诸报章，以昭信实。倘有不敷之处，则就钱粮税钞项内稍资津贴，自能绰绰有余。或以罚醵之法西国盛行，我中国步武后尘，不免有伤国体。不知“金作赎刑”，《虞书》早垂明训。我乃以今复古，并非用夷变夏也。何容鳃鳃焉而过虑哉？

环游地球客述：美国纽约巡捕房共三十五处，二千三百人。每处九十二人，分二班，内副总巡四人。时交子正换班之际，总巡点名，排班而出，各人须将夜间见闻，次早报名登簿。见数人正获犯至，或饮酒滋事，或小窃。总巡询姓名、住址，另登一册，收入班房，分别男、女。四壁皆石，门为铁栅。本日获到六十人，内有幼年妇女七八人，貌美衣华，共处一室对泣。询为赤身演戏，坏人心术，故在拿办之例。次早解赴会堂，罚鍰具结而释。公堂审案处，亦有监房，分男、女、幼童三等，以处巡捕获解者。

公堂有台高三尺，有暖阁设公案，坐问官三人，各具纸笔，随问随录。旁一桌坐三、四人，为报馆记事者。案前立一人为传审吏。左设一椅坐原告或证人。犯人立栅外，案上左角置教书一本。犯人先取书置口边吻稍动，仍置原处。此即设誓无虚言之意。台下长桌椅五、六张，坐二三十人，皆讼师、证人。堂下绅民数百人，任其观听。问官由绅民公举。每日必有数十案：或释放，或罚鍰取保，或定罪后转送各衙门核定，或未了结，分别暂押监房，次日再讯。纽约城共有六处，规制井然。按泰西刑律应讯之案，多由刑官会同陪审十二人公同定讞，盖集思广益，不令刑曹独擅其权也。惜陪审者向于百姓中除职官教习及卑贱罪废外，自二十一岁至七十岁皆得书名拈阄，案牍向未练习，识见未尽通明，遇事秉命于刑曹，不能有所匡救耳。

各处所设巡捕，实于地方大有裨益。如中国仿而行之，何致有教堂滋事、两乡械斗、小窃劫案如此之多乎？〔八卷本增：考古之虞人、《周官》之条狼民^⑦、秦汉之游徼，即今巡捕之谓也。晋、宋而后改为弓兵、差役，于是亲民治事之官皆倚若辈为耳目、爪牙之用。有蠢役则无好官，有干役则无良民。差役之害，指不胜屈。此西人所以改用巡捕

也。

中国通商各埠巡捕：宁波、福建全用华人；上海、汉口什九华人，辄以数西人，数十印度人。上海一埠每一街口立一巡捕，车马繁盛之处酌量加增。一日夜分六班，每班管二时许。人携一角、一灯、一木棍，遇有盗贼，力所不能制者，角声一向，相率应援，巨盗凶匪立时擒获。凡巡捕应办之事一百三十余条。必觅保方能充捕，充捕后必熟读禁令章程。充捕三年无过，则充暗捕，工资极优，故人乐为用也。

乃今之华捕则大不然。向之以木棍卫身者，今则有不肖巡捕辄用打人；向之必读熟禁令章程者，今则多不识字之人；向之下班无事必归捕房者，今则游手好闲，多不归捕房；向之循谨当差者，今则辄在公堂挟制官长；向之不准入弄内者，今则间或串入弄内，与流妓调笑。闻此等人多系不肖。包探又多系巡捕房门差之私人。人言不一，总之规矩懈弛不合章程，则人多同词矣。若夫包探之弊则更多，一包探多用数伙计，其人不过流氓之余党，无赖之萌芽，用以侦访酒楼、茶肆之间，敲诈拆梢，不一而足，得钱则不解报，不得钱则诬累之。及酿出事端，则伙计逃遁，而包探则推为此人吾早不用，与吾无涉也。种种弊端，闻者太息。

欲去其弊，宜重申禁令：一、凡包探宜令自行侦访。即用伙计亦宜将名姓宣出，庶不致人冒为。一、凡巡捕充后，宜令无事之时熟读一百数十余条章程。（日本参酌西法，刊有《警察新法》一书。）所用巡捕宜加慎选，戒其行为不肖，又戒其无故打人。工部局之在租界善政极多，而巡捕一端实远胜中国胥役。惟法久则渐坏，事久则弊生。附录于此，为总巡者告，有以警其后也。

今中国通商之区类为西人侵削，有明失其地；有暗失其地；有地未失，而已为西人管辖，与失地无异；有地未失，亦不为西人管辖，而巡防归于西人，亦与失地无异。

或谓：“华官筹办巡防，捐款难集。”嗟乎！西人之办巡防，亦岂有异术哉？何以抽捐过于华官而人不怨？章程严于华官而人不怒？一言蔽之曰：

办事核实而已。西人收一方之捐，即利一方之民；华官收一方之捐，一方之民不沾其利。此所以西人之捐项易筹，而华人之捐项难集也！)

上海租界巡捕亦有为邻县拿获大盗，赃物完全者。可见捕房公事认真，章程亦善。若在中国地方，各绅商、差役，虽知有邻县、邻乡大盗逃匿到此，亦不敢露风首告，以防拖累无穷，又防该贼党报复，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^⑧？

【注释】

①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啻(chí)——只，仅。拆梢，上海方言，敲诈骗取财物。薪传，又作“传薪”，师生传承。

③肱筐——盗窃，亦作为盗贼之称。

④衅起萧墙——成语，意谓祸乱从内部产生。

⑤司市——《周礼·地官》之属官，掌市肆一切政务，包括“以贾民禁伪而除诈，以刑罚禁暴而去盗”之职。司暴，亦《周礼·地官》之属，主掌“禁其斗器者与其暴乱者”。

⑥戢(jí)——停止、制止。鼯(wú)，又名飞鼠，前后肢间有膜，能短距离滑翔，夜间活动。鼯技，指盗贼的狡猾伎俩。全句意为：希望能有一天把盗贼的孤威、鼯技都遏止打掉。

⑦条狼民之“民”字误，当作“氏”。条狼氏为《周礼·秋官》司寇之下属，手执鞭子为王出行开道。

⑧从“环游地球客述”到“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”，是《巡捕》篇的附言。

罚 赎^①

《吕刑》一篇，论者以为穆王巡游无度，财匮民劳，为此权宜之术以敛民财。今读其书，千载下犹见其哀矜惻怛之意。孔子删书断自唐、虞，所以示万世之治法也，存《吕刑》于训、诰、典、谟之后，独非诏后王哉？蒙窃谓虽行之百世而无害也。秦、汉以还，议刑名者或增、或减，代有更革。“金作赎刑”，其废也盖已久矣。（太史公当被宫刑，以家贫不能自赎，是汉世犹有此风，后此斯少见矣。）圣清因明律而损益之，实不外《唐律》十二篇之准则。五刑有赎，仁至义尽之规也，而罚鍰之法乃未闻敷诸奏议，见诸施行者，或恐纵富人之恶，长贿赂之奸，而屈抑小民贫乏者之冤狱故也。

今西人杂处中华，刑法此重彼轻，罚鍰此无彼有，宽刻相形，轻重悬绝，未免易生下民咨怨之心，而交涉案件亦每失其平准。老〔庄〕子曰：“为人之所为者，人亦无疵焉。”盱衡中外^②，似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也。况踵其法而行之有清讼源之道焉。进一解以参之，又得澄叙官方之道焉。

夫天生烝民，资财以生，故相依若性命。词讼之兴，发端于财者十有八九，若详定罚鍰一章，于五刑准赎而外，讼而虚者议罚若干。其半入官帑，半归讼直之人。则始也以财肇讼，终反以讼伤财。稍知顾忌者，有敢轻蹈法网，健讼不休者乎？即梗顽之辈，既知有议罚之条，或亦重命惜财而弗敢轻肆其刁诈。且越礼

藐法、欺压良善者多在巨室富豪，今罚减曲者之富，以济直者之贫，则均平之道得也。矧人之爱货财往往重于惜名命，刑辱之不耻，笞撻之不畏，而独至令其解贫囊舍阿堵^③，则较之剜肉断脰，弥深痛惜追悔。是罚款之严，尤甚于桁杨刀锯之猛也。而顾必谓其有抑冤长恶之患，蒙殊不信其然也。

或者难曰：“吏治之坏，于今斯极。罚醵之法诚妙，恐适以饱贪黠之私囊，富者更易邀幸免。”不知朝廷立法，百官奉行，枉法贪贿亦自有三尺法在。是又贵能察吏耳。若吏不奉法，即无罚醵明条，富厚者亦何尝不屡以贿免也。今请更进一解焉，讼曲罚醵，讼直分醵固矣。若官吏上下其手，以直为曲、枉实为虚者，则准令含冤受罚者，得以赴控上官，遣良吏能员详查复审，询诸公论，断以輿评。若申明原审官贪贿枉法，即用其屈罚人者而什百其倍以罚之，除还给屈罚款外，余尽入官。其富户行贿者，则亦照其贿赂之数而什百倍罚之，悉数入官。有司之爱钱重于惜名命，亦何莫非富人类也；斥逐之不羞、除名之不惧者，至一旦迫发其私囊，将欲遗子孙、购姬妾、起园亭、为娱老资者，俄顷化为乌有，其痛恨悔惜之情，将有不可胜言。或因而有沟渎自裁者。是大计参劾之严，断不敌破吝惩贪之术妙也。（摘录镜存子《治标庸言》曰：“际此国用窘迫，岂无输忱报效者？如光绪三年，前署两广总督刘坤一于兼署粤海关监督后，自陈居官岁久，请以廉俸所余捐交银十五万两。奉旨：‘刘坤一捐输巨款，为储养人才之用，定能公而忘私，力顾大局，殊堪嘉尚。’光绪九年，前大学士文煜明白回奏：由道员升至督、抚，屡管税务，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。奉旨：‘为数较多，著责令捐银十万两。’又曾带勇之记名提督刘维桢，于三数年间报效海防军饷及鄂省购设机器、制造、枪炮局厂等经费银四十万两。近年顺直水灾，亦有司、道、府、县捐银万两者不一其人。以各直省现任暨优游在籍者，咸如刘坤

一、刘维桢，则众擎易举，千百万巨款不待呼助，争相报效，理固宜然。”）夫孰敢轻挂此网哉？故曰进一解焉。又默寓澄叙官方之微意也。然则罚缓是矣。

罚缓之条目将何如？则拟请飭下廷官、大理、三法司，会同妥议，参以周官束矢、钧金之例。除人命必抵外，刊布定章，示罚于无讼之始，谕罚于方讼之初。谳定之后，曲者、虚者，户婚之罚几何？田土之罚几何？斗殴之罚几何？诈骗之罚几何？奸情之罚几何？拐窃之罚几何？债务之罚几何？一切不应为而为杂犯之罚又几何？（无资可罚者，即照篇中前论充当苦工。）准事犯之轻重，制罚款之差等。毋或偏，毋或贷，上控复审仍虚曲者倍罚之。

州、县之罚案，月造报册上之藩、臬两司。臬司专主勘核案情，藩司则每季按册征提罚款存库。另款存储，以为教养民生、兴举各善政经费。取之于民者，仍还于吾民，国家与官吏莫之或私。且教养诸善政具举后，受罚者亦与蒙其美利焉！斯补偏救弊之方，即大公无我之治也。何病之有？

至如败军失律之将领，贪墨被劾之大僚，与寻常罪犯有别，是又宜斟酌轻重，分别惩办者。我国家自有权衡，非草茅所敢妄拟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此篇系八卷本所增。
- ② 盱衡——纵观，观察（多指大局而言）。
- ③ 阿（ē）堵——六朝时口语，这个，此物，后多指钱，此亦指钱。

医 道^①

医之道，通于神明。自神农、黄帝以来，讲明切究，以导一世于和平，登斯民于仁寿者也。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，商贾无资，稍猎方书，藉谋衣食，偶然奏效，便负神奇。逞其聪明，高其声价，以谬传谬，以盲引盲。古法徒存，无能变通。此所以谚有“不药为中医”之说也。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^②，凡有血气之伦，孰不求生而恶死？乃世无和缓，竟以性命死生之重，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。一方试病，妙诩青囊^③，三指杀人，怨深白刃。言念及此，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，而小道视之欤？

考《周官·冢宰》有医师掌医之政令，又有食医、疾医、疡医。疾医掌医万民之病，两之以九窍之变，参之以九藏之动。凡民有疾病者，分而治之，死终则各书其所以，而入于医师。岁终稽其医事，以制其食：十全为上，十失一次之，十失二次之，十失三次之，十失四为下。是考医之法，古制綦严，所以重民命也。

西国医理、医法虽与中国不同，得失亦或互见。然实事求是，推念病源，慎重人命之心，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。亦关心民瘼者，所不可不知已！各国医学皆设专科，立法有七：曰穷理，曰化学，曰解剖，曰生理，曰病理，曰药性，曰治疗。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，大要有六：曰漏泄，曰分解，曰清凉，曰收酸，曰强壮，曰缓挛。皆由名师教诲，各尽其长。迨至学成，官为考验，必须确有所心得，给予文凭，方能以医师自命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查西国医生，

皆由医学堂出身，非医学极优考取一等不准给予文凭。即药院中制造膏、丹、丸、散及药水者，亦须由医学堂出身方准，不然该院药水无人买也！”〕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，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。中国之医能如是乎？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？此不若西医者一也。

西医论人身脏腑、筋络、骨节腠理，如钟表轮机，非开拆细验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。是以西国老人院、癫狂、聋哑等院，遇有死者，许医局剖析肢体，穷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，以教后学，故西医皆明脏腑、血脉之奥。（考中国神农以至华、扁^①，实为西医剖割之祖。如论脏腑之部位，即可知有剖腹验看之事，特其学失传耳。）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，虽数世老医，不知肺腑何形。遇奇险不治之症，终亦不明病源何在。此不若西医者二也。

西医谓人之思虑、智慧、知觉、运动皆脑为之主，而脑有气筋无数，散布五官百骸。何处脑气筋坏，即何处有病：衰迈之人脑气不足，遂有麻木、昏聩之病；幼小之童脑气过盛，多有角弓反张之症。而心之为用，专司乎血。心脉一跃，血行一度。验心脉之迟疾，知病体之轻重。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。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，血犹水也，脉络犹百川也。潮血来回无不震动，即无不有脉。夫血发源于心，运行百体，嘘吸生气，由肺复返于心，日夜周流运行不息。若按脉推求，决无是理。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，散布于百体四肢，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，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？且剖验两手脉位，其管大如鸡翎之管，循臂而上，渐上渐大，上至颈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，直达至心而止，并不与他脏相属。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？且直通一管，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？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，则可；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，则不可。西医事事征实，日日

讲求，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，故能察隐洞微。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，贵空言而罕实效。此不若西医者三也。

治病之法：中医则曰木克土，治脾胃者，先平肝；火克金，治肺者，先泻心；水克火，治心者，先降肾。或曰三焦皆空虚之处，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。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，而尤以保脑筋、养肠胃为主。用药之法：中国多用草木，性有变迁。西国多用金石，质有一定。且无论汤、丸、膏、散皆属医生自配，较之买自药铺，品味搀杂，炮制不精，自行煎熬，不谙火候者，功用固殊矣！此不若西医者四也。

西医论略病症纷繁，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。审察疗治医者之职，大要不外体质、功用二端。盖人之皮肉、筋骨合而成形，实之以脏腑，贯之以血脉，所谓体质也。一物有一物之用，无虚设，无假借，所谓功用也。有体质之病，有功用之病，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。必先细心体认，方能施治。其外症有刺割也，扎绑也，敷治也，洗涤也。事必躬亲，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，不能尝试。如自开钳、血管钳、曲铰剪、直铰剪。刀则曰钩，曰割；针则曰探，曰坑；以及手钳、银丹筒，皆精巧利用，故于外症尤著奇功。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脑中，以辨声音之虚实；置寒暑表于口内，以察脏腑之寒温。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，故考求有素，识见自真。且有医家报章，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，以告后世。若遇疑难大症，亦皆登报以告高明。或七日一纸，或期月一纸。业此者购归观玩，互相质证，以尽所长。日本素学中医，今亦参用西法，活人无算，其明证已。此不及西医者五也。

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：中医失于虚，西医泥于实；中医程其效，西医贵其功。其外治诸方，俨扁鹊、华佗之遗意，有中国

失传而逸于西域者，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。要其制药精良，用器灵妙，事有考核，医无妄人，实暗合中国古意，而远胜于时医，亦不必曲为讳饰矣！谓宜考诸《周书》^⑤，参以西法，自太医院始，一律详加考核。内证主以中法，外证参以西医。各省、各府、各州、县、镇、市之间，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，考选名医，充当院长。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，方准入院学习。悉心教授，无玩无欺。先将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、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熟读，博览仲景、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，参以西国之图器剖割之奇方，精益求精，不分中外，学习数载。考验有成，酌予虚衔，给以执照，方能出而济世；其无照而私自悬壶^⑥、草菅人命者，重惩不贷。有能治疑难大证、卓著神效者，报明医院，颁发银牌、匾额，递加虚衔、顶带，以旌其功；并将治法、病由登之医学日报，年终汇集刊刻成书。庶庸妄者不致滥竽，高明者有以自立。医之一道可与良相同功矣！

【注释】

①八卷本将标题改为《医术》。

②惨怛萃——怛（dá），忧伤，悲苦。惨怛，惨伤，惨苦。萃（cuì），丛集、汇聚。

③青囊——原意为古代医生盛放医书的袋囊，引申指医术。

④华——华佗，东汉末名医，精于内、外、儿、针灸各科，又创麻沸散与五禽戏等。扁，扁鹊，战国时名医，长于各科，称冠一时。

⑤《周书》——书字误，当作官或礼字。

⑥悬壶——行医，语出《后汉书·费长房传》。

善 举^①

古者鰥、寡、孤、独谓之穷民，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四者。《周礼》睦姻任恤，当日必有规制法度，厘然井然足以传之后世者。而惜乎书缺有间也。

中国生齿日繁，生机日蹙，或平民失业，或乞丐行凶，或游手逗留，或流民滋事。近虽设有栖流所、施医局、养老院、育婴堂诸善举，然大抵经理不善，款项不充，致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。小则偷窃拐骗，大则结党横行，攫市上之金钱，劫途中之行旅。按其所自，实迫饥寒。亟宜设法扩充，官绅合力，令世家、贵族、富户、殷商酌量捐资，广为收恤，城市乡落遍立善堂。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，酌定章程（章程仿善堂，岁刻征信录），多置田产，藉供饘粥，广葺厦屋，俾免风霜。所有无告穷民，各教以一工一艺，庶身有所寄，贫有所资，弱者无须乞食市廛，强者不致身罹法网。少年强壮之夫，则官为资给，督令垦荒，国家可增赋税。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，此也。

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，故皆有恤穷院、工作场、养病院、训盲哑院、育婴堂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，或设自国家，或出诸善士。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，以创一善事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。闻英人密尔登云：英国有富家妇，夫亡遗资甚多，其创立大小学堂、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，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。中国富翁不少，虽身受国恩，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

数十万创一善事者，宁愿留为子孙花费，殊可概也！⁽¹⁾而其思虑之周密，规制之严明，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。

即以养病院言之：屋宇宽广，洁净无尘，病人到院就医，医药、饮食之需悉出诸医院，医生不惮烦劳，役人不避秽恶，曲加体恤，以愈为期。

育婴堂以美国纽约为最善：房屋百余间，男女自初生以至七、八岁，常有数百人，多或至三千人。每楼十六榻，二榻相并，一卧婴儿，一卧乳媪，衣服精洁。男女四、五岁即使识字读书，教作小玩物，以开其智慧，六岁至八岁女师教以歌诗，舒和血气。俟及岁时，量材荐事。每岁经费约二十六万元，半出公家，半出善士。俄国育婴堂，抚养之道揣摩体恤，无微不至。常有富贵之家，患家中自养无术，出资相助，兼以自托者。

义学堂则贫家童子自五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塾，兼习工商之事，不学则罪其父母，旷学则其师督责之，至再、至三，仍或不悛，则拘诸改过学堂使之省过。更有富人自制一船，招致贫民供其衣食，设监督之人，令其学习水师，限两年技成，分派兵船充当水手。

英之养老院，伦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所，居男妇之老而无告者。月抽其乡租为经费。日给三饭，晨给一馒头、一茶、一牛脂、一粥，午加肉，晚加羹。血气衰者，医士谓宜酒则酒之。男外服黑呢，内服白布，女服什色衣裙，无异充裕之家，每礼拜一易，敝则改造。寝所宽舒，男女异处，夫妇偕则共一室。妇女未衰老者，令缝纫而货之，畀以十之一。有不愿居于内者，饭时乃集。有仅投一宿予一饭者，则别为一所。国主时一临视，或遣子女代查，以昭慎重。

老儒会，则读书寒士虑其就食为耻，继粟继肉，遣人致诸其居。

绣花会，则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，聚之深邃堂室，供给饮饌，使之纺绣而货之，禁男子不得擅入。

童艺院创于瑞典，继于丹马，后德国亦效之。每年两次令地方查明无业子弟，选其聪慧者，教以雕刻、订书等浅近之艺，限六礼拜学成。考验有效，集资以奖其师，而荐其徒于各工厂，俾谋衣食。

又有保良会，由妇女集金创设。凡有女子之飘流失所、沦入下贱者，设法保护之，或捐资以赎之。

疯人院，或因半生蹭蹬，一意贪痴，以致痰迷心窍；入院之后投其所好，以破其迷。如欲贵则奉以冠裳，欲富则聚以金宝，或择林园以优游之，置钓弋以消遣之，积久生悟，其病自除。每年院中或数十人，或十数人，时有出入，颇著成效。

训哑院及训聋瞽院：有残疾者能令其识字知书，就其所能教以工艺，补天有术，施惠有方，用心亦良苦矣。

法国京畿内善会五区：一为施医院，一为济贫所，一为养老所，一为育婴堂，一为疯癫院。所用上下执役人等六七千名，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磅。其费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，其一分则由工部局拨给。司其事者皆平日笃行好善之教士充之。

美国有劝世会、义学会、戒烟会、抚孤会、养老会、恤疯会、化罪会、防恶会、劝和会、恤贫会、劝农会、虞后会，经费或筹诸国帑，或捐诸民间，莫不经纬详明，实心经理。有保险公司，凡水火、盗贼、房屋、宝物无不可保，人之死、生、寿、夭，亦可出资以保之。

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。保险之法：凡七日抽工银数厘，厂主各助数厘，国家贴官帑若干，积成巨款。如遇百工或老、或弱、或疾病、或受伤，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贍。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，幸而此身无恙，即可周济同人；不幸自罹灾厄，则一身既延残喘，妻孥亦免饥寒。利己利人莫善于此。而水火、盗贼诸险，可由此而推矣。

夫泰西各国乞丐、盗贼之所以少者，岂举国皆富民无贫民哉？好善者多，而立法綦密，所以养之者无不尽，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。迹其意美法良，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。

今中国各省或未及举行，或办理不善，堂堂大国，穷民塞途，黑索赭衣^②，为海外远人所窃笑，抑独何哉？或曰：“如款项无所出何？”而不然也。夫中国各镇、埠，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，举国若狂，动辄肇事。何如省此无益之费，以教养贫民乎？佞佛斋僧，布施或倾家业，奸僧淫赌，徒为祸媒。何如留此有用之财，以收恤茆独乎^③？

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，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，则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人之好善，谁不如我？风行草偃，谊美恩明，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，穷民绝迹于道路矣！为政之要首在得人，独奈何畏难苟安，自私自利者，覩然人上，充塞两间，〔十四卷本增：竟〕疾视斯民之流离死亡，而漠然无所动也！

穷民无告，无国无之，或因残疾所驱，或为饥寒所迫，是在养民者有以保之耳。英国通国穷民分为两等：一日残疾，一日贫困。而残疾、贫困之中又分幼童、成人两种，兹以历年比较，照

录于左：

一千八百六十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二名，贫困者得十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名；成人之残疾者得十万有一百十四名，贫困者得六十一万四千一百十五名，共得大小八十五万一千名。一千八百七十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三万有三百八十九名，贫困者得十六万三千七百名；成人之残废者得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五名，贫困者得七十五万有三百六十七名，共得一百有七万九千三百九十一名。一千八百八十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六千九百九十一名，贫困者得九万九千二百三十七名；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二千三百十三名，贫困者得五十四万九千三百九十九名，共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名。一千八百八十五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三千九百有九名，贫困者得七万三千五百十八名；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名，贫困者得五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名，共得七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五名。一千八百八十九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一名，贫困者得七万七千六百二十六名；成人之残废者得十七万一千名，贫困者得五十三万四千三百十五名，共得八十一万有一百三十二名。一千八百九十年，幼童之残废者得二万五千九百十七名，贫困者得七万一千八百二十八名；成人之残废者得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名，贫困者得五十二万六千六十九名，共得七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五名。

按泰西各善堂之宏敞，桥梁道路之整齐，一切经费皆拨自官库，藉以养民，官绅合办，故取诸民而民无怨，奉诸公而民不吝焉。惟养贫院所养者，非尽是鰥、寡、孤、独，凡废疾老幼及无告贫民丐食市廛者，皆为巡捕拘入院中，择其材质所近，俾学浅

近手艺，艺成足以自食，始令出院。亦有选其年幼精壮及育婴堂之幼童，令习兵船水手。务使各习一艺，则不至无术谋生，流为饿殍。

《英轺日记》云：英国富翁重贤不重嗣，有无子或子不肖者，临终将积产数百万尽舍建义塾及养老、济贫等院，措置载明遗嘱。自谓歿世无憾。询以祀事何人？则曰：“吾舍资以成善举，虽千百载犹奉吾像于其地，奚以祀为？”语以祖父血食之斩？则曰：“吾祖父养吾一人，吾以财养千万人，大孝即在是矣。”是以善堂林立，规模宏大，非独鰥、寡、孤、独，凡有异地难民皆有以分别养之。

有所谓老儒会者，皆读书寒士，虑其就食为耻，则赠粟赠肉，遣人致诸其居。有所谓绣花局者，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，则聚之深邃之室，供给饮饌，使之纺绣而货之，禁男子不得擅入，以远其嫌，保其贞。其他施医院不可胜计，经费皆绅商所捐助，不足则辟地为园，或会中演戏，约人往观，收其入门之费、坐次之资，以资弥补。有贵家妇女陈杂货，邀国主官绅往观，女子之美者当肆，货皆百倍，往游者必购数事而后可出，亦以其费充善举。又有富人收壮丁之贫而无依者于船中，供其衣食，设监督令其学习水师，限两年艺成，分派商船充当水手。不成者再习一年，仍不成则另教以熟习工商之事。旷学则督责之至再、至三，仍不改，则拘诸官监作苦工。

英属向来多盗，自善堂、义塾日多，各执所业，鲜有为鼠窃之行 者矣。近闻东洋亦无丐食市廛之流，日以教养兼施为事，不容国有游惰之民。我中国除租界外，无处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群，非强丐叫乞于市前，则烂足卧病于街道。

朝廷不知民间疾苦，以为有养老院、恤嫠局、育婴堂，可以野无饿殍。当道以其事诿诸绅士，视若无足重轻；绅士又从而染指其间，占为利藪。至如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，决不肯行一善举；一朝命尽，金银不能携带于九原，只可供子孙之挥霍耳。宜其为西人所讥笑，来鬼物之揶揄也！

天下作乱之源，往往因失业游民乘饥蜂起。盖年丰则生计稍宽，衣食赖以粗给。岁歉侧流离失所，壮者必散诸四方，即不自为盗贼，必为匪党胁诱。天下能无乱乎？

泰西各国政府知其事有所必至也。于是广辟商埠以浚利源，多开矿务以资人力，觅新地以贍贫穷，兴制造以裕器用。择地多造花园，听民游览，以舒其郁塞之气。广兴曲局，令人领会，以导其心气之平。尚恐其犯上作乱也，平时则派巡捕稽查弹压之，有事则盛设兵卫以勘平之。凡若此者，无非欲国家久享太平之福，亿兆各遂生人之乐耳。其富有财产者亦皆思深虑远，旷达慈良，相与慨捐巨资作为绝大善举。（容纯甫观察云：“美国有富翁积财数千万，尽行拨作各种善举者。”）令贫民讴歌思慕永不能忘，断不愿惟日孳孳，专为子孙计。（语云：“大厦千间，夜眠八尺。良田万顷，日食一升。”又云：“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积钱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积书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惟积德于冥冥之中，可使子孙受用无穷。”西人好善者其知此道矣。〔八卷本增：中国民智未开，只知为子孙作马牛。尝闻有积蓄金银无数埋于地中，竟为贼所劫。亦有守至贼兵入境，如李闯所为迫勒财尽身亡。请富翁深详思之。〕）以故善堂林立，良法美备。凡有衣衫褴褛、丐食市廛者，即为巡捕拘入善堂，使之各执一艺。纵城市间有乞丐，必须手摇风琴，或握鲜花，或持自来火以为赠贻。虽一望知为乞钱者流，亦觉有所藉手，而衣服完整，绝无污

秽面孔以取憎于人。

噫！我中华未能也，此固见其立法之良，实亦善举众多，而后有此耳。^④

【注释】

①八卷本将标题改为《恤贫》。

②黑索赭衣——黑索，铁索。赭衣，古代罪犯所穿的褐红色囚衣。皆代指囚犯。

③茆独——茆，无兄弟；独，无子。语出《尚书·洪范》，意指无依无靠之人。

④从“穷民无告，无国无之”到“实亦善举众多，而后有此耳”，是十四卷本增写的附言。

僧 道^①

二氏者，佛、老之名也。学佛者僧之徒，学老者道之徒。佛自汉明帝时始由天竺入中国，于时九重敬礼，公卿膜拜，流俗见而荣之。乃有求奉佛教者，明帝准其披剃，给度牒为沙门，女僧亦同，名曰尼，此僧徒之肇端也。老则中国所自有，相传始于老子，关尹子、河上公、魏伯阳皆其高足，由来尚矣。然徒虽代传，而实无道士之名，至秦初犹曰方士而已。其许民人出家度为道士者，亦始自汉，晋而盛之。唐妇女皆得入道，曰女道士。唐时多有以宫主、县君之尊而为之者。此道徒之极轨也。

夫二氏之教忽焉昌炽者，皆由于圣道之衰，儒术之蔽。自东周息迹，明王不兴，孔孟淒皇，世主莫能宗尚，于是泰山颓，梁木坏，麟笔绝，明辩穷^②。至吕秦之暴，燔诗书百家，坑儒者，延卢生、徐福之徒，其机已兆。降及汉武，侈然泰然，求神仙作宣室，极仙掌露台之奉，而文成、五利等辈风发而蜂起^③，乘势利为炫诱；及下诏轮台，途穷知悔，方士之风始少熄焉。

夫仙道贵长生，佛法贵无生。彼其世主始以一念之贪，欲永享万世之奉，故学仙求长生。及长生不可得致，而犹有畏死之一念者存，则佛法之皈依回向解罪释厄，又其所希慕为功德者，于是金人入梦，白马驮经^④，佛、老并峙，竟与吾儒之教鼎足而三矣。

历代以还，二氏互有盛衰。清时亦尝有沙汰僧道之诏^⑤，而

卒至多方扞格，良法美意终不行天下，亦遂习与相处视为固然，虽宋儒极力辟之，亦靡见廓清之效，抑又何也？

独不思僧者何？凡以求学佛者也。道者何？凡以求学仙者也。而试推求佛、仙命名之旨，则佛者弗人也，绝类离群，不与凡人侔也。仙者山人也，隐遁空山，超人世而独立者也。考佛祖释迦当日舍一国之富、世子之尊而不为，而决然舍父母、背妻子，跌坐灵山，六载成道。老子当周衰，弃柱下史官，舍中国而不居，骑青牛出函谷，远辞人境而隐。其独善其身，视举世繁华富贵、声色货利莫可浼焉者仙、佛悉同，不可谓非希世之畸人，猛烈之丈夫也。故佛号大雄，仙称大觉，良有以矣。

间尝博览二藏，穷究丹经，则见夫佛之宗旨以绝欲出尘为始基，以忍辱受苦为功行，积久而能明心见性为入门。百尺竿头再须进步，则又以粉碎虚空、真如妙有为般若波罗密多，译云：大自在也。至此乃能照见五蕴皆空^⑥，度一切苦厄，必至六尘、六识灭尽不生^⑦，始能直超彼岸，立见如来，名曰脱离垢境。向上犹有精进不已之功。功德圆满乃能成佛，未易悉数也。仙之宗旨大同小异，亦有顿渐之分，三乘之别。其要旨亦以绝欲离尘为始基，积德累行为功果，以通关筑基、炼已纯熟、长生不死为入门，向上力追大乘，以结丹还丹，结胎脱胎，出神直返，到胞中浑沌之天，为七还九返。更进而益上，面壁还虚，自有入无，无无亦无，始能与天合体，历劫不磨，其功程之次第，无一非大难事也。

要之仙、佛同源，佛法详言性而略言命，然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则已微露其端。《道经》详言命而略言性，然《关尹子》及《清净经》、《心印经》、《悟真外编》亦颇略阐其妙。总此二家，胥不离心、性二字。彼夫巢、由之高远，渊明、宏景

辈之旷达^⑧，庶乎近之。若琐琐焉屑屑焉。谋衣食、求安逸、骄气多欲、贪色淫志之徒，其去此不啻天渊之隔，譬之染缁求白，搏沙作饭而已^⑨。

虽然，仙、佛尚矣，后世之求学仙、佛者，自必酷慕乎仙、佛之超卓，希追随乎仙、佛之高躅^⑩，如是斯不愧其徒也。顾何以今之学仙、佛者，则又有大谬不然者何耶？其名则是，其实则非。名曰我明心见性也，而实则利欲熏心，豺狼成性。名曰我修真炼性也，而实则疏懒为真，色食为性。矢志则打包云水，乞食江湖；得志则登坛说法，聚众焚修。于是逞其才智，募化十方，轮奂而居^⑪，重裯而坐^⑫，膏粱而食，锦绣而衣。其善者则结纳名流，怡情诗画；其不善者则附托权门，夤缘当路，通声气，市权利，或且聚狂徒，逞邪说，窝盗寇，干法令，与夫奸淫邪盗，凡乡党自好之流所断断兮不忍为者，而一切身犯之。犹哆哆曰：“吾体佛法慈悲广大法门也。吾得神丹秘诀普度群生也。”此所以弥勒、白莲、金丹诸教匪因风吹火、乘势蜂兴而未已也。是直以害世为功世，杀人为生人也，谓觉人迷而一己之迷转甚，谓解人罪而一身之罪谁怜，即以二氏之宗旨治之，亦所必屏诸门外者矣。尚何学佛、老之有？尚何得称为佛、老之徒哉？

况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，或众至百万人，男妇混杂，老少不伦，此其中愚若鹿豕，毒比蛇蝎者居多。而谓此辈乃能见发光地之焰慧，炼三花聚顶之阳神，与夫一切穷究阴阳造化之机，脱离生死轮回之秘，是则上智犹难一二觐，而固谓此辈蠢顽尽能晰兹妙谤耶？且其中雏尼、少僧、道童、侍者，类皆买自贫家，或为愚父母所舍弃。襁褓才离，缁羽已著，三乘莫窥其渊源，九等奚识其渊源？人世之趣靡所弗贪，二氏宗门悉其厌苦，

削足受履其何以行？^③方就圓其何能器^④？是聚数十万旷夫怨女，而为盛世之灾疢也。借使由此极其旷怨，决裂堤防，垢秽坛场，滓污净地，是又为治世之妖孽也。即皆不然，无故聚此数十万、数百万有用之人，而习此一无所用之业，安居而逸处，男不秉锄犁，女不治丝布，能文字者不列士林，工会计者不操商贾，而衣食宫室百物之取给，皆不能上叩之天，下资之地，是仍以有业之民为其外府而已，供其腴削而已。吁嘻！此后世王政之所以不能复兴者，良有由也。

且夫数十万、数百万之游民而无衣食，窃傍二氏之门户为生活者，非尽游民无生计，实乃惰民而不勤生计者也。其中真肯苦行希仙学佛者，百不得一，千不得百。又其中工文字者有书可读，习田事者有力可耕，习书算者有商贾之业可操，或有习拳勇能技击者有兵额之可补，行伍之可归，女冠及尼习女工者有蚕可丝，有布可织，就而拣汰之，三去其一矣。择其真心求仙、佛，确有所得，不肯再蹈尘境者，深山穴居，茅棚独处，任其高遁。（今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^⑤，敛人财物，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、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，创医院以治疾者。即使独善其身，自修其性，亦当布衣素食，栖隐山林，何必于市朝酬应也哉！）其年老力衰、多病残疾、幼弱未成丁者，改各州、邑大寺为恤贫院以处之，三去其二矣。所余一者，劝之不改，汰之不去，则不外昌黎之言：“人其人”，“庐其居”，革其衣冠，配其男女，少长必均。即以布施之庄田，为计亩授耕之用，宫观之园圃，为种菜、种树、蚕桑之区，设员督监，勤则赏以诱之，荒惰则刑以儆之，蔑不济矣。

然后明颁教令，使至今以后，有学仙、佛者，除其独身隐遁，岩居穴处，与木石居，无关王化外，其余四民家居，喜奉其教，

读其书，茹素潜修者亦听。惟断不得创宫、观、寺、院，召徒众，募布施，蓄财货，登台说法，衣冠歧异，以惑斯民之视听。诚如是，则情者不能独逸，黠者不能独智，愚者不致犯法，强者不致干令。僧皆授室，尼尽宜家，无怨女亦无旷夫。王化之行，郅治之隆，端自兹始。

独不见夫回教乎！彼族虽奉其教，诵其经，而人伦执业不异四民，日用衣冠悉遵王制，惟不食猪肉等事，彼教自伸其私禁，故在上者亦安之而已。安见处二氏者独不可以如是治之耶？世有通人留心治术者，当不河汉斯言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八卷本又将此篇删去。

② 泰山颓，梁木坏，麟笔绝，明辩穷——泰山颓，梁木坏，出孔子死前的叹语“泰山坏乎，梁柱摧手，哲人萎乎”。麟笔绝，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春猎得麟，是年颜渊死，孔子叹曰“天丧予”，《春秋》一书至此年而止，于是后世有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至获麟而绝笔”之说，过二年孔子亦死。此句意谓从此而圣人死、儒道衰。

③ 文成、五利——文成，齐人少翁，以方术而使汉武帝在幕帷中“望”见了已死的王夫人，故被汉武帝封为文成将军，后因其术漏馅而被杀。五利，少翁的同门栾大，也以方术而伪称能炼黄金、治河患，汉武帝封其为五利将军，还将卫长公主嫁给他，后也终因技穷而被杀。

④ 金人入梦，白马驮经——金人入梦，相传东汉明帝曾梦见巨大的金人，顶有光明，大臣中有人解说这是西方的神，名为佛，后即以金人指佛像。白马驮经，东汉明帝遣使往西域求佛法，在月氏遇天竺来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，便迎入中国，又以白马驮经而归返都城洛阳，次年建寺，即今洛阳白马寺。

⑤沙汰——淘汰，废除。

⑥五蕴——佛家语，谓人的身体由五物组成：肉体、感情、意志、意象、意识。

⑦六尘——佛家语，谓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六种质素的合称。此六尘作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对象时，又称“六境”。六识，佛家语，谓眼识（视觉）、耳识（听觉）、鼻识（嗅觉）、舌识（味觉）、身识（触觉）、意识（思维）之总称。

⑧巢、由——巢父与许由，相传为尧时隐士，尧曾先后让位于二人，二人皆不受而隐去。渊明，即陶渊明，东晋时著名诗人、隐士。宏景，即陶宏景，南朝齐梁时著名道教人士，医学家。

⑨缁（zī）——黑色。全句意为：就象要用黑染料要染出白布、捏团沙粒而作出饭来，这都是所作与所求相违背的。

⑩躅（zhuó）——足迹。

⑪轮奂——亦作“轮焕”，房屋高大而众多。

⑫重裯——重迭双层的床垫。

⑬剗（wán）——削。

⑭建醮超幽——醮（jiào），佛道为消除灾祸而作的道场。超幽，超度幽魂，即佛道以诵经拜忏为死亡者超渡苦难。

盗 工

甲午后续^①

三代而下，刑措之风一见于汉孝文之朝，再见于唐太宗之世；除肉刑，纵死囚，仁政近古，犹有下车泣罪之遗。乃后世或訾议之，不知仁民爱物皆自神武不杀之一念中来，非尽属好名之举也。又何必沾沾焉遵亡秦苛暴之律令，方可大畏民志哉？历览古今罹大辟者，惟盗为多。周、秦以还，盗之为患不可胜数，小则肘腋掘藏，大且乱民窃国，张角、黄巢其尤显著者也。夫盗而至于肇乱，则不能不芟夷之，歼戮之，以昭一世炯戒。独是此作奸犯科之徒，本皆吾苍生赤子也。有饥寒之盗，有驱迫之盗，有黠鹜之盗，有胁从之盗。妻号儿啼，谁则甘之？刑驱势迫，谁则安之？黠鹜之徒，失所则梗教化，因才可效驰驱。胁从之类，受匪诱则为匪，经德化则复为良。《传》曰：“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。”良非无术以处此也。考《尚书》有“金作赎刑”，此既详于《罚醵》篇矣。又曰“省灾肆赦，怙终贼刑”，盖民能迁善亦未尝不可宥之三也。秦时有以徒役罚罪人者，九江王英布故骊山之黠徒也，汉时有城旦鬼薪之类，皆以处夫有罪不可赦，而又无金自赎者，则罚作苦工以代之。（各国狱囚或驱以修桥、整路，或令各执一艺。俄则将罪犯载于边境，开疆辟土以实边防。）有益于公而不戕其命，两益之善政也。

今日海禁大开，华民赴南洋及出洋工作者不可胜数，虽英、

美近有禁止华工之例，然如南亚墨利加一大洲，则有墨西哥、巴拉马、秘鲁、古巴、巴西各民主之国，在在需人垦荒辟土，招工之举有加无已。粤东及南洋各埠，业贩卖猪仔者仍复市利其间，驱诱善良远适异域。前者物故，后者继往，官禁虽厉，诱贩自如，为害良民，诚非浅鲜。与其禁之不绝，何如转移而变通之。官为经理，舍良民而谪匪徒，则善者可保生全，而恶者可加惩创也。

今拟请举同治五年所立英、法招工二十四款，光绪三年所立日斯巴尼亚招工十六款，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审议，明定妥细章程。自后凡各国不问有约无约之邦，但有招工之役，可先由公使咨会总署（其无约之国亦可请有约之大国公使代达），总署分咨各省。各该省行下各道、府、厅、州、县，将所有谳定各盗案之犯，除下手刃杀事主之一人必须抵偿外，余皆解赴各海口，交外洋招工总理之人点验，装赴外洋。酌定做工年限，每名取回工价银若干两，交还该盗犯家属以为赡养。是则法外施仁，该盗当无不感激甘心者也。夫以中国不胜诛之盗，充外洋群欲招之工，群盗得其生，中国去其害，而贩卖良善懦弱之风，亦不禁而自戢。斯一举而三善备焉。此古圣王分背三苗，诛除四凶，投诸四夷以御魑魅之成法也。《传》曰：“唯仁人放流之”，“不与同中国”，亦即此义也欤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系八卷本所加。

税 则

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，与各国立约通商，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，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，过关只按估价，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。维时，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，故立约甚轻也。迨后天下多事，始创榷货抽厘之制，藉资军饷。厘捐最旺时^①，岁收二千万。今虽稍减，亦有一千五百万，取于商者甚微，益于国者甚大，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。无如法久弊生，或因办理不善，或因设卡过多，避重就轻，遂订子税之说。（查初办厘捐时，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，尚无异说。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，始定洋货、土货一次纳税，可免各口征收者，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，给半税单为凭，无论运往何地，他子口不得再征。其无半税单者，逢关过卡照例纳抽厘。斯乃体恤洋商，恩施格外，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。）

于是洋商获利，华商裹足不前，迫令纳费洋人（论厘捐之轻重，纳报费之多少），托其出名认为己货（如洋人亏空，凡代华商报关之货不能控追，及代华人出名在租界所买之地，亦弄假成真矣），洋商坐收其利。有代华商领子口半税单者，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，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。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，则准其报半税，无厘捐；若由粤省来，则不准报子口税，必报厘捐。同一洋货，在洋人手则无厘捐，在华人手则纳厘捐，无异为渊驱鱼，为丛驱爵，不独涛张为幻，流弊日多，且先失保护已民之利权，

于国体亦大有关碍也。查香港、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，商贾多乐出其途。

为今之计，不如裁撤厘金，加增关税，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，华洋一律征收。则洋人无所借口，华商不至向隅，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。或虑西人不允，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，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，准其随时自行更变，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。况据《公法便览》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，注说甚明。其二节云：“凡遇交涉，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。”实于公法吻合。彼虽狡悍，亦可以理折之也。

历考泰西各税额〔十四卷本增：（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，其税必轻，或免税，以招徕之。夺本国土产之利者，其税必重，所以保本国之利。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，其税必重，以其糜费于无用之地，欲民间恶而绝之。凡物有害于民生，如鸦片之类，不准入口。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，而他国不能置议，欲增则增之，欲禁则禁之，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。）〕，大致以值百取二十，或取四十六十为率，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。美国进口货税，值四征三，商虽非之，然不能违抗。亦有全不征税者，盖于轻重之中，各寓自便之计。如洋酒、烟卷等物，外洋征税极重，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，尚需纳规领牌。今中西和约，凡进口之吕宋烟、洋酒只充伙食，概不纳税。（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段：凡有金银、外国各等银钱、面、粟、米粉、砂谷、面饼、熟肉、熟菜、牛奶、酥牛油、蜜饯、外国衣服、金银首饰、揸银器、香水、碱、炭、柴薪、外国烛、烟丝、烟叶、酒、家用船用杂物行李、纸张、笔、墨、毡毯、铁刀、外国自用药料、玻璃器皿，各物进口皆准免税。）查泰西俱无此例，尤属不公。（日本税关皆用土人。凡船用家用烟、酒等物照例纳税。往时出口税重，进口税轻，出口货少，进口货多，今则反是。凡所需外来之物皆仿

西法自行制造，且免税或减税出口，使商务日旺，进款日多。我国无业者众，更宜设法仿行。又查日本来往货物必须尽由海关码头上栈，验税后方可放行，不准另设码头。内地〔十四卷本增：凡租界巡捕房亦归日本人经理，其猎狗、猎枪、猎地仿外国例皆有税纳云。〕各口已无洋船来往，严禁鸦片，不准入口，租界巡捕房、各国书信俱归日人经理云。）

今宜重订新章，一律加证。又如中国各种烟、酒、珠玉、古玩等物，本非日用所必需，虽加数倍亦不为过。（查旱烟、水烟、皮丝、净丝、黄条、青条，各种岁销数十万箱，亦可谓巨矣！）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。（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，进口则加重，庶己货可以畅行而来货自形壅滞，然恐一时难于办到，则加重入口税、减轻出口税似宜并行者也。）凡我国所有者，轻税以广去路；我国所无者，重税以遏来源。收我权利，富我商民，酌盈剂虚，莫要于此。

总之，泰西税法，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，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（查出口茶虽至粗者每百斤价值十两，亦须纳正半税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，连所抽厘捐，是值十抽五矣！进口货至贵者，例不过每百抽五，有失利权，大损国体），或全免出口之税。今日本已仿行之矣。其税于国中者烟、酒两项特从其重，他货或免或轻，专以遏别国之利源，广本国之销路，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。〔十四卷本增：国君须保百姓利权，不为外人所夺，庶免生计日绌。〕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，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，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。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。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，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；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，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。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也。即此而推，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。

当日海禁初开，华人不谙商务，一切船只之进出，货物之稽征，皆委洋人经理。京都特设总税务司〔十四卷本增：（前上海英领

事麦华陀云：今之赫总税司虽不负中朝之任使，第信之过深，于征税之余，复令经画沿海之灯塔、炮台，赛会事宜亦责其派人总理。在赫德感深知遇，原无挟持之隐、侵蚀之私，而设官分职各有专司，材可兼人，事难兼任，以赫德勾当杂事则可，以总税司分承他务则不可。何则？赫德不能不死，替人岂必尽如赫德，维持国计者必切深远之虑，斯立长久之规），各口海关则设正、副税务司，帮同监督经理榷政。税务司下又有帮办，自头等以至四等，每等皆分正、副。此外更有扞手，皆以西人承充，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后、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。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，华人亦多精通税则，熟悉约章，与其假手他人、袒护彼族，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？或谓：“华人诚实者少，狡猾者多，用之恐滋弊窦”。不知税则既定，中外通行，耳目众多，观瞻所系，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，虽有奸胥，安能舞弊？

应请明定章程，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。其各口税司、帮办等皆渐易华人，照章办理，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，不致阴袒西人阴挠税则，不特榷政大有裨益，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厘捐——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始实行的商业税，又名“厘金”或“厘金税”，以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关卡征收，因税值为货物的百分之一而名厘捐（百分之一为一厘）。

厘 捐

甲午后续^①

厘卡之设，由于发逆之乱军饷不继，征及毫芒，原属朝廷不得已之举，故议曰：“军务敕平^②，即行裁撤。”屈计发、捻肃清垂三十余年，屡经奉旨裁并。无如疆臣总以安置冗员为事，初则藉口于善后，继则借名于海防。广东有海防捐、筹防捐、台炮捐、牙帖捐等名目，上海有落地捐、筹防捐。（上海因有筹防捐，凡华商报关者须照洋关税纳半，所以华商之货概托洋人代报，免抽筹防捐，所谓为丛驱爵耳。）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，名实相副，虽损于民而犹利于国。无如厘抽十文，国家不过得其二三，余则半饱私囊，半归浮费，国家何贪此区区之利而纵若辈殃民乎？

近来内地局、卡林立，往往数十里之遥，其间多至数卡。或谓：“商贾走私，见某处有卡则思偷漏，闻某处有捐则将绕越，此防而彼窜，东堵而西行，以致走漏日多，收据日绌，故不得不多设卡以防之也。”然而，既设卡以防走漏，不得因防走漏而复加捐。今乃过一卡有一卡之费，经一卡抽一卡之厘，此何为乎？

欲纾商困则宜示限制。凡商贾过冲要之卡，既完厘后即给以凭单，所经分卡一体查验放行，不得重捐。倘前卡未及完厘，准在后卡补完，以示体恤。将无关紧要之卡一律裁撤，既可便民亦可省费焉。所以论者谓，病民之端莫甚于厘卡。然而落地之有捐犹微也，莫患乎不肖委员从中勒索；照章之科罚犹浅也，莫甚于

司事、巡役故意为难。此皆积弊之宜除者也。

近来趋巧商人多有陋规之献，委员得其费则任意放行，否则必多方挑剔，司事、巡丁更同恶相济，狼狈为奸。商船之过卡者，每月赠以银钱若干，则查舱时便潦草从事，所载货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者；其有不先纳贿者，则视之如寇仇，待之如奴婢，揶揄刁索，无恶不为。

杨然青云：间尝参究厘金盈虚损益情形，而知其故有五。厘局委员大则太守，小则县令，似不致贪黷致玷官箴。詎知候补人员皆视厘局为利藪，钻营者有之，奔竞者有之，甚至贿赂公行，苞苴迭进，差一到手便以为此乃生财之地，机会不可失也。于是以多报少，百计弥缝，而司事、差役又层层剋扣，其实数上解者大约不过十之三四耳。于库款曾何裨乎？其故一。

西人传教以来，民教动至齟齬，匪徒又从而煽惑之，往往焚毁教堂，戕害教士，事定后则须赔款，或数千金，或数万金，至芜湖一案，多至十一万金。以有限之财，补无穷之累，虽抽厘日盛，其如耗费之过巨何？其故二。

商务旺则厘金多，商务衰则厘金少，此自然之理也。今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。查光绪十三年，进口货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。十四年，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^③。十五年，计一垓一京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。十六年，计一垓二京七兆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两。观乎此可知洋货日盛一日。夫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，即中国商务多为倾轧一分，厘金不能日增，库款不能日裕者，职是故也。其故三。

自讲求制造以来，需铁甚巨，需煤更繁，即以日本、英吉利、奥斯的亚三国而计，前年售煤至中国计二十六万八千吨，值银二

百余万元。余如军械等类为数更多。夫以库款之所入止有此数，而耗之者正无穷，虽欲不绌也得乎？其故四。

郑州决口而后河患频仍，前后费帑不下数千万金，而又继之以灾荒，如山、陕之大旱，江、浙之淫雨，朝廷蠲免钱粮，拨款赈济，为数颇非小可，且大荒之后十室九空，物力既衰，厘金必减，是亦库款致绌之一端也。其故五。

有此五故，此所以厘金虽抽，终无裨于库款，何如酌量减免反可惠彼商民。

寓沪各商贾金谓害商病民者有十：土产之物逢卡纳税，运之远方甚有税款视成本反巨者，土物不能远流。其害一。

凡货以速为贵，以鲜为美，凡遇关、卡必须俟其逐件盘查然后放行，过一乡越一城，逢卡三四处者，则盘查之候已将一日，不惟时不速，而且货经其三掀四覆已鲜色全无矣，又将焉售？其害二。

丝、茶上市，则派扞手多人，如遇行人之有铺盖箱笼者，必饬之停车，翻箱倒篋，行同劫盗。其搜捕情形，有令人不堪者，致行旅为之裹足。其害三。

分卡棋布星罗，凡有肩挑负贩之流，断断焉必纳税，如有绕越则必指为逃捐，重索苛罚，甚有弃业而他徙者。其害四。

土货无捐，洋货有捐，有土酒盛于洋玻璃瓶者，即指玻璃瓶为洋货，拟罚。其害五。

又自行携带手巾一二条为卡丁所执，指为货样先行出卖，预为走私地步，亦拟罚。其害六。

有渡船搭客，报关之货斤两不符，不但该货被罚，更要全船充公。所以粤东佛山昔年有罢市之事。其害七。

有随带高丽参一二枝，或零星自用之物，皆以为私，或插赃诬害执以苛罚。其害八。

菱湖各丝行与捐局议定，凡丝止税出不税入，盖乡人携丝至镇，卖不卖未定，断无先捐之理。有卡中司事，见乡人载丝赴镇，因其老实指为漏税，罚银数元，以后视为利孔，老线客有不允捐纳者，该卡司事持竹片向丝客乱驱，几致身无完肤，事载今年闰月初七日《沪报》。其害九。

有客自远方返里，携带行李辘重，不知捐例，因被执罚，然倾箱倒篋为匪类所窥，中途被劫。其害十。

其余无故留难，得贿私纵，因苛罚而致商贾罢市者，不胜枚举。虽饮食日用之微，西人带入中国尚不纳分毫之税，况民间琐屑之物，顾可一一抽厘乎？

尝闻某处厘卡，凡食物及箕帚无不加捐，虽一二件亦必掬阻，不捐即强携以去。有内地设落地捐局，民间抱布入市，每匹抽厘八文，向章五匹起捐，少则不捐，今则一匹亦捐。有设海防捐者，一巾、一扇、一鞋、一袜亦捐，民皆苦之。试思大商巨贾资本重盈，稍稍捐取尚不致大害，独此肩挑小贩资本能有几何？亦任意苛求，毫无顾忌，或携其物，或取其钱。

是以鄂抚谭敬帅出示免抽杂厘并定章程数条：一为鲜鱼、鲜虾担^①，一为鸡、鸭担，一为鸡蛋、鸭蛋担，一为青菜、葱韭担，一为柴薪、稻草担，一为果品、食物担，一为抱布匹求售者，凡估值五串以内皆准免捐，实为法良意美，拟请各处厘卡均照此行。无论何种琐屑之物，凡值五串以内，一概不准抽厘，则小民受惠良多，而于库款仍无损，盖琐屑物件捐与不捐原与国课无关轻重也。

更闻不肖司巡，更巧立各色名目剥削商民，如饭食等名色不一而足，无非为营私之计。即与辩论，彼且藉口于定章如是，并非格外索取，是使商民于正项厘捐外又多几许私派。谓商力能不日艰乎？（嗟彼商民，何以堪此！为今之计，尤须严除积弊。除弊之法，首在选诚正委员。示之以赏罚，严之以考成。委员得其人自能严以驭下，而司事、巡丁亦不敢作弊。其有愿充巡丁、司事者，须纳银为质，并觅妥实保人，倘有不法事情，除罚去质银惟保人是问外，即行斥革，严加治罪，庶几罚一儆百，或不至鱼肉乡民也。）

总之，厘捐不撤，商务难以振兴，莫若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，并归洋关。鄙见于土货出产之处，加抽落地捐，及至出口时，再抽一洋关税后，则任其所之，绝不再征，以免洋人取巧。（东洋人改造土货出口，西洋人用三联票出口，均为可免厘金之故。）

至各处盐务，即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，谓之盐赋，如田地之有赋税，由州、县官按亩征收。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，则节省耗费甚巨。

或仿外洋之例，出售印花，盖税饷，印花大小不一，小者如外洋书信馆之印花，俗呼为公仔头者。凡寄货物，提单、汇票论税之轻重，即粘印花之多少于货物之上，而无巡丁、委员勒索等费。

方今圣明在上，固已兴利除弊，泽溥苍生，矧兹理财之要图，可不速加整顿以纾吾民之积困乎？

子潜氏曰：厘金之弊罄竹难书。按厘捐之设，原为不得已之举。当夫粤、捻倡乱需款孔殷，国家用以济饷，能使削平大憝^⑤、重奠河山者，未始不藉商民之力也。原议军事敕平即行停止，不

谓承平已三十年，而局、卡林立未见撤裁。加以各省办理不善，倚势肆法，任意抽收，以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，负贩肩挑苛索不免，物价日昂，民生日匮。

其实资军饷者十之二三，饱私囊者十之七八，是以候补人员百计钻营视为利藪，而大宪亦藉以此项差使调剂属员，几若有其举之莫敢废焉矣。况多设一局即有一局之开销，多立一卡即有一卡之费用，上至总办、委员，下至司事、巡丁，一切薪水、工食，其果取诸厘乎抑不取诸厘乎？此中耗费不问可知。

迺来叠奉谕旨将局、卡删并。在封疆大吏岂不欲仰体皇仁，恤商艰而纾物力，无如军饷所出，若将局、卡悉行裁撤，则各省善后经费何从措置？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也。惟是厘捐一日不撤，商困一日不苏。

欲救此弊，莫如以厘金并入关税，一次抽收。查通商定例，洋货进口，土货出口，每值百两皆抽银五两，为进出口正税。土货转运别口，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，为复进口半税。洋货转运别口，在三十六个月内给发免单，逾期照完正税。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，皆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，为内地半税。乃查泰西各国税额，大抵以值百抽二十四十为多。亦有值百抽百者，更有两国有衅多至值百抽二百者，皆视其事之损益以定税之轻重，从未有值百抽五者。今设一例，华商、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为断。凡洋货进口，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。土货出口，纳税于第一子口，悉照新章完纳，一征之后任其所之，不复重征。而遂将厘卡概行裁撤，是举从前积弊一扫而清之也。在国家可省无穷之耗，在商民可免到处之征，实于公私两便。

所虑者，洋商或从中阻挠耳。然洋货纳税后转运别口，在三

十六个月外必复完正税。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，又有内地半税，今以一次完纳，虽若稍重而仍可加诸售价内以取偿于华民。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劳，无逐卡停留之苦，行运既速，成本亦轻，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。^⑥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写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② 敕（mì）平——平定、安定。

③ 亿、兆、京、垓——亿，十万。兆，百万。京，又作“经”，千万。垓，当今一亿。

④ 谭敬帅——即谭嗣同之父谭继洵，湖南浏阳人，字敬甫。光绪间官至湖北巡抚。戊戌变法后，坐罪遭裁，忧惧而卒。

⑤ 大憝（duì）——语出《尚书·康诰》“元恶大憝”，指大奸恶，恶人之首。

⑥ 从“子潜氏曰：厘金之弊”到“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”，是《厘捐》的附言。

捐 纳

甲午后续^①

捐纳一途昉于汉之纳粟得官，本衰世之政，而行之于今几视为《终南》捷径，窃以为此必须改革者也。

何则？官所以维持公道，若私心不绝，则必公道不明。捐纳者仕版未登，债台先筑，势必剥民偿欠、蠹国肥家。其或称饶富、号素封者，而以钱买官，亦复同于垄断，纵使清廉自矢，亦不能取信于人。夫鬻爵卖官乃弊政之尤，此盖古昔权臣乘便营私，借是以窃朝纲而收物望，所谓拜爵公朝、受恩私室也。今之捐纳几同市道，明相授受因无虑此。且捐班中正多奇士，明白世事或胜于科甲之人。今欲一旦骤行废之，天下怀才求仕者，得毋因此而缺望？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，人人皆可以为官，天下之士，人人皆可以从政。惟必先废乎此，乃能兴乎彼耳。

且夫捐纳之中，亦有数等。抱理烦治剧之长而屡试不售，怀御侮折冲之略而资格不符，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见？矧与其奔竞权门、夤缘窃爵，孰若输资国帑得遂明扬？此捐纳之实情也。今吾将于数等之中，为取才之方而公之以选举。若存捐纳之一途，则才将以无所鼓励而自废。以废才而授之政，非所以重名器也。官者出与民间办一切公事者也，其人而有能，则人必乐其为官。是官无求于人，而人有求于官。夫至人求而后为官，名器之重则真重矣，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，其能善于从政可知也。以是

治民，民必蒙其福。盖其人地与民相近，情与民相亲，必能视民事为己事，而于职自无废弛，民自日征其悦服矣。官民一气，而世或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而非先废捐纳不可。

夫取才者视其法之真伪，以真法取才，则真才出，而伪才去矣。以伪法取才，则伪才进，而真才亡矣。今当振奋之初，事求实效必自官场始。而官尚清廉，必自废捐纳始。官之大患曰贪，捐纳者输资于国而欲取偿于民，求其不贪，安可得乎？夫国家不患有谋利之人，而特患其谋利之不善。盖利赖不兴则民生不遂，民生不遂则国势必衰。则何不令捐官之人转为商贾，作商得财，人皆仰之。作官得财，人皆鄙之。孰得孰失，不待智者而自辨矣。

中国民殷物阜，世之席丰履厚者最喜于邀爵秩以为荣。捐纳若设，则国家亦有所资。捐纳者当给以虚衔，而不畀以实官，是或一道也。至于豪商大贾、巨室富家，或乐善好施，或急公奉上，亦宜宠之以簪纓，荣之以衣顶，以励庸流，用知劝勉，亦为情理兼尽，惟不可使之身临民事。

夫捐纳之弊，其害已至于不可问。即使旅进旅退无所短长，而捐纳之例存，则为官失治平之本领，捐纳之例废，则从政得称职之真才。张弛之机，实系乎此。

盖捐纳既停，则凡人一技之长、一艺之擅皆可以为官，而有志于技艺者无不见其专长独擅，凡一法之善、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，而留心者愈众。孰得而掩其所善、没其所能？如是，又何俟乎捐纳也哉？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励之则无限量，吾将以无限量者收才，才皆入吾夹袋之中，是无才非吾才矣。盖捐纳留则才隘而私，捐纳废则才广而公，必然之势也。

民既不捐官而为商，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。如利藪可

兴、办有成效者，国家给以称颂功牌。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，国家许其报穷免究。如此而商务不振者未之有也。今华商之善贾，虽西人亦自愧弗如。捐纳一废，则善攻心计之流皆转而斗智投时之举，而国家之阴受其利者多矣。

且夫人之所重惟利与名，使为贾者不得为官，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而鄙夷不屑，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贾，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而黽勉以图。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、行事中节者，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，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，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。况官由众举而来，磊落光明，此捐纳者之婢膝奴颜声价百倍矣。

故捐纳行虽欲求好官决不能得，捐纳废虽不欲求官，而官将辞之不得矣。且也捐纳废而后好官出，好官出而后公道明，公道明而后民志畅，民志畅而后国运昌。我国家宜知所务矣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停 漕^①

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无漕运，《禹贡》纳秬、纳秠、纳粟米不出五百里外。春秋之世，未闻转侯国之粟以贍王畿。秦攻匈奴，飞刍挽粟^②，率三十钟致一石。武帝灭朝鲜，转运甚远，率十余钟致一石。此漕务因军务而起也。初未闻官俸民食概仰给于遐方也。古之良法，一州之米即以供一州之食，求转输于数千里之外，迂矣！唐初漕运，岁不过二十万石，藉以养兵。元行海运，无甚劳费。明永乐九年，会通河成，遂废海而用河，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。

国朝仍沿明制，二百四十余年帑项之耗耗于漕与河者不可数计。其设官也，有漕督，有中军副将以下各弁，有漕标兵，有各省督粮道，有仓场总督，有坐粮厅，有巡漕御史，有卫守备四十人，千总六十人，运丁数万，运河官、闸官四十一人，闸夫数千。其给漕费也，运丁各授屯田使耕，每船给四千亩，少亦数百亩。其船三年一小修，五年一大修，十年拆造，皆给例价。头舵水手有工食，家口有月粮，运丁有行粮诸费。凡运米百石，例给耗米五石，银十两，以不敷用，州县给以兑费，积渐至七八百两。民力竭矣。各衙有千总领运，漕督又岁委帮押官，分为一人押重，一人押空。每省有粮道督押，又别委丞倅为总运。沿途有地方官催趲^③。又有漕委、河委、督抚委，自瓜州抵淀津不下数百员。员越多费越广。一总运费二三万金，一重运费二三千金。一空运，

一催趲，费皆逾千金。至淮安盘粮，则有漕督之弁兵；通州上仓，则有仓督之经纪。加以黄河口额设官驳船，山东、直隶、通州、武清皆有之，合算不下三千艘。以及浚河建闸、筑坝。通盘筹算，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。此漕运所以为无底之壑也。

究之南人食米，北人食麦，定于天亦定于地也。米至京仓，岂能尽归实用哉？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，官俸仅十之一。八旗兵丁不惯食米，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，折给兵丁，转买杂粮。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有奇，官俸亦然，四品以上尚多赴领，其余领票转卖于米铺，石亦一两有奇。夫南漕自催科征调，督运验收，经时五六月，行路数千里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，聚吏胥无数之蠹贼，耗国家无数之开销，险阻艰难，仅而得达京仓，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，或二十两，或十八两不等。而及其归宿，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。此实绝大漏卮，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。相沿不改，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推原其故，朝廷深思远虑，以为岁无南漕二百万石流通，则一切杂粮必牵掣而骤贵，兵民必有受其饥者，故不惜繁费而为此。然自轮船畅行以后，商米北来源源不绝，利之所在，人争趋之。市中有米局，官中有米局，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。

应请通飭各省改征折色^①，其耗费一概带征，并归藩库起解。至旗丁京官应领棒米，或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，或按照市所得之数，国家无毫厘之损，闾阎节赍送之资^②，而一切漕河之工程，海运之经费，漕督粮道以下之员弁、兵丁，仓场侍郎、监督粮厅以下之胥吏、差役，皆可一律裁汰蠲除。是国家开销岁省奚啻千万，而反多数百万盈羨，官兵两项所领实银且较增于从前领票转卖之值。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，有益于国，无损于民，

亦何憚而不为哉！

即使虑及岁饥乏食，则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，在津兑买南米，存储通仓，新陈互易，以为有备无患之计。其事亦轻而易举。如虑海疆有事，外人得以持其短长，恐将来官商两病，殆有甚焉，盖名为官米，则敌船可以捕拿，名为商米，虽仇国亦不能阻截。公法具在，有例可援。况米石可不在接济之列，是可不必多方顾虑也。

夫运漕之法，惟期事速费省，今漕河既塞，铁路未兴，惟待海运以济京师，或以海氛不靖，运道不无阻绝之忧，议以陆运为代。然劳费百倍，且所雇粮车时有沿途载逃之患，非计之得也。或曰：“海运行之数十年有效，盖仍旧贯。”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，且上仓运沪，一交涉于官吏之手，耗折百端。虽简于河运，而所费仍复不资，约需二千数百万两，两湖、江、安尤巨。虽所耗在民者多，而国家所损亦不下千万。乃其归宿，石米易银一两。何苦令万家膏血掷之虚牝耶^⑤！

当今筹款万难之际，理财者何惜一举手之劳，改为折成库银，汇交户部耶？惟折银价值，宜随时划一，不得加多勒索，以致困民，方为尽善。惟当轴者所为鳃鳃焉顾虑者，岂以漕务人员、夫役无所仰食，难免滋事，故不敢发此难端欤？不知此实无足虑也。将来铁路既成，前途开辟，如开矿、垦土、筑路，地利迭兴，需人甚众，又何虑难以安置耶？且拔大疽者，不顾小痛。以或然之虑，废经国之方，岂智也哉！况〔八卷本增：漕运废，则淮安农田不致因蓄水济运之故，乏水插秧，有“不荒于天而荒于人”之叹（淮安农田五月初栽秧，取水悉资运河，故江、安粮船例于二月过淮，四月过竣。如迟至六月过竣，漕督饬属闭闸蓄水，济漕上驶，淮地插秧无水顿成荒

年〕乎，其虑之可保绝无也。

今河道北徙，漕运不复，海运亦非善策。惟折色纳官，实为利国便民。观前中允冯桂芬所著《折南漕议》，查咸丰十一年奏奉谕旨，裁撤河督、河道并文武各官一百五十余员，汰除老弱弁兵。今河运未复已四十余年，与昔年南河各缺虚费饷需情事相同，而今时库藏支绌倍难于昔^⑦。其为应裁已无疑义〔八卷本增：矣〕，吾望当轴者尚亟亟焉以行之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飞乌挽粟——语出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，意为飞速运送粮草。

③ 催趲（zǎn）——催赶，督促。

④ 折色——与“本色”相对，旧时赋税中原定征收的实物，而改征它物或货币的，称“折色”，清代专指银两。

⑤ 賚（lài）——赠送。

⑥ 虚牝（pìn）——溪谷、山谷、山沟。

⑦ 支绌（chù）——又作“支拙”，经费不足，不够支配。

盐 务

〔八卷本增：管子煮海为盐，知盐为民生日用所必需，齐擅其利，遂霸山东。后世盐归官榷，盐课为国家入息之大宗，久与正赋同隶司农之册。〕迩来盐课日衰，耗费日巨，设官愈众，商困益深，巡缉加严，私贩益盛，良由司榷务者不知改弦更张之法^①，徒多胶柱鼓瑟之才，此盐法之所以不可救药也。今天下皆官盐，而实则天下皆私盐。名曰缉私，恐缉私之人即贩私之人也。梟私、邻私、船私可缉也^②，官私不可缉也。故缉私之难，虽历代明君贤相经营擘画^③，终无善法。

查梟徒私运有大小之分。小贩强半滨海而处，每藉煎晒为业，捆载出运不过数百十斤，弁勇缉拿指为土梟者也。其大帮动以数十百艘，出没靡常。督缉从严则散，稍懈则又集，船上器械枪炮俱备，一遇官兵如临大敌。今日之缉私弁勇，捕土梟则有余，御袅匪则不足。其往来梭巡跟踪蹢缉^④，不过拿一二土梟，起几包盐斤，聊以塞责而已。若梟匪之任意游行，形同叛逆，则熟视之若无睹焉。即飭守汛各水师协同剿捕，恐亦未能操必得之权。

治之之法，当密购线索，探知其私运约在何时，行往何地，预调大队水师如期四集，务擒其所谓头目者，立行正法，再进兵搜其巢穴。如是略可安静，额销之引庶几渐复，国课或从此裕^⑤，然亦不过数年之间耳，非长策也。

天下产盐之地九，而课额以淮盐为最多，淮南岁额一百三十

九万五千余引，课银五百八十余万两，几居天下大半，故必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。今淮盐不复，川盐价贱于淮盐，其引地既为川私所广占，于是湖北之荆、宜等属三府一州，湖南之澧州及岳、常各属，川私充斥。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仅纳银六分八厘一毫，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即应纳一两三、四钱，比川课加重十余倍。是淮盐销得一分几足抵川盐二十分，川盐侵越一分，即淮盐绌销一分。然则禁川复淮之议早行一年，即多得十数倍之课，司计者不能坐受其弊矣。

当此军饷紧急之秋，坐令淮纲有着之课盈千累万尽归中饱，岂不惜哉！似直坚扼宜昌府属之平善坝以杜川私，凡楚地二州五府引地一概收回，岁可增淮课二百万。鄂省所悬十五万引，将来照章募商认运，可得报效银三百万两，是一转移间其利无穷矣。鄂省近除川私外，又有岱私由宁波运来，借外国旗号闯关而进，莫敢过问，因其无税而价较川私尤贱。

然则盐之为课，国家虽设官经理，而官私之偷漏愈多，禁之不止，其故安在？以只知一偏而忘所以利民也。淮盐虽贱而路遥，闽盐一斤值钱八文，淮盐出处亦不满十文。乃盐入江西辗转相贩，贵至斤值七八十文。国课于一斤盐中所得无几，其所以昂贵者，盐商之息钱、盐船之运钱、盐贩之脚钱也。诚能设法造轮船、通火车用以运盐，则盐至江西稳而且速，余费皆省，江西盐价必减大半。私贩自无所利，不禁自绝。私贩惟以官之本轻利重，于中猎取赢余，若官盐以改运而减价，则民皆买官盐而不买私盐。私贩无利可图亦将别谋生理。不然私贩便民，民方以私盐味胜而价廉。世之贪小利而不顾大局者，反袒私贩而仇官禁，势必私盐与官盐并行。差役且受私贿而不报长官，国课亏于胡底？

夫盐产于海，民食之而国收其税；谷生于地，民食之而官征其粮，其理一也。粮可就田以征，以谷之所出不外于田也。盐不能就灶而收，以濒海数千里随时随处可以为盐。故刘晏就灶榷盐之法可暂行而不可奉为常法者也，李雯就场定额之说^⑥，势亦有所扞格。

或曰：官既严禁之无益，不若令盐务诸员招集盐商详议章程，凡民间私煮之盐悉令收买，惟不准民间私相买卖，而为私贩者亦不至流为盗贼。此一说也，行之必未能见效。

或谓：盐课一项自来多弊，昔陶文毅公有鉴于此，奏裁盐院节商家之费使利源涓滴归公^⑦。陆公建瀛亦于淮南踵行之^⑧，课额不缺号善理财，顾至今仍未能概行禁绝，官盐因之不旺。不如悉罢诸局而听民贩卖，国家但当妥议新章，于出盐之地，每场、每井每岁酌收银若干而听其所之，自无偷漏之弊。其法虽可行而未善也。

或谓：不如悉去官、私之名，但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，谓之盐赋，犹田地之有赋。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。若州县不暇则略留一二盐官，以佐其成，其余盐官悉行裁汰。如是办理，既无私盐，又安用缉私？凡捕役、兵勇、巡船尽可裁去，既裕国，又便民。此节用之要图也，特恐巡缉既废，私将多于官矣。

或谓：盐摊之于丁，丁摊之于地，官煮之而官运之，人不能不食盐，每人日食盐几何皆有定数，但令每人岁完盐课若干，计口而授，绝不取民间分文，则私盐自无所售矣。

此数说者，或仿正赋而税盐田，或就场定税不问所之，〔八卷本增：较为平允。

查印度就场征课之法已著成效。考其盐法源流有三：一曰曝晒海水为

盐，二月〔日〕凿掘盐井或取盐泥煎晒，三曰进口洋盐，曩时印度盐课章程与今日中国盐政大致相同，盐成在场地先行呈缴课银，嗣复运往他境，再纳厘金。厘金之轻、重，以所运之路远、近为差。惟各省抽税章程不一，私运输税者日益盛行，不得已多设巡丁，严行查禁，而国家岁需因之大增。嗣经多方改革，目下各省抽税章程始归划一。昔时征收盐课分责各省官员，今则统归政府自行管理，所有分省征收之法已久废而不用，应完税项一经缴清，即可随意转运他境。售价高、低亦听商家之便。惟盐课即在场地呈缴。如民人有拟制盐者，应向盐务专官领取准单，并呈明设灶何地。其领单制盐之人既无定额，所设盐灶之地亦无限制，只盐地不得过于宽阔，恐致散漫无章，不便稽查，转滋流弊。私盐则应严行禁止。至领单制盐采用何法，听商家自便，惟盐成应存官栈或储于盐垣之内。应完之税未清概不准运出，一经缴清则全国可以转运，永无再完他税之虞。

印度除商家领单制盐外，尚有官家自行制盐一法。即以所费薪金及建造房屋等项合计算明，再加以应完税项，定立盐价。不期获利，其立意专为免领单商家抬价而垄断也。譬如印度南省名曰马特拉斯，其盐务系为官、商并行。五年前每百斤价合制钱一百七十六文，税不计。嗣以有议增价者，官家即减价每百斤一百六十文。现印度盐课定章，每八十二磅应纳税二罗布半，计合中国一担纳税关平银一两八钱。各省事同一例，即海关进口税亦照办理。缅甸盐法不一，类多沿海安置铁锅熬煮，国家不按其产若干盐，即按锅之大、小定税之轻重，转运他境亦毋庸再完他税。其所定锅税约与进口盐税同。

我中国能借证印度之成效，辟陶文毅之前议，而复中国就场征课之旧法，使宿弊廓清利源益广，何虑课日衰，费日巨，官商交困乎！〔？〕

或摊加地丁十之二以抵盐课，皆窒碍难行。惟冯宫允所论极当。大旨谓盐法舍票盐，别无良策。亦惟于票盐中推求尽善斯可矣。所议四法皆平实易行。

一、廓清窠臼也。择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，交纳盐税以及

场船交盐，江船受盐皆于其所。每纲仍用旧额，每引四百斤分两包，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，酌定正、杂课，经费一律定额。运商凡招三种：一、自场运江，一、自江运岸，一、自岸运各州、县。无论官、绅、军、民皆准承运。

一、平减赋则也。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，能敌私则前纲早竣，后纲继之。盐出于海而无穷，与稍多何害？利归于官而不绝，取稍少何害？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，利不归官，盐溢于海，何益之有？为今计，莫如奏苴帑利、参价二款。帑本早没于旧商，帑利转责之新贩。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，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，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囊，而帑利百余万厥款甚巨，实滞销之原。必应删剃以轻成本。

一、制造洋船也。拟造轮船十，可容五六百吨，载盐二千余引，安庆、九江、汉口三处牵算，月得往来，三岁得往来三十六，凡运七八十万引。更用舟尾系舟之法，即全纲可举。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。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，而运行之速则十倍。且轮船质坚力猛并可兼巡私之用。

一、广建盐仓也。三江营、安庆、九江、汉口四处皆滨江，于建仓甚便。乃从来不闻议及之者，可谓计之疏矣。今拟以轮船运盐，工食殊巨，势不可久于停泊，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，僦值少于舟，且可时其贵贱，酌其缓急多寡，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。储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。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，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。是建仓一法，计无便于此者矣。

四法之中，减赋一条尤关切要，盖课绌由于销滞，销滞由于私占、私占由于官价昂，价昂由于成本重，本重由于赋则繁，故一减赋而课转旺矣。且所减者，不在正赋而在帑利、参价二款，

则所损者虚，所益者实。

吾知将来当轴者，必有采官允之说而见诸实事者，是亦筹款之一助，而裨益于盐务岂浅鲜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 鹺 (cuò) —— 盐。

② 梟私、邻私、船私——梟，古代私盐贩子之称。梟私，私盐贩子走私盐。邻私，清代盐法规定：盐场产盐，只许向国家指定的省份运销。如将相邻地区盐场的盐运入，即是邻私。船私，船帮贩运私盐。

③ 擘 (bò) 画——作“擘划”，筹划、安排。

④ 跟踪蹑缉——蹑 (xǐ) 同“屣”、“蹠”，鞋。蹑缉，意谓脚跟脚地（追捕）、紧追不舍。

⑤ 国课——国家规定征收的赋税。

⑥ 刘晏就灶榷盐之法……李雯就场定额之说——刘晏，唐代著名财政管理官员。就灶榷 (què) 盐之法，是刘晏整顿盐税，推行平准法的具体举措。灶，原指煮盐之锅，其借指盐场。就灶榷盐，是在唐代国家控制盐场而实行盐务专卖的基础上，又追加榷盐钱。商人先纳税而得盐，再卖给百姓。实行此法以后，唐代的盐利占居到国家税收的一半左右。李雯，上海人，字舒章，清顺治时任内院中书，其就场定额之说，也就是定额收税。因为盐场随处可设，所以郑观应认为以上二法都有一定的缺陷。

⑦ 陶文毅公——即陶澍，字云汀，湖南安化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授编修、迁御史，历任川东道、山西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、安徽巡抚、江苏巡抚等职。道光十年，加太子少保衔，署两江总署，任上治河、海运有功，治盐务有方。卒谥文毅。

⑧ 陆公建瀛——湖北沔阳人，字立夫，道光进士，历任编修，直隶天津道、云南巡抚、云贵总督、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等职。在两江总督任中，对淮南盐务力加整顿，改订新章，以增收入。

度 支

甲午后续^①

度支者，国家预算出入之数也。泰西各国每岁出入度支皆有定额，不能逾限。如明岁出款若干，进款若干，两抵之外尚欠若干，户部即于今岁预为之备。若有军务急需，则辟院集议另筹。所有进出各款，岁终刊列清帐，布告天下，以示大公。故外国税重，百姓不怨。且朝廷所征大都烟酒及贵重之物，得自富家，无损小民。

惟中国尚无度支清帐颁示国中，闻本年五月户部奏称：常年进项七千余万，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。今筹办海防，购船置炮须款甚巨，非借洋款不足以应急需。

当仿泰西国例，议定一国岁用度支之数。先举其大纲，次列其条目，畸为必需，畸为可省，畸属无益，畸尚缺乏，滥者节之，乏者增之，必需者补之，无益者削之，合京省内外而通计之，则常经之出数可得也。次则核查行省二十一部，每岁田赋所入者几何，地丁所入者几何，洋关税所入者几何，常关税所入者几何，厘捐所入者几何，盐政所入者几何，沙田捐、房屋捐、海防捐、筹防台炮捐所入者几何，油捐、茶税、丝税及一切行帖、典帖、契尾杂款所入者又几何。每省分立一清册，核定入款，详列其条目，刊布天下。（镜存子云：“向例由各省官办飞金、铜、铅、木植、丝、布、纸、蜡、颜料等类，先飭查有无相沿商民津贴，分别改飭商办。比较

历届开支之多寡，兼知各省物力之艰难，又派交各监督、盐政、织造办运常例备赏之件，宜加查核：有无节年库储，量为减数。此为节省各项杂支。至整顿各关常税、木税，惟有悉照洋关办法：须将各路货物名目亦均分别登载价值，每届岁首由各省达部，于税课盈绌、贸易通滞，系以总分叙论，列以任卸衔名，汇刊总册，发坊广售。掩饰无计，积弊或除。”）使官绅百姓家喻而户晓，瞭然于国家之所取于民者固有一定之数。

举所谓加摊、火耗、部费、平余一切浮费而悉空之^②。明定为制钱之数，或定为自铸银钱之数。而后商民不用加纳，胥吏不得上下其手，官司不得中饱其囊橐，部书无由驳沮其报销矣！则常经之入数亦可得也。

凡一出一入编立清册，综核比较为赋财出入表。出有逾则节之，不可任其渐亏也。入有余则储之，不可供其虚耗也。此合国内各省为通盘理财之法也。

更令各官岁呈简明清册一本，实记一关之出入盈虚，关册汇齐乃会合而详核之。要知中国之财流出外洋者若干，外洋之财入我中国者若干，两两核较，而其出入之大数可得知也。出入惟均则姑任之。出浮于入者则必详究其所以失之故，当兴何项商务以补救之。入加于出者亦必详究其所以得之故，当若何悬赏以鼓励之。此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财之法也。

观泰西各国之筹国用，盖无论土地之大小，人民之众寡，未有不如此者。此特言其大略耳。此而不知，何足以言理财？亦何可冀阜财乎哉？然而财活物也，未定所生之数，必先定所用之数。定之奈何？欲明养廉之原，请先自定官禄始。官禄丰足以养其妻孥，而后贪酷之风可革也。欲官不朘削民财，必先自定君用始。君用俭，内府无所中饱，而后深宫不萌侈泰之私^③，上下一德，内

外同风，而小民之急公奉上，弥心悦而诚服矣，安见中国有财匮之足患哉？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是十四卷本所增。“甲午后续”是八卷本所加。

② 加摊、火耗、部费、平余——加摊，正项赋税之外加征的部分。火耗，征收赋税银两熔铸所耗加征的税额。部费，清代官员任实缺时向吏部官员贿赂的运动款项。平余，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式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，一般来源于税赋的加派，也有的官吏在征税时加重戥子称银而得，亦称“余平”。

③ 侈泰——语出班固《西都赋》“穷泰而极侈”，意为极度奢侈浪费。

国 债

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，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，其国虽为别人所得，仍须照还。故各国兴大役、出大军，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，动辄数千百万。或每年给息，或按年拔本。君民上下，缓急相济，有无相通，隐寓藏富于民之义，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。

当法、越有事之时，粤东筹办海防，需饷孔亟。余曾条陈当道，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，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，按年清利。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，数目无折扣，成色无高低。借款至百万之家，有司宜优加礼待，善为保护，不得借端勒捐，以示体恤，则民间必踊跃乐从。

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，欲将国债全数归清，而英之富民咸谓：“存之于家不苦存之于国。”不乐收领，再三稟请，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法之国债每年交息银六千万两，可谓巨矣。而民间尚肯贷之者，则以政府尚信，足以取信于民，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，较之他处为德也。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，即同治九年，法几为德灭矣。若宗社为墟，国债将谁索乎？不知万国公法，国之债贷于民，还债之项出于地，债与地合而为一，其地为谁有，则其债应谁偿，此民之所稔知，所以无虑也。）〕

夫财犹水也，惟患其壅塞，不患其流通。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，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。苟能示以大公，持以大信，试借民债以给度支，成一时济变之良规，即以葆万世无疆之

盛业。较前日之开捐例以鬻爵，借洋债以损国，设厘卡以病民，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。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，始可酌以微息，转贷邻封。考英、法、德、美诸国，借贷行息三厘，多不过四、五厘而止。若土耳其、波斯等国，则因欠债过重，行息过多，致利权授于他人，国势寢形微弱。中国幅员之广，矿产之饶，远胜泰西，人所共悉。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，无须重息可贷多金。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，非经手侵渔，即洋行扣折耳。闻中国借券之股份，中外人争购之，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。（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。）由是观之，中国虽少出子金，仍能应手。

闻我驻英某大臣曰：“嗣后筹措洋款应向英国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。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，素有名望，人皆信服，常能以微息借巨资。他处银行万不能及。洋人尝言：刻中国借银百万，必到汇丰、丽如等银行说明所措之数，所给之息，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，本利分作若干结，按结支付，限年还清。银行应允借款，收存文契，即将银如数兑交。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。该银行如果自有巨款，此法尚属可行。无如仅能担承，实非殷实。中国既与该行议定，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，从一至万。买股者或买一张，或买百张，多寡不等。迨头结还款到期，何人之银先收，何人之银后付，不可预知。其故何也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，券票跌则本钱恐缺，人思速还；券票涨则利息依期，人思久借。爰创拈阄之法定还债之期，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。此等办法虽极公平，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。盖收回全数，或收回半数，非到拈阄之日，无从预知，断不能料得于先，收回本钱复入股份大为不便。倘将来再筹借款，须设法补救此失，始易

通融。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，若稍有妨碍，势必增长利息，益受其亏。欲策万全，厥有二法：一曰立法，借银限定年月，一次全还；一曰按结归款，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，第二结、第三结归还若干，俾得早为料理，彼放债者亦乐闻。某国借债建造铁路、电线、开矿、治河一切富国之政，利息大而券票强，甚不愿出资借人，妄作耗财无益之事。尤恶借债用兵，将银钱变作火药、弹丸，万一亡国破家，则借款将成画饼，不但失去利息而已。”驻英大臣之言如此，可深思其故矣。

我国家量入为出，本有常经，前时借债外洋，权应一时之用。金磅高下既受巨亏，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。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，仍由银行担承后，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。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，坐收利权。中国廿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，但使由户部及各藩库仿西法出给股票，每股百金，定期归还，按年行息，收放出入诚信无欺，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？即万不得已而再借洋债，亦须统筹全局，审慎周详，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，以免辗转扣折，亏累无穷。但飭驻英使臣径向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，行息不过四、五厘。

中国屡借巨资，素守信义，欧西各国共见共闻，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。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，则彼民之有资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，踊跃集资，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。利可图矣，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；利可恃矣，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，亦中外具有同情也。〔十四卷本增：且也贷债既多，则中外之交欢愈固，而国本愈坚，凡有休戚相关之势，亦情理之出于自然者也。〕〔八卷本增：或借资以筑铁路，可径向外国名厂如德之克鹿伯、法之科鲁苏、

英之塞斐尔，与之订约：凡铁道所需轮机、轨辙照市作价，俟工竣后按年拔还，则称货〔贷〕之款可减，转折之耗亦省矣。〕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，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，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，而授之于外国，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，而甘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。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。而泰西各国识之士且啞然窃笑于其后也。则不知彼己之情者，决不足筹交涉收利权也。

国债借自英、俄、法，不如借自美利坚。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，借镑数不如借银数，盖英、俄、法属地与中国毗连，时有交涉之时，恐一有齟齬，为彼挟制要求。若借自美国，则无此虑。借百数十亿，利息须四厘至六七厘。如借数百亿，利息不过三厘。（闻有人肯借三百兆，利息三厘，且系借银数，准分三四十年清还。中国何不允商借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，又得此巨款，可以百废具兴。犹恐不识洋务，骤然大举，为人所愚。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、历练已深，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，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，庶可藉收速效。）借镑数不如借银数，因镑价已昂，似有跌无涨之势，不如借银还银，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。

商战上^①

自中外通商以来，彼族动肆横逆，我民日受欺凌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，求与彼决一战哉？于是购铁舰，建炮台，造枪械，制水雷，设海军，操陆阵，讲求战事不遗余力，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慄而山谿乎。而彼族乃啞啞然窃笑其旁也。何则？彼之谋我，噬膏血匪噬皮毛，攻资财不攻兵阵，方且以聘盟为阴谋，借和约为兵刃。迨至精华销竭，已成枯腊，则举之如发蒙耳。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，商之掎克敝国无形^②。我之商务一日不兴，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。纵令猛将如云，舟师林立，而彼族谈笑而来，鼓舞而去，称心餍欲，孰得而谁何之哉？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：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。”

然欲知商战，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，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。孙子曰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”请先就我之受害者，缕析言之，大宗有二：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，一则曰棉纱、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。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。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，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，如：洋药水、药丸、药粉、洋烟丝、吕宋烟、夏湾拿烟、俄国、美国纸卷烟、鼻烟、洋酒、火腿、洋肉铺、洋饼饵、洋糖、洋盐、洋果干、洋水果、咖啡，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，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洋布之外，又有洋绸、洋缎、洋呢、洋羽毛、洋漳绒、洋羽纱、洋被、洋毯、洋毡、洋手巾、洋花边、洋钮扣、洋针、洋

线、洋伞、洋灯、洋纸、洋钉、洋画、洋笔、洋墨水、洋颜料、洋皮箱篋、洋磁、洋牙刷、洋牙粉、洋胰、洋火、洋油，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，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外此更有电气灯、自来水、照相玻璃、大小镜片、铅铜铁锡煤斤、马口铁、洋木器、洋钟表、日规、寒暑表，一切玩好奇淫之具，种类殊繁，指不胜屈，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。

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，销入内地，人置家备，弃旧翻新，耗我资财，何可悉数。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，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大，大宗亦有二：曰丝，曰茶。计其盛时，丝价值四千万两，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。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，今仅一千万两。杂货约计共值二千九百万两。罄所得丝、茶全价，尚不能敌鸦片、洋布全数，况今日茶有印度、锡兰、日本之争，丝有意大利、法兰西、东洋之抵，衰竭可立待乎？次则北直之草帽辫、驼毛、羊皮、灰鼠，南中之大黄、麝香、药料、宁绸、杭缎及旧磁器，彼族零星贩去，饰为玩好而已。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，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，近且为其摈绝，进退路穷。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。总计彼我出入，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、洋布二宗，其他百孔千疮，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，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。

更有绝大漏卮一项，则洋钱是也。彼以折色之银，易我十成之货，既受暗亏，且即以钱易银，虚长洋价，换我足宝，行市晦变又遭明折^③。似此层层剥削，节节欺给，再闯百十年，中国之膏血既罄，遂成羸痿痠病之夫^④，纵有坚甲利兵，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^⑤，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？

夫所谓通者，往来之谓也。若止有来而无往，则彼通而我塞

矣。商者交易之谓也。若既出赢而入绌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。知其通塞损益，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。独是商务之盛衰，不仅关物产之多寡，尤必视工艺之巧拙，有工以翼商，则拙者可巧，粗者可精。借楚材以为晋用，去所恶而投其所好，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。若有商无工，纵令地不爱宝，十八省物产日丰，徒弃己利以资技用而已。即今力图改计，切勿薄视商工。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，兼理工艺事宜，务取其平日公忠体国、廉洁自律、长于理财、无身家之念者方胜厥任。并通飭各省督、抚，札谕各府、州、县官绅及各处领事，仿西法由各艺各商中公举殷商及巧工设为董事，予以体面，不准地方官借此要求。凡有商务、工务应办之事，可随时禀报商务大臣。或商务大臣不公，有循私自利之心，准各省商务局绅董禀呈军机转奏，庶下情上达，不至为一人壅蔽也。

古语云：“独任生奸，偏听成乱。”可不戒欤！既设商务局以考其物业，复开赛珍会以求其精进，赏牌匾以奖其技能。考《易》言“日中为市”，《书》言“懋迁有无”，《周官》有布政之官，贾师之职，《大学》言生财之道，《中庸》有来百工之条，是商贾之学具有渊源。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，洵有见也。

商务之纲目，首在振兴丝、茶二业，裁减厘税，多设缫丝局，以争印、日之权。弛令广种烟土，免征厘捐，徐分毒饵之焰，此与鸦片战者一也。广购新机，自织各色布匹，一省办妥，推之各省，此与洋布战者二也。购机器织绒毡、呢纱、羽毛洋衫裤、洋袜、洋伞等物，炼湖沙造玻璃器皿，炼精铜仿制钟表，惟妙惟肖，既坚且廉，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。上海造纸，关东卷烟，南洋广蔗粮之植，中州开葡萄之园，酿酒制糖，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。

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，收江北土棉以纺纱，种植玫瑰等香花，制造香水洋胰等物，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。六在遍开五金、煤矿，铜、铁之来源，可一战而祛。七在广制煤油，自造火柴，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。整顿磁器厂务，以景德之细窑，摹洋磁之款式，工绘五彩，运销欧洲，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。以杭、宁之机法，仿织外国绉绸，料坚致而价廉平，运往各国，投其奢靡之好，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。更有无上妙著，则莫如各关鼓铸金、银钱也，分两成色，悉与外来逼肖无二，铸成分布，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、各色银锭，概令赴局销毁，按成补水，给还金、银钱币，行之市间，既无各色锭银，自不得不通用钱币。我既能办理一律，彼詎能势不从同，则又可战彼洋钱，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。

或曰：“如此兴作诚善，奈经费之难筹何？”则应之曰：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，所耗海防之经费，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，岁计几何，胡不移彼就此。以财战不以力战，则胜算可操，而且能和局永敦，兵民安乐，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。第商务之战，既应藉官力为护持，而工艺之兴，尤必藉官权为振作。法须先设工艺院，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，日省月试以督责之，技成厚给廪饩以优奖之，〔十四卷本增：赏赐牌匾以宠异之，〕或具图说请造作则藉官本以兴创之，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。工既别类专门，艺可日新月异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，先行照样仿制，除去运脚价必较廉，我民但取便日用，岂必贵人贱己，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。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者，精制之而贵售之。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，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。大端既足抵制，零星亦可包罗，盖彼务贱，我务贵，彼务

多，我务精。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；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。此孙子上驷敌中，中驷敌下，一屈二伸之兵法也。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，以畅其源；加外来入口货税，以遏其流。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，而后战本固，战力纾也。

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，土产无多，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，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，招商集股，设局制造，如有亏耗设法弥补，一切章程听商自主，有保护而绝侵挠，用能百废具举。所出绒布各色货物，不但足供内用，且可运出外洋，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。查通商综核表，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。〔十四卷本增：从前〕光绪四年至七年，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，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。光绪八年至十三年，此六年进出相抵，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。前后相殊如此，商战之明效可见矣。彼〔十四卷本增：又〕能悉除出口之征，增入口之税，以故西商生计日歉，至者日稀。邻之厚，我之薄也。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，处处借西邻为先导。我为其拙，彼形其巧。西人创其难，彼袭其易。弹丸小国，正未可谓应变无人，我何不反经为权，转而相师，用因为革，舍短从长，以我之地大物博、人多财广，驾而上之犹反手耳。

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，而徐及于天下。国既富矣，兵奚不强？窃恐既富且强，我纵欲邀彼一战，而彼族且怡色下气，讲信修睦，绝不敢轻发难端矣。此之谓决胜于商战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即五卷本的《商战》。因十四卷本增写《商战下》，并将《商战》改题为《商战上》，故本篇用改动后题名。

②掊克——搜刮贪婪狠毒。

③眴变——眴(shùn)同“瞬”、“瞬”，一眨眼。眴变，瞬息即变。

④罄(qìng)——空，尽。羸(léi)，瘦弱。痿(wěi)，萎缩。癯(lóng)，手足肌体僵弱。

⑤畴(chóu)——同“谁”。枵(xiāo)腹，空腹，饥饿。

商战下^①

语云：“能富而后能强，能强而后能富。”可知非富不能图强，非强不能保富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。然富出于商，商出于士、农、工三者之力，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，以兵卫商，不独以兵为战，且以商为战，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，商战之时长其祸大。

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，使士、农、工、商投人所好，益我利源。惟中国不重商务，而士、农、工、商又各自为谋，虽屡为外人所欺，尚不知富强之术。筹饷则聚敛横征，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；练兵则购船售炮，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。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。形战者何？以为彼有枪炮，我亦有枪炮；彼有兵舰，我亦有兵舰，是亦足相抵制矣。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，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。心战者何？西人壹志通商，欲益己以损人，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。于是士有格致之学，工有制造之学，农有种植之学，商有商务之学，无事不学，无人不学。我国欲安内攘外，亟宜练兵将、制船炮，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；讲求泰西士、农、工、商之学，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。如广设学堂，各专一艺，精益求精，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，以示鼓励，自能人才辈出，日臻富强矣。盖利器为形，利用为心，有利器而不能利用，则人如木偶，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？故有治法必须有治人。

西人以商为战，士、农、工为商助也，公使为商遣也，领事

为商立也，兵船为商置也。国家不惜巨资，备加保护商务者，非但有益民生，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。昔英、法屡因商务而失和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。初与中国开战，亦为通商所致。

彼既以商来，我亦当以商往。若习故安常，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，或用之未能尽其所长，不论有无历练，能否胜任，总其事者皆须世家、科甲出身，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！是故国家首贵知人善任，尤要洞识时局。如我力量不足，当忍辱负重，相与羈縻^②，待力量既足，权操必胜，有机可乘之时，则将平日所立和约，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，均可删改。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，我亦重税彼进口货以报之，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。（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端，只知征商以媚上，凡有所需，非以势勒，即以术取。如广东往来内河轮船，每船已报效银若干，尚为各关、卡留难阻滞，而卡员、差役往来附载皆不出舟资。若挂洋旗之船，虽载货闯关，亦惟瞠目视之，无敢勒索。华商之货逢卡纳厘，多遭搜诘，时日耽延，不如洋人三联票子口税之便，安得不纳费洋人，假洋人之名以图利益欤？所以代报关之洋行日见其多，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耳。）

我中国宜标本兼治，若遗其本而图其末，貌其形而不攻其心，学业不兴，才智不出，将见商败而士、农、工俱败，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？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，则练兵、铸械、添船，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。而府库未充，赋税有限，公用支绌，民借难筹，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？亟宜一变旧法，取法于人，以收富强之实效：一法日本，振工商以求富，为无形之战；一法泰西，讲武备以图强，为有形之战。知己知彼，战守无虞。自然国富兵强，何虑慢藏诲盗？岂非深得古人“能富而后可以致强，能强而后可以保富”之明效也欤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羈（jī）縻（mí）——不生异心，同心同德。

商务一^①

商务者，国家之元气也；通商者，舒畅其血脉也。试为援古证今，如：太公之九府圉法，《管子》之府海官山，《周官》设市师以教商贾，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^②。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。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，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^③。即汉之卜式、桑宏羊，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^④。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，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，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，美总统躬营负贩^⑤。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，微服赴邻邦，考求技艺，研究商情，而归强其国。泰西各国凡拥厚资之商贾，辄目为体面人，准充议政局员。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，亦邀国助。凡事必求便商情，课税必权其轻重。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，富甲一国，俄王与结昆弟，有女遣嫁，遣使往贺。亦可见中外古今，不尽屏商为末务，孰谓闾閻中竟无人豪^⑥，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？（西俗呼为市侩者，如德国官典章程：每物估价给三分之二，每马克月利三分，凡六月为满，其私押则当值少而利重。此等虽系典商，最为官绅所鄙。其官督民开者以十三个月为期，息五厘而已。质物者必以购物质票为凭，否则以住屋租纸呈验，或令房东作保，违者不纳。）

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：“朕视商民皆赤子，无论事之巨细，俱当代为熟筹。”今官商隔阂，情意不通。官不谙商情，商惮与官接。如何能为之代筹？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、酒、蜜饯、饼饵等物，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。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、

麦、杂粮等项，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，遑问日用之百物。试为援比，大欠均平，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，一经心于商务耳。方今门户洞开，任洋商百方垄断。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，就地取材，以免厘税。其成本较土货更轻，诚喧宾夺主，以攘我小民之利。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，顾私利而罔远图，存妒心而互相倾轧，徒使洋人节节制胜，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？我商人生长中土，畏官守法；彼西商薄视华官，不谙外务，反得为所欲为。若华商有交涉轆轳之事^⑦，华官不惟不能助商，反腴削之，遏抑之，吁！是诚何心哉？虽然，官不恤商者，固由官制过于尊严，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。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，亦不能破格原情，时与商贾晤对坐谈，俾知商务要领，得以补偏救弊。商务之不能振兴也，良以此耳。

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，亦迫于官税烦苛，更迫于匪人劫掠，谋什一者无所得利，反多折耗。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，歃血会盟，每埠必有商会，彼此声气相联，互相保护，名曰保护会，亦名商会。如有爵员及官兵、盗贼恃强以害商者，会中人必协力御侮，不受欺陵；或有劫掠等事，械知四处^⑧，严搜密访，务使就获；倘国家有害商虐政，亦准其具禀，申诉裁革。此会一兴，商务大振，于是荷兰、瑞典、瑙威等国首效之，而英、法、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，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，自为保护，以免他虞。今朝廷欲振兴商务，各督、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，下体商情，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，以熟识商务，曾环游地球，兼通中、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，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。总局设于省会，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。总局则令各处行商，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。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

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，一切商情准其面商，当道随时保护。（日本业已效法泰西，虽一介商民，有运土货出售外洋者，欲见某官，商务局董即赐函交其面呈使臣，为通介绍，毫无费用。中国能如是乎？）如有要务，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，请旨准行。而后商情自不壅于上闻矣！夫如是，则胥吏无阻挠之弊，官宦无侵夺之权，厘剔弊端^①，百废可举。商人亦得仿照西例，承办要务，必将争自濯磨^②，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，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，下以杜绝外洋之危漏，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？

至今日而策富强，倘不如是，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，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。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，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。资本纵相若，而市价则不相同，洋货可平沽，而土货必昂其值。颠倒错紊，华商安得不困？洋商安得不丰？倘有贤能督、抚大吏，洞明利害本原，奏请将厘金概行豁免，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，在内地口岸者改归坐厘，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，弥缝厘金之缺，何至华商受其害，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太公之九府圉法……以示后世——太公，姜尚，姜太公，西周开国功臣。九府，指西周王朝掌管财货的九官：大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金、职币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记九府圉法为：“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；钱圉函方，轻重以铢；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，长四丈为匹”。即制定具体的钱货标准，以便于交易。《管子》之府海官山，见《管子·海王》，意为政府管理山、海之利。《周官》设市师以教商贾，其“司市”之官即掌管理市场贸易。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：《禹贡》载全国各地财物的进贡，其中龙门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要道，此举龙门以概全篇。

③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，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——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子贡，孔子弟子。结驷连骑，即成群结队，表示其经商规模之大。百里奚，原为虞国大夫。虞亡于晋，百里奚被晋国作为陪嫁奴隶而送入秦国，后又出走到楚国，被楚国拘捕。秦穆公闻其名声，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，后协助秦称霸，人称“五羊（羖）大夫”。

④卜式、桑宏羊——卜式，原为河南财主，以畜牧而享盛名，汉武帝命为中郎官，又升至御史大夫，后封关内侯。桑弘羊，原洛阳大贾，得汉武帝重用，推行国家盐铁专买等措施，使国家财政大为增加。

⑤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……美总统躬营负贩——弦商为春秋时郑国商人，一次在滑国的经商途中，突遇秦国袭郑的军队，弦高当机立断，伪称郑国国君命他在此以十二头牛犒赏秦国军队，使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而只能退兵。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：吕不韦，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富商，在赵国遇到当时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，到秦国游说华阳夫人把异人立为太子，后继位为秦庄襄王（即秦始皇之父），吕不韦也被任命为相国，封文信侯。此事成为“奇货可居”的典型一例。郑昭，广东潮州人，幼随父至暹罗（泰国古名），曾官至宰相。后缅甸灭暹罗，已经罢相的郑昭即联络国人，后与缅甸大战三合，尽复失地，被暹罗国民尊戴为王。美总统躬营负贩，指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，在19岁时自己造平底船为他人长途贩运货物。

⑥闾阖(huán huì)——原指市镇的墙与门，引申指市区，此指城镇。

⑦轳轳(jiāo gé)——亦作“轳轳”，同“胶葛”，纠缠不清。

⑧械(jiān)——“緘”的异体字，原意为器物的封口，主要用指信件。緘知，通知、告知。

⑨厘剔——清理剔除，革除。

⑩濯磨——作“濯摩”，洗涤磨炼。

商务二^①

商以贸迁有无，平物价，济急需，有益于民，有利于国，与士、农、工互相表里。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，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，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。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，而握四民之纲领也。商之义大矣哉！

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，从古无商政专书。但知利权外溢，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；但知西法之美，而不究西法之本原。虽日日经营商务，而商务总不能兴。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，不屑讲求商贾、农工之学。故读书不能出仕者，除教授外，几至无可谋生。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，如算学、化学、光学、电学、矿学、医学、农学、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乎，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。

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，其君、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，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。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，监察之不及，则任之以领事，卫之以兵轮。凡物产之丰歉，出入之多寡，销数之畅滞，月有稽，岁有考。虑其不专，则设学堂以启牖之；恐其不奋，则悬金牌以鼓励之。商力或有不足，则多出国帑倡导之；商本或虞过重，则轻出口税扶植之。立法定制必详必备，在内无不尽心讲习，在外无不百计维持。（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，京都设商务总会，延爵绅为之领袖。其权与议院相抗，如有屈抑，许诉诸巴力门衙门。故商人恃以无恐。）

昔年英吉利僻处一隅，闭关自守，曾不百年，其兴勃焉，则以极力讲求商政故也。京都皆开商务学堂，教习通商规例，以便贸易远方。时有精于商务之人特著一书，谓商学之要有五：曰地学、金石学、地理学、植物学、生物学。书分四册，首言货物来源，次言工艺制造，三言古今商务兴衰、沿革、更变，四言近今商务。凡欧洲通商之地，植物、生物、金石内所得各物，所生材质，皆分门别类，言之綦详^②，以教本国学生，并教导他处商人，获益非浅。

或谓：“商贾之事，只须略知贸易情形，即可逐蝇头之利。”岂知商务极博，商理极深，商情极幻，商心极密。欲知此道，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，并宜详求近日新法。（近人思得新法，先视本国土，宜上占天时，下穷地力，究货产之盈亏，何物最饶？何产最良？或注意一种，或若干种，宜制何器？意有专属，其业始精，能使乍见者必生欣爱，欣爱者必须购用，庶得其道矣。）如各种货物增出愈多，则新法更为繁琐。盖懋迁有无之事，匪独一家之利钝，并关一国之盈虚。

古者交易但贵布、帛、菽、粟，后世工艺大半弓、冶、箕、裘。此其中但有工于会计，识见过人者，则获利较优。故知市面之兴衰、货物之增益、销路之宏远，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，而后操奇计赢，胸有成竹。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，商术至今日而愈巧。此格致之学言商务者不可不知也。（外国新植一物，新得一法，必笔之于书，以俟考穷。据英商云：同治十一年，有英国医士在新加坡游玩，见土人手持一斧，其柄非木非皮，不知何物。遂询之土人，略知出处，即购此柄寄回英国，由博学士考求，知为橡树所制，其质柔脆可以伸缩自如。于是用橡树所制之器甚多。印度格克得海口有油铺主，一日见油盆之外，盘有树根丝缕缕明晰，主人大奇之。适制绳工匠某亦来同视，皆以为

见所未见，遂将此物寄呈英国考究。知此根丝可以织布作袋制衣，倘与蚕丝拼合同制，乍见者竟莫辨其为真丝、为根丝也。嗣后日益讲求，采根丝组织布疋，通行国中。今北鄙苏格兰一带，根丝一项亦为入款大宗。一百年前美国有贩木棉赴英者，其时尚不能将棉花制物，后有艺术之士明制造之法，乃能以棉纺纱，以纱织布，于是制布分棉，成功极易。棉花销数极多，英国织布之业独胜他国，商务又为之一新。近年西人不独购中国鸡毛、羊毛、骆驼毛，且购猪鬃毛、黄麻、乱丝头、柏油、五倍子等物运至外国，用机器制成绒毯、台布、窗帘、缎布、蜡烛、洋墨水，出售中国者甚多。我国如就地制造，以省运费，获利必厚。且闻四川有煤油井，有沙石，可以自制玻璃。当道者欲辟利源，胡不令商民仿而行之？）

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，惜士大夫积习太深，不肯讲习技艺，深求格致，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，初不屑与之为伍。其不贪肥者，则遇事必遏抑之；惟利是图者，必借端而朘削之。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，并无护商之良法，虽欲商务之兴，安可得哉？

日本自明治维新后，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，洞识通商利害，谓：祛其害，得其利，则国富兵强；失其利，受其害，则民穷国困。究其避害受利之故，在讲求格致，制造机器，种植矿务诸学而已。是以仿行西法，特设商部，通飭各处设立商务局，集思广益，精益求精。（日本自设商务局后，如有洋商买卖不公，即告知商务局，集众联盟，不与交易。华商人心涣散，各自怀私挟诈，致使外人乘瑕蹈隙^③，坐收渔利。若茶价跌，则说货不对样，非退则大割价，所磅斤两吃亏尤多。凡华商买洋商之货，无不先银后货；洋商买华商之货，则先货后银。竟有延至日久不清者。商务种种吃亏，皆由人心不齐，亦地方官无以鼓励之所致也。事无大小，情同一辙。）不独仿造中国土货，更仿造西洋各货，贩运外洋，价廉工巧，人争购之。如有亏折，南部大臣设法为之协助（闻昔年日商仿西法制造之货亏耗过重，不能销者，官

为之拍卖，或运售他处。拍卖者，西法也，授意拍卖之人先登告白，订期招人，当众出价，以价最高者得之^①，俾再营运，无令中道气沮而业废。故二十年来，商盛课增，竟以富商者增国帑，而其捐资报效之多，因无论焉。

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，开埠互市，然只见彼邦商舶源源而来。今日开海上某埠头，明日开内地某口岸。一国争，诸国蚁附；一国至，诸国蜂从。滨海七省，浸成洋商世界；沿江五省，又任洋舶纵横。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，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，广运货物，驶赴外洋，与之交易者。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，而路隔数万里，易受欺蒙，难期获利。

前顺德黎召民方伯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，开庄伦敦，卖买货物，举余出洋总办，并请郑玉轩京卿、邓小赤方伯相劝。余答曰：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，果有把握而后可行。若预先买货待涨，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，货色盈虚不可。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，兼代买卖丝、茶，或附搭殷实可靠之行。俟开办三年，熟悉该处贸易情形，然后大举。倘能奏请朝廷，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，聘一素精枪炮、轮船、机器之人考究，止收经手用费，不致洋行浮冒，以旧充新，则必两有裨益。况承办军械洋行，上海计有数家，岁须缴费二三万金，其利之厚可知。（闻中日之战，天津信义洋行承办军械，该行买办尚分得二十余万。其获利之厚，更信而有征矣。）我公司得此利息，亦可赖以维持。奈方伯急于开办，谓所议难行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。乃大张旗鼓，请刘述庭观察、梁鹤巢司马开办，名肇兴公司，不及三年已停闭矣。由此观之，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，先立于不败之地，逐渐推广，方可有功；若亟求速效，务广而荒，必至一蹶不振。然则名曰通商，于

通之一字，总未能实践力行也。

近日朝廷虽有通飭各省督、抚振兴商务，及各制造局准招商承办之谕，惟官商积不相能，积不相信久矣！纵使官吏精明，愿为保护，恐继之者贤否莫卜，或有要求不遂，更速其祸。孰肯以自有之利权，反为官长所执？故殷商大贾更事多者，明知有利，亦趑趄而不敢应召；即有应之者，恐其假托殷商认办某事，实则别有所图。十余年来，时有劣员串同奸商，或稟请当道承领某行捐费（广东各业炮台捐费皆招商承办），或仿西法创办一事，托词业已集股若干，奉札到手，始设局招股，以公济私，既非殷实，亦无长技，事终难成，而为其所累者已不鲜矣。

按西例，由官设立者谓之局，由商民设立者谓之公司。总理公司之人即由股商中推选，才干练达股份最多者为总办。初未尝假于官，官特为之保护耳。今中国稟请大宪开办之公司，皆商民集股者，亦谓之局，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，或由大宪札飭。（凡大宪札飭者，无论有股无股，熟识商务与否，只求品级高，合大宪之意者。）皆二三品大员，颁给关防，要以札副，全以官派行之。位尊而权重，得以专擅其事；位卑而权轻者，相率而听命。公司得有盈余，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。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？且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。闻近年中国商情，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。上海纺纱局获利甚厚，而湖北织布局仍虞折阅^⑤。其故何哉？窃恐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习，非但不知商务利弊，不通权变而已也。

故欲整顿商务，必先俯顺商情，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不强以所苦而从其所乐，而后能推行尽利。凡通商口岸，内省腹地，其应兴铁路、轮舟、开矿、种植、纺织、制造之处，一体准民间

开设，无所禁止。或集股，或自办，悉听其便。全以商贾之道行之，绝不拘以官场体统。

或谓内地商务所以不振者，其弊有三：一、厘卡日增，商贩成本加重。二、卡丁、差吏额外需索。三、商伙任意舞弊，甚至拐骗、盗劫，不得申诉严惩。欲祛三弊，必须痛除积习，妥定新章。既仿西法创设商部，并通飭各府、州、县及各处领事，劝谕各设商务局，群策群力，同德同心。尤宜设商务学堂、博物院、赛珍会，以为考究之所。凡物产工艺不如人者，商务大臣与各商务局随时随地极力讲求，务探精意，分条剖晰，普告众商。或有多财善贾，奇才异能，创办制造、机器、矿务、轮船、电报等局，或博闻强记，著书立说，均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当奏请朝廷给予匾额，以示鼓励。诚若此，则商贾中人材辈出，将见国无闲人，地无弃物，自然商务振兴，而圖闕日有起色矣！

【注释】

- 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- ② 綦（qí）详——极详。
- ③ 乘瑕蹈隙——瑕（xiá），罅隙、裂痕。犹言乘虚而入、乘人之危。
- ④ 饮（cì）助——帮助。
- ⑤ 虞——臆测，料想，担心。折（shé）阅，折（shé）本，亏本。

商务三^①

中国以农立国，外洋以商立国，农之利，本也；商之利，末也。此尽人而能言之也。古之时，小民各安生业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故粟、布交易而止矣。今也不然，各国并兼，各图利己，藉商以强国，藉兵以卫商。其订盟立约，聘问往来，皆为通商而设。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，辟美洲，占印度，据缅甸，通中国，皆商人为之先导。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，特患我之夺其利权。凡致力于商务者，在所必争。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，莫如振兴商务。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？

我中国自军兴而后，厘金洋税收数溢于地丁，中外度支仰给于此。夫用出于税，而税出于商，苟无商何有税？然中外司会计之臣，苟不留心商务，设法维持，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。四海困穷，民贫财尽，欺历代之所由衰乱也。

查英国设商部专理其事，于商务讲求最精，故收效亦最巨。〔十四卷本增：派驻各国领事，岁将该国商务现在一切情形，详报商务大臣。余译有《泰西商务》一书已详言之矣。〕法、美踵其迹，而亦步亦趋，均致富强。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，设商学以教贸易，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，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，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，而德之商务大兴。奥国近亦讲求，分为三类：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，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，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。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，国势日强，民生日

富。然各国工力悉敌，出入损益，厥势维均，则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取财之地，牟利之场，此亦必然之势也。

夫亚洲各国贫弱者无论矣，其最大者惟中国，次则日本。故挟全力而俱东，争开口岸，勒订条约。设领事以资保护，屯兵船以壮声威。或勒免关卡税厘，或侵占小民生计。取求无厌，要挟多端，必遂其欲而后已。日本初亦受其朘削，至大藏省尽余纸钞，金银日稀，国势已形岌岌。厥后其王游历各国而归，窥见利病之故，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，讲求商务，臣民交奋，学西洋之制造，以抵御来源，仿中国之土货，以畅销各国：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。纸钞悉数收回，府库金银充溢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日本自平萨峯马乱后，至今积很赢四千万）〕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。日本既避通商之害，反受通商之益，于是亚洲大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。

夫以日本之小，且交受其益；以中国之大，乃重受其害者，何哉？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。推原其故，上在官而下在商。官不能护商，而反能病商，其视商人之羸绌也，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。（封在商船，强令承役，只图自利，罔恤民生。）私橐虽充，利源已塞。此弊之在上者也。至于商，则愚者多而智者寡，虚者多而实者寡，分者多而合者寡，因者多而创者寡，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，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。此疆彼界，畛域攸分，厚己薄人，伎求无定，心不协力不足。故合股分而股本亏，集公司而公司倒。此弊之在下者也。

欲求利国，先祛二弊；欲祛二弊，先自上始。必于六部之外，特设一商部，兼辖南、北洋通商事宜。〔十四卷本增：（昔英国思兴邦之略，首在通商，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，于是下令：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，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次环游地球，乃得分此一席。于是在朝

之士俱由商务而来，而商务遂甲于天下。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，推广利源，曷取英国成法，仿行而变通之，以尽祛前弊乎！）南、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、陆通衢，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，凡有所求，力为保护。先讲种植、制造，次讲贩运、销售。如种茶树棉，养蚕缫丝，织布纺纱，制造毡毯诸事；倡立鸦片、煤、铁、磁器、火油诸公司。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，皆能自制；外国所需于中国者，皆可运售。而又重订税则，厘正捐章，务将进口之税大增，出口之税大减，则漏卮可以渐塞，膏血可以收回，此其权之在上，而必大为变通者也。

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，分门别类，以教殷商子弟。破其愚，开其智；罚其伪，赏其信；劝其创，戒其因；务其大，箴其小，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。而后分者可合，散者可聚，小者可大，拙者可巧，诈者可信，贫者可富，废者可兴。再由各府、州、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。须如王君紫诠所云：母恃官势，母杂绅权。（商民工匠见诸官绅，皆缄口不言，恐犯当道之怒，祸生不测云。）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。所举商董或一月一会，或一月两会。会日洞启重门，同业咸集，藉以探本业之隆替，市面之赢绌，与目前盛衰之故，日后消长之机。勿作浮谈，勿挟私意，何者宜补救，何者宜扩充，以类相从，各抒己见。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，汇而记之于册，一存会所，一存商务局。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印成编，分遗同业户各一本，俾考市廛之大局，知趋避之所宜。夫而后百货通，百废举矣。商务局凡有所见，咨稟于南、北洋通商大臣。倘遏抑不通，即径达商部，一年一次汇稟情形。商部统计盈虚，上达天听^②。如是，则兴废当，谋画周，上下之情通，官商之势合，利无不兴，害无不革，数十年后

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，吾不信也。

更有说者，轮船招商一局，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。查泰西各国，轮船通商只准径到埠，其余沿海、沿江各处，乃该国民船自有之利，外人不得侵夺。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，获利甚厚，喧宾夺主，害不胜言。我朝廷宜设法保护商民，并换去关上洋人，庶无偏护，如日本国家设法卫商，使外来争利者亏本自退，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，则中国商船之利悉归我有。否则仿外国例，岁助商船公司带书信箱水脚银百万两。（欧洲各国通例：凡邮船往来归公司办理，而书札一项惟朝廷独擅利权。然传递又赖轮船，故国君皆助给经费。计法国每年拨给一百零四万三千五百十三磅，德国一百万磅，俄国四十一万磅，意国四十万磅，英国六十六万五千磅，日本八十八万元。）多造坚固快利之船，分走通商口岸及华人寓居之埠，如南洋诸岛、北洋、海参威及朝鲜、日本各口，皆可以运我土货，畅销各国。又准公司添派小轮船，往来各省内河，船中驾驶、管轮悉用华人，以免滋事，遇有战务可仿西例报效国家。如是则利权渐收，商途日辟。中国地大物博，宁第与各国争雄海上已哉。即他年大一统之机械^③，亦权舆于是矣！

昔有西商亏空，势将不支，托其买办借款，并多买丝、茶，例于下船后交价。不料船开后接到英电，谓该行倒闭，照西例仅将其行中所有摊还欠款而已。又有洋人串通华人开洋行者，洋人为行主，华人当买办，拟俟大买丝、茶下船后逃遁，幸查于商律不符，未与交易。若无商律，不注册，大公司稽帐无人，恐倒闭之遗害无穷。（或谓互市以来，大宗生意全系洋商，华商不过坐贾零贩。推原其故，盖由中外贸迁，机器制造，均非一、二人之

财力所能办到。所有洋行皆势力雄厚，集千百家而为公司者，且有银行通融，其国家又多方保护津贴，是以商务日兴。中国不重商务，不讲商律，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，巧者亏逃，拙者受累，以故视集股为畏途，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衡也。）况通商务讼案，华欠洋商，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，累及身家。洋欠华商，则领事每多偏视。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，坐沾余利，或雇无赖以为护符。故欲兴商务，必先能卫商保商，尤必须杜商奸以防逃闭。护商本以维市面。此类条目烦多，须延访深明商律之人，将东、西洋商律参定颁行，俾可遵循，庶奸商无弊可舞，自然圖闢日兴，公司大集，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！

【注释】

① 《商务三》即五卷本的《商务》篇。十四卷本增写《商务一》、《商务二》，并将《商务》篇稍作增改后作为《商务三》。此处仍以五卷本《商务》作为原文。

② 天听——此指清皇帝的听闻。

③ 机缄——古代道家所谓的某种主宰、制约事物的力量，语出《庄子·天运》。

商务四^①

孟子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斯理也通于商务矣。夫贸易之道固以土产及土产所制之物二者为之纪纲，而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，明乎此而后商务可得而言矣。

英吉利商国也，恃商以富国，亦恃商以强国。曷为曰商国也？专藉商舶以觅新地，辟新埠，纵横五大洲，遍布于中国沿海、沿江地方，其与国政相维系者如此。艺术家日益精良，化学家日研新质，创耕稼新机以教农人，得粪溉新法以兴树艺，其与民情相维系者如此。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，其故有十三端，有为中国之可及，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者。曰地气清和，曰矿产甚富，曰国内水陆便利，曰海口多，此四者中国固有之，无不可及者也。曰百工技艺娴熟，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，曰资本甚巨，曰程法尽善，用人得宜，曰商船多，曰五大洲皆有属地，曰言语为商务通行，曰通商历年最久，曰近日出口货无税，进口货亦不尽征，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，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。

姑举中国商务情形论之一：一曰专业收放者为坐贾，此无甚远大之志，以彼出以此入也；一曰贩运出境者为行商，货不能得厚利于近地，必待转售于他乡，或数百里，或数千里，此其志在速销，以货往以货返也；一曰独商，商本不充者不能创设大庄，商资稍裕者辄喜独开生面；一曰伙商，人二为从，人三为众，向称股份者如是已矣。西商公司之法行，我商局大为一变。然止闻

集股之害，终未见集股之利。

然则至今日而言商务，我君臣上下无不欣然艳羨，起而效之，独奈何不揣其本而师其末乎？揣本之道奈何？除设商部立商务局诸大端前已详哉言之，复有两说于此：

一在先明大地贸易兴旺之故也。地面近赤道者曰赤道，近北极者曰冷带，两带之间曰温带。其土产不利既不相侔，而飞、潜、动、植之象亦觉大异。推之五洲之物，一国之物，一省之物，均未必同，惟彼商人世处其中，或各精一业，或力兼数业，究其大宗之源，实亦不外讲求天生物产、百工技艺两大端。

一在先明城镇口岸兴旺之故也。地当孔道、位镇中央必开大埠，如中国之周家口、汉口、樊城、俄之麦思果、德意志之伯灵是也。江海相接，内通数省，上下数千百里，如中国之上海、英之伦敦、法之立瓮城是也。海口便于泊舟，为海道所必经，中国之香港久为英人占据者是也。支河一线，内外通海，埃及国之苏彝士河是也。势扼河、海要隘，地甚狭束，希腊与美国答陵湾是也。两海相夹，形如箕舌，南洋锁钥，东、西咽喉，新加坡是也。以上七项皆商埠要区，能占地势之大利者也。既商地之利有七，凡为商者孰不思得一地利以自居，倘或能兼数利，而商务不兴旺者未之有也。

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，视水、陆舟车为转移。有昔为荒区，今成天府者，如中国之香港、上海、燕台、牛庄等处。有昔为大埠今就衰落者，如中国之清江、周家口、樊城等处。观船舶之多寡，知河道必有变迁；观海道之飞轮，知中道河南、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；观火车之渐通，知旱道必增巨埠。有识者固思捷足先得，亦惟多财者乃能力着先鞭也。况通商之利固有常经，亦多变

局。

试观埃及国昔年缘国属罗马，例应贡麦，埃民遂加意麦种，而麦产贸易之旺者数百年。德国有地名活登倍克，凡民间娶妻者令种果树若干本，其地至今多果利，此因国法而竟能盛兴商务也。昔年英国禁种黄烟，烟贾无利，今弛禁而烟贩遂盛，此以禁令宽猛而可觐商务兴衰也。英国海口昔时麦税甚重，面粉价昂，后减轻收税，而价廉而麦贩愈多，此以捐税轻重而可验商务兴衰也。又有两地物产同而贸易之兴旺则未必同，盖旱道多，山路险，运脚必重，铁路近，轮船便，运脚必轻，此以运脚多寡而可衡商务盛衰也。顾天下政教不能道一风同者势也，而天下土地必须相其物宜者理也。不同者原难一例相从，不宜者仍需互相补救。试观中、印善种茶，而英国善织布，故英人常购中、印之茶，而售其布于中、印也。法国善织丝绸，英国善铸铁器，故法国常购英之铁器，而售其丝绸于英国也。美国富棉产，英国精造船，故美国常购英之船，而售其棉于英国也。于此可见各处有本产，即各业有专门，父传子，子传孙，各守恒产，业精物美，而即以其有余，补其不足。此交易之各得其所者也。

至若天气温煦，雨暘时若^②，则土产之物必鲜美而价廉，是谓得天时者也。土质膏腴，地脉滋润，则所产之物必丰富而价平，是谓得地利者也。技术有师承，制造多心得，则所出之物必精美而价高，是谓得人和者也。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明乎此，方足与言商务。吾愿言商务者，究其理而推行尽利可也！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

② 雨暘时若——暘，日出。若，顺。犹言风调雨顺。

商务五^①

国家欲振兴商务，必先通格致，精制造；欲本国有通格致、精制造之人，必先设立机器、技艺、格致书院以育人材。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，恤商惠工，奏请朝廷颁示天下，悉如前篇所论。如有新出奇器，准给独造执照，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，俾臣民有所遵守，务使官不能剥商，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济私，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，庶商务可以振兴也。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，而商务、制造瞠乎其后者，皆因无机器、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，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，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，价值不如外洋之廉，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，漏卮愈甚。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，挽回利权，究竟未知扼要所在，数年来工商生计愈见其绌。若再不悉心考究，徒效皮毛，仍如隔靴搔痒，有名无实，或言不顾行，势必至国困民穷，不堪设想矣！故书中反复详论广开学校及设技艺、机器、格致书院，撤厘订税、恤商惠工诸政，为当今致富之急务，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。

尝阅西书（英国每岁集刊《列国政治》一书出售，西名《士得士文也卜》，凡各国之政治、兵船、铁路、火器新旧多寡，国用土产等项，无不备载），论商务之原，以制造为急；而制造之法，以机器为先。中国自设立制造局，风气一开，凡一切枪炮、轮船、军火均能自造。惟物料仍需购之外洋，且剿袭西法，而不能尽得其秘，所以仍不能夺其利权。至民间近亦讲求机器，成衣用机器也，造纸用

机器也，印书用机器也，磨面用机器也，碓米用机器也。然尚不过试行，而未能推广。今则缫丝机器规模宏大，出货甚多；而纺纱、织布之机器，则更利市三倍，推广愈甚。此商务之转机也。然各种机器仍须购自外洋，不特民间购取之不便。而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，往往格外居奇，要求善价，且多有以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，而中国暗受其欺。且置一机器不知其所以然，而但知其所当然，偶一损坏，仍须请洋人修理。设洋人不肯修，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？

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，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。宜设专厂制造机器，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，先行仿造；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，一一仿造。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而上，而果能步其后尘，纵不能得外洋之利，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！各种机器自能制造，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。所造之物既便自用，且可外售于人，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。外洋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，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，以此相较孰优孰绌，不待智者而知之。

且中国地居温带之中，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，无如中国优于天工，而绌于人力。中国以为无用之物，如鸡毛、羊毛、驼毛之类，洋人购之造之，人巧夺天，竟成美货。在华人以为洋人购此无用之物，可以得利；而不知洋人成货之后，售与华人，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中国也。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，势必广制机器，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，所欲为而未及为者，恐日人先我而为之。则外洋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，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！现在风气之速，甚于迅雷，若不急思筹办，则日本创之，各国效之，华商必至坐困，无利可图，可不惧哉！

况丝、茶为出口货之大宗，年来养蚕、制茶之法均不如外国，其利亦渐为所夺，出口日减矣。尝考外国制茶新法，皆用机器以代人工，力均而工省，制精而易成，无天雨不晴之虑，一切巧妙之处，日人已著书详言之矣。蚕丝较茶出款尤巨，法人郎都近创育蚕会，用显微镜测视，凡蚕身有黑点者谓之病蚕，即去之，讲求日精，故所养之蚕较中国出丝恒多三倍。虽然中国向有治病蚕之法，惜未考求尽善，常为病蚕所累，出丝不多。洋关税务司康必达著书详论其事，并遣人赴法国学习，利导可谓甚勤。奈华人积习未除，风气未开，尚罕信者。

考泰西各国最尚格致之学，有一事必设一会，集天下之深知此事本原功用之人，不厌繁琐，一一考究详察，以尽其利。譬如种田则必究其未种之先，何等种籽宜于何土，燥湿何宜；既种之后，必究其何以长茂，何以蕃实，必使业此者毫无遗利而后止。今访求养蚕各节，既此意也。泰西于蚕桑一事，亦设有会，托各国各就所产情形，专心考究。此会设有年所，其于蚕之一物如何生长，宜食何叶，何以肥壮，何以有病，如何医治；何以必到其时不食而眠，每次眠时是何形状；何以必到其时乃上山结茧，其茧是何色样，何以茧有大小；何以必到其时乃出蛾，其蛾是何色样，有无疾病；何以必到其时蚕乃发生，又何以一年内再生至五、六生（即：二蚕、三蚕至五、六蚕），如何使其不再生，而留其子使次年始生；所吐之丝何以有粗细韧脆，何以光洁，何以暗滞；何者为得天气之宜、地土之宜，究应如何蓄养，始无遗憾；所种之桑何桑宜何地土，何以茂密，何以虫生，如何去虫，何叶宜何蚕；又有各种野蚕，各种半家半野之蚕，何以为野，何以为半家半野，何蚕产何处，何蚕生何树，食何叶，何种可取回畜养，何种不宜

取归，其蚕及蚕茧、蚕蛾、蚕子如何收取，如何功用。会中历年讲究，早得窍奥，不存私见，坦白大公，随时荟萃出书，布散各国，使人增长学问，有所仿效，俾无遗憾。但格致之学精益求精，无有止境，故是会仍就各国访求，不厌繁，不惜费，因蚕叠有关国计民生，亦皆各国公款所出，诚重其事也。

中国蚕桑之法讲求者，原不乏人，特忽略者众，只知其当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仍用旧法畜养，衰旺委之气运，年产不能递增，端在讲求不得其道耳。至各种野蚕，则更无人过问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实亦大有利用。今欲华人能知取益防患之法，必得会中新出之书考究仿效，所裨诚非浅鲜。欲振兴商务者宜知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 此篇系十四卷本所增。